

第33年

38

$15.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撰寫眞人眞事離奇兇殺案「辣手摧花」在今期刊出，一個失業青年蘇寶狄與一個女人甘絲謹通姦，不愼將她弄死，最後肢解屍體埋在堆塡區內，警長貝尊崇接辦此案，因搜不出証據，蘇寶狄不認罪，貝尊崇和助手莫彼德設計，由貝尊崇喬裝毒販誘蘇寶狄入彀，套取口供，用錄影、錄音帶作呈堂証物，將蘇逮捕，但這些證供在法律上是難以成立的，兇手蘇寶狄最後能否逃過法網？請閱本文。

*　　*　　*

狄心先生所著中篇故事「夏日危情」由今期起刊載，故事內容涉及CIA和KGB之間的鬥爭，緊張、曲折，值得一讀！

凌雲先生所著「黑螞蟻」、麥菁先生所著「紅鏢車」均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短小精幹，文字簡潔流暢，切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馬騰先生所撰著的「氣吞斗牛」。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38期

（總號16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辣手摧花

眞人眞事奇案實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毀屍滅跡　難查踪影

一九八七年，冬天。

北美一個城市，竟然在七個星期之內，發生了三宗驚人的命案。

在大都市如香港、紐約、倫敦或東京來說，那並不是甚麼聳人聽聞的消息。

可是，這小城市十年之內，每年所發生的命案，不及十宗，平均每月一宗也不夠。

警務署長是個大鬍子，他的名字叫龐信。

三宗命案發生之後，市長立即召見他，沒有人知道他與市長談了些甚麼。

不過，當他回到辦公室，他也立刻召了他所有的手下入內，一共是五個人。

五個都是高級警長，他們跟隨了龐信十多年，一直把這個城市的犯罪率，控制得非常好。

龐信鐵青着臉，兩撇鬍子翹下翹上。

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署長有這樣的表情。

五個警長都不敢說話。

龐署長道：「三宗連續失踪案，你們怎樣看？」

仍然沒有人出聲。

龐署長道：「你們五人，可分作三組，希望你們盡快有成績向我交代。」

五個人分爲三組。

戴紐與賀菲，他們合作已久。

薛卡與康堤是一雙好友，自然成組。

留下一人，貝尊崇——是個最近升上來的警長，他只有三十五歲，是個充滿幹勁的人。

龐署長道：「貝尊崇，你自己一個人，有沒有甚麼意見？」

貝尊崇搖了搖頭。

「好極，你們坐下。」

署長按下電鈕，這辦公室立時變了一個電影院似的，一張銀幕已自動滑下來。

署長再按另一個電鈕，銀幕之上出現一個女人，她笑臉迎人，不算十分漂亮，但給人好感。

署長說：「這小姐叫馬雪，二十三歲，是一個護士，她是三宗連續失踪案的第一位失踪者，到而今爲止，仍然沒有她的消息。」

他又再按了一下電鈕。

銀幕上又出現另一個女人，這個女人漂亮得多，一頭金髮，嫵媚動人。

「這是另一個失踪人，利甜，二十四歲，是一個髮型師，失踪多天了！我們所得的資料也就是這麼多！」

他又再按出另外一張圖片，也是一個女人。

三十多歲金髮女郎，有成熟的韻味。

「甘絲謹，三十四歲，暫時甚麼也沒有發現，不過，因爲這件失踪案，與上述兩宗都十分相似，因此把他列在一起，希望其間可能有關連之處，這對於我們破案，一定有幫助！」

貝尊崇道：「署長，她們只是失踪？」

「是的，不過我相信她們大有可能都已死了！」

貝尊崇道：「只是可能？」

「是的，不過市長相信她們可能已遇害，我也相信，而廣大的市民也相信，城內已有謠傳，我們這個城市出現了一個色魔，殺人的色魔！」

署長看了貝尊崇一眼，道：「城內的婦女，已是人心惶惶，我們不能沒有交代，我還有三年便退休，你不想我背上一個大黑鍋才下台？」

戴紐道：「我與賀菲合作已久，我們選擇第一宗，是馬雪那件案子，賀菲，有沒有問題？」

賀菲搖了搖頭。

署長道：「好極！你們兩個退休日子也近了！」

賀菲道：「署長，我們還有時間看着你退休，希望不是背着大黑鍋！」

衆人笑了起來。

龐署長也笑，笑得並不自然，兩撇鬍子仍是翹上翹下。

薛卡道：「我們負責第二宗，那個叫利甜的女子，看來她身上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康堤伸出手來，對薛卡道：「再一次合作！」兩人緊緊的握手。

龐信望着貝尊崇。

貝尊崇笑道：「我沒有選擇。」

「你一個人負責這件案子，你不……」

戴紐道：「貝尊崇年輕有爲，一向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這是難得的一次機會！」

貝尊崇道：「希望如此！」

署長又按亮了辦公室的燈，道：「你們三組，不知誰先破案，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好好爲你們向上面寫一份完美的報告，你們好自爲之！」

他們離開了署長辦公室，分頭工作。

這三組人，戴紐與賀菲年紀最大，他們只希望破了這案子後，平平凡凡渡過四年，他們便退休了。

因此，他們兩人並沒有甚麼大期望。

薛卡與康堤，他們都雄心勃勃。

如果署長退休，他們兩人都有繼任的可能，不過，他們都是好友，暫時並沒有考慮這個問題。

他們兩人都是中年人，幹勁仍有，但衝勁稍爲欠奉，不過，他們仍有信心。

他們與戴紐、賀菲，年紀比較接近，因此，他們比較合得來。

只有貝尊崇，他年紀最小，他向來尊重幾位前輩，他是有野心的，不過，他並沒有機會表現出來。

這次，四人自動分了兩堆，其實是有一些杯葛他的味道，但並不明顯。

五個人分三組，一定有一組只有一個人。

不過，他們一說出來，便剩下貝尊崇一個人，貝尊崇是個聰明人，如何不知。

貝尊崇對自己說：「這是個大好機會！」

＊　＊　＊

三個星期之後。

薑還是老的辣，兩件兇案連續被揭開了。

首先是馬雪那一宗，戴紐與賀菲合作之下，發現了馬雪被人勒死，並把屍體藏在她的汽車行李箱之內。

他們順着蛛絲馬跡，跟踪她的姐夫，結果發現他因姦不遂，殺人滅口，但殺了人之後，不知如何處置屍體，因此在糊裏糊塗之下，只把屍體放入了馬雪的車輛行李箱之內，被兩位高級警長發現了。

兇手被捕，後來被判第一級謀殺，終生監禁。

第二宗是利甜，薛卡與康提合力之下，找到了利甜的屍體。

她的屍體被發現在一條鋼鐵橋之下，但捉不到兇手，兩位警探都認爲有兩個可能，第一，這人也是上述那案件的人，亦即馬雪的姐夫所爲，不過，他死口不認。

第二，兇手可能是另有其人，不過，他一定不再在城內，可能是逃往其他省份。

兩位警探仍然繼續努力。

至於貝尊崇的案子，却仍然沒有半點進展。

兩件駭人兇殺案，震動了整個城市。

貝尊崇這時，備受壓力。

龐信署長召見他，雖然並沒有訓斥他，但貝尊崇看着他的鐵青臉孔，比自己犯了案還要難受。

貝尊崇將離開署長辦公室時，道：「署長，我一定會破了這件案！」

「你有把握？」

「我會盡一切力量！」

署長想了一會，道：「我派戴紐與賀菲與你一起合作，好嗎？」

「不，他們已破了這大案子，他們需要渡假！署長，我一定能獨力破案！」

「不是我對你沒有信心……」

「如果我不能獨力破此案，我會在你退休之前，自動辭退！」

「不，貝尊崇，你何必爲這事而把這案子攬在身上？」

「你相信我嗎？」貝尊崇斬釘截鐵的道。

「我相信你！」

「那已足夠！」

貝尊崇踏出了署長辦公室。

過後，他有點後悔，他實在並沒有足夠的信心，不過，爲了自己的顏面，爲了表示自己的能力，他不能不在署長面前，許下這一個像誓言一般的諾言。

貝尊崇回到了自己的辦公室。

他有一個助手叫莫彼德，正在那裏發呆。

「怎麼了？」

「我向老龐許下諾言，我非破此案不可！」

莫彼德自從學堂出來之後，一直跟着貝尊崇，他們兩人之間，可算亦師亦友。

「我們工作了這一段日子，日夜不停追尋，仍然沒有半點蛛絲馬跡，你仍有這麼大的信心？」

貝尊崇吁了口氣，道：「其實我沒有！」

「那你爲甚麼要許下諾言？」

「也許因爲我的性格『衰』不得！」

「其實我也像你一樣！」

「那好極，我們再來……」

他們互握了一下手，又開始把這件失踪案，由頭至尾再研究一次。

事件的開始，由甘絲謹的家人來報案。

他們打開了那份報案口供。

據甘絲謹的父親說：「她是在兩個星期前失踪，他這麼遲才報案，因爲她爲人好動，不回家一兩天，應該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她失踪之前，是十一時多離開家，她是出外找一個好朋友，是一個女友，到酒吧去聽聽音樂，喝一兩杯。」(在外國社會，大多數人都有這種習慣，上酒吧並不是說那人有問題，在外國人眼中，正常之極。)

「那晚她出外之後，再沒有回來，因此才來報案，甘絲謹有一輛八零年的汽車，汽車雖舊，但她一向以這車子爲榮。」

貝尊崇道：「彼德，你再說一遍，你查到了一些甚麼？」

彼德道：「我查過她銀行戶口，內裏並沒有很多錢，但在失踪前後一段日子，並沒有提過款。」

「那麼，她沒有可能離開本市！」

「是的，如果駕着車子出外，確實需錢！」

「信用卡呢？」

「也沒有用過的記錄！」

「還有其他？」

「她因爲是單身家庭，離婚雖然八年了，仍然光顧一位心理醫生，她一直接受那位心理醫生輔導，在過去幾年，她一共去了百多次，在她失踪之前，還有下一次之約，但並沒有出現！」

「她是外出找女友，那女友呢？」

「找不着她，據說是去了渡假，這幾天要回來了！」

「她回來時，一定要找她，我看在她身上，一定有線索的！」

這時，電話响了。

彼德拿了起來，道：「貝警長辦公室！」

他呆了一下，放下電話，向貝尊崇道：「發現了汽車，甘絲謹的汽車！」

貝尊崇整個人跳了起來。

他們立即驅車往現場。

那是一輛非常舊款的車子，但十分整潔。

有一位巡邏警員看着那車子。

「你發現的？」

「是的，我巡到這裏，看見這個車牌，知道是我們要找的其中一輛！」

「有沒有動過？」

「沒有！」

貝尊崇道：「我們也不要動，先讓指摸專家驗驗！」

不久，指摸專家來到，掃匀了整輛車子，由底到面都沒有指紋。

那位指模專家道：「全車用一隻布手套或其他布塊抹過，甚麼指紋也沒有！」

貝尊崇道：「除了指紋，可有其他發現？」

「沒有，這人棄車之前，非常冷靜地把車抹過，一絲痕跡也沒有留下！」

彼德道：「會不會是甘絲謹自己棄車？」

「不會，有兩個理由，第一，自己棄車，那會將車由底至面抹過一次？」

「另外一個理由？」

「她是以此車爲榮，斷斷不會把車門打開，完全沒有上鎖的，你也有汽車，你會嗎？」

「如果是爛車，我也不會！」

「不過，以甘絲謹的財富而言，這一部車子足以使她滿足之極，而她父親說過，她以此車爲榮！」

「那麼，車匙呢？」

「沒有發現！」

「車油還有很多，而且停泊得很好！」

貝尊崇道：「快找人來，地毡式搜索！」

「找甚麼？」

「車匙！」

於是，他們召來了五十多個警員，在汽車附近五十米內，作地毡式搜索。

附近草叢，河畔，一律都搜過。

結果是沒有發現。

那時已夜深，他們兩人望着前面那河。

貝尊崇道：「搜河！」

「甚麼？」

「那人棄車之後，可能是將車匙拋了入河！」

「我看還是明天才動手！」

翌日一大清早，他們召集了五個蛙人，下河搜索，不過，當時是冬天，河水大部份結冰，並不容易搜。而且十分危險。

該隊蛙人隊長表示：「就算車匙是跌在河水之內，也不會再在這裏！」

「爲甚麼？」貝尊崇問。

「因爲上面結了冰，下面水仍流動，而這條河，此處是最深的，也是水流最急之處！」

貝尊崇無奈，只好收隊。

回到辦公室，貝尊崇似有些洩氣。

電話鈴又响，是署長的詢問：「有沒有收穫？」

貝尊崇道：「沒有。」

「人手不夠？」

「我相信是！」

署長道：「我已經徵用了一輛直升機，機上有一副特別儀器，叫作『熱能搜索器』，可以在半空之中，知道河床下的情形，尤其是金屬物品！」

「那好極！」

「還有，有一隊義工，願意合作，與你們再一次搜索附近地域！」

「那更好！」

署長道：「貝尊崇，不要說我不支持你，我已用盡一切辦法，作你的後援！」

貝尊崇道：「多謝署長！」

他又再充滿了希望。

翌日，他們出動了直升機，沿河上下五百米地方飛行，貝尊崇親自坐在直升機上，觀察那個「熱能搜索器」，結果仍是一無所獲。

那隊義工整日的工作，他們依照警方的指示，沿河兩岸作地毡式的搜索。

這是第二次的搜索，結果仍是令人失望。

不過，在當天的晚上，貝尊崇接到一個好消息！甘絲謹的好朋友已回到了城中。

她是唯一見過甘絲謹的人。

第二天早上，他一早便回到辦公室，但直到了九時多，那個女人才來到警署。

「貴姓？」

「我姓金。」

「和甘絲謹同姓?」

「不，我是姓金，金錢的金，金美莉。」

「金小姐，據說甘絲謹是在十八日那天晚上離開家，她是去找你的?」

金美莉道:「是的，我們是好朋友，她很多時候都來找我去喝酒聽歌!」

「那天也沒有例外?」

「是的。」

「你們到那裏去?」

「在城中的一間酒吧，名叫北極星!」

貝尊崇道:「請你把當晚的情形告訴我們。」

金美莉道:「甘絲謹駕着她的車子來，我們一直往北極星酒吧，在那裏，我們喝啤酒，聽音樂，當我們談了一會，甘絲謹突然遇到了熟人!」

「甚麼熟人?你也認識?」

「不，那是一對母子，後來我從她們對話中，才知道她們相識了十多年，當甘絲謹十六歲的時候，她曾經在蘇家做過看孩子的工作。」

「他們姓甚麼?」

「這家人姓蘇，經過甘絲謹的介紹，我也認識了他們，那位母親是在這間酒吧工作的，不過，當時她已下了班，她的名字是蘇羅麗，她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身體十分強健，她當時也喝了一些啤酒。」

「她的兒子呢?」

「是個廿來歲的人，名叫蘇寶狄，當時他的神態有點憂鬱，也喝了幾杯酒，他們談着，談起很多往事，勾起很多回憶，大家都談得非常投契。」

「蘇寶狄是一個怎樣的人?」

「他二十三歲……」

貝尊崇問道:「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因爲當他們談起往事，說及當甘絲謹在蘇家工作時，甘絲謹只有十六歲，而今她已是一個三十四歲的女人，而且有了兩個孩子，也離了婚!

「蘇羅麗也唏噓的說出，蘇寶狄當時只有幾歲，他們談得相當投契。」

「蘇寶狄當時還得記起甘絲謹嗎?」

「並不大記得，不過，他們仍然記起一些童年往事。」

「他有沒有告訴甘絲謹，他的生活……」

「有，蘇寶狄已失業多年，現在是靠救濟金過活!」

「他是一個非常懶惰的人?」

金美莉想了一下，道:「我看也並不是他懶惰，據說他有病，常常無法入睡。」

「他住在甚麼地方?」

「我不大肯定，因爲後來甘絲謹送我回家，他們曾提過蘇寶狄的地址。」

彼德把地址寫了下來，並且對貝尊崇道:「我出去看看有沒有這個人!」

貝尊崇繼續他的盤問。

金美莉道:「他們談了很久，大約是凌晨兩時，我要回家，甘絲謹說她也要回去，並且要送我們，我們坐了她的車子。」

貝尊崇從抽屜內拿出一張相片給金美莉看，並問道:「是不是這一輛?」

金美莉一看，便立即道:「是的，正是這一輛!」

「我們已發現了這車!」

「甘絲謹呢?」

「不見人，她的車子保持得極爲整潔，不過，車內並沒有甘絲謹的東西，車匙也沒有了!」

金美莉道:「他們先送我回家。」

「那時是甚麼時間?」

「凌晨二時半左右!」

「以後，你有沒有見過甘絲謹?」

「沒有。」

「蘇家母子呢?」

「也沒有。」

「那你去了那裏?」

「我一早已有了渡假的計劃。」

貝尊崇道:「你還記得甚麼，可以提供給我們，你給我們任何的線索，都是非常重要的!」

金美莉想了一下，道:「沒有甚麼了!」

「請你暫時不要離開本市。」

「沒有問題，我剛剛渡假回來，你們需要我的時候，請隨時打電話給我!」

貝尊崇送金美莉出去。

彼德也回來，道:「貝警長，我打過電話去查，那地方的確是有姓蘇的。」

貝尊崇道:「我們立刻去找他，小心一點，他是最後見過甘絲謹的三個人之中一個，金美莉是其中一個，看來她並沒有甚麼問題。」

「還有一個是誰?」

「蘇寶狄的母親!」

貝尊崇道:「我們先去找蘇寶狄!」

「要帶伙記嗎?」

貝尊崇道:「要一小隊，我們上他的住所，下面由軍裝看守，我是害怕他反抗逃走!」

他們便立即出發。

* * *

蘇寶狄所住的地方，是一座三層的大廈。

大廈已相當殘舊，地點又在一些貧下的地方。

貝尊崇與彼德兩人上去。

敲門之前，彼德拔出手槍。

貝尊崇道:「我們不要打草驚蛇!」

「不過，我們不知他是個怎樣的人!」

貝尊崇想了一下，道:「你在外面掩護我，我進去!」

「小心點!」

莫彼德躲在樓梯轉角處，拔出手槍。

貝尊崇按鈴，等了一會，沒有回應。

他再按，仍然沒有回應。

他有點不耐煩，又再按。

裏面傳來了一些聲音，非常不耐煩的聲音:「誰?」

貝尊崇道:「是我，蘇寶狄!」

「怎麼這個時候來找我?你知我……」

門開了。

一個頭髮蓬鬆，睡眼惺忪的臉孔，見了貝尊崇，十分愕然地道:「你是誰?」

「你以爲我是誰?」

蘇寶狄並不理會，一手便要關門。

貝尊崇用身體把門擋着，並拿出了證件。

「警察?」蘇寶狄的臉色驟變，不過，不一會便回復了他的本來面目，仍然想睡的樣子。

「找我幹甚麼?」

「你認識甘絲謹?」

他茫然的點頭，道:「認識。」

貝尊崇道:「讓我進去坐坐，可以嗎?」

「不!」

「爲甚麼?」

「因爲……因爲裏面十分凌亂!」

貝尊崇笑了起來，道:「沒關係!」

這時，莫彼德已在貝尊崇背後。

出乎意料之外，蘇寶狄讓他們進了屋內。

正如他所說，屋內是非常的凌亂，到處都是啤酒罐，還有一些污穢的衣服。

「你們看……王老五住的地方是這樣的了!」

蘇寶狄的神情，並不在乎他們的搜索。

莫彼德是一個非常好的助手，他迅速在房子裏看了一下，這屋子只四百來方呎，正是一眼就看完。

廚房內堆滿未洗的碗碟，也有很多空瓶空罐，蘇寶狄是個好酒的人。

忽然，貝尊崇看見那張小几上，有兩個藥丸瓶。

「你吃丸的?」

「不，那是正式的藥丸!」

「甚麼藥丸?」

「是醫治我失眠與頭痛的!」一把從袋裏拿出一張非常殘舊的藥方。

「給我可以嗎?」莫彼德問。

蘇寶狄道:「當然可以，最好還替我配一些回來，我今日剛巧可以入睡，却又給你們吵醒!」

「你可以跟我們回警局調查?」

「調查甚麼?」

「調查甘絲謹的事!」

「甘絲謹，她發生了甚麼事?」

「你不知道?」

蘇寶狄一派茫然的樣子。

「我們還是回到警署再說!」

蘇寶狄並沒有反抗，披了一件衣服，便跟着他們下樓，他並沒有甚麼不對之處，只是形容憔悴。

莫彼德問道:「蘇先生，你母親在附近居住?」

「並不太遠。」

他說出了一個地址。

莫彼德道:「警長，我去找她!」

「小心!」

貝尊崇帶了蘇寶狄回到警署，在途中，蘇寶狄一直都沉默着，沒有反抗，也沒有甚麼表示。

以貝尊崇的經驗來說，他只覺得他是非常的冷靜，出乎意料之外的冷靜。

他有一個預感，這人非常難以應付。

不過，越是難對付的東西，無論是人或物，都具有重大的挑戰性。

貝尊崇喜歡這挑戰性。

回到警署之後，貝尊崇循例再問蘇寶狄的資料。

金美莉所給的資料也沒錯，蘇寶狄的確是失業，正在領救濟金過活。

貝尊崇轉入了正題。

「十八日那天晚上，你見過甘絲謹?」

「是的。」沒有驚詫，沒有愕然。

貝尊崇道:「你們在酒吧中叙舊?」

「我與她並不太熟悉，她來我家的時候，我還是個小孩子，她與我母親叙舊!」

「你也對她有印象?」

「有，但十分模糊。」

「你而今對她的印象如何?」

「不錯，她是個健談的人，十分隨和!」

「那天，她送你們回家?」

「不!」他想了一想，再接口道:「她是先送金美莉回家，然後才送我們!」

「她怎樣送你們?」

「我本來想回我自己的地方，但母親說太晚，而我還帶了一些啤酒回去，我叫她與我共飲！」

「她怎樣？」

「她沒有反對！」

「那麼你們到了你母親的家？」

「是的，我們喝了一些啤酒！」

「後來呢？」

「後來……」蘇寶狄的聲音有一些緊張，但轉瞬間又回復了平靜。

「沒有甚麼，我有點醉，我便睡了，然後……然後……我不知她甚麼時候離開。」

「你在說謊！」

蘇寶狄反問道：「我說甚麼謊？」

他的表情十分自然，完全沒有做作的樣子。

「你和她做過甚麼？」

「喝酒……對……她沒有喝，只喝果汁！」

「你有買果汁回家？」

「沒有，她是從我的冰箱拿出來的！」

「然後？」

「我們走下地牢！」

「做甚麼？」

蘇寶狄有點猶豫，道：「說出來你也不信。」

「甚麼？」

「我們玩了一兩局桌球！」

「桌球？」

「是的，她玩得很高興，她的技術也不差！」

貝尊崇心中自忖：「好狡猾的傢伙！」

「玩完桌球？」

「我醉倒了！」

「我不相信！」

蘇寶狄道：「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事實是如此，我沒有說謊！」

「有甚麼證據！」

「當時我母親也在！」

貝尊崇實在拿他沒有辦法。

他再度詢問他，用盡旁敲側擊的辦法，結果，完全一樣，並沒有甚麼漏洞。

「你母親知道她離開？」

「我不知道，你可以問我母親！」

「我自然會！」

這時，莫彼德已回來，帶了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那婦人一見蘇寶狄，便道：「你怎麼了？」

「沒有甚麼，他們說我們是見過甘絲謹的最後兩人，因此盤問我！我只是坦白說。」

貝尊崇道：「好好招呼一下蘇先生！」

莫彼德帶了蘇寶狄出去，然後回來。

貝尊崇道：「彼德，你來問！」

彼德道：「好！」

也是循例的問題，不過，她也證實了很多事情，包括他們與甘絲謹在酒吧中相遇，喝酒敘舊。

「你是在酒吧工作？」

「是的。」

「收入好嗎？」

「可以養活我自己，有些時候，寶狄沒有零錢，我也可以給他一些。」

「他常常向你要錢？」

「不是，他喝酒，也吸煙，開支是大一些，救濟金是不夠的。」

「當然，政府不會供應烟酒的！」彼德道。

「甘絲謹她怎樣？」

「沒有變，我指的是她的面貌輪廓，不過，當然是年紀大了，她已有三十四歲，我見她那年，她只是十六歲，十多年了！」

「之後你們有沒有見過？」

「沒有，你也明白，同是住在一個城市，生活圈子不同，很難見到的。」

「你們離開酒吧之後，去了那裏？」

「我們談興正濃，甘絲謹送了美莉回家之後，說再上我家坐一下！」

「我沒有意見，但其實當時我十分疲倦，因為我工作時間很長，不過，她既然要來，我沒有反對。」

「上到樓上，我實在太疲倦，陪了他們一會，見他們說得很投機，我便去睡！」

「你一直睡到天亮？」

「是的，沒有醒過！」

「你在半夜，有沒有聽過一些聲音？」

「沒有，我非常渴睡！」

「醒來之後怎樣？」

「我不見了兩人，只見甘絲謹留下了一條頸鍊以及一件外套！」

莫彼德道：「警長，那兩樣東西我也帶了回來！」

「他們呢？」

「我實在不知道，因為我醒了之後，沒多久我又要回酒吧上班！」

「當時，你的家怎樣？」

「客廳中有些空罐，其他也沒有甚麼！」

貝尊崇再問了一些，也沒有甚麼頭緒，便道：「你眞不知你兒子怎樣？」

「實在不知道，長官，我可以走嗎？」

「可以。」

「蘇寶狄呢？」

「他暫時不可以，不過，如果你想見見他也可以！」

蘇母道：「這個孩子一直要我操心，也好，請你帶我去看看他。長官，你要扣留他？」

「是的！」

「爲甚麼？」

「因爲他有嫌疑——謀殺了甘絲謹！」

「甚麼？謀殺？殺人？他不會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

蘇母有些激動。

貝尊崇對彼德道：「帶她往見蘇寶狄！」

莫彼德帶了蘇母往見蘇寶狄，並且立即回來。

原來貝尊崇的辦公室，有一塊鏡是可以看到隔壁的，而隔壁並不知道他們是被監視。

兩人站在鏡前，看着他們母子相聚。

「你究竟做了些甚麼事？」蘇母問。

「沒有甚麼，我喝醉了！」

「她走了？」

「我相信是，她走的時候，我也不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的對話是比較眞實的。

有一點可以肯定，蘇母看來一切都不知情，她只是關心她的孩子。

「我要上班了！」

「你去，他們也很快便釋放我的！」

「你還是少飲酒，始終會闖禍的！」

蘇母摸摸她兒子的額頭，然後離開。

一切都看在貝尊崇與莫彼德的眼裏。

貝尊崇問道：「你覺得怎樣？」

「蘇母一切似不知情，我調查過她，她在酒吧工作時間很長，大小工作都要她做，十分消耗體力，她喝了兩杯，上床便睡，看來是事實！」

「蘇寶狄呢？」

「這人難說，他非常冷靜，一直都是那麼冷靜！」

「還扣留他？」

「是的，我們有權扣留他廿四小時！」

莫彼得道：「好極，我去查他的底！」

「好極！」

兩小時之後，莫彼德回來。

他對貝尊崇道：「是個失業漢，領救濟金，他所住的地方，也是政府租給他的，在這個城市內，年輕人不做事，終日遊手好閒，喝一下酒，多的是！」

貝尊崇道：「你對他有沒有懷疑？」

「有些！」

「直覺告訴我，他是一個兇……」

「兇手？」

「直覺，只是職業上的直覺。」

「沒有問題，我們可以盯着他！廿四小時盯着他，他一定有機會露出破綻，假如他殺了人的話！」

「好極，那應先放了他！」

莫彼德把他釋放了，但派了兩個警員跟踪着他。

第一日送回來的消息，令人頹喪。

據跟蹤蘇寶狄的其中一個探員道：「他從警局出來，便回家去，一直沒有出來。」

第二日的報告，也沒有甚麼，只記錄蘇寶狄出了寓所，到過一間超級市場，買了一些簡單的食物，再也沒有其他的動靜。

第三日至第五日，蘇寶狄仍然沒有甚麼，只是到過超級市場，這次多買了一些東西，然後他又往一間政府酒舖買了一些啤酒，在這城鎭的規矩，無論甚麼酒，包括啤酒在內，由政府機構售買。

第六日，警局人手不足。

莫彼德本來是放假的，但他自動要監視蘇寶狄，作爲他的上司，貝尊崇決定與他同渡一個晚上。

那夜竟然有了轉機。

凌晨二時。

蘇寶狄下了樓，那時氣溫十分寒冷，他披着大衣，向着河邊走去。

那是一條十分長的河。河邊並沒有路，那小徑只是因爲多人行走出來的。

他一直沿河而走，不徐不疾，好像在散步。

這河十分寬闊，中間流水湍急，不過，而今是隆冬，河面早已結冰。

河上有幾條橋。

其中有幾條，是用鋼鐵所建，可以讓汽車在上經過，這個城市，便由這條河所分開。

河的北面是市中心。

另外，並不靠近市中心處，有幾條只供行人走的橋。

那些橋並不算大，也是用鋼筋水泥所做，但汽車並不能在橋面駛過。

天氣十分寒冷。

天上正飄下一些微雪，下雪對這個城市，並不是甚麼一回事，只要沒有大風，下雪並不太冷。

披着大衣，走着路，並不感覺不舒服。

蘇寶狄一直沿河而走，直到那橋處。

貝尊崇與莫彼德一直跟着他。

他並沒有發覺，因爲這一帶都有一些樹木，在樹木掩映之下，並不容易看見人。

蘇寶狄一到那橋處，便呆着，站立不動。

貝尊崇看看附近的地方，十分

熟悉，便問：「這是甚麼地方？」

「發現失車之處！」

「咦，可能有問題出現！」

「但願如此。」

兩人屏息靜氣，監視着他。

蘇寶狄走到橋上，他站在橋的中央。

雪花飄下，有些微風，貝尊崇與莫彼德都覺得有點寒冷，他們都不自覺地把大衣衣領翻上。

但他站着，茫然的站着。

漸漸，他的頭髮，外衣，都被雪花舖滿了。

再過一會，他全身都白了，站在橋上的他，看來是十分詭異。

他一直站了差不多一個小時。

貝尊崇與莫彼德冷得發僵，但蘇寶狄似乎無動於衷，忽然，他抖開了雪花，慢慢走回岸上。

然後，他又再沿河而下，他回到寓所，直到天亮，也沒有再下來。

貝尊崇與莫彼德以爲會有所發現，但結果還是一無所得，反而是兩人都冷到傷風。

兩人依然上班。

當日他們快要下班的時候，有電話來，是跟蹤蘇寶狄的探員來電：「蘇寶狄去找朋友，我們正在他朋友的樓下，你們來嗎？」

貝尊崇道：「我們立刻來！」

莫彼德道：「我們監視了他差不多一個星期，不見他找朋友，也沒有朋友來找他，想不到他仍有朋友的！」

貝尊崇道：「他有可能向朋友透露他的心事！」

「希望如此！」

他們趕到那探員所報的地址。

「蘇寶狄上去很久了？」

「不是，只有半個小時！」

貝尊崇道：「你們回去，我們來接替。」

當兩個探員離開不久，他們便看見蘇寶狄下來，後面還跟着一男一女。

他們手裏拿着啤酒罐，那個女的，還提着一個食物籃似的。

他們三人，沿河而下。

那天晚上，蘇寶狄摸黑沿河而下，而今是在陽光中沿河而下，風景自然不同。

這條河仍然是結了冰。

軟弱無力的陽光射在上面，反照出眩目的光芒，三人邊行邊說，看來他們是好朋友。

不過，貝尊崇與莫彼德兩人，卻不敢跟得太近，因此，沒有聽到他們在說些甚麼。

不過，看他們的表情，並不是在討論一些激烈的事情，他們似乎是在閒談。

他們喝完啤酒，那個女的拿了一些三文治出來。

蘇寶狄吃了幾口，便沒有再吃下去。

他們又再喝啤酒。

然後，蘇寶狄提議回去，可是，他好像有點醉意，脚步並不太穩。

那雙男女扶着他，一同回住所去。

他們一直扶着他上了住所。

不久，那兩男女出來。

莫彼德上前，向他們表露身份。

兩人有點驚異，但很合作的跟了他們回警署。

莫彼德與貝尊崇一起盤問兩人。

「貴姓？」

「黎古樹，她是我的女友珍妮。」

「你們是蘇寶狄的好朋友？」

「是的，多年了。」

「他來找你們，爲的是甚麼？」

「沒有甚麼……我們喝一下酒，聊一下天，沿河散步一下而已！」

「你們談過甚麼？」

「甚麼也談，天南地北，我們常常都是這樣！」

「常常？這一兩個月並沒有！」

「是的，你不提起我也不覺，他沒有來找我們，也有一個多月了！」

「爲甚麼？」

「不知道，不，他告訴過我們，近月來，心神不定，頭痛厲害！」

「還說甚麼？」

黎古樹想了一會，道：「也沒有甚麼重要的！」

「他有沒有說過十八日之事？」

「十八日，本月十八日？」

「是的。」

珍妮道：「十八日，我們沒有見過他，但二十日，我們見過他！」

「他當時情形怎樣？」

「精神並不太好。」

「還有呢？」

「他自言自語，不過，我們聽不到他在說甚麼，其實，他常常是這樣的。」

黎古樹道：「我覺得他有點不對，神情茫然，有點不知所措，我問過他。」

「他的反應怎樣？」

「有點心不在焉！」

「有沒有說過甚麼？」

黎古樹道：「沒有甚麼！」他頓了一頓，道：「他向我查問過一件事情。」

「甚麼事情？」

「很奇怪的事情，他問我那些垃圾車甚麼時候來，往那裏去？」

「他爲甚麼會問你？」

「因爲我曾在一間垃圾公司工作過！」

「你怎樣告訴他？」

「我說這一帶每星期都有垃圾車收垃圾，收完這一區之後，便直往城外的垃圾堆塡區。」

「然後他怎樣？」

「沒有再問。」

兩人再問下去，但沒有其他資料。

貝尊崇道：「蘇寶狄是你們的好朋友，不過，我們警方懷疑他與一件謀殺案有關，因此，請暫時不要讓他知道我們盤問過你們！」

兩人非常合作。

「你們上班？」

「是的，我們去做一些散工。」

貝尊崇道：「蘇寶狄仍在你們家，當你們回去，如果有甚麼發現，請打電話告訴我們！」

他們兩人離去。

貝尊崇忽然有一個特別的想法，道：「看來，蘇寶狄是一定有些問題，我們先去看看他的住所！」

「好極，趁他醉了，沒有這麼快回家！」

貝尊崇從抽屜拿了一些東西，放入袋內。

他們一起驅車到了蘇寶狄的住所。

這些古老的公寓式住所，管理人是有所有住宅的鎖匙，因此，在他們表露警探身份之後，那人便去替他們開門，並且答應保守秘密。

兩人入內。

非常凌亂的一間屋子。

這屋內只有一個睡房，一個小客廳，到處都是衣服，啤酒罐，吃剩的一些食物。

對於這種情形，他們並不稀奇。

忽然，莫彼德叫道：「警長，快來看！」

莫彼德是在浴室內。

貝尊崇走近一看，不用莫彼德解釋，他也明白他的怪異叫聲，因爲這浴室非常整齊。

那個浴缸非常清潔，閃閃發光的。

「眞沒有理由！」莫彼德道。

「是的，到處都是這麼凌亂，只有這裏最整齊！」

「爲甚麼？」

「因爲他在這裏做過一件事，他爲了毀滅一切痕跡，把這裏小心清潔過！」

「那是一件甚麼事？」

「毀屍滅跡！」貝尊崇道。

「那麼，我們仍可能會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他們立即動手，先小心檢查浴室，但並沒有甚麼發現，連一條頭髮也沒有。

然後，他們又再全屋搜索，只有一些蘇寶狄的東西，並沒有其他收穫。

貝尊崇噓了一口氣，道：「我眞不相信，他眞是這麼小心，甚麼線索也不留下！」

「難道他果眞沒有做過甚麼？」

「不，我肯定他有，這個光潔的浴室便是一個好證明！你認爲……」

「我非常同意，但擺在眼前，事實又是如此！」

貝尊崇從袋內拿了一些東西出來，道：「你懂？」

那是一些電子零件。

「我懂，這是偷聽器，不過……」

「我知，那是不合法，不過，這麼一個深沉的人，我們怎能知他心事？那是唯一的辦法了！」

莫彼德道：「我們試一下！」

其實，莫彼德對裝偷聽器十分在行，三幾下，一切都安裝妥當，也不露甚麼痕跡！

「收聽器在我辦公室！」

兩人離開了蘇寶狄的住所。

黃昏時分，貝尊崇收到了黎古樹的電話，他說道：「蘇寶狄已離開了我的住所，並沒有留下甚麼，也沒有帶走甚麼！」

「多謝你們合作！」

貝尊崇在偷聽器處，接駁了一個錄音電話，因此，不用人在，也可以知道他每日聽了哪些電話，與甚麼人通過消息。

他們等了幾天，仍沒有甚麼消息。

蘇寶狄並沒有打電話，找他的人也沒有，他的電話似是形同虛設。

想不到用這個方法，也沒有收穫，實在是出乎貝尊崇的意料之外。

莫彼德有一個提議，道：「警長，你記得他們喝完了酒，是先回他母親的家，他們一定會在蘇母的寓所留下一些線索，假如命案是在蘇母家中發生的話。」

貝尊崇道：「爲甚麼我想不到？」

「你太集中於蘇寶狄身上！」

「我們去搜他母親的寓所！」

他們到了晚上才出發，蘇母仍然是在那北極星酒吧工作，她晚上一定不會回來。

進入蘇母家中，也是非常順利。

蘇母的屋子並不是大厦式的，而是古屋，內有三層，一層是地庫，一層是客廳，一層是睡房。

屋內也算凌亂，不過，比起蘇寶狄的地方，那却可以稱得上清潔整齊。

正如蘇寶狄所形容，客廳有沙發。

地庫下面，有一張小型桌球枱，上面有射燈射下，非常別緻。

桌球枱已收拾整齊。

莫彼德看了一下，道：「這裏還有一個房間！」

原來這地庫之內，還有一間房間。

房間十分凌亂，一張被子橫放在床上。

莫彼德道：「看來是個女人的房間。」

貝尊崇開了衣櫃，果然，全是女人的衣服，他記起，這房間是蘇寶狄姐姐的房間，她並不是常常回來這裏。

貝尊崇看着那張床。

莫彼德奇怪地問道：「你看甚麼？」

「我有一個問題，不知你的看法如何？」

「說來聽聽。」

「蘇寶狄與甘絲謹兩人，半夜三更，孤男寡女，在這地庫之內，會做些甚麼？」

「蘇寶狄說過，他的母親也說過，他們喝了一些飲品之後，下來打桌球！」

「你相信嗎？」

莫彼德笑了，道：「不！」

「那他們會做甚麼？」

「那還用問！」

貝尊崇道：「乾柴烈火！蘇寶狄並不是一個好拾收的人，照常理推斷，他們一定有一些毛髮或者是穢蹟留下。」

「對，如果找到一些毛髮，血液……那麼便成為有力的環境證物，就算蘇寶狄如何掩飾，也沒有用處！」

於是，兩人開始在床上搜索。

這張床上的床單，也不算乾淨，加上時間太久，其實是斑跡處處，很難找到新的穢跡。

忽然，貝尊崇在近床邊處的床單上，發現有一點血漬。

一點，只是一個一仙硬幣那麼大小的一點。

血漬本應是紅色，但而今已變成瘀紅，不過，與床單其他痕跡比較，這一點血色，應算是新鮮。

莫彼德小心地把血漬用小刀括了下來，並把血粉似的碎屑用紙包好。

貝尊崇道：「如果驗出是甘絲謹的血液的話，蘇寶狄將是百詞莫辯！」

這夜的收穫，總算帶來一些興奮。

他們把這個血粉樣本，送往化驗。

這種環境證據，科學鑒証化驗是非常先進的技術，其實，這種化驗與指模鑒証比較，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來人的血液，每個人都不同。

肉眼並不能看見分別，因為分別在於血液內所含的DNA，每個人的DNA都不同。

化驗的結果，要在五天後才知道。

在這五天之內，他們並沒有放棄監視蘇寶狄的工作，他的行動如常，很少出外走動。

為了節省人手，他們利用電話錄音來監視蘇寶狄。

那天，當他們回到警署，便發現錄音帶動過，那是說明蘇寶狄與人通過電話。

他們立刻把錄音帶回捲。

回捲也費了一段時間，證明他在夜裏，撥出了幾個電話。

貝尊崇與莫彼德都小心地聽着。

「喂，老麥好嗎？」是蘇寶狄的聲音。

「你是誰？」

「我是蘇寶狄！」

「是你！好嗎？」

「我近來並不好！」

「找我有甚麼事？」

「我睡不着，想找人聊天。」

「甚麼？老蘇，你以為這是甚麼時候？」

「是兩點，凌晨兩點。」

「你知道是兩點便最好了，你明天不用工作，但我還要的。」

「老麥，你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也要睡覺的！」

接着是「砰」的一聲，對方粗暴地放下了電話。

貝尊崇與莫彼德互望了一眼。

貝尊崇道：「他實在是悶得發慌了！」

「如果有人肯聽他的心事，我相信一定可以知道這件事的眞相！」

貝尊崇懷着希望，再聽下去。

結果又是令他們兩人極度失望，因為沒有人願意在半夜三更跟他聊天。

蘇寶狄的朋友，大都是一些工人，他們手停口停，誰會有這個心情，跟他說無聊話，聽他說夢話？

五個電話，都換來「砰」的一聲，粗暴收線。

不過，最後一個電話，情形似乎有些改變，對方是收了線。

但蘇寶狄並沒有，如果他收線，放下電話，他們都可以聽到那種聲音。

但是，蘇寶狄並沒有放下電話。

他開始說話，自言自語的說話。

「眞悶……我眞是很悶……為甚麼……為甚麼他們總不願意聽我說的話……我不只悶，而且怕……

我怕……非常怕……臉……那張臉，為甚麼我總無法避開她的臉……我不想的……我實在不想……但我無法控制……又來了，又來了……那張臉……那張臉……」

蘇寶狄的語氣，開始是帶有一些無奈的感覺，漸漸，他的語音變得十分激動。

然後，他又再回復平靜，仍然是一些斷斷續續的說話。

莫彼德道：「這是懺悔！」

「是的，在我們聽不是！」

「為甚麼這樣說？」

「如果是外人，譬如是法官，陪審團聽來，你認為他們覺得這段話有意義嗎？」

「沒有，只是夢囈！」

「但對我們說，的確是他的一些心聲，你先對我說，你聽了以後，有甚麼感覺？」

莫彼德道：「他殺了人，腦海丟不開那人的臉！」

「是的，不過，他的夢囈般說話中，並沒有說出他殺過人，你也可以這麼說，他在想念一個人，但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而且我們裝偷聽器在他的電話上，我們也是不對的！」

他們再聽下去。

蘇寶狄却沒有多說，他並沒有放下電話。

在錄音帶內，錄音他起床，然後是一些衣袂的聲音，一會是開門聲，關門聲。

電話發出一些聲音，那是用來提醒用戶，沒有把電話放好，但蘇寶狄並沒有理會，看來，他已是離開了寓所。

「他去了那裏？」

「一會問負責跟踪監視他的伙伴便知道！」

這一段錄音帶，對貝尊崇來說，是相當重要而有價值，因為這是第一次，蘇寶狄透露出他內心是有恐懼的。

對於證明蘇寶狄殺了甘絲謹，是進了一大步，不過，這個進步對外界來說，並沒有多大作用。

不一會，有一個探員回來，向他們報告蘇寶狄的行踪，正如他們在錄音帶上所聽到的一樣。

蘇寶狄在接近四時的時候，出了寓所，又再沿河而行，那時天氣十分寒冷，而且天上飄着雪，不過，他仍然走了一大段路，才折回來。

寒冷的天氣，又再一次把蘇寶狄的頭腦冷靜下來。

之後的幾天，他再沒有甚麼異常行動。

貝尊崇終於等到了那個血樣本的報告。

報告上說：這是女性血液，是一個大約三十來歲金髮女人的血液。

但這不能證明是甘絲謹的血液。

除非可以找到甘絲謹本人，再用她的鮮血來化驗，再作比較，那才可以證實那血漬是否屬於甘絲謹。

而甘絲謹已失踪，如何比較？

化驗人員因為沒有正式樣本來比較，他們也無能為力，不過，他們後來想到了另外一個辦法。

甘絲謹不在，但她仍有父母及兄弟姐妹。

貝尊崇結果得到甘絲謹妹妹的血樣本。

化驗部把兩個血樣本比較，證實那血漬的確是屬於甘絲謹的。

貝尊崇與莫彼德聽了這個消息之後，自然都感到十分高興。

幾個月來的調查，總算有一些結果。

這個結果是證明了甘絲謹的確在蘇寶狄的床上。

不過，回心一想，那也並不是甚麼重大的證據。

蘇寶狄一早已承認，甘絲謹的確是到過他家，並且一起打桌球。

他們都是成年男女。

雖然，他們在這麼深夜相聚，那並沒有犯法的地方，一滴血的樣本並不能證明甚麼。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甘絲謹死了。

如果甘絲謹沒有死去的話，由她自己出來辯白也好，由她指証蘇寶狄也好，一切眞相，水落石出。

如果甘絲謹是眞的死去的話，那一定要找到她的屍體，那才可以指控蘇寶狄。

是的，最重要的是甘絲謹的屍體。

貝尊崇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莫彼德。

莫彼德聽了，非常同意他的說法，忽然，他對貝尊崇道：「我們都是當局人，那是當局者迷！」

「你的意思是……」

「我們可能是太鑽牛角尖，也許，她根本沒有死，也許她離開了這個城市！」

「對，我們是當局者迷，我們對蘇寶狄也許是有偏見，我們何不與署長商量一下？」

他們直往龐信署長的辦公室。

龐信一直支持他們繼續徹底的偵查這件案子。

當署長聽了他們這個報告之後，他也想了一會，才道：「是的，你們也許當局者迷！」

「我們錯了？」莫彼德道。

「不一定，我看蘇寶狄這人，是大有問題，而甘絲謹，她無端失踪，定然有理由，她仍有兩個子女

，兩個孩子都需要她，她沒有理由離開，就算離開，也沒有理由躭擱這麼長的時間！」

「她被迫？」

龐信道：「這個可能性也不大！這件事牽涉的人並不多，最重要的是蘇寶狄，蘇寶狄一直在本市，他也並不是一個有甚麼其他力量的人。」

他頓了頓，道：「她死了是最大的可能！」

「可是，找不到屍體！」

「他會把她埋葬在那裏？」

「河底？」

「可能性並不大，第一，河水已結冰，不容易掘開冰塊，把人下沉，如果是，一定有痕跡，第二，可以埋在河岸附近，不過，我們經過兩次大搜索，第一次是警方的行動，並無所獲；第二次經過一班義工搜索，也是一無所獲，看來她的屍體並不在河內或河的附近。」

「殺一個人易，但毀屍滅跡很難！」

「對，毀屍滅跡並不容易！」龐信道：「我們退一步來看整件事，先當她沒有死！」

「我們再採取甚麼行動？」

「先在地方上呼籲，包括電台、電視台，並透過其他犯罪的組織！」

「好極！」

這些工作很容易做得到，一個電話，已通知了所有重要傳媒，電視台更答應把事件重演。

一個星期後仍無結果。

龐信署長向全市發出呼籲，希望有人可以在公路上或其他小市鎮中發現甘絲謹。

再過三天，也無消息。

結果，龐信向全國發出訊息，動員各地方政府，協助找尋甘絲謹。

這樣做法，全國也有點哄動。

甚至國際間的通訊社，有幾間以一種花邊新聞的形式在世界各地報導出現。

喬裝毒販　誘惑疑兇

在這幾個星期的期間，蘇寶狄似乎是提高了警惕，完全靜止了所有活動。

他連沿河散步的習慣也取消了。

他日夕在家，最多是出來買些食物，又到酒舖買了一些啤酒。

這種毫無刺激的監視，眞令人煩厭。

他甚至連電話也沒有打出。

貝尊崇實在忍不住，他要停止所有監視。

莫彼德勸他不要衝動放棄。

幸好多等了一晚。

那晚貝尊崇與莫彼德很晚都沒有離開辦公室，因爲有很多事情要做。

當他們做完的時候，已接近十二時。

電話响了。

「誰？」

是監視蘇寶狄的探員打回來。

「貝警長，蘇寶狄出外，我們跟踪他，可是，在半途失去了他的踪跡！」

「爲甚麼？」

「他不知是上了一部巴士，還是截到了一輛順風車，我們一時不察，讓他逃去。」

「在甚麼地方？」

探員說出了一個地方名字，那是近郊的地方。

「既然失去踪跡，那也沒法！」

「並不是完全失去，我們發覺，有三個方向，他都有可能逃去，我們只得兩個人。」

貝尊崇明白他的意思，道：「你們想我來？」

「是的，我們已預算了向東西兩個方向去，如果你有空來，向北去。」

「那是甚麼地方？」

「我也不大清楚！」

「好極，你們等一下，我們立即來！」

貝尊崇與莫彼德立即驅車前往。

兩個探員已非常心急的等待，他們決定依照原來計劃，一個往東，一個往西，然後貝尊崇與莫彼德往北。

北面的地方，正是城郊。

他們駕着車，沿着公路而去。

莫彼德道：「再去有一個墳場！」

果然，走了不久，便見一個墳場，當他們的車頭燈一掃而過，他們已見到一個黑影。

那黑影並沒有晃動。

兩人把車子駛過了一些，停了下來。

「你看見嗎？」貝尊崇問。

「當然看見！」

「這麼夜，一個人在墳場幹甚麼？」

「去看看！」

他們泊好了車子，便步往那個墳場，那並不是一個大墳場，只是一個私人墳場，大約只有百多個墓碑。

他們悄悄走近。

只見那人仍在，不過，他是背着貝尊崇與莫彼德，看不到他的臉容。

然而，背影是非常熟悉——蘇寶狄。

莫彼德道：「你在這邊等着，我去看看！」

他繞過了一些樹叢，很快又再回來，輕聲道：「是他，的確是他！」

蘇寶狄在這個時候，來到墳場做甚麼？

拜祭？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刻。

他是坐在一個新墳上，可惜太黑，沒有辦法看見上面的文字，不過，附近草地仍沒有完全蓋好，旁邊也沒有甚麼的樹木，憑這些也可斷定那是一個新墓。

蘇寶狄似在沉思，他手中有一罐啤酒。

貝尊崇心裏，立即有這麼一個想法：「這是他埋葬了甘絲謹的地方？」

不過，蘇寶狄只是坐着，並沒有移動。

天氣相當寒冷，而他身上也有足夠的衣衫，看來他是有備而來。

不久，他的啤酒喝完，他把酒罐抛了。

然後下來，他再往另外一個墳頭走去，那也是一個新墳，他坐在墳前。

不一會，他竟伏在墳前，他的身體抖動，看來他是在哭泣。

這似乎是一個好現象，是證實了貝尊崇的推想，他的哭泣表示他在後悔！

貝尊崇眞想走出去，趁他激動的時候，問他一問爲甚麼衝動。

不過，他並沒有這樣做，萬一他回復理智，再問他那時已是太遲。

唯一的辦法是，讓他離開後，看看這些新墳，如果上面寫着甘絲謹，那便一切容易辦。

如果不是——大多數不是，因爲蘇寶狄並不是一個這麼大意的人。

他就算把甘絲謹的屍體埋在這些新墳之下，他也不會在墓碑上寫上她的名字。

他們一直等到天亮。

那時天氣十分寒冷，蘇寶狄出了墳場，居然登上一輛車子之上。

那是一輛極爲殘破的車子，就像停在路邊也沒有人偷的那種。

不過，這正合了蘇寶狄的心意，他偷了這輛車子來，怪不得兩個探員是無法追踪他，他也是個機靈的人。

貝尊崇道：「先追踪他！」

「那些墳墓石碑呢？」

「它們不會走掉的！」

兩人走到泊車處，迅速折回，追踪蘇寶狄的車子，幸好公路只有一條，很容易便追上了。

蘇寶狄並沒有其他方法，他把車子駛近他的住所，放棄了汽車，步行回到他自己的住所。

貝尊崇與莫彼德却十分疲倦，他們沒有再去墳場，他們先回家睡了。

下午，他們又再上班。

在黃昏時，他們想再去那個墳場，看看墓碑上寫着一些甚麼名字。

那知道，他們又再接到探員的消息。

這次，是在墳場打來的。

探員道：「他坐在一個新墳上！」

「他在做甚麼？」

「發呆，喝啤酒。」

「他到了多久？」

「也有一個小時！」

「對了，他昨夜也來到墳場之內。」

探員道：「原來你們昨夜追踪到他！」

貝尊崇道：「你們兩個人？」

「是的。」

「派一個人去看看墓碑名字，那三個新墓碑！」

不一會，那探員道：「看過了。」

他說出了三個名字。

「石碑上有沒有年份？」

「有，不過，死者都是老人，有七十多歲的了！」

忽然，探員又道：「他要走了。」

「你們繼續跟踪！」

三個新墳都不是甘絲謹的名字，那並不是甚麼意料之外的事情。

第三天，蘇寶狄又再去墳場。

同樣也沒有甚麼特別行動，他只是坐着發呆，喝喝啤酒，又過了一個黃昏。

第四天，他再沒有去。

這次，輪到貝尊崇與莫彼德去。

他們去到的時候，已是黃昏，夕陽斜照，把這個美麗恬靜的小墳場照得很美。

完全沒有肅殺的感覺。

依照那些探員所述，他們很容易便找到那三個新墳，那是蘇寶狄呆呆對過三天的新墳。

貝尊崇與莫彼德分別研究，那三個名字，與甘絲謹完全沒有關係，與蘇寶狄也是風馬牛不相及。

莫彼德道：「爲甚麼他要呆坐在這裏？」

貝尊崇道：「不一定有甚麼原因，他的心太亂，他就在這墳場之內，找尋寧靜！」

「我不大相信！」

「我也是！」

貝尊崇道：「那麼，我們動手吧！」

他們從車子拿出了那些一早預備好的工具。

一柄鐵鎚，一支鐵鍬。

三個新墳的泥土仍然十分鬆軟，他們不用費多少勁，便挖開了第

一個。

一副新棺木。

西式棺木是用螺絲上緊的，很容易鬆開。

那是一個老婦人，屍體已發臭，他們急忙蓋上。

第二副棺木，是另一個老婦人。

第三副却是一個男人，年齡也大。

莫彼德把泥土再蓋好之後，立刻拿出鮮花，放在他們的墓前。

「你害怕嗎？」

「打擾安息的靈魂，心裏總有一些歉意。」莫彼德雖是個幹練的探員，但說到死亡之事，總有戒心。

貝尊崇也在三個墓前鞠躬，並且暗禱道：「請三位原諒，並且希望你們協助，一定要找到這個兇手。」

他們離開墳場時，已是入黑，一陣風吹來，他們都感到寒氣逼人。

「蘇寶狄究竟來這裏做甚麼？」

「我想他是內心不安。」

「那證明他的確是有問題，他眞的可能殺了甘絲謹，他在懺悔！」

「那有甚麼用！」

「我們一定要找到證據。」

莫彼德道：「警長，你相信世界上有完善的謀殺案嗎？」

貝尊崇搖搖了頭，道：「不，我不相信。」

「爲甚麼？」

「無論兇手如何冷靜，他一定會留下證據。」

「蘇寶狄比一般兇手更爲冷靜！」

「他也遺留過一些證據，譬如是血漬。」

「沒有了屍體，我們拿他沒有辦法！」

「那也算是一宗完美的謀殺案！」

「不，我一定要把他繩之於法！」貝尊崇咬着嘴唇，他早已下定決心。

＊　＊　＊

事情好像完全靜了下來。

蘇寶狄沒有甚麼特別的行爲，他似乎自我克服了心理障礙。

貝尊崇心內反而顯得更加不安。

這件事，暫時上司給他壓力並不太大，反而是輿論的壓力越來越大。

報紙上，不單出現了很多市民投訴，更有很多學者，尤其是一些行爲心理學家，甚至一些犯罪心理學家，他們都在報章上，大放厥詞。

有些是危言聳聽，說這類兇案的兇手，大多是連環殺手，會一連串的做案下去，另外一些，以這麼嚴重的兇案，引申出本市治安之壞，呼籲婦女切勿夜歸，有些更暗示，不能再依賴警察。

貝尊崇用力把那份報紙，擲在枱面上。

莫彼德道：「警長，你何必因他們的話而不安，說話是多麼容易。」

「對，說話是十分容易，隨口而說，蘇寶狄並不是一個亂說話的人，他的沉默，就是他減少洩露風聲的一個好方法，他似乎說過一些事情。」

「甚麼事情？」

貝尊崇拉開抽屜，那裏滿是有關蘇寶狄的資料。

他找了會，拿出了一個檔案夾，打開之後，集中精神的看了一會。

他昂起了頭，望着莫彼德。

「有甚麼發現？」

「你看，這是黎古樹的供詞！」

「我記得！」

「蘇寶狄問過黎古樹，有關倒垃圾的時間，和其他市政府倒垃圾的情形！」

「那又如何？」

「我們這一個假設，只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假設——蘇寶狄殺甘絲謹之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使屍體失踪，於是，他……」

「肢解？」

「對，你也有這個想法？」

「是，那是唯一使屍體失踪的方法。」

「好了，我們決定，蘇寶狄是肢解了甘絲謹，他便把她的屍體，棄在垃圾箱內。」

「一個人的屍體體積並不小，怎會不被人發覺？」

「分開很多小包！」

「對，大有這個可能，因爲黎古樹說過，蘇寶狄問有關他自己那間大厦倒垃圾的時間，也問過附近大厦的時間，而且他也問過，垃圾車會把垃圾運去那裏？」

「是的，假如他把屍體分別拋棄在附近的垃圾箱內，而時間配合得好的話，一定沒有人發覺，也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爲甚麼？」

「因爲那輛垃圾車，收集了他們這兩座大厦的垃圾之後，他們的工作便完了！」

「沒有完，他們還要去倒垃圾，把垃圾運走！」

「立刻便要運往堆填區？」

「是的，到了堆填區，垃圾車的司機，一拉車內的槓桿，所有的垃圾都倒下去。」

「堆填區內臭氣薰天，那會有人發現！」

貝尊崇說到這裏，把檔案收回抽屜之內，道：「我們走！」

「往那裏去？」

「垃圾堆填區！」

莫彼德搖搖了頭，道：「沒用了！」

「爲甚麼？」

「因爲那個堆填區，在上月已關閉了！」

「關閉？爲甚麼會關閉？」

「因爲已塡滿了！」

貝尊崇仍然堅持道：「我們去看看！」

那個垃圾堆填區離市區足有兩個鐘頭的車程，是個極爲荒僻的地方。

他們下了車。

那地方再沒有垃圾，因爲所有垃圾，都被泥土掩蓋了，看來整個堆填區，像個新開的地盤似的。

貝尊崇道：「案件發生是在三個月之前，那些垃圾應該堆放在那裏？」

「沒有人會知道！」

莫彼德道：「不，沒有可能！」

貝尊崇陷入沉思。

「你說甚麼？」

「我是說，沒有人知道，事發的那個晚上，那些垃圾應該倒在那個地方，沒有人會知道的！」

貝尊崇笑道：「彼德，你幾乎可以看穿了我的心，我是有翻開泥土察看的衝動，但我知道那是絕無可能！」

莫彼德笑了，道：「莫說是翻開泥土，不知應從那裏開始才對，而且市政府也未必批准，更甚一點是，那些屍骨，埋在地下三個月，找到也未必能成證據！」

他的話實在是有道理。

他們回到車內，貝尊崇又一次的失望。

不過，這幾個月來，他已習慣了失望，他駕車回警署之時，他一直沒有作聲。

回到警署，貝尊崇道：「再把蘇寶狄帶來！」

「再盤問他？」

「是的，我不相信他的嘴會那麼密！」

莫彼德非常明白他這位上司的脾氣。

貝尊崇決定，這次盤問，由自己親身上陣。

找蘇寶狄來警署，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爲他一直都在自己的公寓內，仍然過着那懶洋洋的生活。

「警長，」蘇寶狄的臉容似乎豐滿了一些，也沒有個多月前那麼憔悴，他續道：「又懷疑我做過甚麼？」

貝尊崇道：「你自己心知肚明！」

蘇寶狄並沒有甚麼特別反應，仍然是他那木無表情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蘇寶狄，你聽過那一句話嗎？」

「甚麼話？」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甚麼，」他並沒有甚麼反應，續道：「我聽過，可是這話對我全無關係！」

「你是最後見過甘絲謹的人，而且是在你家中失踪的！」

「警長，甘絲謹是個成年人，她來我家，她並沒有犯罪，我也沒有犯罪！」

貝尊崇啞口無言。

「沒有？不過她事後失踪！」

「我說過，她是成年人，有手有脚，我不能阻止她離去，況且，我實在不知道她在甚麼時候離去！」

「你說謊！」

蘇寶狄並不爭辯。

「你殺死了她！」貝尊崇的手指，指在他臉上。

蘇寶狄並沒有避開，也沒有說話。

貝尊崇放下了手指。

「我沒有！」蘇寶狄答得極其冷靜。

「你不用抵賴！」

蘇寶狄道：「警長，你不能這樣說的，你對我的指控，有甚麼證據？」

貝尊崇又再啞口無言。

蘇寶狄見他沒有作聲，道：「警長，我雖是個失業漢，也是個沒有甚麼知識的人，但我知道，我在這自由民主國家之內，我仍有人權！」

「人權？甚麼人權？殺人的權利！」

蘇寶狄道：「我可以保留我向你起訴的權利！」

「你控訴我甚麼？」

「我控訴你誣蔑我！」

這話氣得貝尊崇七竅生煙，對着這一個嫌疑犯，反而要被他指控，他站了起來，一拳打過去。

蘇寶狄吃了他一拳，並沒有反抗。

這時，莫彼德進來，道：「警長，由我來！」

他拉了貝尊崇出外，道：「警長，何必爲這種人生氣？也不必動粗，讓他有藉口！」

「我實在無法忍受！」

莫彼德道：「讓我來試試！」

「給他一點顏色！」

莫彼德點點了頭，他是一個老差骨(資歷深)，自然有他對付嫌疑犯的一套。

莫彼德入內，對蘇寶狄好言相慰一番。

蘇寶狄並沒有多大改變。

他冷靜回答莫彼德的每一句話。

「長官，」蘇寶狄望着莫彼德的無奈表情，道：「你們拘捕了我，接近二十小時，我可以回家了罷？」

莫彼德有些憤怒，道：「我沒有想到回家，你却那麼好想頭，你要回家？」

蘇寶狄站了起來。

莫彼德一拳打過去，把他打回椅子之上。

「長官，你不能打我！」

莫彼德道：「我不能打你？」然後又是一連出了幾拳，打在蘇寶狄的肚子上。

蘇寶狄痛極，叫道：「警察亂打人！」

他大叫幾聲，莫彼德多打了幾拳。

蘇寶狄大叫：「救命，救命！」

另一個探員從外面跑進來。

「我要投訴……」蘇寶狄大叫。

探員道：「彼德，警長找你！」

蘇寶狄道：「你看見他打我？」

探員道：「我沒有看見甚麼！」

「我要去驗傷！」

莫彼德道：「我先出去，你要驗傷，可以安排嘛！」

探員點了點頭。

當莫彼德出去之後，探員道：「你先給我看着，你甚麼地方受傷？」

蘇寶狄把衣服掀起。

探員問道：「肋骨斷了嗎？」

「沒有。」

「有傷口嗎？」

「沒有。」

「有地方瘀腫嗎？」

「沒有。」

「那你驗甚麼傷？」

「肚子。」

「有甚麼問題？」

「他打我肚子，幾乎使我窒息。」

「你窒息了沒有？」

「沒有！」

「既然甚麼也沒有，驗甚麼傷？」

蘇寶狄想爭辯，但探員已出去。

莫彼德是個十分有經驗的探員，他只打蘇寶狄的肚子部份，是一個既令他十分痛楚而又沒有傷痕的辦法，大多數的老差骨都懂得這個方法。

蘇寶狄無法，只好依然坐下。

莫彼德仍在門外。

「他怎麼說？」

「他還有甚麼好說！」

兩人相視一笑，莫彼德當然知道，這並不是一個對付嫌疑犯的方法，不過，對於蘇寶狄這樣的人，他既不吃軟，便要吃硬。

可是，看來他也不吃硬！

貝尊崇仍沒有離開辦公室。

「怎麼？」他一見莫彼德便問。

「那狡猾的傢伙，要去驗傷。」

「你打得他很厲害？」

「看來他還可以多吃幾拳，沒有問題！」

貝尊崇道：「暴力也無效？」

「看來無效，他隻字不提有關案子的事！」

貝尊崇嘆了口氣，道：「他是龜，是一隻縮頭龜，那麼我們便是全無辦法下手的老鼠！」

莫彼德道：「我們當差這麼久，我自問從未見過這麼一個犯人！」

貝尊崇道：「我也是！」

「已經扣留了他差不多二十小時！」

「先放他，明天再召他來！」

「有其他辦法？」

「暫時還沒有。」貝尊崇嘆了口氣。

翌日，貝尊崇一早回到辦公室，已經有一個穿着得十分整齊的人在等他。

「理察？」

「是的，我是測謊專家，警長找我，有甚麼可以效勞的地方？」

貝尊崇道：「你使用測謊機？」

「是的，我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明白，否則署長也不會把你推薦給我，是的，以你過去的經驗，收效好嗎？」

「你是指測謊機？」

「是的。」

「並沒有一定的數字，如果是突如其來的盤問，效果是不錯的，不過，對付意志堅强的人，並不一定有效！」

「那麼，我不知這個人是否意志堅强了！」

貝尊崇把蘇寶狄的事情約略說了一遍。

理察道：「這人實在嘴硬！」

「有沒有辦法？」

「不知道，盡力而爲！」理察道。

「我們怎樣做？」

「你再盤問他，問一些較尖銳的問題。」

「那你呢？」

「我會看着測謊機，然後給你一個報告。」

「你的報告在法庭上有效嗎？」

「有效，那當然要看報告及在法官考慮之下。」

貝尊崇想了一些尖銳問題。

理察把他的機器弄了一番。

不一會，莫彼德回來，並帶了蘇寶狄。

蘇寶狄的神情並不太好，眼神全無光彩，臉容憔悴，看來這一夜，他並沒有好好睡過。

蘇寶狄一見了貝尊崇，便道：「警長，我要說的已經說了，你不用再問。」

貝尊崇道：「你在說謊！」

「沒有！」他斬釘截鐵地道。

「你敢說沒有？」

「當然。」

「那你要接受我們的測謊試驗！」

「沒有問題！」

貝尊崇道：「彼德，我們到另一個房間。」

他們帶了蘇寶狄進入一個平日供探員錄取犯人口供的房間，理察已準備好了他的機器。

他爲蘇寶狄在太陽穴的位置貼上兩塊東西。

貝尊崇開始他的盤問。

「你在五月十八日的晚上見到甘絲謹？」

「是的。」

「請你再覆述一遍，你們從酒吧開始，一直回到你的家之後，發生過甚麼事情。」

「我和母親一起遇見甘絲謹，她是我們以前，十多年以前的兼職褓姆，我們在酒吧喝了一兩杯，然後，她駕車送我們回家，先送了她的朋友，然後再送我們，但到了我家之後，我們……」

貝尊崇看着理察，理察望着機器，沒有甚麼反應。

「然後，我們打桌球，我們玩了一會，我很疲倦，我便去睡。」

「不，你沒有睡……你和她……」

「我有權不告訴你，那是私人的事！」

貝尊崇竟然道：「你殺死了她！」

蘇寶狄沒有想到他會那麼直接，有點愕然，隨即叫道：「沒有，我沒有……」

貝尊崇道：「你殺死了她之後，放在浴缸內！」

「沒有，完全沒有。」

蘇寶狄在貝尊崇的指控下，開始有些激動，不過，他知道要控制自己。

「然後你肢解她！」

「沒有，我沒有，我只是睡了，睡醒之後，她早已離開，還留下了一條頸鍊和一件外衣。」

「她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事後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她！」

「你把她的車子棄在河邊。」

這話題一轉，蘇寶狄又有些激動，道：「沒有，沒有，我沒有駕過她的車子！」

「你有，你把車子駛到河邊，把鎖匙抛了！」

「沒有……」他又回復冷靜。

貝尊崇又再轉彎抹角的問了一些問題，蘇寶狄又回復了理性，一切問題都答得井井有條。

理察道：「我們可以停止了！」

貝尊崇道：「我們先出去，蘇寶狄，你好好坐一下，我自然會通知你何時可以離去。」

「我沒有犯事，你自然要放我！」

蘇寶狄仍然十分自信。

貝尊崇十分焦急地問理察，道：「怎麼？」

「有一些撒謊的現象，但那種訊號較爲微弱，如果我把這個報告呈上法庭，我看並不一定接受！」

「他眞是一個那麼有掩飾能力的人！」

「如果我依報告看，他實在是個了不起的人，如果他眞有犯罪的話，那更是一個掩飾謊話的專家，但也有另外一個可能，他並沒有犯罪。」

貝尊崇嘆了口氣。

理察道：「我已盡力！」

「我明白，並且非常多謝你！」

他送了理察離開。

莫彼德隨即入內，看見貝尊崇的表情，他早已知道了結果，他道：「用好言相勸，用暴力，用測謊機，對他來說，都沒有作用，蘇寶狄究竟是個甚麼人？」

「我也不知，他究竟是個甚麼人？」他竟然這樣反問莫彼德。

兩人相視，笑了起來。

那日，他們又只好放了蘇寶狄。

蘇寶狄沒有甚麼表示，只是他臉上似有一股不屑之意，在貝尊崇看來，他好像在說：「你們奈何我不了！」

兩人也只得假裝看不見。

之後的一個星期，貝尊崇幾乎沒有再提起過這件事，反而令莫彼德不明所以。

他忍耐不住，在星期一的早上，追問貝尊崇，道：「你放棄了這案子？」

「甚麼案子？」貝尊崇好整以暇的問。

「當然是蘇寶狄！」

「你以爲我會放棄？」

「我不知道。」

「對我來說，這一件案子，一定是他做的，其實一切證據都有了，只剩下要找那死者的屍體！」

「沒有屍體，甚麼辦法也沒有！你還記得上星期蘇寶狄離開之前，那個樣子？」

「那個神氣的樣子？」

「是的。」

「我當然不會忘記。」他頓了一頓，道：「我一定要盯死他！」

「有新辦法？」

「有。」

莫彼德道：「可以告訴我嗎？」

貝尊崇道：「我害怕署長不贊成！」

「先說來聽聽！」

＊　＊　＊

那是早上十時左右，莫彼德在貝尊崇的辦公室焦急地等候着。

莫彼德自言自語地道：「警長很少這樣遲還沒有上班，難道發生了甚麼意外？」

他拿起電話，正想按鍵盤。

有人敲門。

莫彼德按公式地應道：「進來！」

門開了，外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漢子，穿着T恤牛仔褲，臉孔有點相熟，但一時之間，却無從記起是誰。

「找誰？」莫彼德問。

那人走入了辦公室，那雙短靴發出「咯咯」的聲音。

他並沒有回答莫彼德的話。

「找誰？」莫彼德再問。

「找你！」

「閣下是……」

那人竟然大笑起來。

「甚麼……」莫彼德也笑了起來，他仍然有點懷疑地道：「你是……」

「我當然是貝尊崇！」

莫彼德再小心地打量了貝尊崇一番，道：「我實在不認得你！」

「那我成功了！」

「甚麼成功？」

「化粧術成功，我們日夕相對，多年同事，你也認不出我，那麼，蘇寶狄也一定認不出我！」貝尊崇道。

莫彼德道：「是的，誰教你化粧！」

「是一個好朋友，他是個化粧專家，最重要的是，我的頭髮改變了，裝束改變，不只你不認得我，連龐信也給我瞞住了！」

「警長，你眞的實行你的計劃？」

「當然，這是第一步，而且是成功的第一步！」

「第二步呢？」

「第二步便是接近蘇寶狄！」

「我已找到那人！」莫彼德道。

「他靠得住？」

「你認為線人可以靠得住嗎？」

「不一定……」

莫彼德道：「他是一個比較靠得住的，至少，我與他交易多年，暫時沒有把我拖累！」

「甚麼時候來？」

莫彼德看看手錶，道：「應該快到了！」

這時，又有人敲門。

莫彼德應了，一個瘦削的人進來，他臉孔黝黑，見了莫彼德，便道：「為甚麼要我在這裏見你？」

「因為我要介紹一個人給你認識！」

貝尊崇道：「我叫貝里！」

貝尊崇並沒有用自己眞正的名字。

「你好嗎？貝里，我是保爾！」

貝尊崇與他握手，道：「你認識蘇寶狄？」

保爾道：「認識，十多年了！」

「在甚麼地方認識？」

「在警察局的拘留所！」保爾頓了一頓，續道：「我們這些人，還會在甚麼地方認識！」

「蘇寶狄也入過拘留所？」

「他是個失業漢，以前又是個讀書不成的人，當然常常是警署的常客。」

「他沒有過犯罪記錄！」貝尊崇道。

「是的，他比較幸運，被警察拘捕來，大都是警戒一番，便離去！」

「你呢？」

保爾道：「我入過獄，最近是一年前。」

「蘇寶狄知道嗎？」

「知道。」

貝尊崇道：「那好極了！你當我是在監獄之內認識你的，明白嗎？」

保爾道：「明白，但我不明白的地方是，為甚麼要接近這無賴漢子，你懷疑他……」

莫彼德道：「保爾，那是我們的事，你不用多問，你的責任是把貝里介紹給蘇寶狄！」

「沒有問題！」

貝尊崇道：「甚麼時候？」

保爾看看手錶，道：「我試試現在，不過，這個時候，他可能還沒有起床！」

他撥了一個電話，但很久也沒有人應。

保爾放下了電話，道：「我找到他再約你們！」

貝尊崇道：「你只要說我是在獄中認識你，並且暗示我是個極有辦法的人！」

「那容易！」保爾離開了他們的辦公室。

莫彼德道：「警長，其實你不用親身出馬！」

「還有甚麼辦法？」

「找其他人！」

「我也想過，不過，為了找出蘇寶狄的犯罪證據，我看沒有人有這樣的耐性，而且，也並不一定有辦法套出他的口供！」

「你目的是……」

「最好，最理想的是問到他收藏屍體的地方，找到屍體，找到兇器，他便無從抵賴！」

「假如他守口如瓶？」

「我就是不相信，他有這樣大的能耐，我極有信心，能套取他的口供！」

莫彼德頓了一頓，才道：「蘇寶狄雖然是一個沒有案底的人，不過，他是個深沉不露，並不容易對付的人！」

「我們有的是時間！」

「你打算用多少時間！」

「沒有限定，直到水落石出為止！」

「一年？」

「一年、兩年，甚至十年！」

莫彼德似乎無話可說。

貝尊崇道：「當然，我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破案，而且，我並不是單獨作戰，還有你們！」

「這個當然！」

「龐信署長已給了我最大的自由，我相信我有把握把他盯死的！」

下午，莫彼德接到了保爾的電話，他交給了貝尊崇，貝尊崇接了過來。

「貝里，你甚麼時候可以動身？我已約好了蘇寶狄！」

「甚麼時候都可以！」

「你知道他的地址？」

「知道。」

「那你在他住所下面的便利店中等我！」

「好極！」

貝尊崇放下了電話，對莫彼德道：「我去見蘇寶狄！」

「你用不用再化粧一下？」

「不用，我這個化粧，是眞正的改造，你看我的頭髮，並不是個假髮，而是剪成的，其他的，也全是眞的，我其實並不是化粧，而是改頭換面！」

貝尊崇離開了辦公室，直往停車場。

停車場內有一輛開篷跑車，他跳了上去，這輛車子是署長為他預備的，非常有型有款。

他把汽車直駛往他們約定那間便利店內。

保爾已在店內。

兩人並沒有甚麼招呼，保爾示意貝尊崇跟着他。

貝尊崇已來過蘇寶狄這個寓所多次，但全是偷偷入內，這是第一次由大門進去。

保爾按了門鈴。

半晌，門開了，站着兩眼深陷，相當憔悴的蘇寶狄，保爾道：「蘇，近來好嗎？」

蘇寶狄並沒有慣常的回答保爾，只道：「你有朋友？」

「是的，這是我的一位新朋友，也是好朋友！」

貝尊崇伸出了手。

蘇寶狄望着貝尊崇，他的眼光充滿了疑惑，但他緩緩地伸出了手來。

貝尊崇握着蘇寶狄的手，道：

貝尊崇冷靜地叫蘇寶狄放下手中槍。

「我叫貝里，你好嗎？」

蘇寶狄道：「好，請進來！」

貝尊崇只感到，蘇寶狄的手是冷冰冰的，而他也只是輕輕一握，便放了下來。

其實，貝尊崇的手也是相當的冷，因爲他是害怕蘇寶狄認得他的廬山眞面目。

幸好沒有，他引着二人進了相當暗淡的小客廳。

廳內相當凌亂。

蘇寶狄道：「喝些甚麼？」

兩人同道：「隨便！」

蘇寶狄入了厨房，從厨房傳來打開冰箱的聲音，道：「啤酒好嗎？」

「那也不錯！」保爾回答。

蘇寶狄拿了兩罐啤酒出來。

他每人遞了一罐。

保爾接過，問道：「你自己呢？」

「剛巧只剩下兩罐！」

貝尊崇道：「那我不要了，你喝吧！」

蘇寶狄道：「不，你是我的客人！」

保爾道：「我去買些回來。」

蘇寶狄道：「不用了，我剛喝過！」

保爾沒有堅持，拉開了啤酒罐。

貝尊崇也拉開了，狠狠地喝了一口。

蘇寶狄道：「保爾，近來在那裏發財？」

「剛出來沒有多久！」

「出來？你不是已出來一兩年了！」

保爾道：「最近又入了半年！」

「爲甚麼？」

「可可！」

「你也好這東西？」

「像我們這種人，有誰不好！」

可可便是他們對古柯鹼的俗稱。

貝尊崇一直沒有打斷二人的話柄。

「你呢？」蘇寶狄竟然改問貝尊崇。

貝尊崇被他突如其來的一問，一時之間，眞不知怎樣回答，只道：「我沒有甚麼！」

保爾非常機靈，接口道：「他是我在獄中認識的，他是可可的大哥！」

「可可的大哥？」蘇寶狄打量着貝尊崇。

保爾道：「他是我的好朋友，他關照我不少！」

蘇寶狄道：「原來如此。」

保爾道：「你近來生活如何？」

「沒有甚麼，像從前一樣！」

「工作？」

「沒有了兩年多！」

「失業金也沒有了？」

「早已完了，我現在是靠救濟金，有時，我的母親也會幫我一下！」

「那也不是長期辦法！」

「那有甚麼辦法！你也明白這地方……」

「我明白。」保爾道。

貝尊崇道：「吃過了晚餐沒有？」

蘇寶狄搖搖了頭。

「那好極了，我請你們好好吃一頓。」

蘇寶狄有些猶豫。

保爾道：「好極，往那裏去？」

「我沒有意見！」

蘇寶狄也沒有表示意見。

保爾道：「離這裏不遠處，有一間餐廳酒吧，那裏的牛扒不錯！」

蘇寶狄仍然沒有表示。

貝尊崇道：「我們走吧！」

蘇寶狄道：「不，我不餓，你們去吧！」

保爾道：「貝里大哥這麼盛意拳拳，你也不接納？」

「不，我有點頭痛，下次有機會！」

貝尊崇道：「你不賞臉？」

「不，我實在頭痛。」

蘇寶狄的語氣十分堅定。

貝尊崇看見這情形，也不再堅持，蘇寶狄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一套。

他們繼續閒談了一會。

保爾又再提吃晚餐的事，仍然受到蘇寶狄的拒絕。

貝尊崇道：「好極，下次吧，我們還有很多見面的機會！」

他們又再閒聊一番。

貝尊崇首先告辭，離開了蘇寶狄的住所。

當貝尊崇一離開，蘇寶狄便有點緊張地問保爾道：「他究竟是個甚麼人？」

「獄中老友！」

「爲甚麼要帶他來見我！」

「我知你近來並不如意！」

「這與他有何關係？」

「我只是想關照你一下！」

「關照我？爲甚麼？」

「以前你幫過我，因此我一定要報答你！」

「我幫過你甚麼？」

「你替我找過一些散工，請我喝過幾次酒！」

「那並不算甚麼！」

保爾鄭重地道：「不，你於我有恩，我一定要報！」

「他究竟是誰？」

「我不是對你說過，他是可可大哥！」

「只是可卡因？」

「其他甚麼都有，你說得出他都有！」

「這與我有甚麼關係？」蘇寶狄問。

「他正在找一個人！」

「找人？找甚麼人？」蘇寶狄有點緊張。

「找個幫手！」

蘇寶狄吁了口氣。

保爾問：「你以爲他要找個甚麼人？」

蘇寶狄沒有解釋，道：「幫甚麼？」

「當然是與毒品有關！」

「你自己不去？」

「我當然有自己的辦法，我暫時可以不靠他，但你沒有工作，你需要這一份工作！」

「我暫時還不想工作！」

「哦！那也沒有關係！」

保爾見他一口拒絕，也拿他沒有甚麼辦法，只好喝啤酒，不一會，便告辭了。

蘇寶狄送他出門。

保爾心下嘀咕，這個懶人，有工作也不做，而且不願交朋友，怎有改善環境的一天。

不過，當他走了兩步，蘇寶狄問道：「我可以找到貝里嗎？」

保爾回過頭來，道：「你又有興趣？」

「你給我電話，以備不時之需！」

保爾把貝尊崇一早給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了蘇寶狄，續道：「我也許要暫時離開這裏！你自己找他！」

「這人沒問題？」

「以我所知，沒有！」

蘇寶狄關上了門。

＊　＊　＊

貝尊崇在一星期內，並沒有接到蘇寶狄的電話，但他並沒有閒下來。

莫彼德負責監視蘇寶狄一段時間，另外大部份時間，是貝尊崇親自監視他。

蘇寶狄的生活，對他來說，十分正常。

他日間睡覺，晚上才出來。

出來的時候，有時是往他母親工作的酒吧喝一兩杯酒，其他時間，他喜歡在那河岸漫遊。

這些漫遊都是在午夜。

在河岸上，他也沒有甚麼特別的事情做，只是啜着啤酒，看着河水，默默沉思。

究竟他的腦袋內想些甚麼？

沒有人知道，而貝尊崇最想知道。

好幾次，他都想在河岸出現，裝作偶然來此。

不過，他仍然忍耐着。

他不想打草驚蛇，蘇寶狄是一個非常深沉的人，這種人最難應付。

他不能隨便行動，否則，稍一露出馬脚，不但全功盡廢，而且以後也再無法與他接觸。

貝尊崇忍耐着，這段時刻並不好受，不過，他仍然有信心，他一定會來找自己。

有天早上，湊巧貝尊崇也早了一點回到辦公室。

一個抽屜內，傳出電話聲。

這是一個特別電話，特別爲蘇寶狄而設。

貝尊崇立即拿起電話，道：「誰？」

「是貝里嗎？」

「是的。」

「我是蘇寶狄，你可以出來嗎？」

「暫時不可以。」

他故意吊他胃口。

蘇寶狄似乎有點失望，道：「甚麼時候可以？」

「黃昏！」

「好極！那裏？」

「晚餐！」

「好極，在我附近有一間酒吧餐廳！」他說出了地址，那是一間近乎地庫式的酒吧。

貝尊崇本想不去，但回心一想，這是他們應該去的地方，難道要蘇寶狄去大酒店的餐廳？

他們約定了黃昏七時。

這一個星期以來，貝尊崇已習慣了改頭換面的化粧，更學會了許多流浪毒販的行爲。

他更有信心使蘇寶狄相信他。

＊　＊　＊

黃昏七時。

酒吧仍未有太多的人，正播着輕鬆的音樂。

蘇寶狄已在酒吧一角，最幽暗的一角。

貝尊崇故意詐作看不見他。

「喂，貝里！」

貝尊崇隨聲望過去，隨即揮手道：「啊，你來了！」他走近蘇寶狄。

貝尊崇坐下，道：「爲甚麼要坐這個角落？」

「我喜歡！」

貝尊崇道：「沒有問題，你喝的是啤酒？」

「是。」

「天天喝啤酒，你不覺厭嗎？我先要一杯雞尾酒，你呢？」

蘇寶狄有點猶豫。

貝尊崇道：「不用客氣，我請。」

蘇寶狄道：「我也要一杯！」

一個侍者走近，貝尊崇向他要了兩杯雞尾酒。

當他把酒拿來，貝尊崇故意把銀包拿了出來，讓蘇寶狄看到他銀包內有相當多的現金。

蘇寶狄當然看見。

他很久也沒有喝過這美味的酒。

貝里見他十分享受，不用徵求他的意見，又再爲他叫了另外一杯。

然後，他問道：「吃些甚麼？」

「你爲我叫好了！」

「好極，你不介意的話，兩個牛扒？」

蘇寶狄點了點頭。

貝尊崇擺出一副非常懂得吃的樣子，分別點了紅酒白酒，來配襯他們的晚餐。

在吃餐的時候，他們只是聊着，貝尊崇也沒有提到其他的事。

飽餐之後，貝尊崇又爲他叫了一杯「白蘭地」，這對蘇寶狄來說，實在是難得的享受。

這時，酒吧的人開始多了。

貝尊崇從旁觀察，蘇寶狄並沒有認識多少人，有一兩個，也只是點頭而已。

他並不喜歡與人交往。

「還想再多吃一些？」貝尊崇問。

「夠了！」

「酒？」

「也夠了！」

「那我們走吧！」

「好極！」他站了起來，身體有點搖擺。

「沒事？」

蘇寶狄道：「還好！」

「我送你回去。」

貝尊崇想扶着蘇寶狄，不過，他拒絕，他堅持自己十分清醒，自己可以行走。

對於一個醉漢來說，這是常理。

他們來到了停車場，蘇寶狄仍然可以支持。

一陣微風吹來，兩人頭腦較爲清醒一些。

貝尊崇走近他的車子。

蘇寶狄道：「這是你的車子？」

「是的，是今年最新款式的野馬！」

「我知，好漂亮！」

「你喜歡駕駛嗎？」

蘇寶狄重重地點頭，但沒有說話。

「那你玩一下，載我去兜風！」

蘇寶狄一直沒有顯示他內心的感覺，但看到了這令他心弦震動的汽車，已不能再加以掩飾。

他坐上了汽車，貝尊崇坐在他身旁。

他一踏油門，汽車轉出了馬路，直往公路去，這國家公路極多，又長又直。

貝尊崇一直沒有出聲，讓他駛往那裏也沒有關係。

他們都把汽車的窗子開了。

「是電動窗？」

「是的，還有很多玩意兒！」

「例如……」

「例如音響！」貝尊崇開了卡式機，播出强烈的音樂，他把聲音弄小了一點，道：「還有鐳射碟的！」

他按了另一個電鍵，立即又播出美妙的音樂。

「還有這個加速器，你開了之後，不用踏油門……中央電動門鎖，還有那顯示板……」

「啊，眞是美極了！」

「還有一點最美！」

「甚麼？」

「速度可以到二百米，試一下……」

蘇寶狄踏盡了油門，汽車像御風而行似的。

「沒有震動，好極了！」

「其實你喜歡也可以要一輛！」貝尊崇漫不經意地道。

「甚麼？」

「沒有甚麼！」

「我也有資格要一輛？」

「當然……不過，天下事當然不是不勞而獲！」

「我明白！」

貝尊崇並沒有再說。

汽車轉眼已離開城市千多米。

「你可否跟我談談，我意思是詳細的談談！」

「可以，不過，當然不能在這汽車上！」

「我們回去！」

他找到一個出口，把汽車駛回市區，轉眼便來到了他的寓所下面。

貝尊崇並不想立即再與蘇寶狄談下去，他按了身上的傳呼機，這種傳呼機，十分先進，可以說話。

貝尊崇道：「我突然有事，明天才再找你！」

「好！」蘇寶狄感到有一些失望。

「再見！」

蘇寶狄有點依依不捨的離開他的汽車。

這約會一直過了五日，貝尊崇爲了使蘇寶狄對他更有信心，故意並不找他。

第六天，他的特別電話响了。

貝尊崇拿起電話，道：「找誰？」

「我是蘇寶狄。」

「我正要找你，你在家嗎？」

「在。」

「好極，我立刻來！」

貝尊崇先到厠所看着自己的打扮，他覺得他越來越像一個毒販。

他迅速來到蘇寶狄的寓所。

這一次，蘇寶狄的寓所清潔得多，而且有了顯著的收拾，這證明了他對貝尊崇另眼相看。

「請進來！」

他的說話也斯文得多。

貝尊崇道：「沒有喝酒？」

「你想喝？」

「不，做我們這一行，不能常常半醉的！」

「是的，咖啡？」

「也好！」

蘇寶狄走入厨房一會，便捧出了兩杯咖啡！

貝尊崇呷了一口，道：「想不到你弄的咖啡也不錯，非常香醇！」

「沒有甚麼，其實，我是個很懂得做事的人！」

「我知，在沒有醉的時候，可惜，你大多數的時間都在大醉！」

「不，我有事做之時，一定不會醉的。」

「是嗎？」貝尊崇的語氣有十分不相信的味道。

蘇寶狄道：「你不相信？」

貝尊崇並沒有進一步的表示。

忽然，蘇寶狄站了起來，閃身往貝尊崇的背後。

貝尊崇不知他弄甚麼玄虛。

蘇寶狄這人，身手也算不錯。

他一手搭在貝尊崇的背後腰間處，那是他佩槍的地方，貝尊崇想避開，但說時遲，那時快，他已一手把貝尊崇的槍抽了出來。

「這是甚麼！」蘇寶狄問。

「當然是手槍！」貝尊崇想不到更適合的答案。

「你爲甚麼有手槍？」

「我爲甚麼沒有？」貝尊崇反問。

「你是警探？」

貝尊崇還沒有回答，蘇寶狄已把槍指在貝尊崇的太陽穴之上。

貝尊崇只有乾笑，道：「不要玩！」

「我不是玩，你是警探！」他固執地道。

「不，我不是，你早知我做甚麼的！」

「眞是個毒販？」

「除了警探，還有誰應配槍？」

「眞的？」

貝尊崇十分堅定的望着他。

蘇寶狄一時之間，不知怎樣做才好，他的槍口仍然是指在貝尊崇的太陽穴上。

貝尊崇心內是非常緊張的，因爲只要他稍爲激動一些，一顆子彈便會貫穿他的太陽穴。

他一定要保持非常鎮定。

「老蘇，你放下手槍！」

蘇寶狄慢慢的放下手槍，貝尊崇笑道：「給我！」蘇寶狄似仍有懷疑，不過，他終於把槍交回貝尊崇。

貝尊崇接回手槍，放在背後腰間。

然後，他仍安詳的坐下，喝着咖啡。

蘇寶狄滿臉歉意地道：「對不起！」

「那沒有甚麼！」

「我不應……」

貝尊崇裝作若無其事的道：「不用再提了，我明白你的處境，喝咖啡吧！」

蘇寶狄喝了一口咖啡。

「你約我來，想談些甚麼？」貝尊崇問。

「保爾告訴過我，你想找一個幫手的人！」

「是的，我說過……」

「你可以考慮我嗎？」

「你？」貝尊崇打量着蘇寶狄，半晌才道：「你知道我是幹那一行的！」

「我知道！」

「我需要一個助手，他要孔武有力，機智靈敏！」

「我想我有足夠的條件！」蘇寶狄昂起頭來，他對自己似乎恢復了信心。

貝尊崇考慮了一會，才道：「你這麼瘦削，而且常常在醉酒……」

「不，假如你給我這份工作，我不再飲酒！」

「好極，我考慮一下，再給你答覆。」

蘇寶狄非常高興，又再爲貝尊崇倒了一杯咖啡。

他們言不盡意的談了一會，貝尊崇告辭。

蘇寶狄一直把他送出了門口，道：「貝里，好好考慮有沒有適合的工作，盡快回覆我！」

「好極！」

貝尊崇離開了蘇寶狄的住所。

他走回自己的車上，一時之間，他竟然不知怎樣開車，因爲他覺得自己手腳痳木。

他想起剛才的情形，當蘇寶狄的槍指在他的太陽穴上，其實他的身子大半已走進了墳墓。

他的生死只繫於蘇寶狄一念之間。

剛才他爲了自己的生命，不能表示甚麼，還要力持鎮定，故作若無其事，而今離開了蘇寶狄的寓所，那股恐懼的寒意又再度從心泛現出來。

蘇寶狄並非一個容易應付的人。

不過，今晚最大的收穫是，魚兒對魚餌發生了興趣，下一步計劃可以開始。

口供錄音　全部失敗

貝尊崇回到辦公室。

莫彼德正焦急地等他，一見了面，便道：「蘇寶狄上釣了嗎？」

「差不多，不過，我幾乎被魚吃掉！」

「甚麼？」

貝尊崇把事情經過說一遍。

莫彼德聽了，也爲他揑了一把汗，然後道：「假如他控制不住，你會怎樣？」

「我當然會反擊！」

「不過，你有把握打敗他？」

「沒有，其實我反抗的能力也不大，因爲槍口是對着我的太陽穴！」

莫彼德道：「你以後對付他，更要小心！」

「是的，蘇寶狄並不是一個單純的醉漢，也不是一個沒有頭腦的人。」

「你打算怎樣對付他？」

「他要求我用他爲販毒助手，他目的在錢，特別希望有一輛像樣的車！」

「你僱用了他的話，怎樣套取他的口供？」

「一時之間，我仍然沒有一個週詳計劃！」

「其實，毒販與他殺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大？」莫彼德有點疑惑。

「其實我這樣僱用他，只是取得他的信任，只要他信任了我，他甚麼事情都可以告訴我！」

「但願如此！」

事情發生三天之後，出乎貝尊崇意料之外，蘇寶狄並沒有電話來。

假若根據當天蘇寶狄心急的樣子來看，他一定會打電話來。

可是，貝尊崇再等多三天，依然沒有他的消息。

這時，反而輪到貝尊崇覺得詫異。

他究竟發生了甚麼事？主意突然改變了？也許這是一場心理戰，蘇寶狄也會有他的一套想法。

轉眼又過三天，依然沒有蘇寶狄的消息。

貝尊崇決定要採取主動。

他撥了一個電話給蘇寶狄，電話一直在响，可是並沒有回音，顯然，他並不在家。

要找這個人，並不太難，第一個目的地，是他寓所附近一間酒吧。

貝尊崇驅車前往。

他走遍了附近三間酒吧，仍然沒有發現他的踪影。

那時，已是晚上十二時。

貝尊崇忽然想起，蘇寶狄是非常喜歡往河邊漫步的，他決定碰一下運氣。

他把車子泊在河岸一個停車場，然後往河邊去。

這時，雖然是夏天，但晚間的空氣，依然使人有刺骨的感覺。

貝尊崇扣上了衣領，沿河慢步。

走了不久，他已看到蘇寶狄的身影，他手持啤酒，呆望着河水。

貝尊崇心想：「難道他又想起毀屍滅跡的事？如果是，這是一個大好良機！」

他故意發出了一些聲响。

蘇寶狄回過頭來，叫道：

「誰？」

貝尊崇道：「咦？怎麼是你？」

蘇寶狄道：「你？貝里？」

「是，怎麼會在這裏？」

「我一向喜歡來這裏，喝啤酒，聽河水流動！」

「我也是，你不怕冷？」

「不怕，貝里，你不是來找我？」

「是的，我這幾天很忙，一直沒有在家，不知道你有沒有找過我，因此我來這裏碰運氣！」

「你怎知道我喜歡這裏？」

「你告訴我的！」

「我有告訴你？」蘇寶狄的眼光，不但充滿了懷疑，而且充滿了一些敵意。

「是的，那時你半醉，在酒吧……」

貝尊崇知道，自已幾乎露出了馬腳，不過，說他半醉，他倒是無法抵賴。

對一個酒徒來說，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甚麼時候清醒，甚麼時候酩

酊大醉。

「是的，我喜歡來這河邊！」蘇寶狄的敵意已消除。

貝尊崇道：「我已找到了一個機會，你助我一臂之力，可以嗎？」

對蘇寶狄來說，那應該是個好消息。

但蘇寶狄並沒有太强烈的反應，半晌才道：「我又不想做了！」

貝尊崇非常詫異，道：「爲甚麼？」

「我想我不適合！」

貝尊崇追問，道：「你身手靈敏，一切都好，只要你不喝酒便可以！」

蘇寶狄並沒有回答。

貝尊崇知道，他不能再加壓力，否則前功又會盡廢，明明是一條大魚上釣，却又給他溜走。

沒有辦法，這魚太聰明了。

他們閒聊了一會，貝尊崇提議用車子送他回寓所，蘇寶狄並沒有拒絕。

* * *

那晚，貝尊崇整晚睡不着，因爲他無法明白，爲甚麼用對了餌，魚兒也感興趣了，但忽然溜走。

難道他發現了自已的身份？

翌日早晨，他回到辦公室。

莫彼德一見了他，便問道：

「有了新發現，整夜沒有睡過？」

「剛好是相反！」

莫彼德並不明白，問道：「有了變卦？」

「是的，我實在不明白，上次我與蘇寶狄接觸的時候，他看過我的汽車時，已表明了他非常有興趣與我一起工作，我吊他的胃口，不讓他立即可以跟我，這反而使他的興趣淡了下來！」

「也許你給他一段時間，他冷靜下來，不再被你的物質所引誘！」

「也許是！」

莫彼德道：「無論如何，我認爲用物質來引誘他，仍然是好的魚餌！」

「不過，他已冷靜下來！」

「你可以『加料』！」

貝尊崇道：「加甚麼？」

「汽車是他所喜愛的，但他沒有，仍然可以生存，其他的東西，沒有便不可生存的話，那是加料魚餌！」

「金錢？」

「是其中一項！」

「高尚一些的住所？」

「是另外一項！」

「我可以再用金錢，住屋引他？」貝尊崇想了一刻，才道：「對於一個這麼冷靜的人，並不一定有效！」

「我也同意，而今你不是下餌的時候，應該是播下多一些種子！」

「甚麼種子？」

「信心！」

「使他對我有信心！是的，這是一個好提議，怎樣才能令他對我更有信心？」

莫彼德再沒有其他提議。

貝尊崇爲了這件事，想了一天一夜。

他已有了一個好計劃，他把計劃告訴了莫彼德，莫彼德聽了，點頭稱是。

莫彼德道：「明天我在紅鹿鎮那間紅鹿旅館等你。」

他離開了辦公室。

貝尊崇也離開，準備實踐這個計劃，加强蘇寶狄信心的計劃。

他去預備了兩樣東西。

第一樣是一箱假的海洛英，他買了一些生粉，用透明塑膠袋包好，放在一個手提旅行箱之內。

第二樣東西，是一箱鈔票，本來，他想找一些拍戲用的道具鈔票，但後來回心一想，蘇寶狄是個相當精明的人，尤其是鈔票！

他決意往銀行提取自己的現款，但他只是一個警長，積蓄有限，只有一萬元左右的現款。

他想了一個辦法，利用一些道具鈔票墊底，裝了滿滿一個旅行箱，看來是眞鈔票一般。

第二天一早，他撥了一個電話給蘇寶狄。

「你在家裏等我，可以嗎？」

「貝里？甚麼事？」

「你不要問，可以暫時離開這裏一兩天？」

「可以！」

「我會給你報酬的！」

蘇寶狄還沒有答應，貝尊崇已放下了電話。

他立即驅車到了蘇寶狄的寓所，他沒有上去，只在附近的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叫他立即下來。

蘇寶狄沒有推辭。

貝尊崇在車裏等他，不一會，蘇寶狄來了，他上了車之後，便立即開車。

「往那裏去？」

「紅鹿鎮！」

「做甚麼？」

「交易！」

蘇寶狄沒有再追問。

從這個城市往紅鹿鎮，只需兩個小時左右，一路上是平坦的公路。

汽車以時速一百四十米向前直駛。

蘇寶狄開了收音機，欣賞着一些鄉村音樂。

想不到這個清醒的蘇寶狄，相當斯文，機靈，竟然也有欣賞音樂

的能力。

忽然，前面有一個警察的路障。

貝尊崇有點緊張的神色。

「怎麼？」蘇寶狄問。

「路障，有警察，小心一點，要裝作無事！」

蘇寶狄沒有甚麼表情。

警察揮手，叫他們停下。

貝尊崇停下了車子。

兩位警察只是看着二人！便揮手叫他開車。

貝尊崇吁了一口氣。

「你怕甚麼？」蘇寶狄問。

貝尊崇笑了一下，道：「我後面有兩個手提旅行箱，看見嗎？」

「有！」

「打開來看一下！」

那是一個有密碼鎖的旅行箱，他當然無法開啓，貝尊崇居然透露了密碼。

蘇寶狄依密碼開了鎖。

打開第一個旅行箱，他已口呆目定。

「那麼多錢？」

「是的，五萬多！」貝尊崇作漫不經意之狀。

「另外一個呢？」

「你自己去看！」

貝尊崇又再說出了另一個密碼。

蘇寶狄打開了另外一個旅行箱，這一次又再使他睜大了眼睛。

「甚麼？」

「是海洛英！」

「怪不得你剛才那麼緊張！」蘇寶狄道。

「如果他們有甚麼行動，我會用槍對付他們！」

他故意如此說，是加强剛才緊張危險的成份，也交代了他仍有槍在身。

從蘇寶狄的眼神，貝尊崇可以知道他已經對自己是極端的信任。

「你害怕？」貝尊崇故意問。

蘇寶狄道：「沒有甚麼，我會盡力而爲！」

「看來我們的第一次合作，非常合拍！」

「我還沒有做過甚麼！」

「當我們到達了紅鹿鎮，我們會入住酒店，我們會見一個人，到時你也要小心，看我眼色行事！」

「甚麼人？」

「既是買家，也是賣家！」

「身份那麼複雜？」

「是的，我不想再多解釋。」

「我明白！」

在途中，他們再沒有談論這件事，蘇寶狄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傢伙，他的確是一個守口如瓶的人，怪不得他對毀屍滅跡的事，隻字不提。

汽車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貝尊崇早已用電話訂了酒店，入住非常順利，他們入住的是一間雙人房，還有一個小客廳。

蘇寶狄打開了一個冰箱，裏面滿是汽水及啤酒。

出乎意料之外，蘇寶狄拿了一罐汽水出來，遞給貝尊崇，道：「喝嗎？」

貝尊崇笑道：「汽水？」

「有工作做，當然……」

「不用那麼緊張，」貝尊崇看着手錶，道：「客人要到黃昏才來，我們還有很多時間，喝啤酒吧！」

蘇寶狄嚥了下口涎，道：「我不客氣了！」

他把汽水收回冰箱內，改拿了啤酒，也遞了一罐給貝尊崇。

貝尊崇接過，兩人對飲。

喝完之後，兩人一起下酒店的餐廳處，吃過早餐，又再回房休息。

貝尊崇索性好好睡了一覺。

到了黃昏，反而是蘇寶狄喚醒了貝尊崇，說道：「貝里，時間到了！」

貝尊崇看着手錶，笑道：「你比我還要緊張得多！」

他伸了一個懶腰，起了床，往那兩個手提旅行箱看了一下，便往浴室洗臉。

兩人坐在床上看電視，等待那位買家到來。

過了差不多大半個鐘頭之後，有人敲門。

蘇寶狄有點緊張起來。

貝尊崇道：「老蘇，你不用緊張，一切由我來，你不用加多一言或一語！」

蘇寶狄點點了頭。

貝尊崇戴上了黑眼鏡，蘇寶狄也戴上了，臉孔顯得非常嚴肅。

貝尊崇去開門，道：「誰？」

「火星！」

「是朱古力？」

「不，是地產公司！」

蘇寶狄當然明白，這是他們之間的暗語，在電視上，他曾看過多次毒品交易，想不到事實上也是如此。

貝尊崇開門。

外面站着一個男人，也是戴上墨鏡的，他是莫彼德，不過，他已改裝成一個教父的樣貌。

「請進來！」

莫彼德道：「貨與錢呢？」

忽然，他發現房內有人，立時住了口。

貝尊崇道：「那是我的伙計，有話盡管說！」

莫彼德打量了蘇寶狄一番，却原來，不單是貝尊崇有演戲的天份，莫彼德原來也是不錯。

貝尊崇道：「蘇寶狄，這是彼德，彼德，他大有可能成爲我的助手！」

蘇寶狄上前。

莫彼德伸出了手，兩人冷冷地握了一下。

貝尊崇道：「老蘇，拿我的旅行箱來！」他的聲音充滿了命令的語氣，但蘇寶狄唯命是從。

貝尊崇道：「彼德，一箱是錢，你點收一下，是上次的尾數！」

莫彼德打開了旅行箱，望了一下，道：「ＯＫ！」

貝尊崇道：「這是今次的新貨！」

莫彼德接過來，打開一看，並且把其中一包拿了出來，弄穿了膠袋，把粉末倒在手掌之上，然後道：「看來不錯！」

「是一級的貨式！」貝尊崇道。

莫彼德道：「貨銀兩訖！」

貝尊崇道：「好極！」

莫彼德關了旅行箱，站了起來，道：「下次再見！」

「多多聯絡！」

貝尊崇送了彼德出去。

蘇寶狄看着他們在門處細語一番，莫彼德然後離去。

「交易完了。」蘇寶狄問。

「是的，完了！」

「那麼簡單？」

「你以爲有甚麼大場面出現？」

「那人沒有把白粉用舌頭嚐嚐，爲甚麼？」

貝尊崇笑了起來，道：「你以爲是在拍戲？」

「爲甚麼這麼說？」

「一來是你以爲我們這種交易一定是非常緊張刺激，二來看毒品眞僞或純度，是靠舌頭的，那只是拍戲才有的鏡頭，有經驗的人，不會隨隨便便用舌頭去試，拍戲才會這樣！」

「原來如此！這麼簡單！」

「是的，我們工作非常簡單，而且報酬豐厚！」

蘇寶狄道：「貝里，那你一定要關照我一下！」

貝尊崇道：「當然，不過還要看機會，這次你跟我來，賺不到甚麼錢，但至少我請你好好吃一頓！」

「好極！」

兩人到了酒店的餐廳，蘇寶狄很久沒有吃牛扒，這晚他選了一塊八安士的，配以上等紅酒，大快朵頤。

翌日，他們一早便駕車回去。

蘇寶狄對這次的短短旅程，覺得非常滿意，一路上，他開了收音機，跟着强勁的節拍抖動雙腿。

貝尊崇知道，他已開始墮入自己的陷阱。

獵物已到手，問題是如何加以處理。

貝尊崇忽然想起，蘇寶狄十分喜歡他這輛車子，便道：「你來！」

「我駕駛？」

「是的，不過，我這車沒有買保險，你要小心駕駛，不要太快！」

「沒問題！」

貝尊崇停了車，跟他換了位置。

蘇寶狄一踏油門，汽車順暢地上路，他越駛越快。

貝尊崇道：「慢一點！」

「我的駕駛術，你大可放心！」

蘇寶狄的駕駛術是一流的，他有心在貝尊崇面前表演，更是非常精彩。

貝尊崇見了，也忍不住讚道：「老蘇，以你的身手，你一定大有前途的！」

蘇寶狄高興地道：「貝里，你要關照我！」

* * *

貝尊崇送了蘇寶狄回寓所，並給了他三百元，對於蘇寶狄來說，更是喜上加喜。

他臨下車時，說道：「我等你的電話，我隨傳隨到，也可以開始工作！」

貝尊崇道：「好極！」

他駕車回到自己的家裏，門一開，只見莫彼德已在裏面，等候着他回來。

「那蘇寶狄有甚麼反應？」

「非常好，他已全然相信了我！」

莫彼德道：「他沒有懷疑我？」

「有，他問我你爲甚麼不用舌頭去嚐試毒品！」

「你怎麼解釋？」

「我說那只是拍戲才有的！」

「他信嗎？」

「信到十足！」

「警長，你這次已下足功夫，用足材料！」

「你的意思是……」

「我幾乎被警察追查，因爲我知道，你那包白粉與錢都是眞的！」

「當然是，開始的時候，我用假的，後來覺得不妥，改用部份眞的，否則如何使老蘇相信！」

「你從那裏找來的？」

「錢是自己的！」

「白粉呢？」

「是警察局內一些證物，暫借一用！」

「你問過龐信署長？」

「沒有，我想過，蘇寶狄並不是一個蠢人，一旦被他懷疑，我們便全功盡廢。」

莫彼德道：「好了，一切已如你所願，他已深信你，你又如何套他口供？」

「我一路爲這問題而頭痛！」他頓了一頓，道：「你有甚麼提議？」

「灌醉他，引他說話？」

「他醉了之後，是一言不發的！」

「那有甚麼辦法？」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想，一定有辦法的！」

兩人左思右想，仍然沒有想出一個滿意的方法，他們都有一種「捉到鹿而想不到辦法脫角」的感覺。

莫彼德道：「我們在這裏拚命抓頭也不是辦法！」

貝尊崇嘆了口氣。

「你這兩天上演的一場戲，也夠辛苦了，倒不如趁機會休息幾天。」

「休息？我不想休息！」

「不，好好的休息幾天，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何必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

貝尊崇想了一下，他自己沒有放假也有年多，事實上他費了年多的時間在這案件之上，很多時候，因爲想得太多，而鑽進了牛角尖。

也許，正如莫彼德所說，休息一下，讓腦筋冷靜下來，也許眞有益處。

莫彼德道：「你放假，一定要知會蘇寶狄！」

「告訴他甚麼？對，是個一石二鳥的做法！」

「怎樣？」

「我告訴他我這次去墨西哥，有另外重要的任務，卻不能帶他，使他心癢難熬！」

「是的，這是個好方法，這樣你既可放假，也可使他對你更加嚮往！」

「好，便決定這樣做！」

貝尊崇申請了一個星期假，立即便獲得寵信的批准，寵信也知道貝尊崇爲了蘇寶狄這一宗案件，廢寢忘餐，他也是鼓勵貝尊崇好好休息一下。

貝尊崇撥了一個電話給蘇寶狄，道：「我又再有事離開本市四天，可惜不能與你同行！」

蘇寶狄道：「爲甚麼？」

「因爲我要見大老闆！」

「幕後的大老闆？」

「是的，」他頓了一頓，道：「希望回來的時候，帶給你好消息！」

「那麼我預祝你一切順利！」

貝尊崇放下了電話。

他回到家裏，洗了一個熱水澡，果然眞的覺得身心沒有那麼疲累。

貝尊崇果然離開了本市，到了墨西哥作一次短程的旅遊，那些都是落後貧困的地方，旅途乏善可陳，不過，當他在第六天回程時，他已想到了一個好計劃。

* * *

當他回到辦公室，莫彼德一見了他，便道：「警長，你的氣色不錯！」

「很好，這幾天你也很好？」

「沒有甚麼，你有突破？」

「有，計劃已有！」

莫彼德道：「說來聽聽！」

「好，但我先打一個電話給蘇寶狄，我相信他如何奸狡，再也不能逃出我的五指山！」

貝尊崇撥了電話，道：「蘇寶狄，我想見你！」

「隨時都可以！」

「今天晚上！」

「甚麼地方？」

「你最喜歡的地方——河邊！」

他放下了電話。

莫彼德非常耐心地聽着他的計劃，並且頻頻點頭，看來這的確是一個上佳良策。

到了黃昏，貝尊崇先去買了半打罐裝啤酒，然後駕車往河畔。那是他們多次相聚的地方。

那時已漸入黑，天氣有些寒意。

貝尊崇翻起了衣領，當他轉過了一些樹叢，他看見蘇寶狄一個人，坐在河邊一棵樹幹上。

「老蘇！」

蘇寶狄回過頭來，看來他的氣色也不錯。

「貝里，你好嗎？」

「不錯，你呢？」

「還是這樣！」

「來，先喝一些啤酒！」

蘇寶狄接了過來，開了一罐，先遞給貝尊崇，然後自己才開第二罐。

他狠狠地喝了一口。

貝尊崇也喝了一口，呆望河水。

「有不如意的事？」蘇寶狄問。

「沒有甚麼。」

「你瞞不過我的，假若你認爲我可以幫忙的，請隨便吩咐！」

貝尊崇嘆了一口氣，又狠狠飲了一口酒。

「看來我們的貝里大哥也有麻煩！」

「是的，有一個流氓殺了我的一個好朋友！」

他並沒有說下去。

「是生意上的兄弟？」

「不，我和這位好朋友，自小玩到大，他並不是我生意上的朋友，他是個好人！」

「你知誰殺他？」

「知道！」

「那容易之極！」

「怎麼容易？」

「以牙還牙！」

「噢，有誰不知道？殺這人也並不太難，難是難在怎樣做得乾淨！」

蘇寶狄沒有作聲。

貝尊崇心中十分焦急，他希望可以看到他的反應。

可是，出乎貝尊崇的意料之外，蘇寶狄依然是冷靜如冰，並沒有甚麼反應，他只狠狠喝了一口酒。

「你有沒有辦法？」

蘇寶狄道：「有很多辦法！」

「甚麼辦法？」

「譬如把他的屍體拋下河去，這河床極深！」

「當然可以，但屍體始終會浮出來！」

「不會的，我有辦法！」

「甚麼辦法？」

「用石屎塊和繩縛着他的屍體，一百年之後也沒有機會讓他浮上來！」

貝尊崇心中一凛，難道這是他處理甘絲謹的屍體所用方法之一？不過，根據警方的搜索，河底沒有發現屍首，也沒有石屎硬塊在河床之上。

貝尊崇下定決心，試他一試，道：「你試過殺人嗎？」

蘇寶狄有些反應，他望了貝尊崇一眼，然後道：「沒有！」

他依然是那麼冷靜。

「你既然沒有，只憑想像……」

「不，不是想像！」

「那你殺過人！」貝尊崇肯定地說道。

蘇寶狄沒有作聲。

貝尊崇本來想再施壓力，可是，他害怕蘇寶狄察覺，只好暫時忍耐着。

那夜，他們喝完了啤酒，但沒有再討論殺人的事。

過了兩天，出乎意料之外，蘇寶狄來了一個電話，他向來並非主動的人。

「貝里？好嗎？」

「還是老樣子！」

「我聽你的聲音，你仍是不大開心似的。」

「哼！」貝尊崇希望他自己說出要求。

「我請你喝一杯！你出來？」

貝尊崇道：「好極！」

他們約定了地方，那是一間下級酒吧。

當貝尊崇到達那酒吧，在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中，只見蘇寶狄仍躲在黑暗的角落。

「貝里！」

貝尊崇隨聲而望去，他立即保持不開心的樣子。

「來了很久？」

「不，剛到，你要啤酒？」

「不，我今晚想喝烈一點！」

「那好極，不，你還是喝啤酒！」

「爲甚麼？」

「因爲我想你的頭腦保持清醒！」

「保持清醒？」

「聽我的計劃！」

「甚麼計劃？」

「你先冷靜下來，你仍然爲了你那仇人而不開心？」

「是的，那又如何？」

「我可以替你解決！」

「甚麼？」

蘇寶狄道：「我爲你做這件事情，有兩個目的，第一，我給你看一看我是個有本領的人；第二，我想你一洩心頭之恨！」

「你身體瘦削，我看……」

「殺人並不是用蠻力，要用頭腦！」

「你有？」

蘇寶狄笑了起來，道：「我告訴你，我的計劃！」

「好極，但那是個六呎四吋高的人！」

「沒有問題，他喝酒？吃丸？」

「有！」

「那便更容易！」

「問題是怎樣把他的屍體毀滅！」

「我向你提過的方法。」

「我不贊成，我覺得屍體始終會出現。」

「但我有一個方法，屍體永不出現！」

貝尊崇心中狂跳，難道他要說出他怎樣毀去甘絲謹的屍體？

可是，他又十分焦急，因爲他這樣出來，完全沒有甚麼工具，譬如是一副錄音機，可以把他說的話錄下來，也許可以成爲呈堂證物。

蘇寶狄今晚興緻十分好，他眞的要說。

貝尊崇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可是又無其他辦法找個錄音機，爲了使他不改變主意，貝尊崇想用拖延的手法，道：「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這地方太吵，我害怕聽不清楚你的大計！」

「我們走吧！」

「往那裏？」

「我家！」

貝尊崇再沒有理由推辭。

蘇寶狄一早已付了帳，因此他們立刻便可以離開，在這個時刻，貝尊崇的腦筋一直在轉。

找個甚麼藉口把這事暫時押後？

用甚麼方法保持他對這事的興趣？

有甚麼辦法把他所說的話變成證供？

貝尊崇心中很亂，從酒吧一直到自己的車子爲止，他仍然沒有一個好辦法。

他們上了車子。

貝尊崇在扣安全帶的時候，碰到腰間的傳呼機，這時，他才想到

了一個好辦法。

他用手弄响了傳呼機，然後自言自語地道：「甚麼人在這個時候找我？」

他開了車內的燈，作狀看着傳呼機上的訊息，然後作驚訝道：「大老闆竟在這時候找我！」

「大老闆？那麼你一定要先去。」

「那麼我們甚麼時候再談？」

「甚麼時候都可以。」

貝尊崇爲了不使他興緻勃勃的心冷却下來，便道：「你在家裏等我，我見了大老闆之後，再來找你！」

「不用那麼忙！」

「不，我也十分心急想聽你的計劃！」

「好極，我等你！」

貝尊崇載了蘇寶狄回他的寓所。

他立刻一踏油門，返回辦公室。

莫彼德還沒有離開。

「好極了，見到你，彼德！」

「甚麼事這麼匆忙？」

「有沒有小型錄音機？」

「貼在身上那種？」

「是的。」

「我看如果管儀器的還沒有收工的話……」

「不要再說了，快去看！」

莫彼德立即過去，貝尊崇也在自己的辦公室內找，可惜，他們辦公室並沒有可用的儀器。

一會，莫彼德匆匆回來。

「怎麼？有嗎？」

「有，不過那位小姐說，這麼晚，她不能再找一具較好的，但這具應該也可以！」

那是一具小型錄音機，半隻手掌那麼大，只有半吋那麼厚，那應該是一具可以用的錄音機。

貝尊崇脫了衣服，莫彼德已拿出了膠布。

「來，替我縛在身上！」

「裏在腰間？」

「你認爲甚麼地方最好？蘇寶狄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他上次發現了我的手槍，他幾乎要在我的太陽穴上開一槍！」

「那我們小心縛好一點，千萬不要弄些痕跡出來！」

莫彼德也是個非常出色的警探，他小心弄好錄音機，並且試了一下錄音。

一切都十分正常。

另一個問題是，那收音的話筒應該放在那裏。

莫彼德提議，放在內衣之內，就在頸上。

「不會被他發現？」

「如果他不碰你身體，相信沒有甚麼問題。」

貝尊崇穿上了外衣，他走到鏡前，自己前前後後看了一遍，一切都沒有甚麼問題。

「好，我走了！」

「小心一點！希望你有好消息！」

貝尊崇道：「我害怕他不再說，也害怕這東西沒有錄好，就算錄了，也不被法庭接受！」

莫彼德道：「你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也是盼望着蘇寶狄向你傾吐心事的一天，不要再顧慮其他，去了才說，祝你好運！」

貝尊崇撥了一個電話給蘇寶狄，他仍然沒有睡，並且表示在等他。

貝尊崇立即駕車，直駛蘇寶狄的寓所。

一按門鈴，門便開了。

蘇寶狄一見了貝尊崇，便問道：「大老闆找你有很重要的事？」

「也沒有甚麼，事情已解決了！」

「好極，請坐。」

貝尊崇笑道：「不用客氣了！」

蘇寶狄在貝尊崇的後面，他雙手搭在貝尊崇的膊上，然後雙手一直向下滑去。

這動作應該是表示友好。

但也有另一個可能，他在搜索一下，貝尊崇的手上有沒有帶上甚麼。

貝尊崇一手推開，道：「我甚麼都好，就是不好這一味！」

所謂「這一味」，意思是同性戀！

「我也不好！」

貝尊崇道：「你好甚麼？」

「正如你一樣！」

他們坐了下來。

貝尊崇有些擔心，不知道蘇寶狄有沒有碰到他身上的錄音機。

他趁蘇寶狄入內找東西喝的時候，開動了錄音機，一切運作正常，他的心才安定下來。

蘇寶狄道：「熱嗎？脫外衣，不用客氣！」

貝尊崇道：「不用客氣！」

兩人喝着一些飲品。

蘇寶狄反而沉默起來。

貝尊崇道：「告訴我你的計劃！」

蘇寶狄道：「你首先把你的仇人給我描繪一下，當肯定他是怎樣的人，我便有辦法！」

「蘇寶狄，這件事十分嚴重，我不能只憑你有辦法三個字便信你，我要知道清楚你的辦法，甚至辦法內的細節，我才有信心！」

蘇寶狄有些猶豫，但他終於說道：「我的計劃是先認識了他，飲酒是一個好辦法！」

「好極，我們每日都用這方法認識朋友！」

「然後，我灌醉他！」

「在酒吧內，有甚麼用！」

「不，我會引他回來，待他醉了，我會斬開他十塊八塊！」

事情似已到了關鍵所在。

貝尊崇道：「甚麼，你有辦法斬開一個人十塊八塊？」

「當然有！」

「你試過？」

蘇寶狄並沒有正式回答。

貝尊崇仍窮追猛打地道：「你試過？」

「你認爲我有沒有？」

「我看你只是會說！」

「不，我斬過一個人！」

貝尊崇精神大振，他終於親口承認了！

「甚麼人？」

「甚麼人你不用知道！」

「好，那不是我們討論的問題，你告訴我，你怎樣把他斬開？」

「用牛肉刀。」

「在甚麼地方？」

「就在這裏，浴室之內！」

「人並不是這麼容易被斬開的！」

「當然，但人體有很多地方是較爲軟弱的，譬如頸、關節等。」

「會有大量的血！」

「沒有甚麼關係，只要在浴缸內進行，甚麼也冲下溝渠去了！」

貝尊崇記起，那次來搜索他這家，一切都是那麼凌亂，獨是浴缸光潔如新！

他果然是在家中肢解了甘絲謹。

「好了，你肢解了屍體之後，又如何處置？」

「抛往垃圾箱！」

「人家會發現，那時……」

「那便要用頭腦了！」

「甚麼頭腦？」

「我們這個城市，每天倒垃圾都有一個規定的時間，而且垃圾車所走的路線也有一定，當司機收集了最後一個站的垃圾，便不再停下，直駛往垃圾堆塡區。」

「屍體不會發出臭味？」

「不會，因爲我一肢解屍體之後，立刻倒進垃圾箱，垃圾堆塡區離這裏有兩個多小時的車程，當垃圾倒下堆塡區，便有一些巨大的壓路機，把所有垃圾壓下去，這城市垃圾極多，他們的工作不能拖延。」

「那麼，換句話說，屍體一被壓下，將永遠不會被人發現？」

「當然，因爲這麼大堆塡區，要往那裏找？」

貝尊崇吁了一口氣。

「你仍然不相信？」

「是的。」

「我就在這裏，殺了一個人，肢解了一個人，並且把她的屍體抛棄，直至如今，沒有人發現，甚至警方也無奈我何！」

「她？」

「是，是個女人！」

「女人體輕，那比較容易！」

蘇寶狄不再說話，剛才他一直承認自己曾做過的事情，實在是有掩飾不住的表情，不知是恐懼，是回味，是激情，還是懺悔？

半晌，他又再道：「我說得那麼清楚，你仍不相信的話，我也沒有甚麼可以再說！」

貝尊崇道：「不，我不是不相信你。」

「那你還懷疑甚麼？」

「我們的組織一向不想殺人！」

「我不是叫你殺，而是我去！」

「你要甚麼報酬？」

蘇寶狄道：「我不用報酬，只要事成之後，你正正式式讓我加入你們的組織，我要用我自己的本領，來賺取我的報酬。」

「如果你有這樣的表現，我想沒有問題。」

「那好極了！」

貝尊崇道：「我要回去再想一想！」

「我等你的消息！」

貝尊崇立刻告辭，他感到異常的興奮，因爲他終於取得了蘇寶狄的口供，並且錄了音。

無論這錄音帶是否可以呈堂，至低限度，蘇寶狄是第一次承認殺了人，而且是個女人。

爲甚麼不問他那女人的名字？

因爲，就算是問他，也不一定得到答案。

他一邊駕駛，一邊在思索，幾乎發生了意外，他迅速回到了警署。

莫彼德還沒有離開，他也是一個心急的人，他希望在最快的時間內，知道貝尊崇這一行有甚麼結果。

莫彼德道：「很成功？」

「相信是，他終於承認了殺人，肢解屍體，並利用垃圾車運往堆塡區！」

「一切如我們所料！」

「是的，而且我錄了他的口供！」

「快，快解下來聽一下！」

貝尊崇立即脫下外衣，並且讓彼德協助他把那個小型錄音機解了下來。

兩人都感到非常緊張。

按了電鈕，錄音機開始轉動，發出「沙沙」的聲音，他們互相望了一眼。

貝尊崇道：「看來操作正常！」

錄音機播出。

「熱嗎？脫外衣，不用客氣！」

那是蘇寶狄的聲音，聽來也算是清晰。

「不用客氣！」

莫彼德道：「是你的聲音了！」然後是一些水杯放在桌面上的聲音。

「沙沙……」

「沙沙……」

兩人起初還以爲是一時之間收錄不到任何聲音，那可能是方向問題。

那知道，他們一直坐了三分鐘，仍然是只有「沙沙」聲音，不絕於耳。

貝尊崇臉色蒼白，整個人彈了起來！

他叫道：「發生了甚麼事？」

莫彼德道：「你忍耐着。」

貝尊崇已不能再忍耐，他迅速地按了另外一個鍵，讓錄音帶向前，然後再播。

錄音機播出的聲音，仍然是「沙沙」的聲音。

貝尊崇滿臉汗水，想不到千辛萬苦去套取蘇寶狄的口供，竟然發生了機械故障。

「怎麼會如此？」貝尊崇自言自語。

莫彼德道：「開始時一切正常的。」

「對，我記起了，當我們客氣完了之後……我記不起是之前或是之後，蘇寶狄曾經碰過我，我爲了避開他而擦過牆壁，對，便是這一碰壁，對，便是這一碰，可能是碰壞了！」

莫彼德也心有不憤。

他又再把錄音機開了。

一陣沙沙的聲音後，有一些聲音出現，可是聲音極之模糊，連分辨那是蘇寶狄的聲音，還是貝尊崇的聲音，也沒有可能。

貝尊崇知道，這一次行動，是徹底的失敗了。

他整個人像癱瘓了一般，倒在沙發之上。

莫彼德道：「那是天意……」

「甚麼天意？」

莫彼德道：「蘇寶狄命大，這次他墮入了你的陷阱，仍然沒有問題。」

貝尊崇狂叫了一聲。

莫彼德與貝尊崇工作了多年，從來沒有見過他如此，他非常明白他的失望。

他實在不知道找一些甚麼話來安慰他，只好道：「蘇寶狄既然可以對你說出眞話，下一次也同樣可以！」

「下一次，還有下一次？他是個聰明人！」

「是的，」莫彼德沉吟着，道：「再騙他……警長，其實你也不用太難過！」

「爲甚麼？」

「因爲這錄音帶，雖然是極有力的證據，然而，並不一定被法庭接受，因此，錄不到也不是甚麼大問題！」

「彼德，我明白你安慰我！」

「也不盡是，但無論如何，你也親自聽到他認了罪，他殺了人，毀屍滅跡！」

「是的，但那有人會相信我？更沒有任何證據！」

莫彼德道：「不用灰心，他既然承認了殺人，我們可以再拘捕他回來，詳加審問！」

貝尊崇沒有吭聲。

「或者，我們往堆填區，翻開泥土，也有可能找到甘絲謹的屍骨！」

貝尊崇已漸漸冷靜下來。

「我們還可以……」

貝尊崇道：「彼德，我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同事，不用再安慰我！」

「你灰心？」

「換轉是你？」

「我明白。」

貝尊崇站了起來，道：「彼德，我先走，這裏一切，你替我收拾一下！」

「我陪你回去！」

貝尊崇笑道：「彼德，我剛才是激動一些，不過，我仍然可以控制自己。」

「那好極了！」

貝尊崇回到家裏，腦海仍然想着與蘇寶狄談話的情形，也想着當他發現錄音機失效的情形。

那晚，他根本是在噩夢與噩夢之間徜徉着。

他不知道自己究竟是睡了，還是沒睡。

翌日早晨，當他起來的時候，頭痛欲裂，不過，他仍然支持着起來。

他知道，躺在床上，只會讓頭痛加劇。

回到辦公室，莫彼德已到了。

他見了貝尊崇，便道：「龐信找你！」

「你告訴了他？」

「他發現了我在弄錄音帶！」

「他怎麼說？」

「他沒有甚麼表示，只是想見你！」

貝尊崇走往龐信的辦公室。

「署長。」

龐信望着貝尊崇，道：「你太辛苦了！」

「你知道我的事？」

「我知道，是莫彼德告訴我的，正如他所說，你也不用太失望，因爲那錄音帶就算是完整無缺，也不一定被法庭所接納。」

「是的，不過……」

「我明白你的心情，現代科技發達，對方的律師一定會利用這一

點，反對把錄音帶作爲證物的，而且法官若不信，陪審員也容易被誤導！」

「那我千辛萬苦的工作……」

「並沒有白費！」龐信斬釘截鐵地道。

「爲甚麼？」

「因爲這事既然眞是蘇寶狄所做的，人命關天，他一定難逃法網！」

「不過，要他再重覆說一遍，我想比登天還難！」

「難當然是難，不過，並非絕對沒有可能！」

貝尊崇嘆了口氣。

龐信道：「在你未套取蘇寶狄口供之前，你也是認爲根本沒有辦法令他開口，但結果你成功了！」

貝尊崇望着局長，他充滿信心的目光，也令他自己恢復信心。

「這件案子沒有時間限制，你好好再努力！」

「你認爲仍有辦法再讓他說一遍？」

「當然有，一切看你！」

龐信站了起來，拍着貝尊崇的肩膊。

「對，一定有辦法，我沒有理由在這已望到了成功邊緣之際而放棄的！」

「對，我很高興聽到這話！」

貝尊崇離開了龐信署長辦公室。

莫彼德並沒有追問他們說過甚麼，他只提議道：「我們到郊外走走？」

貝尊崇道：「好主意！」

他們一起離開了辦公室。

莫彼德道：「讓我駕駛車子，你好好享受一下兜風的樂趣！」

貝尊崇並沒有異議。

他一向都是自己駕車，從來沒有想過兜風，而今迎風而去，實在有想不到的樂趣。

他們一直駛往郊外。

轉眼已是離城百公里，風和日麗，天氣非常好，剛巧他們經過一個油站。

在外國，油站其實是一間小小的百貨公司，除了入油之外，你可以買些汽水零食，有時更附設一間小小的餐室。

莫彼德道：「喝杯咖啡？」

「好極！」

他們駛進了油站，旁邊有一間小餐廳。

當他們進入餐廳之際，有幾個人正走出來。

那是一家人，兩個十來歲的孩子在前面，接着是他們中年的母親。

最後是他們的父親，那位父親拿着一個手提錄像機，正在拍攝他兒子及妻子的一舉一動。

他幾乎與貝尊崇撞個滿懷。

貝尊崇險些被碰倒，幸好貝尊崇手快，一手替他接着錄像機，並沒有跌在地下。

那人感謝道：「謝謝你，對不起！」

貝尊崇也道：「對不起！」

他步入了咖啡室，莫彼德已找了一張桌子坐下。

貝尊崇走到他前面，突然叫道：「有了！」

他的聲音大而突然，不單嚇了莫彼德一跳，也嚇得整個餐廳的人注視他。

「有了甚麼？」莫彼德問。

貝尊崇也發現嚇了衆人一跳，道：「我有了一個辦法！」

他仍然是站立着。

莫彼德道：「你先坐下要咖啡！」

「好極，我是想……」

「你先坐下，我要了咖啡回來，才慢慢跟你說個暢快！」

貝尊崇這時才發覺他實在太心急。

莫彼德終於把咖啡拿來，便坐下。

貝尊崇仍然心急地道：「錄音帶作爲呈堂證供，力量實在並不足夠，但如果是錄影帶，效果完全不同！」

「錄影帶？」

「是的，我剛才進來的時候，那人給我的靈感！」

「怎樣利用錄影機？」

「我會再安排一個戲劇性的聚會，與蘇寶狄聚會，然後，你替我拍下我們當時的情形，當然，我會引他說出他殺人的情形！」

「那是一個好辦法！」

「是的，但再引他步入我的陷阱並不容易！」他頓了一頓，道：「不過，這個陷阱，我自會佈置！」

他呷了一口咖啡，道：「彼德，你能否爲我預備一隊拍攝隊，我想是一隊人才可以！」

「我會替你想辦法！」

「用閉路電視的拍法？」

「這樣比較容易，也不會被蘇寶狄發覺，不過，這一次一定要找一個專業的，攝影要專業的，錄音也要專業的，否則……」

「我明白，我一定爲你找到最好的！」

貝尊崇有了這個新構思之後，精神頓覺振奮起來，他知道再說服蘇寶狄並不容易，不過，有了另外一個構思之後，心情已盡改。

之後的幾天，貝尊崇在構思他的新計劃。

五天之後，他似乎有了一點眉目，他問莫彼德有關錄影錄音的事，他回覆令他非常安心，因爲一切已預備好了，只要他下令，工作便

立刻可以進行。

貝尊崇見一切已就緒，便開始了他的計劃。

那是用錄音機之後的兩個月。

貝尊崇撥了一個電話給蘇寶狄，約他出來一間酒吧飲酒，並且透露大老闆已答應他入夥的要求。

蘇寶狄聽了，大為開心，並且答應立即來。

那是黃昏時分。

當蘇寶狄一來到酒吧後面的停車場，便看見三個高大的男人，正襲擊另外一人。

三人拳打腳踢，非常凌厲。

而被打的，竟是貝尊崇！

這情形之下，蘇寶狄再沒有選擇，他一撲而上，加入了戰圈。

其中一個大漢叫道：「走開！」

蘇寶狄先發制人，答也不答，一拳打過去，但那大個子無法閃開，鼻孔流血。

想不到蘇寶狄個子並不高大，但他實在是個孔武有力的傢伙，另一個大漢子逼近他，他從容不迫的避開，然後加以還擊。

那人手腳並不及他快，也重重吃了他幾拳。

貝尊崇有了幫手，精神大振，也三拳兩腳，把另外一個大漢打倒。

那三人見再沒有便宜可佔，便呼嘯一聲，作鳥獸散！

貝尊崇見蘇寶狄還要追上去，便叫道：「不要追了！」

蘇寶狄道：「有沒有受傷？」

「還好！」

「是甚麼人？」

「是一些流氓地痞，我不知道甚麼時候得罪了他們，被他們暗襲！」

蘇寶狄道：「報警？」

「你開玩笑？你不知我是做甚麼的？」

蘇寶狄也笑了起來。

「喝酒？」

「用不用換過一間酒吧？」

「不用，有你這麼一個好助手，我甚麼也不怕！」

「我不是這麼好打的！」

貝尊崇道：「你的身手眞是很好！」

兩人進入了酒吧。

酒還沒有來，貝尊崇將七張五百元紙幣塞入蘇寶狄的手中。

「爲甚麼給我這麼多錢？」

「第一，算是多謝你協助我；第二，算是給你一些準備！」

「準備甚麼？」

「我明天帶你去見大老闆！」

「他親自見我？」

「不一定，不過，他明天大約會到露意斯湖。」

「露意斯湖，那是個渡假勝地！」

「是的，我們到那裏去，住在那裏一天或兩天，希望他有時間見到你！」

「他願意收我？」

「也不知道，不過，既然要見你，成功機會也相當高。」

「那好極！」

「我向他極力推薦你，並且要求盡快改善你的生活，租一間較好的住所給你，買一輛車子，另外給你一些零錢，我看，你也沒有甚麼問題？」

「沒有，沒有，那太好了！」

「你明天甚麼時間可以出發？」

「甚麼時候都可以！」

「那我七時來接你，現在我們先喝個暢快！」

兩人喝了幾杯。

蘇寶狄道：「夠了夠了，我不想喝得太多！」

「爲甚麼？」

「因爲我們明天還要上路！」

「好的，第一次見大老闆，要留給他一個好印象！」

「正是這個原因！」

於是兩人離開了酒吧。

貝尊崇留意到，蘇寶狄的確多麼渴望加入他們的販毒工作，他眞想好好的幹一番。

貝尊崇送了他回到寓所之後，便自己回到辦公室。

他找不到莫彼德，他非常焦急。

突然，電話响了，是莫彼德的聲音：「警長，一切都預備好了！」

「房間，攝影師，錄音師？」

「所有人和器材都準備好了，並且在下午已出發！」

「這麼早？」

「因爲他們要在那房間之內，佈置好一切，找個好地方，安置好那個攝影機鏡頭，拍攝到最好的錄影帶，還有錄音師，他要在房間內放置幾個收音器，也是務求錄得最好的聲音效果！」

「好極了！」

「警長，你實在不用擔心，這一次一定不會出岔子的了，你約好蘇寶狄沒有？」

「我們一切都說妥了，希望一切順利！」

罪名成立　二級謀殺

貝尊崇離開了辦公室，並不是立即回到自己的寓所，經過上一次的功敗垂成，他也要多作好一點準備。

他買了幾支烈酒，又往一間秘密的黃色錄影帶公司買了兩盒小電影，這些小電影，大都是帶有色情之外，還有一些性虐待狂，這樣，可以更加刺激蘇寶狄。

一切都依照貝尊崇的計劃。

他在七時接了蘇寶狄，在十時多便到了目的地，路途上，蘇寶狄顯得神采飛揚。

其中有一段路，是蘇寶狄自己請纓駕駛的，他的雙手駕駛着軚盤，非常穩定。

貝尊崇看見他如此清醒，反而有些擔心，因爲蘇寶狄是一個聰明人，尤其是在他清醒的時候。

不過，一切都要聽天由命。

他們到達了預訂的酒店。

貝尊崇故意讓蘇寶狄泊車，而他自己前往接洽酒店房間一切。

他發現了莫彼德與另外兩個人，相信他們都是同來的攝影師與錄音師。

當一切接洽妥當，蘇寶狄也來了。

「怎麼？弄好了沒有？」

「弄好了！唉，我忘記，行李箱後面有些東西，還沒有拿來！」

蘇寶狄道：「讓我去拿！」

貝尊崇道：「我們一起去吧！」

兩人到了停車場，從車尾箱拿了烈酒與錄映帶，然後經過了酒店大堂，上了房間。

進了房間之後，蘇寶狄便問道：「大老闆甚麼時候可以上來？」

「我不知道……不過……」

「不過甚麼？」

「我剛才在大堂下面，發現有兩三個老闆的對頭人，我看他未必能依時見我們！」

「那些是甚麼人？」

「很難說，你也明白，經營我們這一行的，因利之所在，對頭人是少不了！」

「我明白。」

「那麼我們出外走走！」

貝尊崇立刻道：「千萬不要，我們在這裏，算是生面的人，如果隨便走動，不但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也大有可能破壞了老闆的計劃！」

「我明白。」

「你害怕躭在這裏會太悶？」

蘇寶狄沒有作聲。

貝尊崇道：「我早有準備了。」

他從手提行李袋內拿出了兩支烈酒。

對於一個酒鬼來說，這些烈酒比黃金還好。

可是，蘇寶狄却只嚥了一口口涎，道：「我不想滿身酒氣去見大老闆！」

「不怕的，因爲他並不一定在今天來，而且他也喜歡喝酒，當然也不討厭別人喝！」

「酒逢知己千杯少？」

「對，好酒猶如好朋友，我們來乾一杯！」

蘇寶狄當然抵受不了這種難以抗拒的引誘。

當酒瓶一開，酒香四溢，他只能拚命的吞口水，當貝尊崇把一杯芬芳濃郁的酒擺在他的面前，他一接過，便是一飲而盡。

貝尊崇道：「不用心急，我們一邊喝，一邊談天！」

他們喝了幾杯。

忽然，貝尊崇道：「我還帶了一些好東西給你看！」

他把一盒錄影帶拿了出來。

蘇寶狄把錄影帶放入了錄影機，然後開了電視，他被螢幕上的美女吸引着。

那些黃色錄影帶的故事，永遠都沒有新意，可是，不同的美女，却給人們帶來了興奮。

蘇寶狄看得聚精滙神。

忽然，他發覺貝尊崇似乎並沒有多大興趣，他只是在喝悶酒。

「怎麼？你沒興趣？」

「不，男人對這些東西，那有不感興趣！」

「爲甚麼你又不看？只喝悶酒？」

「我只是想起我那仇人……」

「仇人？上次你告訴過我那仇人？」

「是的。」

「還沒有擺平他？」

「沒有！」

「我早告訴了你，你讓我出馬，既可以爲你報仇，也可以在大老闆面前有所表現！」

「唉！」貝尊崇故作嘆氣。

「甚麼事？你信不過我？」

「你上次告訴我的，只是一個故事！」

「故事？」

「是的，只是一個故作驚人的故事！」

蘇寶狄道：「不，那絕對不是故事！」

「眞的？」

「當然是眞的，我本領高强，連警方人員，對我雖有懷疑，但全無辦法，莫奈我何！」

他擺出一副得意洋洋的樣子。

貝尊崇道：「我已忘記了！」

「忘記甚麼？讓我告訴你，再告訴你一遍！」

貝尊崇道：「先關了電視機！」

「不！」蘇寶狄似乎有些警覺，道：「我把聲音弄低一些才說！」

貝尊崇表示並不介意。

蘇寶狄道：「那是個女人！」

貝尊崇道：「我想起了，是否一個叫甘絲謹的女人？」

「是的，正是甘絲謹。咦，爲甚麼你也知道那個女人的事？」

「有甚麼稀奇？電視也有過報導，據說甘絲謹仍然失踪！」

「當然！」

「你禁錮了她？」

「不，我那有這麼多錢去養她，我早已告訴過你，我殺死了

她！」

貝尊崇表示非常有興趣地，道：「你從頭說一遍？」

「好極！」他頓了一頓，道：「甘絲謹十六歲便來我家當褓姆，那時我是小孩子，她是一個金髮女郎，想不到二十年之後，我和母親又再遇上她。」

「她三十多歲了！」

「她仍有吸引力，雖然她已有了兩個孩子，而且又離了婚，不過，她記起我小時候的樣子，仍然十分喜歡我，我也喜歡她！」

「那你又怎會殺死她？」

「你耐心地聽，那天晚上，她還有一個女友，我們先在酒吧喝了兩杯，然後她提議離去，她先送了女友回家，再送我們，我提議她上我母親處坐一會。」

「她答應了？」

「當然，我母親與她說了幾句之後，因爲她是在酒吧裡工作的，十分疲倦，便去睡了！」

「你們當然有一段好時光？」

「是的，我們先玩桌球，她也是好手，然後，我們便……」

「在桌球桌上？」

「我抱了她入我姐姐的房中，我姐姐正在城內，她不會回來的，甘絲謹的金髮誘人，身體也誘人！」

「既然她與你共諧好事，你怎會……」

「那晚我非常興奮，忽然，我想作一些更刺激的事情……」

「甚麼事情？」

蘇寶狄說了出來，那是一種變態的行爲。

「她反對？」

「是的，我以爲她是故意的，便抱起她，那知道，她以爲我要强來，便拚命掙扎，我們都跌在地上！」

蘇寶狄臉色有變，他似乎有點害怕，他喝了一口酒。

半晌，他才續道：「她暈倒了……不，我用盡一切辦法，也沒有效！」

「你可以叫救傷車？」

「不，我當時很亂，而且，我認定她不會死的，我再抱起她，離開我母親的寓所，回到我自己住所，我想，她一定會醒來！」

「你怎樣把她弄回自己的寓所？」

「她有車子的！」

「回到了你自己的寓所後，你怎樣處置她？」

「我再想救醒她，但一切都已太遲了，她的身體已是冰冷！」

貝尊崇十分心急，但又不便作出甚麼表示。

蘇寶狄在酒精作祟之下，人已陷入回憶的漩渦之中。

「我想過把她抛入河內，可是，那一定會讓人發現。在酒吧中，很多人見過我與她飲酒，然後她死了，我是無法擺脫嫌疑的！」

「你可以去自首，可以坦白說她自己死的。」

「警察會信我們這種人嗎？」

貝尊崇沒有答話。

「我知道這件事一定要自己解決，我先把她放在浴缸之內，然後找了一柄利刀！」

「利刀？你家裏有利刀？」

「當然有，住在那些低級寓所之內，甚麼人也有，我是要用來自衛！」他頓了一頓，道：「我……我不想這樣做……但她好像一直望着我……我害怕……我把她斬開了……可是她仍然望着我……」

「你怎樣？」

「我找了一塊布，把她的臉孔蓋着，然後才繼續，可是，每一次我斬下，那塊蓋着她臉的布也掉了下來，我非常驚怕……」

「你怎樣？」

「我索性一刀把她的……砍了下來……」他十分激動，猛然喝了幾口酒。

看來，這件事一直擺在他的心內，他害怕說出來，又想說出來。

終於，這個機會之下，他認了出來，他似乎覺得暢快得多了。

「你在做夢！」貝尊崇又故意刺激他。

「不，一切都是眞的，我殺了她，肢解了她，然後用那些黑色的垃圾袋，分別裝了幾袋，運往樓下的垃圾箱，我知道那個時候，垃圾車便快來，他們收完了我們大厦的垃圾後，便會出城運往垃圾堆塡區，那時，我的一切，便神不知，鬼不覺！」

「結果如何？」

「一切都在我計劃之中！」

「一個垃圾袋便可以載了一個人的屍體？」

「不，我分開了幾袋，分別放在附近三間大厦，那垃圾車一一載了，再不回頭！」

「沒有警察找你？」

「事後當然有。」

「沒有證據？」

「沒有，完全沒有，因此，我可以向你擔保，殺人的事，由我出馬，一切都沒有問題！」

「你並沒有把這事誇大？」

「我可以向你發誓！」

「那好極了，我們再乾一杯！」

兩人你一杯，我一杯，不知醉到甚麼程度。

當蘇寶狄醉到不能再起來的時候，貝尊崇却起來了，他並沒有醉，他的臉是緋紅的，並不是因爲酒精，而是因爲他終於套取了蘇寶狄的口供，而且這一次的口供，既詳

盡又淸楚。

單是錄音，已足夠使法官相信，使陪審團信服，何況還有錄影帶？

他掩不住內心的喜悅，三年多來的工作，終於有了成果！

但他的心仍然是七上八落，他害怕歷史重演一次，錄音帶或錄影帶失靈！

他悄悄的站了起來。

蘇寶狄酣睡如豬，爛醉如泥。

當他走近門口時，蘇寶狄突然叫道：「貝里，你……你往那裏去！」

貝尊崇心中一驚，回過頭來，只見蘇寶狄仍是閉着眼睛，他在說夢話，也是說醉話！

他並沒有醒來。

貝尊崇心如撞鹿，走出房外小心關門，然後把門反鎖了！

他去敲隔鄰的門。

「誰？」

貝尊崇道：「牙鷹一號！」

那是他與莫彼德約定的暗語。

門開了，莫彼德親自出來迎接他。

莫彼德一見了貝尊崇，便道：「警長，如今這一次，實在完美之極！」

「一切器材都沒有失靈？」

「沒有，當然沒有，你快來看。」

另一位負責錄影的工作人員，正在把錄影帶翻捲，以便可以重頭看一次。

很快，螢幕又再上演剛才的一幕。

莫彼德道：「警長，你的演技一流，假如你不做警長，去荷里活當演員也成！」

「說甚麼笑話！他的表情十足才眞！」

「是的，他是眞情流露，我看他把這件事壓抑在心裏很久，遇到這個機會，便宣洩出來！」

這時，螢幕已出現了蘇寶狄的臉孔，然後是貝尊崇與他對坐對飲，錄音是非常淸晰。

他們都屏息靜氣地聽着看着。

一切都非常妥當。

莫彼德道：「我看這盒東西，一上到法庭，蘇寶狄再無可抵賴！」

他們把影片一直看到完畢爲止。

三個人都認爲非常滿意。

莫彼德道：「我們要採取拘捕行動了！」

「是的。」

「你親自去？」

「是的，我要他明白，天下間沒有完美的謀殺案，無論兇手如何狡猾，佈局如何愼密，也一定會洩露出來！」

「你以爲他的反應如何？」

貝尊崇並沒有立即回答，只道：「我想他會非常詫異，也許詫異至不相信！」

「甚麼時候行動？」

「我先知會龐署長，才再作決定。」

於是，貝尊崇撥了一個電話給龐信署長，然後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解釋了一次。

龐信聽了，高興地道：「恭喜你，貝尊崇，你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我要採取拘捕行動！」

「可以，你可知會當地警方，然後一起行動！」

「我明白，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他放下了電話。

莫彼德道：「你打算甚麼時候行動。」

「現在已是下午，近黃昏時候，蘇寶狄是大醉未醒，拘捕了他，也沒有用，還是等明天！」

「好極，我現在通知這裏的警署！」

他們很快便做好了預備的工作。

那天的晚餐，貝尊崇吃得十分愉快，然後一早便上床去睡。

翌日一早，當地警方已派了人來。

貝尊崇有蘇寶狄房間的鎖匙，因此入內完全沒有問題，門開了之後，貝尊崇與莫彼德一起入內。

蘇寶狄已醒，他是躺在床上。

當他一見貝尊崇，而且旁邊有一個人，他便立刻跳了起來，道：「貝里，爲甚麼不早點叫醒我，大老闆來了？」

莫彼德道：「我不是大老闆！」

「你是誰？」

莫彼德拿出了警察証件，道：「我是警察，現在懷疑你與甘絲謹的謀殺案有關，拘捕你！」

蘇寶狄還以爲在做夢。

他轉向貝尊崇道：「貝里，他在開玩笑嗎？」

「不是！」貝尊崇嚴肅地道，然後，他也從袋裏拿出了警察証件，道：「我是貝尊崇警長，你從現在開始，你所說的話，都可以作呈堂証供！」

蘇寶狄知道，這無論如何都不再是夢境，他發狂地叫道：「貝里，你是警察，你出賣了我？」

「那只是我的職責！」

蘇寶狄突然撲了起來，撲向貝尊崇。

貝尊崇早有心理準備。

不過，他來勢極兇，貝尊崇把他整個人撲倒，兩人在地上打滾。

蘇寶狄叫道：「我要殺死你！」

他雙手握緊貝尊崇的頸項。

貝尊崇大叫，但力量却因爲他在上面，而無法發揮他的膂力。

莫彼德喝道：「住手！」

蘇寶狄仍然沒有理會。

莫彼德叫道：「你再不住手，我便開槍！」

這時，蘇寶狄用手臂壓着貝尊崇，叫道：「你快開槍！」

莫彼德當然沒有開槍。

貝尊崇被壓，幾乎透不過氣，他翻身用力，一手推開了他，然後向橫打滾。

蘇寶狄仍然有些宿醉未醒的感覺，經這一掙扎，有些力不從心，被推了開去。

這時，其他的警員已衝了進來。

幾十枝槍指住了蘇寶狄，他再沒有反抗的餘地。

貝尊崇搓着自己的頸項，拿出了手扣。

蘇寶狄仍然想反抗，不過，他最終也被鎖上。

他望着貝尊崇，道：「我佩服你！」

「佩服我甚麼？」

「佩服你有這麼大的毅力！」

「那是職責所在！」

蘇寶狄道：「你仍然沒有證據控告我。」

「有，當然有，你昨日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已完全被我們錄映了！」

「甚麼？你這麼卑鄙？」

「你殺人滅口，肢解屍體，那是甚麼？」

蘇寶狄向着貝尊崇吐了一口涎沫，幸好他及時避開。然後，他狠狠地道：「假若你控告我不成，我想，你以後的日子也再別想好過了！」

貝尊崇道：「你不要恐嚇警務人員！」

莫彼德道：「你回去再說！」

幾個警察走近，把蘇寶狄押上了警車。

貝尊崇望着蘇寶狄上警車，蘇寶狄在上車之前，仍然回過頭來，狠狠地瞪了貝尊崇一眼。

雖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貝尊崇也感到一陣寒意，那怨毒的眼光，實在令人害怕。

* * *

事情似乎已告了一段落。

貝尊崇首先放了兩個星期的大假，那是龐信署長一定要他放的，因爲三年多的工作，他實在需要好好的休息。

可是，沒有了蘇寶狄的案件，貝尊崇反而覺得非常的不安，非常的空虛。

他終於放完了大假，回到辦公室，他開始準備把一切証供，呈上法庭。

那一天，他正在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龐信署長親自召見了他。

貝尊崇覺得非常奇怪，問道：「甚麼人要見我！」

「你去到便知道！」

一入到龐信署長的辦公室，貝尊崇便看到一個西裝畢挺的人，那人除了衣履光鮮之外，一切都修飾得很好。

貝尊崇伸手出來，道：「閣下一定是一位律師？」

「貝先生果然是一位出色的偵探，可惜，你這次只猜中了一半，我有法律學位，但現在並不是一個律師！」

「你來自律政署？」

「是的，我是負責你這件案子的布斯——我是指蘇寶狄的案子，你做得非常好！」

「有甚麼問題？」

布斯道：「我看過所有指控及一切證據，最重要的當然是你那卷錄影帶！」

「我也看過，一切都很好，無論是攝錄和收音，都是非常清晰！」

「是的，有專業水準的效果！」

「那麼，問題出現在甚麼地方？」

「兩點，第一，這件兇案，直至目前爲止，仍然沒有發現屍體，甚至是一些殘骸也沒有！」

「你也看過錄影帶，蘇寶狄親口承認了，他把甘絲謹的屍體肢解了，並且被拋棄在垃圾堆塡區內！」

「是的，他說得很清楚，不過，以我過去的經驗，一件沒有屍首的兇殺案，是很難控告嫌疑犯一級謀殺的。」

「爲甚麼？」

「那是法律的公平處，也是不公平的地方！」

這話充滿了矛盾。

布斯解釋道：「公平的地方是沒有屍首，陪審員甚至法官都沒有膽量判定嫌疑犯一定是兇手！」

「爲甚麼？」

「以往有過很多例子，特別是在有死刑的國家，一個兇手被判謀殺，找不到屍體，但有足夠的直接或間接證據證明他殺了人，於是陪審團一致判他死刑，那知道，行刑之後，那個所謂死者，竟然又再出來！」

「有這樣的事？」

「有的，現代交通工具發達，很多人一走了之，到了別個地方之後，又改名換姓，現代人本着各顧各的事，也怕理會別人的事，因此，那個所謂死者，可以在案子完結了，在那個被冤枉的兇手死後才再出現，那時，有誰負得起這個責任？」

貝尊崇其實也聽過這樣的例子。

「爲了審判公平，大多數的人都不敢判一個找不到屍體的兇手死刑的！」

「法律實在不公平！」

「不公平的地方是——我你他知道，甘絲謹是被殺，然後被肢解，但苦於屍體不再出現，我們並沒有一定的把握，可以使他入罪，假若他找到一個聰明的律師，在這兩點內大做文章，他是大有機會，被判無罪，立即釋放！」

「那沒有可能！」

「不，謀殺案便是這樣，只有兩個可能，一是有罪，判以極刑，另一是無罪，當庭釋放！」

「不，我花了這麼大的心血，我不能讓他逍遙法外，我一定要使他繩之於法！」

「我明白你費盡心力！」

「錄影帶上音容並茂，那一定是有力的證據！」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貝尊崇整個人彈了起來，道：「這錄影帶也不能成爲最有力的證據？」

「不一定能夠！」

貝尊崇實在不相信，這個對法律那麼有研究的人，會說出如此的話。

龐信知道貝尊崇爲了這件案子，已是到了廢寢忘餐的地步，一旦又是白費心血，他有點害怕，究竟貝尊崇是否可以忍受得住。

龐信道：「貝尊崇，你冷靜一些，聽布斯的解釋！」

布斯道：「現代科技進步，甚麼都可以假冒！」

「我那卷錄影帶並不是假冒，而且有這麼多工作人員可以證明！」

「我明白，你這個安排實在是處心積累，經過非常小心謹愼的計劃，才有這樣的成果，我非常相信你，但陪審員或者法官，並不一定相信！」

「爲甚麼？」

「因爲錄音錄影都可以僞做，就好像拍戲一般！」他頓了一頓，道：「如果替他辯護的律師，又再在這方面加重辯論，動搖法官和陪審員信心，那麼，我們又大有可能不能控他入罪！」

「那還有天理？法律對甘絲謹及甘絲謹的家人，那實在太不公平！」

「是的，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那我們應怎樣做？」

布斯道：「我和你，和龐信署長一樣，都希望可以把這沒有人性的兇徒繩之於法，不過，我剛才所說的話，只是一個備忘錄，給你心理有準備！」

貝尊崇的表情是若有所失。

布斯道：「貝先生，請勿失望，我是與你站在同一陣線的，不過，我先把失望的地方告訴了你，那將來……」

貝尊崇道：「我明白，布斯先生，我非常感謝你！」

龐信送了布斯離開辦公室，貝尊崇一直呆呆的坐着，龐信回來的時候，他仍然坐着。

龐信了解貝尊崇的情況，他安慰道：「布斯先生是個經驗豐富而非常謹愼的人，他只是把事情最壞的一面告訴我們，你的工作一定不會白費的！」

「不，我不是害怕我們的工作白費，而是……世上眞的有沒有公理？」

「當然有，就是因爲我們仍相信，這個世界上仍有天理，有眞理，我們相信一定可以使蘇寶狄被定罪！」

龐信的話，使貝尊崇重拾信心。

* * *

這件兇殘的案件開審，哄動了整個城市，甚至成爲了世界的花邊新聞。

經過一連串的初步聆訊，審訊開始進入高潮。

不出布斯所料，蘇寶狄的律師果然先在找不到死者屍體方面下功夫。

以下是法庭的一段對話：

當時是雙方律師盤問蘇寶狄。

蘇寶狄已被拘留了多天，開始的時候，他仍有點憔悴，但漸漸他已回復了他一貫的冷靜。

替蘇寶狄辯護的律師，是由政府所委派的。

「蘇寶狄，你一直不承認殺人？」

「是的，我沒有殺人！」

法庭內聽審的人，竊竊私議。

「不過，你在被錄影了的錄影帶內，說出了你肢解死者的情形！」

「那是故事，我自己作的故事！」

「爲甚麼要作這麼可怕的故事？」

「因爲我要令那個貝里相信，相信我是個有本領爲他對付仇人的人！」

「你殺死了人？」

「沒有。」

「你不能只說沒有，便可推諉一切罪行！」

「你們找到甘絲謹的屍體嗎？」

律師與他預定的口供，非常精采。

辯方律師雖然經過多次反對，法官仍然認爲無效。

蘇寶狄道：「甘絲謹是個活躍的人，加拿大、美國甚至整個北美洲，她都可以躲藏起來！」

接着是控方律師的盤問。

「蘇寶狄，你是最後見甘絲謹的人，並且你承認了與她有過身體上的接觸？」

「是的，我承認。」

「然後你殺了她，因爲她拒絕你的變態行爲！」

「沒有，我沒有理由因這一件小事而殺他，兩個成年人的遊戲，並不犯法！」

蘇寶狄本身也是個詞鋒厲害的人。

「你曾說過你殺了她，並且肢解……」

「沒有，我只是把事情極盡誇張，使事情更恐怖！」

「目的是甚麼？」

「使貝里更加信任我！」

「你事實上是殺了甘絲謹。」

「我不想再答下去，先生，你說我殺了人，肢解了她，你們有屍體嗎？就算是肢解，有一些殘骸嗎？」

律師被他反問，使他啞口無言。

＊　＊　＊

貝尊崇也上了庭作證，接受雙方律師盤問。

控方律師問：「貝尊崇先生，你服務警界多年？」

「十年！」

「爲甚麼你費了三年多時間，爲這件案子，你認爲值得嗎？」

「值得，因爲我們不容許一個冷血殺人犯，活在我們當中，我不想下一個無辜犧牲者，是我或是你！」

「你與蘇寶狄有無過節？」

「沒有，我以前不認識他！」

「你喬裝來偵查他，你認爲過份嗎？」

「沒有，作爲一個警探，一個公僕，我有責任用盡一切的方法，使犯罪的人繩之於法！」

對於法官及陪審員來說，這一句話是非常有力而正確，在旁聽的席上，人們也發出同意的聲音。

「在套取口供的時候，蘇寶狄有喝過酒？」

「有，不過，他是一個經常出入酒吧，並且常常買酒回家喝的人，那些酒對他沒有多大作用！」

「你的意思是……」

「他絕對清醒。」

「你怎知他清醒？」

「因爲我與他一起看那些黃色電視錄影帶的的時候，發覺有些模糊的時候，他也懂得去弄那些開關，這證明他當時十分清醒！」

接着，貝尊崇便接受對方律師盤問。

「貝先生，你對飲酒很有經驗？」

「不，我只是在一般應酬場合之下飲酒。」

「有沒有試過大醉？」

「沒有。」

「那麼，我想你是沒有資格鑑定一個人，喝酒之後，在甚麼時候是清醒，甚麼時候是醉倒！」

這律師的口才非常厲害，只是兩三句說話，已否定了貝尊崇認爲蘇寶狄是清醒的證據。

「貝先生，你從事警務工作，已有十年，對於一切法律程序，非常熟悉？」

「是的。」

「那麼你知道，當一個嫌疑犯人，在神智迷糊，在醉酒，在不願意的情況下，他的作供是無效的！」

「我知道。」

「你認爲一個人，在飲酒之後，不論是多是少，又或者在看了黃色錄影帶，心情興奮，心猿意馬的情況之下，他的證供，能否如你所料一般有效？」

貝尊崇又再度啞口無言。

＊　＊　＊

本來，這件轟動全城的肢解案件，由於一直無法發現屍體，漸漸社會上的輿論亦有所改變。

蘇寶狄的律師實在是個非常聰明的律師，他非常懂得利用各種時機，市民雖然並不是同情蘇寶狄，但是由於一塊骨頭也沒有發現，有些人也開始懷疑。

這一日的盤問，也是引起市民議論紛紛的。

「貝先生。」對方律師問道：「你查辦了這件案子有多久？」

「有三年多！」

「你與蘇寶狄是認識的？」

「不！」

「爲甚麼你對這件案子這麼緊張？」

「因爲我明知他犯了罪，殺了人！」

「你這話憑甚麼根據？」

「沒有，我只是憑着做警探多年來的直覺！」

「你可知道，直覺在法律之上，並無意義！」

「我知道，但作爲一個警務人員，我並不是對人——我不認識蘇寶狄，同樣，我與甘絲謹家人，亦在事前沒有半點認識，我的職責是破案，因此我要用盡一切辦法，證明事件的眞相！」

「你試過從證據方面下手？」

「你的意思是……」

「找些確實的證據？」

「當然有，我們有過很多科學鑑證，可惜的是，因爲死者在失踪之前，甚麼也沒有留下！」

「既然找不到確實的證據，你應該放棄！」

「不，我的薪金是由納稅人支付，我也有責任向納稅人交代，我一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你是否一次便套到嫌疑犯的口供？」

「不，是第二次！」

「第一次的情形如何？」

貝尊崇把第一次用錄音機暗中錄取蘇寶狄的口供，而被他有意無意的碰壞了，再描述一遍。

對方律師沉思了一會，道：「我的主事人，是一個非常小心而聰明的人！」

「這點是無庸置疑的！」

「可是，第一次不成功，你還不放棄？」

「我想這是唯一的辦法，蘇寶狄是一個非常有耐力的人，他在警署被扣留四十八小時，他可以在四十八小時之內，一言不發！」

「連去廁所的要求也沒有？」

「完全沒有！」

「你說出這一點，表示甚麼？」

貝尊崇道：「我是想指出，在正常的情況之下，是無法拿到他的口供，因此，唯一的辦法是利用其他條件，引他開口！」

「於是你把自己塑造成一個毒販？」

「是的，他是個無所事事，天天喝酒渡日的人，唯一可以吸引他，是不用太多工作，而又可以賺很多錢的工作，我想只有販毒！」

「你是騙他，說你是個毒犯？」

「是的。」

「你既然曾說過，蘇寶狄是個非常聰明而謹愼的人，他會相信嗎？」

「他有點不相信，我曾經利用一些假鈔票，假毒品在他面前出現，並且我也給過他金錢，這樣，他才開始相信我！」

「你用盡種種方法騙他？」

「是的！」

貝尊崇的律師，開始發急，因爲蘇寶狄的律師，正一步一步引他入了一個陷阱。

貝尊崇却並沒有發覺。

「你一直在騙他？」

「是的。」

「當時你的身份是一個販毒小頭目，你以爲蘇寶狄會絕對相信你？」

「不一定。」

「你相信蘇寶狄嗎？」

「當然也不盡相信。」

「爲甚麼你不信他？」

「他爲了取得我的信任，更爲了可以加入我的販毒集團，他也用盡方法努力以赴。」

「你對他並不相信？」

「並不完全相信！」

對方律師說到這裏，便淸淸喉嚨，道：「各位，你們都聽過貝尊崇警長所說，當一個人，爲了取得另外一個人信任的時候，往往會誇大事實，而我的當事人，一直都希望賺取更多金錢，他爲了取信於貝先生，甚麼話也可以說，從這一點，你們都可以判斷得出，蘇寶狄後來在酒店說的話，即是被錄影與錄音那一段，並不一定是事實！」

貝尊崇道：「那時候的情形並不一樣……」

對方律師接口道：「一個人在平時已不值得別人相信，再加上酒精，黃色淫褻電影之下，你們自己可以判斷，是否眞實，是否可信？」

這一番話，實在是非常有力。

貝尊崇這時才恍然而悟，自己已陷入了對方律師的一個圈套之內。

他感到非常頹喪。

但對方律師仍沒有罷手。

他道：「你一直都認爲，蘇寶狄一定已殺人，已殺了甘絲謹，爲甚麼你不相信他？」

「因爲他根本上是個壞人！」

「壞人……在你的觀念上，壞人的定義是甚麼？」

「做壞事的人，包括殺人放火的人！」

「壞人的話不可信？」

貝尊崇因爲受過上一番盤問之後，已提高了警覺，免再一次墮入對方律師的圈套，可惜他又再一次重蹈覆轍。

他沒有直接回答這一句。

對方律師却緊緊追問，絕不放過。

「你認爲壞人的話不可信？」

貝尊崇無奈，只好道：「是的！」

「那好極了，當時，你套取我的當事人的口供的時候，你是甚麼身份？」

「是個毒販！」

「在你心目中，他是個甚麼人？」

「壞人！」

「以壞人身份去騙取壞人的口供，各位，我的盤問完畢。」

法庭上每一個人，聽了這一番話之後，似乎對貝尊崇套取蘇寶狄的口供有所懷疑。

貝尊崇知道，兩次的盤問，他是大大的落在下風。

控方的律師也爲這個轉變而傷透腦筋，他們都明白，這並非貝尊崇的錯，而是對方律師太聰明，太懂得利用證人的弱點。

那天離庭之後，貝尊崇一直悶悶不樂。

控方律師也特別邀請了貝尊崇往他的辦公室，商討有關這案件的

關鍵問題。

布斯看見貝尊崇的頹喪，若有所失的樣子，便安慰他道：「你不用氣餒！」

「我一連敗了兩仗！」

「你是指兩次盤問？」

「是的，對方的律師的確是非常聰明！」

「是的，這點是無可否認，但這並不是表示我們一定輸的！」

「爲甚麼？」

布斯反問道：「你當初接辦這案件的時候，有甚麼感覺？」

「一切都無從入手！」

「是的，你本應放棄，但你結果沒有，爲甚麼？」

「因爲我覺得一切跡象，雖然並非具體的跡象，但都是證明他有罪，因此，我不放棄，而且用盡所有辦法去證明他有罪！」

「我想，還有一個原因，你相信有天理，一個殺了人的人，一定會得到報應？」

「是的，正是如此，我才鍥而不捨的追尋下去！」

「我們現在也應該有這個信念！」布斯頓了一頓，道：「蘇寶狄是眞殺了人，也眞眞正正的肢解了屍體，你一定要有這個信念。」

「我當然有這個信念！」

「好了，你既然有這個信念，那麼，無論對方的律師如何聰明，如何狡辯，他仍然是逃不過事實，也不能推卸任何罪行！」

「是的，布斯先生，他在事實上是有罪，讓他怎樣辯護也沒有用的！」

「好了，你明白這點，我們便可以繼續奮鬥下去，而且我們必定勝利！」

貝尊崇再度奮起了精神。

他們商討了一會，已決定明日的戰略。

翌日開庭，對方律師更充滿了信心。

不過，這次由布斯盤問貝尊崇。

「貝先生，爲甚麼你要採用這個錄影、錄音的方法來套取蘇寶狄的口供？」

「作爲一個警務人員，我知道用錄音錄影的方法，並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反而是一個最壞的方法！」

「既是如此，你爲甚麼要用？」

「因爲我要使法官相信，要陪審團相信，他的確有罪，而且由他親口說出。」

「你用過其他方法？」

「當然，可以用的都用了，但因爲兇手十分狡猾而冷靜，我承認一切辦法無效，因此才採用這一個佈局來騙他，我並不是誤導他，而是騙出他心目中的話。」

「好極，貝先生，你休息一下。」

布斯傳召了兩個證人，一個是莫彼德，另外一個是錄影師兼錄音師。

莫彼德先上證人台。

「莫先生，你一直協助貝尊崇辦理這件事？」

「是的。」

「你爲甚麼會主持這一件看似徒勞無功的事？」

「不，並不是徒勞無功，現在的成果，那卷錄影帶、錄音帶，一切都是成果。」

「你是基於甚麼支持他一定會把案件弄得水落石出？」

「因爲我也相信，殺人者一定不能逃過法網！」

「你不覺得那是浪費了人力物力？」

「不，絕對不，一個人好與壞，額上並沒有寫上的，爲了使其他人不再受害，我認爲把這案件查個水落石出，是非常値得的！」

「但他扮的是一個毒販！」

「是的，但我認爲並不重要，因爲那只是一個角色，正如我們日常生活，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適當的場合下，扮演適當的角色，那是必需的，而事實上，貝尊崇只是扮一個壞人，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想不到莫彼德的供詞是相當有力量，使在庭的人，也覺得貝尊崇所作的一切，並無差錯。

這一次盤問，可以說是把案件推向一個高潮，也是贏回了一仗。

接着，布斯傳召了錄影師。

「你一直在貝尊崇與蘇寶狄的房間偷錄他們的影像與聲音？」

「是的！」

「你是否預先佈置？」

「有，我們佈置了一整個下午。」

「誰與你在一起？」

「莫彼德先生。」

「他有沒有告訴你，是錄甚麼人的？」

「沒有。」

然後，他又再傳召另一個人，那是一個專門鑑別僞造錄影錄音的專家。

「你在出庭之前，有沒有檢驗過這卷錄影帶？」

「有。」

「你的報告指出，這卷錄影帶是完全沒有經過刪剪的，對嗎？」

「是的，以我專業知識，我可以保証這錄音錄影帶是完全沒有刪剪的。」

「以閣下專業知識，在世界各地的法庭來說，能否接納錄影帶作爲證供——我的意思並不是法律上的意義，而是可信的程度！」

「當然，不同國家，有不同的要求，但以我個人的意見，在完全不爲當事人所知的情況下，所錄下來的聲音影像，絕對可信！」

布斯這次簡單的盤問，也把局面扭轉了。

可是，蘇寶狄的律師却又傳召了另一個證人，這人是一個大學教授，他是個人權的研究專家。

「李教授，你對人權的看法是甚麼？」

「是天生的，不可侵犯的！」

「你認爲人權那麼重要？」

「重要，非常重要！我們所有自由國家，花費大量金錢，人力、物力，爲的也只是維護人權。」

「人權中的私隱權重要嗎？」

「重要，因爲個人沒有了私隱，那麼，我們會活在一個恐怖的世界裏！」

「爲甚麼？」

「那是牽涉到人的尊嚴，人沒有了尊嚴，活着是沒有意義的！」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的人都沒有私隱權，也不見他們活得不好？」

「不，那只是暫時性的。」

「那麼，你認爲在本案中，利用錄影帶在窺伺的情況下拍攝，是否侵犯了私隱權？」

「是的。」

「你認爲可否作爲證供？」

「不能。」

法庭內的人都起了哄動。

＊　＊　＊

這件案子一共審了三個月。

雙方所傳召的證人，都是旗鼓相當。

那天，在結案陳詞的時候，雙方律師都有非常精采的說話。

首先，由辯方律師作陳詞：

「各位，蘇寶狄是一個低下層的人——我這樣把他分類，並不是對他有偏見，反而是指出，他是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中，一些未爲人們所注意的人。

「他們失業、醉酒，但在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直接說是貧民窟，他們是被忽視的一羣，沒錯，這些人之間，會有很多不同罪惡在他們之間糾纏，但這並不一定代表他會殺人，更不一定會肢解死者。

「我希望法官及陪審員都明白，他們(包括我的當事人蘇寶狄)很多時候，經過長期失業，他們也渴望工作，渴望成就，這包括了任何工作，他們沒有足夠的學問，我們當然不會希望他們找甚麼高尚工作。

「當另一個壞的引誘出現的時候，你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會利用所有能力，說謊、欺騙、訛詐……等等手段去獲得工作，我的當事人便是在這情況之下被錄影的。

「另外一點，一個人長期發悶，而且自小便有沉默幻想的人，是有把幻想當爲眞的傾向，事實上，他是現實與幻想並不能分開。

「最後一點，我想强調的，甘絲謹的屍體一直沒有發現，根本沒有理由判他謀殺，北美這麼大，交通方便，她可以蟄伏任何一個地方，幾十年後又再出現，這種例子已屢見不鮮，請各位陪審員好好考慮這一點。」

然後，是布斯的結案陳詞。

「各位，貝尊崇警長鍥而不捨的查探這案子，而在絕無辦法之下，想到這個用心理攻勢，用秘密錄影的方法，相信各位也明白他的盡忠職守，敬業樂業的精神。

「蘇寶狄先生有沒有殺人，相信大家在各種證供，證人的口中，都已非常明白，心裏有數，至於案中有涉及各種大問題的情況，各位亦是了解。

「自由的確是我們國家與人民所共同努力的方向，不過，一個大原則之下，我們要自由，是要在不侵犯別人的安全、空間，才能作出自由的抉擇。

「私隱權也是在同一原則之下，爲了證實罪行，而並非其他，我想法官與陪審員都知道怎樣去分析了解，而作適當的判決。」

在比較上來說，布斯陳詞並不算太有力。

不過，他在對付對方所提出的大問題，是有足夠的影响力量。

陪審團退庭商議，但整個下午都無結果。

因爲這是一宗謀殺案，陪審團一定要有了結果，才可以離開，因此，他們被迫留在法庭之內，渡過一宵。

七個人之中，都各有支持，有些人同情蘇寶狄，也有人支持貝尊崇。

翌日早晨，他們仍要經過三個鐘頭的投票，才有了一個結果。

這結果由法官說出。

法官莊嚴地判道：「蘇寶狄，經過陪審團的判決，你的控罪——一級謀殺並不成立！」

這話一出，整個法庭都哄動起來。

連一向冷靜的蘇寶狄也高興得淚光閃閃。

「但是，二級謀殺罪名成立！」

法庭再度响起了感歎聲。

「因爲陪審團考慮到死者屍體並沒有發現，但仍有足夠的證據顯示你殺人，因此你被判終身監禁，而且由現在開始執行。」

蘇寶狄冷靜地坐下。

貝尊崇也舒了一口氣，三年來的工夫並沒有白費，而最重要的一點，天理還在！

在場很多人都不明白，一級謀殺與二級謀殺有甚麼分別。各大報紙的記者也在追問布斯與貝尊崇。

布斯道：「一級謀殺與二級謀殺，其實都是判了被告殺人，不同的地方在刑罰，兩者都是終身監禁。」

「那又有甚麼不同？」

「不同在假釋！」布斯頓了一頓，道：「如果是一級謀殺而判終身監禁，是完全沒有假釋的，換句話說，他一生一世都要在監獄渡過。

「二級謀殺也是終生監禁，不過，十年之後，他便可以假釋！」

眾人聽了，也覺得陪審團這個判決，其實相當公平，因爲沒有屍首，乃是這案的主要關鍵。

記者也爭着訪問貝尊崇。

「你以後怎樣？」記者問。

「我以後仍然是當個警長。」

「這件案件完了，你有甚麼感想？」

「我想陪審團與法官都是公平的，基本上來說，我相信法律是公平的！」

「如果蘇寶狄提出上訴？」

「他有他的選擇。」

蘇寶狄的律師雖然是被打敗了，但其實他已有了相當的勝利，這一件案子，如果是被判有罪，應該是一級謀殺，但而今被判二級，也是重大的勝利。

記者追問他是否會上訴。

「我要看我的當事人，如果他要求上訴，我會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

「你對這案子的感想是甚麼？」

「我想，案子本身兇手是否殺了人，意義不及自由社會中的私隱權那麼重要，我們要維持一個自由的社會，一定要有一些犧牲。」

有些人並不贊同這位律師的觀點。

甘絲謹的家人，也接受了記者的訪問。

她的父親說：「三年多來的困擾，總算是告了一段落，不再使我們日子不安。」

「你認爲公平嗎？」

「公平？我想法律是公平的，蘇寶狄是會得到他應得的懲罰。」

甘絲謹的母親並沒有甚麼特別的表示，只是希望她的女兒在天之靈，在這個時候可以得到安息。

翌日的報紙，刋登了這案子的判決，一般的輿論，是好壞參半。

有些人擔心，十年之後，蘇寶狄獲得假釋，這麼一個冷血的人，會否又再危害社會？因爲有很多宗案子證明了一點，假釋犯人往往一接觸社會，又再犯事，特別是一些強姦犯人，甫一出獄，又再去強姦！

另一些人却對貝尊崇他們所採取的查案方法，表示質疑，因爲西方人一般都着重私隱權，用一個騙人的方法套取犯人的口供，很多人是認爲不可靠！

* * *

對於蘇寶狄來說，這是他另一個噩夢的開始。

當他聽到法官判他第一級謀殺不成立的時侯，他並不感到驚訝，因爲他的律師早已告訴他，沒有一個人，膽敢判他第一級謀殺的，因爲他們一直找不到死者的屍體。

但他却想不到會判二級謀殺！

因爲一牽涉至「謀殺」二字，無論如何，都會被判終身監禁，分別的只是假釋的時間。

他以爲自己會被判誤殺，如果是誤殺，他會被判五年或七年，這對於他來說，他仍有時間，他只是二十多歲，五年之後，他只不過是三十多，仍有一大段自由自在的日子在等待着他！

他對他的律師道：「我要上訴！」

律師道：「蘇寶狄，你認爲這判決對你還不算公平嗎？」

蘇寶狄道：「他們沒有理由判我終身監禁！」

「爲甚麼沒有理由？」

「因爲找不到屍體！」

「蘇寶狄，其實你撫心自問，你應該是判死刑的！」

「爲甚麼？」

「因爲以我職業的經驗，我知道你的確有罪！」

蘇寶狄沒有甚麼表示。

「但他們找不到屍體！」

「是的，因爲找不到屍體，法官與陪審團只能判你終身監禁，而且在十年之後，你又可以自由，但有些事情，你知我也知！」

「知甚麼？」

「有些事情並非一定要以法律解決的，你殺了人，法律並不能完全懲罰你，但那並不是表示你沒有殺人！」

蘇寶狄望着律師，道：「你一直認爲我有殺人？」

「是的。」

「那爲甚麼你還替我辯護？」

「那是因爲職責所在！」

「你既然相信我有殺人，你大可不必爲我辯護！」

「不，我放棄這工作，仍然有人會擔任這個工作，另一個人始終要爲你辯護！」

「我實在不明白，你爲甚麼仍要做！」

「說一句老實話，我下個月不再做政府的律師了，我自己出外掛牌了！」

蘇寶狄恍然而悟道：「你利用了我？」

「不，只有像這樣轟動的案子，才有助於我的名聲，因此我一定要替你辯護下去！」

「你卑鄙！」

「不，我用非常正當的方法，在爲自己爭取名聲！」

蘇寶狄再沒有作聲。

正如這位大律師所言，他因爲這件案件，名聲大噪。

蘇寶狄被送入監獄，過去那幾個月，他都是被扣留在警署的拘留所，而且是單獨的，不過，這次正式送入監獄，他才知道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

那是一個相當大的監獄。

這監獄內所囚的犯人，都是曾被拘留相當長的日子，換句話說，他們所犯的罪行，都是相當嚴重。

蘇寶狄一被送入監獄，便有一大羣囚犯圍着他，他向來是個非常冷靜的人，此刻他仍然保持冷靜。

有人道：「你殺了人？」

「我看過新聞，他是肢解女人的人！」

這話使所有的人對他刮目相看。

蘇寶狄並沒有甚麼表示。

突然有人走出來，叫道：「打他，打死他！」

另外一人叫道：「他殺死人，爲甚麼讓他生存在這裏！」

開始有人圍攏上來。

蘇寶狄不能再保持冷靜，他大叫：「救命，救命！」

那些獄卒聽了，趕緊跑來才免了一次皮肉之苦。

原來那些囚犯，都認爲那個法官與陪審團判得並不公正，引起議論紛紛，有些囚犯提議，既然法律不能制裁這個兇狠的殺人犯，他們自己來解決他。

蘇寶狄被拘在一個單獨的囚室之內，不見天日，他整日坐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沒有人知道，他的內心在想着一些甚麼。

有一天，他要求獄長，派一個牧師或者神父來，但他並沒有解釋爲了甚麼原因。

獄長對這些囚犯的行爲，都是十分有經驗的，他猜測蘇寶狄可能會自殺，但在自殺之前，要把心中的話說了出來，使他們的良心減去一些壓力。

結果，一位牧師進入了囚室。

「蘇寶狄，你想找的牧師來了！」

蘇寶狄望着牧師慈祥的臉孔，但良久也一言不發，那牧師耐心地等着。

終於，蘇寶狄開口道：「牧師，我很害怕！」

「害怕甚麼？」

「我害怕有人打死我！」

「你現在單獨一人囚在這裏，不會有人侵犯你！」

「我不是說這些囚犯！」

「那是誰？」

「一個人！一個我只要閉上眼睛便看見的人！」

「誰？可以告訴我嗎？」

「你知道我是甚麼人嗎？」蘇寶狄反問。

牧師點點頭道：「我知道。」

蘇寶狄不言，又再度流露他的冷冷目光。

「法官沒有錯判你？」

蘇寶狄沒有回答。

「你究竟有沒有殺人？」

他仍然沒有回答。

忽然，他好像在自言自語，又好像對牧師道：「她來了，她本來是蓋着一塊頭巾的，可是，頭巾一直的滑下來，她的眼睛一直望着我。」

「你是殺了她？」

蘇寶狄沒有回答，只道：「牧師，你可以不可以替我把那個影像趕走？」

「我不知道！」

「那是一個魔鬼，你要替我驅走那魔鬼。」

「我不是驅魔人，我只是個牧師，我可以替你做的工作，只是一起祈禱。」

蘇寶狄沒有作聲，這時，他似乎陷入了一個迷茫的世界。

牧師爲他祈禱，然後離開，蘇寶狄好像完全不知道似的，他目光開始散亂。

之後的一段日子，蘇寶狄好像陷於半瘋狂狀態。

半個月之後，他已瘦至不成人形，不過，他仍然沒有死去，直至現在，他仍生存。

究竟蘇寶狄有沒有殺人？仍是一個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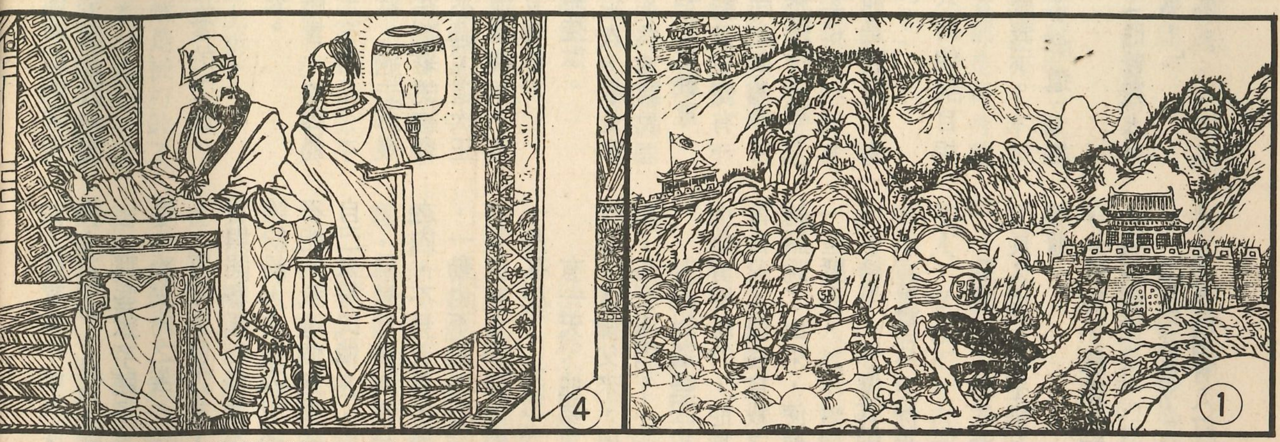
不過，上天是公平的，法律懲罰不了他甚麼，但他日夕被自己的良心懲罰着！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個道理，無論中外，都是眞理。

（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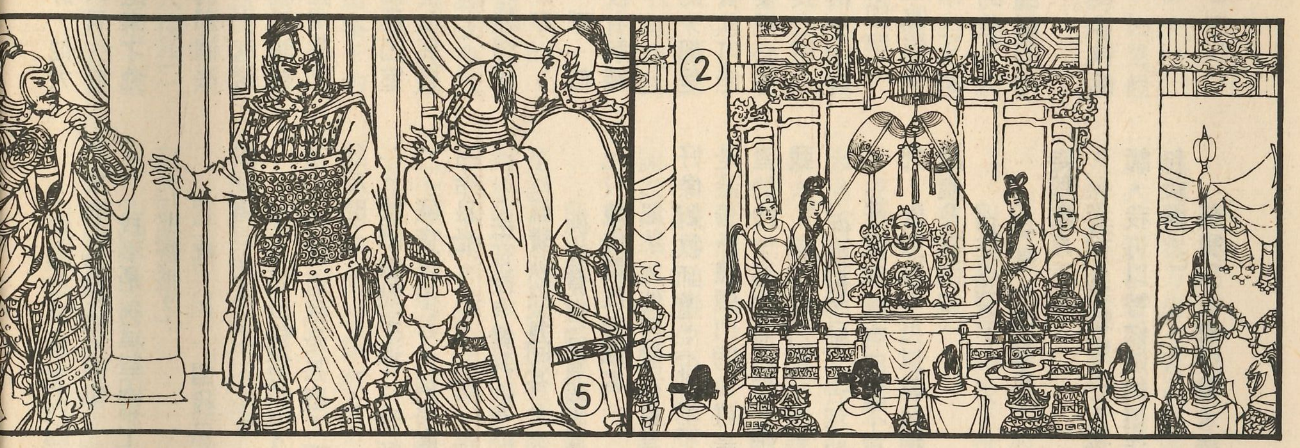
破姑蘇（一）

張龍 · 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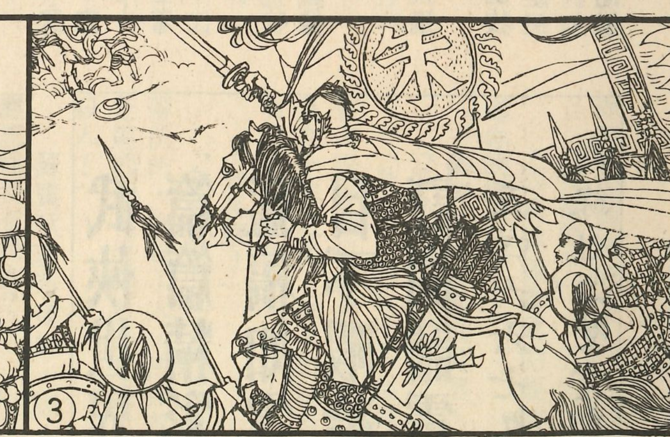
1　朱元璋和陳友諒正在鄱陽湖爭戰的時候，東南面的張士誠乘機佔領了通泰、高郵、淮安、濠州、濟齊等大片地盤。

4　朱元璋的軍隊漸漸逼近了張士誠的老巢姑蘇。為盡快攻下張士誠的地盤，朱元璋與劉伯溫常常徹夜不眠，共同研究對付張士誠的作戰計劃。



2　隨後張士誠便在姑蘇立都，自稱吳王。並讓自己的弟弟張士信當宰相，女婿潘元紹當參謀，統領朝廷的軍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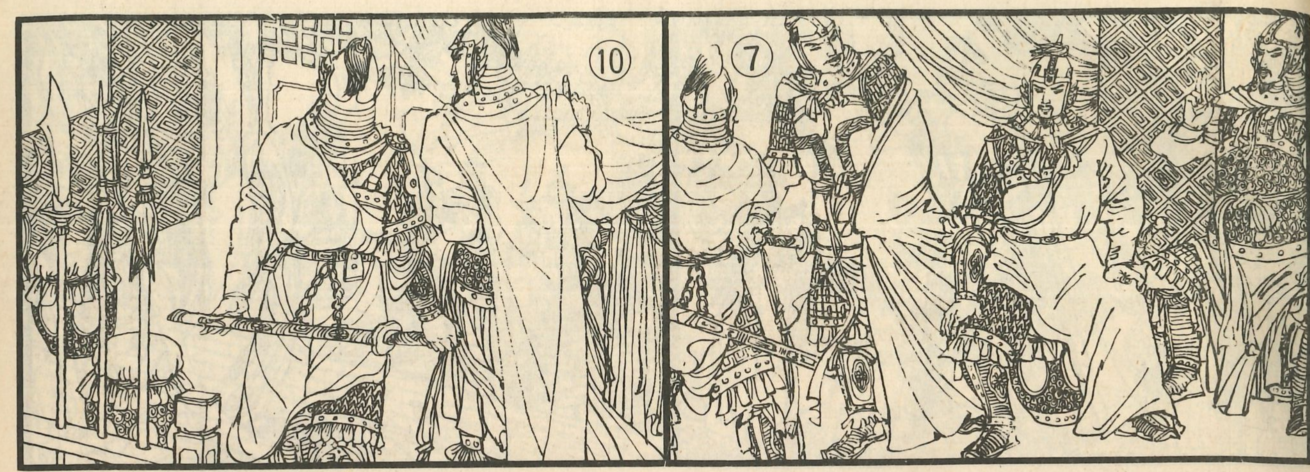
5　一日，朱元璋把新從張士誠那邊投降過來的熊天瑞帶到徐達、常遇春跟前說：「這次請熊將軍幫助你們攻打姑蘇，你們可以如魚得水。」



3　正當張士誠做着皇上好夢的時候，朱元璋却一舉拿下了泰州、高郵，收復了濠州等地。



6　徐達、常遇春馬上表示歡迎，說願與熊天瑞一同進軍。朱元璋問常遇春準備先攻哪裏？常遇春說：「依我之見，捕鳥搗窩，滅鼠熏穴，要先拿下張士誠的老窩，姑蘇一破，其它城池也就不戰而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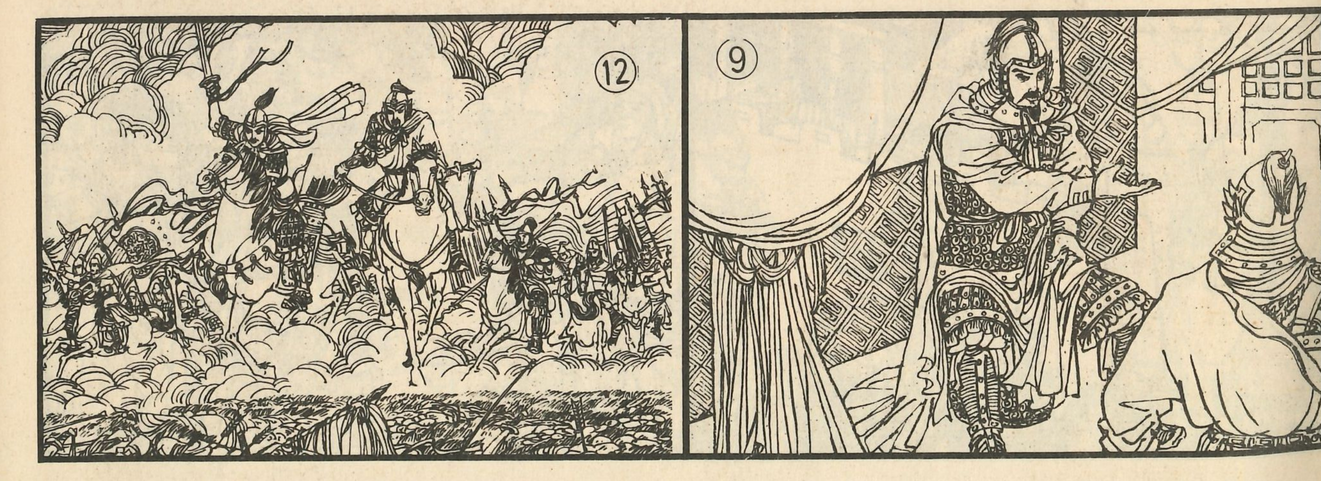
7　朱元璋略一沉思，便對常遇春說：「常將軍言之有理，去毒必去根。只要三位將軍同心協力，必勝無疑。」常遇春十分得意地看了徐達一眼，同熊天瑞走出了營帳。

10　朱元璋微微一笑，對徐達道：「我看熊天瑞並非眞意投降，進軍途中他必叛我去給張士誠報信。張士誠必定全力守衛姑蘇，這樣一來，他就會中我之計。」接着，朱元璋又如此這般地說了一遍。



8　常遇春、熊天瑞一走，徐達就問朱元璋：「元帥眞要改變計劃去打姑蘇嗎？」朱元璋搖搖頭：「不！若先打姑蘇，張士誠的把兄弟張天其勢必全力援救，我們將兩面受敵，損兵折將。」

11　徐達聽罷，恍然大悟，連說：「妙計，妙計！」說罷，領兵而去。朱元璋待徐達、常遇春出發後，又命令李文忠攻杭州、華雲攻嘉興，以牽制張士誠的兵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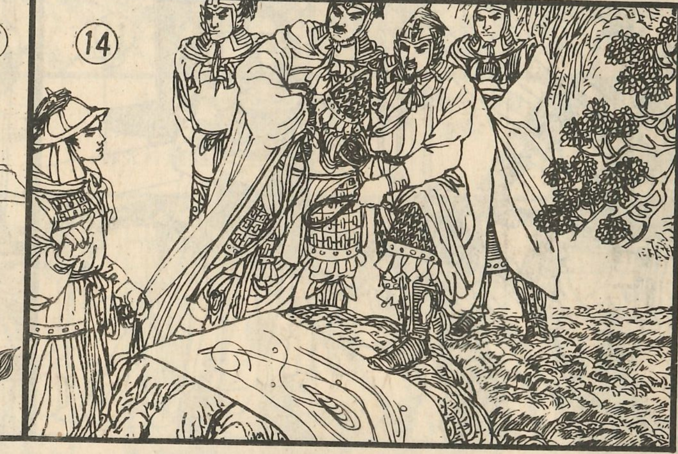


9　徐達頻頻點頭。朱元璋繼續說：「我們如先集中力量拿下湖州，砍掉張士誠一條胳膊，姑蘇不就垂手可取了嗎？」徐達不解地問：「既然如此，元帥爲何同意了常將軍的作戰計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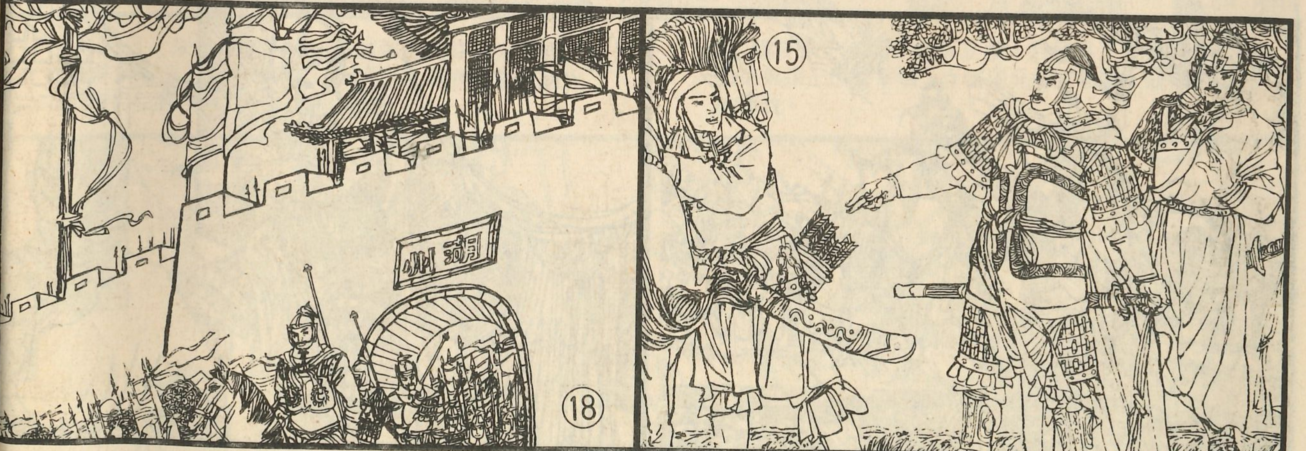
12　却說徐達依計而行，和常遇春、熊天瑞領着部隊浩浩蕩蕩從太湖向姑蘇殺去，沿途過關斬將，戰無不勝，敵人望風而逃。



13 一天，部隊進到昆山，徐達要與衆將商量軍務，可怎麼也找不到熊天瑞。常遇春非常着急，徐達却說：「不必找了，隨他去吧！」



14 徐達的話音剛落，只見一個軍官氣喘吁吁地跑來報告：「熊將軍領着幾個士兵騎着馬向姑蘇方向跑了。」



15 常遇春十分氣憤，大聲喊道：「追，把他抓回來！」徐達忙說：「不必了，讓他去給張士誠報個信吧！」

16 徐達見常遇春仍不解其意，便把朱元璋的話告訴了常遇春，並命令常遇春停止向姑蘇前進。



17 常遇春聽罷，如夢初醒，說：「元帥眞是料事如神，料事如神！」於是，徐達、常遇春立刻調轉兵力，直搗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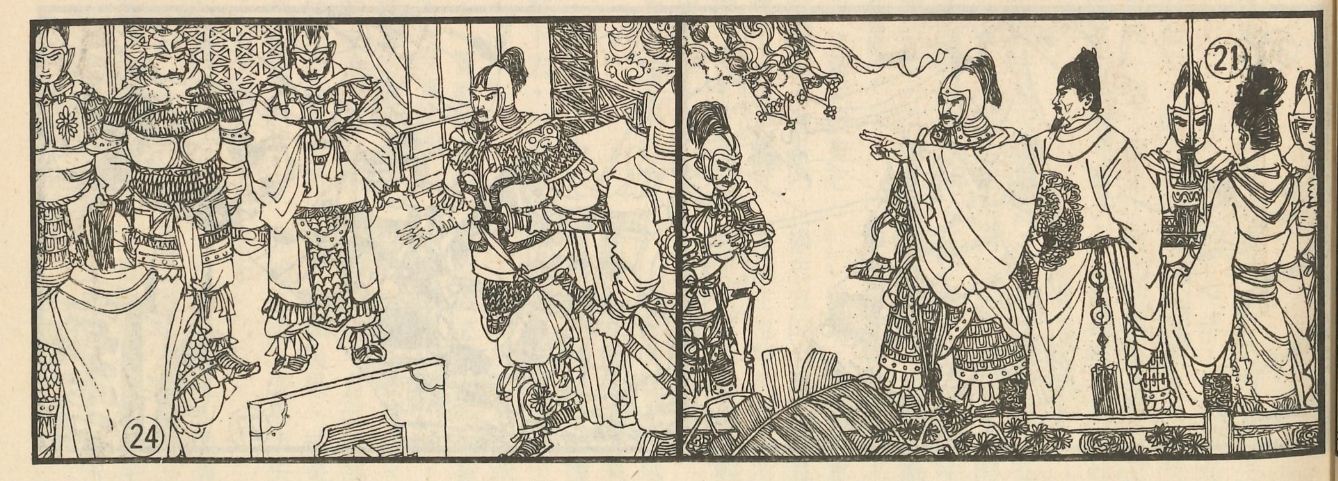
18 這時，鎭守湖州之將張天其以爲徐達去打姑蘇，正準備調動兵力援助張士誠，沒想到徐達、常遇春直奔自己而來。他只得倉促率領副將黃寶、陶子寶出城迎戰。



19 張天其、黃寶沿南路而來，恰與常遇春相遇，但沒戰幾個回合，就被常遇春殺退，往城裡方向逃去。黃寶也被常遇春活捉了。



20 張天其見徐達、常遇春來勢兇猛，急忙退回城去緊閉城門，不敢再戰，並派人到姑蘇求援。



21 却說姑蘇城裏的張士誠得到熊天瑞的情報，勃然大怒：「朱元璋眞是欺人太甚了，他佔了我的泰州等地不算，如今又要打到我的面前來了！」當即傳令，調集兵馬，防守姑蘇。

22 幾日以後，張士誠正在巡視姑蘇防務，忽見有人來報：「徐達、常遇春已將湖州包圍了！」

23 張士誠這才知道自己上了當，他一面派名將李伯昇乘小船秘密潛到湖州，協助張天其禦敵；一面召集衆將商議援助湖州事宜。

24 李伯昇來到湖州以後，見士兵惶恐不安，胸無鬥志，便說：「大家不必過慮，呂將軍率領援兵很快就到。只要我們齊心協力，內外夾攻，必擒徐達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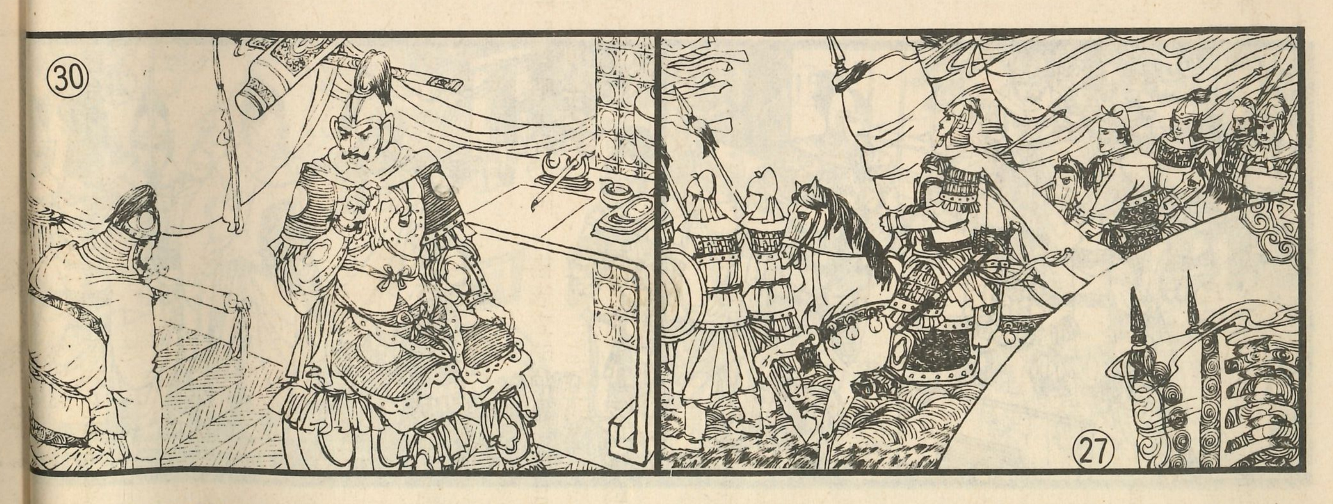
25　這日徐達探得李伯昇秘密來到湖州，急忙召集衆將商議對策。徐達說：「湖州是張士誠的一個要塞，他肯定要派重兵來援，我們必須小心提防才行。」

28　行至姑嫂橋，常遇春命令士兵一面修築工事；一面嚴密注視敵人的動向。



26　常遇春聽罷，道：「徐將軍，您圍城內之敵，敵人的援兵由我來對付，保証萬無一失。」徐達點頭同意。

29　張士誠果然派呂珍率領二萬人馬來解湖州之圍。呂珍怕中埋伏，不敢輕易向前，便在湖州東面安營紮寨，探聽動靜。



27　次日，常遇春率領着徐達撥給他的十萬人馬，浩浩蕩蕩出發了。

30　呂珍停留多日，才探得常遇春嚴守姑嫂橋，不好通過，但想到自己糧草不濟，只好派人去姑蘇稟報張士誠。　（待續）



江湖恩仇錄／凌雲・文
可飛・圖

黑螞蟻

殺師弄權霸武林　時移運轉得報應

江南的冬天，下着冷雨，又濕又冷，眞是不好受了。

這一天是冬節的前夕，滿天都是黑雲，白天也像黑夜一樣，雨下得很大，整天沒有個歇的時刻，眞悶煞人。

這一天，南莊的莊主整天在莊裏走來走去，坐立不安，不時站在窗前外望，有時還走到莊門口去探望，似乎在等着什麼似的，但每次都失望，什麼也沒有看見。

「老爺，你已經一整天沒有吃東西了，還是先吃點麵吧，我叫阿棟去給你燒碗麵好嗎？」這是老管家德叔對莊主的關懷。

「我不餓，不用了！」

「老爺，你身子要緊呀！你……」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莊主揮揮手示意管家下去，不要煩他了。

「唉！老爺……」管家德叔輕輕地嘆息，把話頓住，沒有說完。

晚飯時，德叔特別吩咐廚房做了幾道莊主喜歡吃的小菜，但莊主實在沒有胃口，不曾走近飯桌，所以根本不知道桌上有什麼菜餚。

明天便是冬至了，天雨未歇，天氣更冷，莊主的心情更是沉重了。

天色眞正的要黑了，站在莊前的莊主，突然精神一振，目注莊前通道，原來他聽到馬蹄聲響。

但是，他感到奇怪，何以馬蹄聲如此沉重，又無規律？振奮的心情如被淋上冷水，一下子收縮了。

他召喚了兩名莊丁和教練一起去查看個究竟。

教練楊志立，在南莊任職教練已經三年多了，他的底細如何，連莊主也不知道。三年多來的賓主相處甚融洽，大家已漸漸忘懷，不再追究楊志立的身份了。

但是，外面却意外的傳出有關楊志立的消息，而且還傳到南莊，連莊主也聽到了，所以心中極爲焦急，希望朋友出面斡旋，化解了這一次爭鬥。

南莊的莊主姓南名天野，自小便喜歡武藝，並得異人傳授異術，精通多門武藝，尤擅於掌法，年輕時難免火氣盛，結下了不少仇家。

他的仇家有正派名門中人，也有俠義道人士，亦有黑道的，原因是他中年浪跡江湖，名如其人，十分野性，不守常規，不甘隨俗，看不過眼的，自己認爲怎麼辦便怎麼辦，不顧後果，結果便結下了多方面的仇怨，成爲衆矢之的，仇家滿天下。

中年過後，他有悔意了，覺得自己這樣做雖然對，到底人單勢孤，難以成事，假如早年多結交一些人，把自己的心意告訴他們，多些

朋友一起合作，便會好得多了，但發覺得太遲了，來不及了，自己一直以來所作所爲自信對得住良心，並無大錯，結果仍然是錯。錯的並非自己所作所爲，而在於過去未曾好好結交朋友，以致自己一直都是單槍匹馬孤身盲闖，始終一事無成，反而落得個仇怨滿天下，使自己寢食難安。

南莊是一個是非之地，年中到此尋仇的人眞是不少，雖然莊主仍然健在，足以證明來犯者佔不到便宜，但長年累月處在緊張狀態中，這種提心吊胆的日子已經令南天野受夠了。

他不是一個甘於蟄居的人，他性本好動，但無法抽身，除非不顧莊中一切，不顧後果，他便祇有好像此時一樣，一直呆在莊裏保護莊中人和其他一切了。

南天野沉思中等待，等待楊教練和莊丁的回報，但莊丁和楊教練已經去了好一會了，仍然未見回來，以南天野的經驗所得，這是一個不吉的朕兆，十分不吉利，因此，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等待的時間過得特別慢，南天野此時像在痛苦熬煎中。他呆呆的站在窗下，陷入了沉思中。

突然，一片雜亂的馬蹄聲急促傳過來，驚擾了南天野，他本能地發出反應，轉身疾奔莊門，恰好看到兩個莊丁冒雨把馬勒住，並且由馬背抱下一個人，南天野的心向下沉，向下沉！

「宏昌，是怎麼回事？」莊主南天野問其中一個莊丁。

「我們出去，看到兩匹馬，便是這兩匹，馬背上各馱着個死人。」

「是什麼人，知道嗎？」

「不知道，未見過的，很陌生！」

「楊師父呢？怎麼不見了他？」

「他追趕一個偷襲的人去了！」

「偷襲的人？什麼樣偷襲的人？」

「這兩匹馬原來是給什麼人拴住的，我們去到發現，便去解馬繩，就在這時候，突然有人向我們暗襲，幸得楊師父及時出手，擋住了暗箭，否則，我都活不到現在，已作了冤鬼了。」

「楊師父怎麼說？」

「他要我們先回來，他去追踪賊人！」

「唔！你們快去換衣服，別冷出毛病來，這才冤枉啦。」

「是，莊主請小心，敵人可能再派人來行刺偷襲的。」

「我知道！」南天野說着，他先檢查兩個死者致死的原因和身份。

「唔，原來是王通，他怎麼會來到這裏？有什麼事不成？」本來沉重的心情，變得更加煩燥了。

南天野沉吟自語，無人敢插嘴，跟着，他查看另一具屍體，又道：「這是誰？身中三掌，好快的手腳啊，他與王通一起，當然有點關連！」

南天野邊看邊說邊檢查死者遺物，看到一張蓋有印章的字條，寫着：「日內將來拜訪」，印章上是篆體的荊州劉長四個字。

南天野吃了一驚，道：「哎呀，他是荊州劉長的人？壞了，壞了！」臉色刷地變白，氣急敗壞的連連嘆氣。

荊州劉長是江湖上一個最難惹的人物之一，以詭異毒辣並稱江湖，眞正功夫如何，倒是少有人知道。

他是怎麼樣一個人，亦少有人知道或能說得清楚，據說年紀不大，只有三十歲左右，可能還未到四十歲。

他化裝術甚精，常常變成各式各樣的人，不易爲人所覺，因此不少人都上了他的當，吃過他的暗虧，而且，往往是事過許久才知道，所以無法追截及揭穿其行徑。

南天野也知其人，且早年曾殺過他一個朋友，結下一段樑子，事隔多年，南天野漸漸的已經忘懷了，不料人家依然記在心，而且找上門來了。

但是，令南天野迷惑的是，這個帶有荊州劉長字條的人是誰？是劉長的人？還是劉長加害的人？他和王通又有什麼關係？是專程給自己送訊還是順道？或是他自己根本不知道，死後人家才借他作信差？荊州劉長行事詭秘，南天野自問猜不破這個謎。

王通身上沒有什麼可疑的物件，不用諸多猜疑，值得猜的只有這個不知名的死者，經過詳細檢查之後，南天野又陷入了沉思。

過了許久，突然心中一動，飛快的閃過一個念頭，荊州劉長是來找我，還是來找楊志立？早間外傳有人要找他的晦氣，但却沒有說得明白是什麼人找他，莫非便是荊州劉長？

這個念頭一閃，南天野立即自己否認了，因爲要找楊志立的人並非沒有姓名，只是他一時記不起而已，當上述念頭一閃之際，他記起來了，要找楊志立的是河北三雄。

南天野因此才托人帶訊給兩位朋友，請他代爲斡旋，朋友已有口訊到，說過一二天到達的，這一天是最後之期了，朋友仍未見面，因而害得南天野坐立不安。

朋友逾時未到，楊志立又追敵未返，會否發生什麼事情，實在令南天野不安，如熱鍋上的螞蟻來形

容南天野，最是恰當不過了。

二更鼓响了，楊志立終於回來了。南天野仍未睡覺，他聽得楊志立回來，精神稍爲一振，立即召見，及至看到他渾身上下盡濕，白氣陣陣升起，又急急叫他更換衣衫，並着人準備一點酒菜給楊志立禦寒。

小客廳中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南莊莊主南天野，另外一個當然是楊志立。

賓主共酌，幾杯下肚之後，南天野問：「聽說你追擊偷襲的人去了，他是什麼人？追上了沒有？」

「追上了，可惜……」

「他不肯說？」

「唔！他，自殺了。」

「噢？」

「他是什麼人，爲什麼自殺，我至今還是弄不明白，白跑了一趟，不過……」

「不過什麼？可是有什麼發現？」

「是有點發現！」

「是什麼？」

「我在他身上發現了黑螞蟻，莊主，你可聽說過黑螞蟻？」

南天野陡地變色，還抖慄起來，他的表情不是畏怯，是激怒，看得出，他與黑螞蟻有不可忘記的仇怨，否則是不會如此。

楊志立注視着他，心中也起着波濤，但却不是激怒，是激動，是喜悅。

楊志立在路上回來時便想着這個問題，担心那個人說的話是事實。

原來楊志立瞞過了南天野，那個人在死前說過一些話，他說南天野也是黑螞蟻。

南天野在激怒中站起來，突然除去外衣，再連內衣也除去了，說：「你看！這便是黑螞蟻給我的折辱，你看看便明白我與黑螞蟻的關係了！」

楊志立看到了，南天野的左右雙臂，都有一片刀疤痕，大小幾乎是一樣的，胸腹之間則有一隻黑色的螞蟻，栩栩如生，但螞蟻之下，有一紅色火焰，作燒螞蟻之狀，也是十分神似的。

「兩臂的黑螞蟻，我用刀把牠削掉了！」南天野一邊穿衣一邊說：「但腹部那一隻，我不敢削去，怕有危險，也想長久有所警惕，所以我找了一個會紋身的給我紋上了一朶火焰，我要用火燒死牠，也讓牠受過炮烙之刑，直至我死爲止。」

「莊主，你何以和黑螞蟻結下這樣深的仇怨，能說給我聽聽嗎？」

「當然可以！」南天野道：「我早就想找個人傾訴了，可惜，一直沒有機會！你有興趣聽，我便說給你聽吧！你等一等，待我再取點酒菜來！」

「叫他們自己取來便行啦，何必自己去？」

「不，夜深了，他們忙了一天，明天還要工作，讓他們歇息吧！橫豎我們閒着，自己動手不是一樣！」南天野取了酒壺，剛轉身，陡覺勁風襲背，以爲楊志立要暗算他，本能地斜閃，南天野知道自己會錯了意，立刻轉身回頭，已不見了楊志立，同時聽得窗口「砰」然有聲，窗扉盡毀，窗戶洞開，他當然明白，也追了出去，只聽得楊志立的聲音在數十丈外傳來，「好大胆的賊子，你今夜逃不了啦！」

「哼！你神氣什麼？你不過是南莊一條狗，替南天野看守莊門的狗，兇什麼？你的主人活不了，你也活不了，識相的便快些逃去了吧！」語音充滿自信，近乎自大，但也有眞功夫，數十丈外，說時又不算大聲，聽在南天野耳中，還是十分清晰。

南天野依稀記得在什麼地方聽過這個人的聲音，只是一時記不起來。他要趕過去看看，他發覺有人向他偷襲，他心頭一凜，記起了，有人給楊志立打傷的，可能便是偷襲自己的人！

那是一個雙眼已盲，血流披面，只憑聽覺辨位的人，南天野欺近，以刀指着他，迫他回答，他却不爲所動，冷諷熱嘲，穢語粗言辱及南天野妻女，當時已有不少莊丁聞聲趕來，南天野一怒之下，把他殺了，什麼也問不出來。

殺了這個人之後，南天野有些後悔了，但已遲了，追悔也莫及了。

南天野吩咐各人不要移動死者，等他回來再行處理。說完便朝另一個方向趕去，他不便呼喚，只在暗中摸索與傾聽，這是不容易的事，但總算他幸運，給他聽到了聲音，心中一喜，隨即又大吃一驚！

原來楊志立已陷入了對方佈置的陷阱之中，被困在幾個高手之中。

南天野聽得那些人說道：「姓楊的，你眞是燈蛾撲火，不知自量，今晚我們要你改姓，把你的楊字拆開來，讓你姓木名易，或者姓易名木，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廢話，能不能叫我改姓，要講眞功夫，不是憑一張嘴就能辦得到的！你如果有本領別說將我改姓易木，就是改成木曰勿也可以，就怕你沒這本領，到頭來你姓林的要兩邊分開，隻木就不成林，獨木難生存了。姓林的，你還是小心自己的狗命吧！」

姓林的呆了一刹那，他不是害怕楊志立恐嚇，這一類的恐嚇，他早就聽慣聽熟，不起作用了。

他感到驚異的是姓楊的竟然知道他姓林，現年他五十二歲，二十五年前改了姓穆，已經許久沒有人叫他姓林的了，想不到楊志立却把他的身份一口道破，這等於揭穿了他的底，知道他的過去，他的過去是不願讓人知道的，因此大爲震驚，爲之呆了一呆。

姓林的呆了一呆之後，發出冷笑掩飾窘態，喝道：「你說什麼？睜開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誰？」

「你是欺師滅祖，殺岳殺妻的惡賊林帆，你敢說個不字嗎？」

林帆老羞成怒，揮刀狂斬，守在東面的一個插口道：「穆帆，你把他趕過來吧，讓我送他回老家去。」

「姓麥的，你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這副咀臉，你也配？」

姓麥的叫飛熊，他也是用刀的，他被楊志立一激，受不了，便放棄自己負責的防地，出來夾攻楊志立，實行以二對一，以多勝少。

楊志立一劍在手，應付兩刀，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忽挑忽接，忽直忽斜，打得神出鬼沒，不但未爲對方所制，反而制住對方，盡得先機，佔盡優勢，守在西北的兩位見朋友屈處下風，如何能夠無動於衷？在證實自己人處於下風之後，他們也出了手，他們要合四人之力，應付楊志立了！

「姓楊的，你還不求救？快把你的主子叫來救你吧，你替他守門，他應該來救你的！」其中一個高手高伯達說。

「你別激他了，人家不過當他是一條狗，才不會救他，有錢，還怕找不到守門狗！」另外一高手名車快活的說。

南天野聽到這些話，心中非常的氣憤，恨不得馬上就出手，但他要聽聽楊志立怎麼說，看看楊志立在背後如何說他！

果然，楊志立說話了，他說：「你們聽着，我警告你們，你們如果再有一言半語侮辱南天野莊主，我要在你們死後的屍體上再刺三劍，叫你們死後也受刑，不得安寧。至於我，你們是再多來四個，飯桶也只是飯桶，不會放在我心上，我已經應付得了的事，用得着南莊主出手嗎？你們可眞是井底之蛙，這也難怪你們不信的，我接你們每人二十招，如果在八十招之內，你們還能活着，我便讓你們逃生，否則，即使死了也是活該了，你們想見南莊主，妄想了，南莊主有很多的事，說不定有敵人來搗亂，他要坐鎮本莊，如何會輕率來此？你們幾個不成氣候的人，怎值得南莊主出面招呼？我話已說明，你接招吧！這是八十招開始的第一招。」

楊志立展開了攻勢，別以爲他是誇大其詞，他是有眞實功夫，眞本事。只見他突抖起一劍，劍光散開，恍如滿天星斗，一下子飄向四個對手，四人看來都似乎是向自己臉上落下，冷森森、光閃閃，不由他們不吃驚後退，舉刀還擊，變攻爲守，以求自保。

各人退後一步，楊志立的劍光突然不見，凝向劍身，但各人一口氣未透出口，楊志立的劍招又已發出，是一招「極目滄波」劍勢離地兩三寸，迎他而來，如水沒金山，狂潮怒淚，烟波萬里，麥、高、林、車四人都覺得劍氣如虹，刺膚生痛，只怕一個閃避不及，便有斷腰折足之虞，如何不驚？結果又各自退後了！

「這是第二招了，你們記住，到了第二十招會有一個人死亡，接招，第三招來了！」

楊志立先聲奪人，攻心戰術頗爲成功，打到第十六招，他一聲厲喝，對方在一怔之間，他連發三招，第十九招已刺高伯達於地下，重傷腹部，慘呼哀號，撼人心弦。

四個人已經倒了一個，且未滿二十招，其他三個便不寒而慄，失去了鬥志。但面子攸關，大家還是不肯走，仍在死撐，只是各自爲政，均以守爲攻，不敢硬拚了。

楊志立看出他們這種心意，攻得更爲放心，連攻幾招之後發出呼喝聲，盡量擾亂對方心神。

這樣互相搏鬥到第三十三招，麥飛熊給削去了右手，痛得狂呼慘叫，向外疾逃。

楊志立一聲「那裏走，你的刀沒有拿呢！」足尖一挑，伸手抓住，立即投擲出去，眞個是快如流星，帶着刀脊三環，傳出噹的一聲響，直奔麥飛熊。

麥飛熊在這三環刀已經混了二十多年，自然生有感情，這時又斷了一臂，痛徹心脾，神智昏亂，聽到刀環聲響，以爲眞是自己掉了，本能地伸手去接，但一伸手，這才記起只留下近肩的半截手臂，大半隻手都斷了，如何還能有手接刀？一驚之下，刀光已經入目，慌急中也顧不了許多，向地上倒下滾避，再作打算，原是救急妙着，怎知人算不如天算，他翻翻滾滾躲避擲來三環大刀，但來刀勢已力盡，就地插下，不斜不歪，恰好插在麥飛熊心胸之中，他自己也料不到有此一着，就連連一掠，發出最後一次厲叫，便了此一生了。

他死得比高伯達更快，他死時，高伯達仍在痛苦掙扎中，求死不能，求生亦不得。

麥飛熊又死了，四去其二，只

留半數，林帆與車快活兩人目睹此情此景，知道再拚下去，一定兇多吉少，便一聲不響，分開不同方向狂奔，他們想，楊志立只有一個人，無論如何無法同時分身追趕二人，誰逃得了，便各安天命，大家都抱着同樣的僥倖心理，希望祖宗有靈，結果，兩個都活着，大家都以爲自己是幸運者，直至碰了頭，才知道楊志立根本沒有追趕，暗覺慚愧！

楊志立何以不追趕呢？原來他已發現了另有敵人在，待他們逃遠之後，便說：「朋友！剛才獻醜，承蒙久待，十分抱歉，請出來吧！我還得先向你多謝幫忙。」

「哈哈，果然好眼力，我以爲可以瞞得過你，原來還是逃不過法眼，盛名之下，果無虛士，佩服，佩服。」只見一個身形高大青年漢子飄然自樹上落下，形如鷹隼，着地無聲，姿式美妙極了。

楊志立一見，立即讚道：「好一式『渦旋水聚』，長眉眞人衣鉢有傳，該不知如何高興了，朋友，你可是長眉道長的高足？」

「不，你看錯人了！」那青年道。

「奇怪，難道我眞的看錯了？剛才那一式不是『渦旋水聚』？」楊志立雙眼直盯着對方問道。

「你沒有看錯，但天下這麼大，懂得這一式的未必就是只有長眉道長，他會，別人也會，這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招式，有什麼稀奇？」

「朋友，你太謙了，這一式，正是玉虛派絕招之一，許多玉虛弟子也未見過！你說不稀奇，如果不是自謙，那就太了不起了。」

「我不是自謙，我是實話實說，信與不信，我都不在乎，你先接我幾招吧，我已經快三個月沒跟人動過手了，來，你先接我這一招！」那青年人雙手一絞，雙掌立即發出招式。

楊志立一看駭然疾退，驚叫道：「雙飛掌，玉虛派的雙飛掌！」

青年人不悅道：「你怎麼啦？看不起我？不願跟我動手？」

「不，我與長眉道長相識，又與你無怨無仇，誰傷了誰都不好，何必動手？」

「我們無仇無怨，我不會以死相拚的，你放心好了，看熱鬧的人可做見証。」

「看熱鬧的人？除了你我之外，還有什麼人看熱鬧？」

「我不過找你印證武功，一測自己的功力，也想測度一下你的功力到底高到什麼境界，這是我找你印證武功的目的，你明白了？快動手吧，別掃興，惹得我性起，後果如何更難想像，我這是實話實說，你不用再懷疑了。」

「你這話我相信，不過，我也有條件，除非你答應告訴我你是誰，何姓何名，否則我是不會跟你動手！」

「這當然可以，我姓姜單名一個拓字，因爲我長得高大，熟悉的人，給我加上了一個『大』字，總愛叫我姜大拓！你又如何稱呼？」

「在下楊志立，姜大拓，來，我們點到爲止，勝負都別記在心頭上，也不會對外人說，我們分手之後，便當作沒有這回事，你意如何？」

「好，請吧！」

「請！」

雙方各自立了門戶，互相注視對方，脚部緩緩地移動着，姜左則楊右，姜右則楊左，一進必有一退，一退必有一進，互相注視了許久，脚部移動了不少，仍然未見任何一方動手。

「你守得太嚴謹了，以你這般年紀，有這麼成就，是十分難得的！」楊志立保持了一段時間之後，衷心稱讚姜拓。

「楊前輩，你過奬了！」姜拓說，但雙方雖說話，防守依然十分嚴謹，一點也沒有鬆懈，因此誰也不曾在這時間找到對方的漏洞。

又過了片刻，楊志立突然搶前撲出兩步，雙掌猝分，形如白鶴展翅，勢似進攻，却露空門，右腋下出現漏洞。

姜拓見狀，以爲有機可乘，立即採取攻勢，繞步斜走，用出「旋風反擊」，攻向楊志立右腋下期門穴進擊，出手非常之快。

但是，他到底輸了經驗，判斷欠準，發招之後，才知道自己估計錯誤，跌入陷阱，但已經遲了一步，撤招不及了，因此，他處境十分不妙。

楊志立是故露空門誘敵，若果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遇此，決不會輕易上當的，偏偏姜拓出道未久，經驗不足，遂跌進了人家預設之陷阱，幾乎不能自拔。

不過，由這一招的反應，楊志立也知道姜拓確實是個初出道的新秀，可以智取，不宜力敵，有此見解，便改了主意，決心使用險招取勝。

第一招，使出「霸王卸甲」，以掌緣砍向姜拓手腕，姜拓招已用實，不易變化，唯一辦法是撤招後退，但是才出手就退走，如何使得？他怎麼會這樣的失威？姜拓一急之下，竟然不惜一拚，非但不退不避，反而挺身再進，拚着手臂受到攻擊，也要在楊志立身上取回損失。

姜拓這樣打法是十分大胆，也十分危險，但是他年輕好勝，少有顧忌，不把生死放在心上，更不用

說受傷或挨痛了，因此，他在無法迴避之下就圖硬拚。

楊志立不虞他有此一着，失於意外，反要自己考慮拚或退。

楊志立不比姜拓，年紀大，想法週到，實在不想硬拚，所以結果還是他退避了。

「不要走，你也接我一招！」姜拓見對方退避，胆氣頓壯，馬上追擊呼喝。

楊志立在幾招之下，發現對方攻勢極爲凌厲，全無半點客氣成份，知道這一仗決難善罷甘休，於是也不再顧慮什麼了，打法自然就不同了。

楊志立老於江湖經驗，判斷力强，或攻或守，極有分寸，將以逸待勞，節省氣力，作持久之戰。

姜拓血氣方剛，活力充沛，有胆，肯拚，氣力又大，他亦急於速戰速決，所以不斷進攻，一招未完，二招又至，右掌才發，左掌隨到，循環不息。

楊志立左閃右避，退後再退後，節節迴避，消耗對方體力，鬆懈對方防守之心，伺機反擊。

楊志立的想法是對的，也很是高明，但他百密一疏，攷慮仍未夠週詳。

原來楊志立以一般普通人來衡量姜拓，這一着便有失預算了，因爲姜拓身型高大過人，若果要等他氣力用盡，只怕打到天亮，再鬥到午間甚至傍晚，也未必有此可能，因此，楊志立在發覺這個情形之後，想法又是一變，他想到如此避也避不來，就索性與他大戰一場，分個堂堂正正的勝負。

楊志立主意一決定，不迴避了，他沉勢以待，努力還擊，兩人硬拚起來，這是一場勢均力敵，龍爭虎鬥的精采場面了。

於是楊志立運用自己的判斷力，避過鋒銳，擊其空門，尚能逼使對方陷於變式接招，由攻變守，拚個明白。

姜拓苦攻了數十招，不但未得到好處，且曾數次遇險，幾乎吃虧，心中着實不甘，稍退一刹，注視對方，然後再次進攻，突然大喝道：「楊前輩，你再接我兩招！」招隨聲發，疾攻楊志立上盤，掌影籠罩楊志立頭部及雙肩。

楊志立凝神注視，俟對方招式用老了，猝然退出半步，點足拔身而起，反客爲主，居高臨下，倒撲姜拓。

姜拓大喝道：「來得好！」雙手向上一挺，掌風滙合爲一，把倒撲下來的楊志立一震，震得飛往後退，呆了一刹。

掌勁之烈，大出楊志立之意外了。

「楊前輩，掌法我領教過了，請亮兵刄，我再在兵器上向你請教幾招！」姜拓在拳脚上佔不到便宜，便想在兵器上取回一些面子。

「好吧！姜兄弟，你動手吧。」楊志立不敢用空手對付姜拓的砍山刀，也把佩劍握在手中。

楊志立不久之前曾經以一劍在手，輕鬆地擊敗了林帆、麥飛熊、高伯達及車快活等四人，並且擊斃其中二人，可見其劍招之高明。

但是，他雖然會有此戰績，但面對姜拓，仍然是心中惴惴，手指微抖。

姜拓一抖手中刀，叫道：「楊前輩請接招！」招隨聲發，第一招用的是「凌空飛瀑」，一片刀光泛落，眞如飛瀑凌空，疾洒向楊志立頭上。

「好俊的玉虛刀法！」楊志立繞步一閃，俯身反撲，利用自己身形，使出地趟劍法，疾刺對方足脛，劍光如水漫金山，銀白一片，和對方的刀光飛空，一上一下，互相輝映。

雙方都避過了，都沒有受傷，一合即分，相隔在五六步之外。

「姜兄弟，請你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你請問吧！」

「我希望你忠實的回答。」

「你問吧，楊前輩，只要我能回答，我一定實話實說，否則，我寧願不回答。」

「很好，我希望的正是這樣！」楊志立說：「請問你是路過相逢，還是存心找我較量？或者是衝着南莊主而來的？」

「你雖然問了三個問題，我還是回答你，第一個問題，我不知道南莊主是什麼人，更不認識他，是不會衝着他而來的，我會聽說過你的，但不知道你就是。我確想過找你印證武功，但不知你在何處，所以，祇好說是意外相逢！我這樣回答，你可滿意嗎？」

「我十分滿意，請再進招吧！我會盡我所能和你研究的，我相信，這對我們兩人都有好處，你請吧！」

「好，我來了。」姜拓果然又進攻了，他狂厲地展開一派獷野的刀法，刀連刀，招連招，還夾有掌勢與腿攻，實在非同小可。

楊志立心頭一凜，心知若不用出眞功夫難使對方心服，於是便把劍勢一收，劍氣凝聚，僅護全身，劍氣之外，便罩着重重刀光，他的處境，如繭中蛹，被困在刀光之中。

但是，姜拓被楊志立困在刀光之中，把他的劍氣壓縮在一個小圈中，却無法再進一步，刀勢碰上劍氣，不是滑過一邊，便給反彈回頭，無法再進入劍氣一寸一分，無法

攻破劍氣，亦即是說，無法傷及楊志立了。

姜拓不斷加勁，刀勢如潮似濤，不斷冲擊，但總是攻不破楊志立的堅强防守，等到姜拓久攻不下，漸形鬆弛之際。

楊志立忽然的一抖劍，陡然射出無數寒光，凄凄寒風破空而出，嗤嗤有聲，透過對方的刀光，直射姜拓身上。

姜拓心頭一凜，吃一大驚，暗道：「怪不得師父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說我未必勝得了楊叔叔，當時我心中不服，現在看來，倒是眞的，楊叔叔已經如此，其他人當然還有比楊叔叔更厲害的，我倒眞不可自滿，處處要小心才對。」

楊志立心中也在暗暗的想：這些年來江湖上到底出了些什麼新人？姜拓，是一個突出的人物，除他之外，當然還有不少！不知可有南莊主的仇人？如果有，倒是十分棘手！

大家都是一邊對敵一邊的在想，終於，他們接實了，刀劍相交，火星四濺，刀光散亂，姜拓手腕感到震戰，察看刀鋒，微有缺口，劍光斜射，劍被反震斜開逾尺，楊志立虎口又痛又痳，幾乎握劍不穩，劍鋒雖然無損，氣力明顯地輸給對方了！

楊志立倒大方，在雙方凝望之際，他說：「長江後浪推前浪，英雄豪傑出少年。姜兄弟，我認輸了，不必再比了！」

「不，你是輸了氣力却贏了內力，也贏了劍招，我個子大，氣力是佔了便宜，但若久鬥下去，還是你勝的，楊前輩，後會有期，告辭了！」

「姜兄弟，難得你如此光明磊落，我衷心佩服，願你此後，愼於交友，爲天下善良人做點好事，請多珍重！」

「謝過前輩教誨，我謹記心中，終身不忘！楊前輩，家師曾提到你的大名，叫我有機會，向你老人家請教，家師說，我若能在你老人家手下躲得過二十招，便可以在江湖上走動立足，現在我也希望你老人家回答我一個問題。」

「姜兄弟，你說吧！」

「我想知道你老人家早先和我動手，是用上眞功夫，還是虛與委蛇？這關係着我今後一生，希望你老人家實話實說。」

「姜兄弟，你既然問得坦白，我也不妨說老實話。開始之時，我是存心敷衍了事的，但幾招出後，發覺你功力非比尋常，於是，我便用上了眞實功夫了。不過，我只用到八成功力，並未用到十足，你的功力亦不下於我，氣力比我更充沛，所欠的就是經驗，大約過得兩年，我便是用盡全力也難能勝你了。」

「謝謝你，楊叔叔，你早先不是提到長眉道長的？我確實不是長眉道長的門人，但算起輩份，他是我的師伯，我也曾見過他老人家，並且求過他老人家指點過武功，我出門之時，道長與家師都曾吩咐我向你老人家求教，並代他老人家向楊叔叔問好，剛才我是故意那麼激你的，請恕小侄無禮，我要告辭了！」

「姜兄弟，令師是那一位，你還沒有告訴我呢？」楊志立朗聲問，但姜拓已去遠了。又是逆風，聽不到他的回答。

天將五鼓，夜風甚勁，空曠地，風聲呼呼之外，已無別聲，楊志立悵然呆立了片刻，想起剛才連續的兩場惡鬥。一眞一假，眞的打來輕鬆，假的更爲吃力，不覺喟然嘆息。

這一晚，天氣冷，有雨，雨雖然不大，却一直下着，沒有停止過。

早先是因爲生死之搏，精神全集中在搏鬥之中，沒有注意到其他，連天氣寒冷也忘了，雨也忘了。

此刻，敵人已渺，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連假的敵人姜拓也走了。楊志立精神鬆弛，覺得有點寒意了。同時也發覺自已自頭至脚，渾身上下都濕透了。

「楊師父，剛才的是什麼人，追到了沒有？」南莊主在接近楊志立時說。

楊志立沒有瞞他，實說了。

「楊師父，你猜他們會不會是黑螞蟻的人？」南天野直視楊志立。

「這個，糟了，我怎麼忘了，沒有查看，」他自怨自艾，旋又轉口問道：「莊主，你查看過那一個了？他是黑螞蟻嗎？」

「不錯，他是黑螞蟻，他身上還帶有幾百隻活螞蟻呢！」

「你把牠怎麼樣？」

「我留下了牠，等你回來處理。」

「現在那裡？」

「在那邊。」南天野向另一個地方一指。

「莊主，依我之見，黑螞蟻既然找上門來，決不會就此干休的，你、我當然不能示弱於人，但孩子與夫人他們，最好還是早點離開這裡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一下，這樣，莊主也少了後顧之憂！」

「好，我天亮之後馬上打發他們上路了。」

「現在我們先去看看那些黑螞蟻！」

楊志立似乎很熟悉黑螞蟻的習性，取了一碗水與一碗油，然後放

了幾隻黑螞蟻出來，把牠放在水中，牠如同鴨一樣，浮在水面，走得甚快，水對牠起不了阻攔作用，更浸不了牠，但把牠放在油中，情形就不同了，牠一跌進油裡，便向下沉，浮不起來，用很少的油沾到牠身上，牠也受不了，四處亂竄亂奔，直至力竭倒斃為止，因此得出一個結論，用油可以消滅黑螞蟻，但南莊這麼廣寬，不可能用油洒遍全莊的，所以雖然知道油可以判上黑螞蟻的死刑，也不易處理。

「莊主，辦法一時未能想到，但既然油可以殺死螞蟻，多買點油回來備用，倒是必須的，未知尊意如何？」

「對，天亮後馬上叫人去買點油回來！楊師父，你再想想，還要辦什麼事？想到了就不必通知我，要管家去辦好了！」

「是，莊主，天快亮了，趁這時光，我們歇一會也是好的，天亮之後，可能又有別的事情發生呢！」

「嗯！是的，楊師父，辛苦你了，請歇歇吧！早上再見！」

「早上見！」

＊　＊　＊

早上，天色依然陰沉沉的，仍然下雨。

早上，南天野親自把妻子兒女送出門去，再交由兩個莊丁護送到朋友處去暫住，以免被黑螞蟻無辜所害。

莊中的一些小孩和老婦及孕婦等也在午間離開了南莊，各自到自己的親友處暫居下來。

南莊，在外表看來是依然一樣，沒有什麼改變，但是，南莊是有了變化的。

莊中沒有了孩子，少了笑聲，也少了樂趣與熱鬧。

南莊是清靜了，靜得叫人難受，叫人有不吉的預兆，這是心理上的，莊主有，楊志立有，其他人也有。

可是十分奇怪，幾天過去了，日子過得十分平靜，平靜得出乎楊、南二人意料之外。

「楊師父，你說是什麼原因？」

「這是暴風雨前夕的沉靜，不是個好現象，越是沉寂，越是可怕！」

「我也是這麼想，就不知他們搗什麼鬼？」

「我猜有幾個可能，第一，他們發動時，可能未料到南莊有此實力，能夠一舉誅滅幾個來犯的人，嚇怕了他們，在新人未到之前，不敢再妄動。

「第二，他們在晒緝我們的實力，再作進犯的根據；第三，他們原來沒配多少人手，現要向各地聘請；第四，他們與黑螞蟻掛了鈎，要等黑螞蟻的指示才能行動。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我却想不到了。」

「楊師父，自古道：蟻多咬死象，黑螞蟻數目太多，我們人少力弱，眞鬥起來，只怕應付不來，你說該怎麼辦？」

「對！我想到一個辦法，我們有護莊河，也有護莊墻，我們把一部份油倒到護莊河，油是浮面的，黑螞蟻便過不了河。」

「再倒一些油在墻頭上，黑螞蟻即使爬上了墻也過不了墻頭，這樣，用油是會多些，却有實用，莊主，你意思如何？」

「很好，這辦法很好，就這樣辦！」

「莊主，依我之見，聘請外人已來不及了，不如就在莊中選一些人出來集訓，三幾日內便可以應敵了，這辦法比向外請人更簡單俐落實際了。」

「好，你挑選就是了。」

「好，我去和管家商量。」

南天野道：「不過，他們全不是能手，只怕應敵不易了。」

「要他們對付高手，當然是不行，但他們熟悉莊中情形，又射得一手好箭法，儘可以利用地形箭射來暗襲敵人，擾亂敵人，也可以負責對付黑螞蟻。」

「楊師父你說可行，就照辦吧，我沒有意見！」

「我馬上就去辦了。」

楊志立挑選了十八個精壯、够胆、善射的莊丁集訓，各人因受到重視，都非常的興奮，覺得與衆不同，非要盡責任做到最好不可，所以楊志立教來各人都盡心聽，很快就明白了！

這十八個人祇訓練到一天半，敵人來了，據探子報到莊裡，敵人有二、三十個之多，就不知有多少高手，多少是黑螞蟻！

十八個莊丁各自把自己隱伏了起來，等到有機會時再動手。

楊志立和莊主南天野把各人分派了妥當之後，便以焦急的心情等待敵人來犯，這心情，決非局外人所能眞正的了解。

頓飯時光左右，隱身樹頂上的瞭望者傳下消息，來人已到附近，馬上就迫到莊上去了。

南莊靜極了，鷄不鳴，犬不吠，莊門半開，全無人跡。

莊外一片冷清清，靜悄悄的，予人一種特別的感覺。來人原是昂揚直進的，但見此情形，反而有所顧忌，停在莊門外喊話，不敢貿然闖進莊中去。

「你們是什麼人？如此大呼小叫，沒有一點禮貌，有什麼事就請說吧，我可以代傳轉告莊主。」

「胡說，誰要你轉告？快去叫南天野出來見我，說快刀林帆找

他！」

「快刀林帆？你等一會兒，我這就去報告莊主！」

莊丁去了一會兒，出來和大家見面的是個管家德叔，他一出現，對方馬上就有人粗言穢語：「他媽的，你是什麼人？敢冒充南天野出來見我們！」

「南天野呢？他去了那裡，怎麼不出來見我？」

「南天野病了是不是？」

「何必等他出來，衝進去便了！」

「住口，你們嚷什麼？」管家說。「我是這裡的管家，你們有話可跟我說，莊主有客，沒空見你們，你們嚷什麼也沒用的。」

「放屁，你叫南天野出來再說，他擺什麼架子？我操他奶奶的。」

「揍他！」

「揍他！」

各人起哄，吵成一片！

「你們這算是什麼？像一羣猴子般，多麼丟臉！」楊志立突然出現，問道：「德叔，他們吵什麼？」

「他們要見莊主！」

「這還不容易，莊主在裡面，你們誰有胆，就進去見他好了，吵什麼？嗯，林帆、車快活，你們還有臉再來，我眞佩服你們，臉皮够厚！」

林帆、車快活刷地飛紅了臉，並且以喝駡作掩飾，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在人叢中發出「嘿嘿」冷笑道：「你可是姓楊的，聽說你使的一手好劍，你有興趣跟我玩幾招嗎？」

「我一點興趣也沒有，你要玩幾招，找別人去吧！」

老者想不到楊志立一口回絕得如此乾淨，倒是呆住了。

衆人又起哄，並且有人忍不住，已經向莊門衝過去。

突然，一蓬疾矢由莊門內射了出來，走在最前頭的兩人首當其衝，廻避不及，變成刺蝟一般，發出淒厲慘叫，由護莊河跌了下去，另一個隔得遠一點，中了兩箭，一傷一臂，一傷左胸，幸傷未中要害，血雖然流了不少，却不致死亡，但拔箭時也痛得暈了過去。

「我看這樣硬衝過去不是辦法。」林帆悄悄地向老者進言。

老者微微一笑，沒說什麼，車快活也說：「這實在不是辦法，白白犧牲，這又何必呢？」

老者看了他一眼，又是微微一笑，不表示意見。

受傷的給抬了出去，老者忽然發出冷笑，道：「依你們看，該怎麼樣才不吃虧？」老者說完，無人敢回答，他歇了一歇，又道：「你們怎麼不出聲？你說別人的不對，總得指出一條路給人家走才是！」

「我的意思是……」

「你們如果想得好辦法，也不會敗在人家手中，不會造成二死二傷了……」

老者這句話十分刻薄，損及車快活、林帆兩人面子太甚，所以兩人立時飛紅了臉，雙目迸射出怒火，似乎要殺人似的。

人的容忍是有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限度，就無法忍受了，就會反抗了，所以古人有「懦夫亦有殺人之時」。

老者的挖苦與諷刺，大大的損害車、林兩人的自尊心，他們開始是忍受着，但內心的反抗是漸漸增强，由內面形諸於外，臉肉也激動戰抖起來。

「怎麼？難道你們不是敗在人家手中，是我說錯了嗎？寃枉你們嗎？」老者似乎發覺他們兩人反應不佳，再加上一句，再刺激一下。

這是百上加斤，這是火上加油，車快活第一個有了行動，他憤然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侮辱我，我操你奶奶！操你老妹子！」

「他是狗娘養的，他不是人，是畜牲，是臭婊子養的雜種！」林帆也反擊了。

這是自己人的內鬨，這不是吉祥的朕兆。

老者不賣這個賬，他並未被嚇退，仍然冷傲地對林帆、車快活二人道：「你嚷什麼？不服氣的，可以找人家拚命，用事實洗刷恥辱，想憑幾句話嚇人，想用唾沫洗脫恥辱，辦不到……」

「我操你娘！操你妹子，你是什麼東西，想對我作威作福，我車快活好歹也跟人家打過一場龍爭虎鬥大血戰，你呢，躲在龜窩中放屁，却叫別人去送死，你才是烏龜王八蛋，有本事你也去打一場血戰給我們看看，如果你敢冒出頭，我就服了你，不再操你奶奶的。」

老者突轉過臉，怒視車快活，兩道冷峻如電的目光直射正車快活臉上，威稜的目光，看得車快活機伶伶打了冷戰，不自禁的退了一步，老者由牙縫中迸出幾個字道：「去，你若不馬上出動，我就把你殺掉。」冷冰冰的恍如冷風吹寒水，沒有絲毫情面。

車快活再次受喝，感到恥辱，於是把心一橫，冷瞥了老者一眼之後，便遙望南莊大門，他早已握着劍，此刻劍身戰抖着，他用力緊握劍柄，咬着牙，雖未傳出聲響，腮部已經有所反應，看得出他是緊緊地咬着牙的，大約內心在爭鬥着。

突然，車快活身形微斜，肩向一邊略傾，腿微彎，雙足一點，斜飛外出，對象不是南莊，却是老者，老者並沒有閃避，只是冷冷地一

笑道：「連一個臭小子也打不過，就想來欺負我？不是做夢吧！」猝然挺身上前，左手虛拍，右指疾彈，「錚」的一聲擊出，車快活的劍光已散，反射回頭，虛拍出去的左掌轉了個圈，再拍出去，便是實招，驚惶失措的車快活竟廻避不及，左脅被擊一掌，「哎唷」大叫聲中被震退了幾步，一連吐了幾口鮮血，然後倒在地上，翻滾呻吟，大約是不能活了。

林帆在車快活飛身外出之際，也配合了出擊，但他到得較遲，出招在車快活之後，功力也在車快活之上，及至見車快活連一招也禁受不起，心寒了，把實招化爲虛招，回身便走，當車快活吐血倒地之際，他已經逃出數丈之外了，老者見狀喝叫：「抓住他，別給這奸細跑了！」眞虧他有此急智，倉猝間也給林帆扣了一個奸細的罪名。

老者這一着果然使得，他話聲一落，好幾個人都去追擊林帆，把他截了下來，包圍着。

林帆在被包圍中憤激地大罵道：「瘦皮猴，我操你祖宗十八代，我姓林的雖然不算得是個好人，殺人放火都幹，就是沒有出賣個朋友，你敢誣蔑我是奸細，你若拿不出證據來，我他媽的，你娘才是奸細，決不放過你。」

「你臨陣圖逃，擾亂軍心，縱使不是奸細，也是死罪一條，你死定了，還兇什麼？」

「你公報私仇，先殺我手足，再想陷害我，你才是死路一條！」

「廢話！」老者說着，一揮手，對一個人說：「放響箭！」

三枚響箭突然升上了半空，傳出刺耳的聲音，最後還爆出火花，老者向林帆一招手道：「林兄，剛才多有得罪，請包涵，我們快搶進南莊去，別給人看小了。」說完，飛身搶前，帶頭掠過莊墻，飛身入莊，旋即在莊內展開一場惡戰。

這是一個怪異而出人意外的變化，林帆竟是呆住了，眞難相信是事實。不過，他定一定神還是跟了上去，因爲他聽得南莊的另一個角落也傳出廝殺聲，顯然老者是預先與人約定合擊的，剛才不過是做戲，存心分散敵人注意力。

南莊起火了，火光冲天，哀聲震地，莊主南天野又氣又恨，展開渾身解數在敵人陣上衝擊，所到之處，當者不少，但有他這樣身手的人不多。

楊志立給老者纏上了，雖然仍佔盡上風，却不易脫身，更不易取勝，這就無法協助他人，有利敵人攻勢。

南天野眼見大勢已去，便高聲叫各人自己逃命，他則奮力苦鬥，連續擊傷敵人，一直衝到楊志立身邊道：「楊師父，大勢已去，此地不可留，我們走吧！將來再找他們算賬！」

「卡元，縱虎容易擒虎難，千萬別讓他跑了！」一個聲音自一角傳來。

「帮主放心，我們今天傾巢而出，如果還給他逃了，那還有面目見天下人？」老者回答，並且揚聲道：「大家看到了，帮主有命，千萬不准放走敵人，大家拿出黑螞蟻來，他們走近了，就用黑螞蟻擲他，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聽到了！」

四方八面的響應，聲勢甚盛。

楊志立要南天野先走，他護後，南天野也願負責掩護，叫楊志立走，兩人都不願意先走，最後，決定進退一致，生死與共，並肩攜手，兩人於是精神大振。

南莊火光冲天，照亮了附近，走到那裡也瞞不過人，南莊的人死的死，逃的逃，仍能戰鬥的祇有兩個人，他們是莊主南天野與楊志立。

兩人在一起，靠背面敵，可免腹背受敵，也不怕敵人暗襲，但也有不利之處，各自照顧自己之外，還要照顧對方，有機會也不敢盡力追擊敵人。

卡元與帮主遙遙相對，各站一方，七個人佈成了七星陣，把南天野與楊志立二人困在陣中。陣外還有五、六十人作大包圍之勢，加上死傷在內，黑螞蟻這次來襲南莊，恐怕少不過二百人吧？卡元說傾巢而出，似乎並無虛語，面對這强大敵人，南天野、楊志立兩人的防守，略爲躁進，反爲所傷。

卡元加以指點，也不見有什麼效果，雙方在僵持中。

突然有人大叫道：「楊叔叔，不要急，我來帮助你解圍。」聲音清晰，充滿自信。

「是大拓嗎？你和誰在一起？」楊志立已經聽出是誰的聲音，心中頓覺一亮，精神也爲之一振，回問了之後，便對南天野道：「莊主，我們有援兵，脫險有希望了！」

但是，他才燃燒起南天野的希望，姜拓便澆冷水。他說：「楊叔叔，我只一個人來！」

一個人起得了什麼作用？南天野却暗暗地想，不敢存有奢望，卡元也哈哈大笑起來，說：「臭小子，你吹什麼大氣？一個人，就算你是鐵打的，也救不了他們。」

「那你就等着瞧吧！」姜拓不再說話，舞動手中大砍山刀，就朝陣中撲去，外圍的人立即採取了個反包圍，七八個人一齊圍攻姜拓，要把他截了下來，不讓他與南天野及楊志立滙合。

姜拓振臂發招，刀過如浪，「噹噹叮叮」、「哎呀呵喲」，七個人倒了三個，傷了兩個，就祇一招馬上了現了轉機，聲勢驚人，嚇得其他人內心一凛。

帮主指名叫出了丁琳、華照、蘇芮生與湯炳炎，四個去圍攻姜拓，姜拓毫無所懼，舞動砍山刀，力戰四强敵，不斷與對方硬碰硬，幾招過後，丁、華、蘇、湯四人都感到虎口痛極欲裂，手腕酸輭無力，不敢再與姜拓拚硬的，處處廻避，這就失了許多機會，並給對方製造了許多機會，於是，表面上是四對一，人多佔優勢，但骨子裡，却是四個人都胆怯了，不敢接招，盡處下風，所以姜拓根本不用理會他們，硬闖過去，對方雖然人多，也如波分浪裂，讓出一條通路給他，這樣，他輕易就到了南天野、楊志立的外圍，手起刀落，大喝聲中，僅一招就劈倒一個敵人，變成三對六，一個對兩個，很快就把敵人解決了，再衝向其他敵人。

「姓卡的，你再接我幾招。」楊志立早先被卡元纏住不放，這時有姜拓來助，他又向卡元挑戰了。

卡元正要廻避，已給楊志立追上了，逼他出手，於是又打了起來。

早先楊志立一心分兩地，心志不能集中，不知錯過了多少次致勝的機會，也給對方製造了許多進攻機會，結果是戰成平手。此刻形勢大變，楊志立無須分心照顧任何人，可以全心全意向卡元進攻。

反之卡元却心神不定，總想逃之夭夭，心有怯意，打起來是應攻不攻，陣脚大亂，並守不穩陣脚，處處受制於人，何況他的眞實功夫本來就不及楊志立，所以鬥了片刻，他已經驚險百出，死裡逃生了不知多少次。

南天野向帮主進攻，恰巧打成平手，只有姜拓這個大個子青年找不到强力對手，揮動砍山大刀，碰上敵人就如砍瓜切菜的蓄勢傷人，刹那之間，數十個强徒，或傷或死或逃，殆盡了，他們身上本帶着黑螞蟻的，却因胆怯，姜拓來去又快，有的擲出的螞蟻，姜拓已經離開了，有的還沒有擲出來，姜拓已經到他前面，來不及擲出的就給殺掉，因此，黑螞蟻雖然可怕，却傷害不到姜拓。

早先，南莊的人祇留下南天野及楊志立兩人苦苦支撑局面，頑强奮鬥，此刻扭轉形勢，留下兩個苦戰的是黑螞蟻帮主和卡元了。

卡元久戰之下，情況更劣，於是便生狡計，在極度惡劣情況之下，突然擧刀大叫：「我就是自裁也決不受你所辱。」刀鋒內向，就向脖子抹去。

楊志立見他要自裁也不爲已甚，不想强要手刄敵人，免得他死不瞑目，所以停步垂刀，不再進招，豈料這都是卡元的狡計，正所謂君子可以欺其方，他看準了楊志立的弱點，就盡量利用他的弱點，趁他不覺，然後雙足一點，一個倒縱，雙足帶起一片泥沙，逕射楊志立臉上，阻止他追趕。

楊志立發覺勁風撲面，不知是否暗器，確實不敢輕率從事，急忙閃向一邊廻避，一邊揮袖掩擋，自然不會受傷，等他張開眼皮時，卡元已經逃出一段路了！

「姓卡的，那裡走！留下命來！」楊志立啣尾追趕，姜拓亦已由另一邊追趕包抄，兩個人似在暗中較勁，跑得飛快。

卡元聽到聲，本能地回頭一望，這一看，嚇得他亡魂喪膽，心胆俱寒了。

姜拓與楊志立兩人去追趕卡元，卡元自忖難以逃脫，終於應了口讖，在走投無路，又不甘受辱之下，自刎了。

「這傢伙死有餘辜，今天才死已經太遲了！」楊志立在他死後更重重踢了他一脚，叫他滾出了幾丈，死後再受刑。

楊志立了却一件心事，剛透了一口氣，忽又「哎呀」一聲大叫。

「什麼事？楊叔叔。」

「我們快回去，不知莊主和黑螞蟻帮主怎麼了？」楊志立說着話，已經跑出十多丈了。

於是兩人又急急趕回南莊，却不見了南天野，也不見了黑螞蟻帮主，他們大約是一個逃了；一個追趕，是誰逃？估計是黑螞蟻帮主，因爲南天野知道楊、姜二人追敵的方向，如果支持不住要逃，也只有逃向他們追趕敵人這個方向，希望有人援手，但對方恰巧相反了，他要遠避開楊、姜兩人，這顯然是南天野追趕敵人去了。

不過，敵人可能有後援，追敵若遇到敵援，馬上便會形勢逆轉，屈處危境的，因此，楊志立、姜拓二人甚爲担心，一邊估計往相反方向搜索，一邊呼叫，希望能聽到對方聲音，便可循聲音找尋了。

這方法雖不甚可靠，但除此之外，再無更好的辦法了。

追了一程又一程，楊志立感到有點失望，突然聽到有人發出嘯聲，雖然還不能斷定必是出自南天野之口，却肯定是出人之口，不是獸叫，所以他們兩人循聲找尋，結果找到了南天野，再次發聲尋詢，只見他受了傷，躲在林中。

「楊師父，我中了他的詭計，給螞蟻咬傷了，大約不能活了，他逃向那邊，你們快去追他，替更多

人報仇，你們小心他的黑螞蟻！」

「莊主，你放心，黑螞蟻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先吞下我這粒藥丸，包保你死不了，而且，很快就會康復如常，楊叔叔你陪南莊主一會兒，我先去追他，別給他有機會逃脫了！」

姜拓留下了楊志立陪伴莊主，自己先追了下去。

「楊師父，你放心他一個人追去？」南天野向楊志立問道。

「不妨事，他很機靈的。」

「他的武功比你如何？」

「除經驗外，都勝我。」

「這樣我也放心了，噫，他給我吃的是什麼藥丸？眞靈驗！」

「你覺得怎麼樣？」

「已經不痛不渴了，早先，恍如火燒喉，又涸又痛，十分難受，想不到在莊裡沒有被蟻咬，却在這裡被他暗算！」南天野道：「在莊中，他們沒有使用螞蟻，我們也未用上那些防備！」

「傷處如何？」

「也沒事了！」南天野站了起來，可以走動，試運一下深呼吸，血脈暢通無阻，欣然道：「走！我們上路去，別叫他笑話。」

「莊主，你……」

「不要緊，已經沒事了！讓他一個人去對付詭計多端的黑螞蟻，我總有點不放心！」

「那好吧！我們走！」

兩人由緩轉快，在十多里找到了姜拓，見他正與三個人動手，他以一敵三，赫然是守少攻多，似居上風，但在對方互相配合之下，却似不容易取勝。

楊志立飛步上前，喝道：「以三對一，這是什麼規矩，算那一門子好漢？」

「干你何事？要你多管閒事？」

「看不過眼，你可以幫他呀，沒有人阻着你，就怕你沒這個胆。」另一個又插嘴道。

楊志立本來便想助姜拓一臂之力，見對方這麼說，不覺起了疑心，因爲大家都看得見，姜拓雖然以一敵三，依然穩居上風，照理對方在此情形之下是不會再刺激敵人的來援，增加自己的危險，但這三個人恰是如此，用話擠迫楊志立，似乎怕他不動手，這是出乎常理，不合乎情理，若非其中有詐，就是當事人腦袋有問題。

楊志立如此一想，目光不自覺飄向四週八面，他是一個江湖經驗豐富的江湖人，目光一瞥，就看出有異了，當下不理會姜拓，飛步疾撲疑點處，果然搜出了三排共有二十一支火箭，方向正指着姜拓惡鬥的地方，假如有人按掣，二十一支箭便一着疾發，形成一個箭網，到時，敵人知機地伏臥在地，便可以避過，但偶一不愼便避無可避了，立死箭下了。

楊志立破了這一個埋伏，確保沒有第二個埋伏，所以提醒姜拓，聯手急速解決這三個敵人之後，便直搗黑螞蟻老巢，放一把火，以牙還牙地焚燒蟻巢，把躲在巢內的都掏了出來，其中包括幫主。

楊志立一見他就喝道：「你燒了我們南莊，毀了我們南莊，我們也要燒了你的蟻窩，毀了你的蟻巢，這是公平交易，誰也休怨誰，唯一不同的是，南莊毀了，我們還活着，你的蟻巢毀了，你也活不成了！」

「你弄錯了，你們要找的是黑螞蟻幫主，不是我！我是他的弟弟，本來，我有這麼一個哥哥，我也羞於見人，更不該分辯，但他所作所爲之事，我亦看不過眼，爲了免使天下人再受其害，我不能不說！」

「你們向東行，離此五里左右，有一石洞，他是在裡面，他就到這兒起火，以爲你們必然中計，魚目可以混珠，便不會躲到其他地方，你們快去吧！他人極多疑，遲恐有變，至於我個人死活，早已置之處外，我不會求你們饒恕我的！」

於是他便棄械就縛。

「你還想騙人？你以爲我認不得你？」楊志立冷然發笑，不顧上當。

「你先別問眞假，等一會兒你自然明白，再不快去，就悔之晚矣。」

「好！我就去看看，我不怕你們會飛上天去的！」楊志立漸漸覺得他神態摯誠，仍有可信之道，便叫莊丁押着他隨後趕來。

姜拓與楊志立按照幫主弟弟所說的找到了石洞，躡足其間，果然聽到洞內有人聲，其聲頗熟，似在誇耀什麼似的，突然中止不說，旋即有輕微脚步聲，傳出洞口，然後以極快的身法撲出了洞外道：「什麼人？敢來窺伺，嫌命長了麼？」

「幫主，人生何處不相逢，我們又碰上了，倒眞有緣了。」楊志立認出來了，這個才是眞正的幫主，體型、氣概、語氣都與另一個「幫主」有別。

幫主明白了，忿然道：「老二，你出賣我，你躲在那裡，快站出來見我！」

「幫主」老二到了，自然沒有回話。

「幫主，你犯下瀰天大罪，自己却躲起來，叫別人去作替死鬼，你對得起老二嗎？你怎能抱怨別人？你是逃不了的，你自己了斷，還是等我們動手？我們沒時間等你了！」

「這個，好吧，我回去交代一下就出來，你……」他突然擲出一

個小包上半空，楊志立馬上便明白什麼一回事，立即運劍成風，掩蔽全身，但已無法追截那幫主了，不過幫主沒有逃進洞去，他轉身，看見一個壯健身型的青年守在洞口，朝他一刀砍來，嚇得他不能不後退，身型一移，忽覺有一股極大厲風襲身，他要施展千斤墜也來不及了，被震得飛起來了，跌出近丈。

這時候，楊志立已經來到他身邊，運劍疾刺，他立足未穩，廻避不及，連中兩劍，傷得極重，自知不濟，終於自殺了！

螞蟻幫主自殺了，以致楊志立有許多問題未能解決，想問他，都無法可問。後來南天野來了，也感到惋惜。

南天野道：「楊師父，我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你替我想想，是什麼道理？」

「莊主，你說吧！」

「我早年曾受黑螞蟻之害，算來已是二十年了，但這幫主才三十歲，這怎麼可能呢？」

「這個……」楊志立也說不下去。

「這個我可以回答你們，」「幫主」老二說：「你早年遇到的幫主是創設黑螞蟻的幫主，他姓康，我哥哥就是他倚重的人，後來，我哥哥掌握了一切大權之後，把他殺了，自己做幫主，現在他自己也落得如此下場，恐非他意料所及，這就是報應了。你們大約是想入洞中搜查一下吧，我帶你們去，就沒事了！」

楊志立、南天野及姜拓三人在石洞內找到許多印章和各式各樣的信箋，有些是京師的信箋，有些自杭州的信箋，長安、四川，甚至洛陽都有。

楊志立揚動其中一個印章道：「莊主，你看這是不是荊州劉長的印章？是冒充的，還是殺了劉長，想借此印章騙人？」

此外，還有河北三雄的印章，還有許多其他人的印鑑。南天野恍然而悟了，說道：「楊師父，這多年來我常常收到一些人信條，原來全是由這兒發出的，眞是非意料所及，若非今天得其眞相，只怕再過十年八年也不知道自己曾經受騙，這傢伙，其狡猾得可以，皇天有眼，今天除去人間一害。」

老二無罪而有功，楊志立自然不會難爲他，還答應他如有所求，一定盡力幫助，希望他們之間沒有仇怨，交個朋友，他連聲多謝。

南天野和楊志立及姜拓一齊回到南莊，擧目瓦礫灰燼，火仍未熄，仍有白烟升起，一陣陣臭味冲鼻難聞，留下三間房子，過去是用來住丫頭僕婦之用，現在却由主人佔用了！

南天野目睹情況，又恨上了黑螞蟻，但他已死，恨也沒用，他此刻急需重建南莊，恢復舊觀，但却不易辦到，所以十分煩躁，任憑楊志立如何勸解，也是難使他安心。

姜拓說他可以留下來幫助重建南莊，他自稱是個木工，也會建屋，南天野正需要這種人才，馬上挽留他多住一些日子，姜拓也欣然答允了。

不到兩年南莊又重在江湖揚名起來了！

黑螞蟻幫從此就在江湖中烟消雲散了，江湖中又有一段太平的日子……

（全文完）



紅鏢車

武林軼事秘聞錄／麥　菁‧文　可　飛‧圖

設計劫鏢車　枉送命一條

寒冬臘月，太陽落山之後，天色便黑沉沉，因爲彤雲密佈之故，僕人點燃了燈燭。

王中和心中煩躁地問：「怎麼這般晚她還未回來呢？」

老管家王忠答道：「已打發人去廟裡接主母了，敢情是出了岔子，待我親自去走一趟。」

王中和咆哮的說道：「其實你早就該和主母一起去參神才是，如今，她老不回來，時近歲晚，萬一有甚麼意外，那如何是好？」

王忠不敢再出聲，一溜烟的去了。

但是，半頓飯之久，王忠一頭大汗的跑回來，氣喘吁吁說：「老爺，不好了，主母失踪了。」

王中和不聽猶可，一聽之下，大吃一驚，道：「怎麼會失踪呢？她們是坐轎子去的嗎？」

王忠誠惶誠恐的道：「主母是在廟裡失踪的，我趕到時，轎夫還在廟門外等候！」

王中和勃然怒道：「混蛋，快拿我的片子到知府衙門裡去，請周捕頭火速派人找尋。」

王忠喏喏連聲，正轉身走出廳去，守門者已進來報告，說有一個大漢，說有要緊事前來晋謁老爺。

王中和這時正在焦急煩躁之時，一擺手，道：「告訴他，我沒有空見客。」

誰知就在此時，有人冷笑一聲，道：「好大架子的王老爺，可是我這個客人你却是非見不可！」話剛說完，一個大漢從角門大踏步闖了進來，步履沉重，足跡所經之處，地上的紅磚，全給他踏碎了。

王中和是北盛錢莊和泰安錢莊的主持人，老於世故，看見這樣情形，知道來人不是好傢伙，何況他手中還提着一個大包袱，不知裡面藏的是甚麼東西，連忙後退了幾步，口中大叫道：「人來。」

他是想多叫幾個健僕上前制止這個大漢，可是來人却微微一笑道：「用不着叫人來啦，這包東西是給你的，不妨拿到後堂看個清楚，我就在這裡等你回話。」說罷，把手中的大包袱扔在地上。

包袱落地無聲，軟綿綿的，看來不會是硬東西，王中和看來人這股氣勢，情知有異，便拾起包袱走進橫廳，抖開觀看。

啊！原來是他妻子阮玉英的衣裳，不只是皮袍外服，連褻衣也在一起，不用猜，這個送包袱來的大漢，定然與阮玉英失踪有關連，於是忙不迭的跑出來。

大漢不待他開口，便搶先道：「王中和，識相些，摒退僕人，咱們私下裡談幾句，要是你不答應，於你沒有好處，至少，你看見這包

東西啦！」

王中和爲了妻子的安全着想，祇好揮手叫王忠出去，並吩咐他道：「你們在外邊等候，沒有吩咐，不得進來。」

王忠去後，王中和劈頭第一句便說道：「你是何人？把我妻子擄去那裡？快說！」

這大漢嘿嘿冷笑道：「我是大盜燕八爺！」

王中和見他用手把頷下的鬍子一抹，眞容畢現，正是官府畫影圖形，懸紅緝捕的綠林大盜燕八。

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半晌說不出話來，可是燕八爺却緩緩的說道：「王中和，我如果要你的命，易如反掌，祇消一刀便可結束你的性命，但我不會這樣做的，告訴你吧，你妻子是我擄了去，但沒有傷害她之意思，剝下她的衣服，不過讓你知道，她的確在我掌握之中而已。」

王中和焦急的問：「那你是要勒索。」

燕八爺大笑道：「你把我燕八看作下三流了，哼，我才不幹這下流的勾當哩，老實的對你說，我一不要命，二不要財，祇要你依我擺佈，明天一起和我登上紅鏢車，不但你沒有事，你妻子阮玉英也得釋放回家，但我志在和紅鏢車的飛龍鏢局較量罷了，這對於你沒損失，我劫鏢之後，把你的妻子釋放，讓你倆口子夫妻團聚，至於銀子方面，老鏢頭朱飛龍會如數賠償，壓根兒不會使你丟失一分錢。」

燕八爺說明來意，王中和才知道對方的企圖。依他本意，是不肯答應的，因爲北盛錢莊和飛龍鏢局是經常有業務關係的，在私交方面，他和神箭手朱飛龍又是老朋友，當下期期艾艾的說：「爲甚麼你一定要害朱鏢頭？」

燕八爺大笑道：「這不能怪我，該怪他目空一切，眼中無人，可不是，別間鏢局也押鏢，却沒有他這樣恃勇驕人，把鏢車塗上鮮紅的顏色。」

王中和這才知道朱飛龍之紅鏢車，引起大盜燕八之憤恨，但他爲了妻子阮玉英的安全，顧不得和朱飛龍之交情，終於答應了燕八。

次日早晨，他便和燕八一起回北盛錢莊，不一刻，神箭手朱飛龍親偕趟子手們，押了輛紅色的鏢車而來。

坐在御者旁邊的鏢師焦廷貴，也就跳下鏢車前來，指揮趟子手，從北盛錢莊的銀庫中，將已準備好的銀磚銀錠，搬運上車。

朱鏢頭照老例子走進帳房請王中和登車起程。

王中和却例外地說：「朱老，我有一個親戚要上濟南城。」

朱飛龍泰然道：「沒關係，由他跟隊伍走吧，可是遇着强盜，那就生死各安天命，我不負責賠償人命。」

王中和道：「不！舍親因爲年近歲晚，恐怕中途遇有强盜，素知你的紅鏢車安全，所以要和我在一起，坐在紅鏢車裡。」

朱飛龍莊容正色道：「這個不能，鏢車是用以載銀子的，怎能讓別人乘坐，祇有你是鏢主，爲便於保護你的安全起見，才讓你坐在鏢車裡，別人可沒有這個優待。」

王中和作色道：「難道我的親戚你就不保護麼？」

兩人正在爭持中，鏢師焦廷貴走進來道：「銀磚銀錠，全搬上車了，時候不早了，咱們得起程，否則，恐怕一天時間，趕不到濟南去啦！」

朱飛龍實在不願有旁人登上鏢車，但王中和堅持要和親戚在一塊兒，否則寧願不去。要知王中和是北盛錢莊泰安分店的主持人，他不去，等如不僱用飛龍鏢局的鏢車。爲了這一小點事情，得失主顧，生意與交情都會大受影响，朱飛龍無奈何，祇好順從。

於是，王中和便拿出保單，要朱飛龍畫押蓋章，手續辦完，這一宗買賣成。王中和也就偕同燕八爺登上了紅鏢車。

朱飛龍一直不知道王中和之親戚是何等樣人，因爲王中和不曾爲他引見，到登車時，朱飛龍才看見他的親戚是個高大漢子，頷下鬍子滿頰，面目猙獰，心中好生納罕，以王中和之地位，不該有這麼樣一個非斯文中人的親戚呀！但王中和對這親戚却十分之恭順，朱飛龍越感詫異。

於是便暗暗吩咐焦廷貴當心，將鏢車的四面窗口打開，朱飛龍這麼措施，是爲了便於觀察王中和之親戚動靜，誰知反而便宜了燕八爺，這當眞是非始料所及。

車輪轆轆，人喊馬嘶，鏢車在八個趟子手簇擁下起程。

鏢師焦廷貴坐在御者身旁，長刀出鞘，放在膝上，騎在高頭大馬上的朱飛龍，也摘下了背上的鐵胎弓，準備戰鬥，因爲這一輛鏢車，載滿了二萬多兩銀子，四匹馬牽拽，仍甚沉重，如果强盜截劫，載重的鏢車，跑不過强盜之輕騎，何況王中和這個親戚，又着實有點可疑，所以朱飛龍挽弓在手，往來馳騁，忽前忽後，雙眼都不斷的關注車廂裡的王中和的親戚。

由泰安府到濟南省城，雖然遙遠，不止一天路程，但朱飛龍因爲年近歲晚，盜賊猖狂，爲了減少危險性之事情發生，所以要在一天之內趕到濟南，寧願在早晨起程，夜

晚抵達，也不分兩天行走，自然是爲他的紅鏢車太招惹綠林强盜妒忌。

原來，朱飛龍仗着自己有百步穿楊之本領，傲視同儕，別間鏢局之鏢車，是黑色的，以減少目標，免致在夜間走路，容易給賊人發現，朱飛龍却不然，他把鏢車塗上鮮紅如血的顏色，使人遠遠就看見他之鏢車，以示威武。事實上，强盜好幾次截劫他之鏢車，俱給他用强弓勁箭射倒，無法能接近鏢車一步，緊急之時，他還跳上車頂，箭射八方，切實保護鏢車之安全，因此，豪門顯宦，特別是北盛錢莊，更僱請他押鏢，以策萬全。

現在朱飛龍在警惕中車馬登程，一路上小鎮不歇，大鎮才準許趟子手下馬打尖，車行甚疾，晌午時候，便已到達萬榆林，却不料就在這當兒，一枝响箭從山崗射出，銀鈴噹噹，响徹晴空。

這是綠林响馬行劫前的訊號，表示警告鏢師停止之意。御者突聞响箭之聲，立即對焦廷貴道：「焦鏢師，這是大盜燕八的銀鈴响箭，怎麼辦？照老規矩闖過去還是停車應戰？」

焦廷貴還沒有回答，豁喇喇的，朱飛龍一騎馳到，厲聲喝道：「當然照老規矩啦，管他是燕七或燕八，快給我驅車向前，衝過萬榆林去。」

焦廷貴道：「這樣危險更甚，何不繞林而走。」

朱飛龍答道：「胡說，繞林而走，多走十里路，强盜劫鏢之機會便多，穿林而過，祇四里路就可脫離了强盜截擊之範圍了，不必多言，依我主意前進！」

他指揮若定地吩咐，焦廷貴喏喏連聲，但車廂的王中和却心驚膽震，很後悔不該一時糊塗，引狼入室勾結燕八爺，於是，就在朱飛龍躍馬奔前之際，怔怔的望着燕八，還未開口，燕北已微微一笑。道：「你害怕嗎？還是鎮定些好。」

絃外之音，示意王中和不可聲張，此時此際，王中和那還敢說話，噤如寒蟬，坐在車前御者旁邊的焦廷貴，雖然聽聞燕八說話之聲，祇以爲他安慰王中和罷了，不曉得是威脅之言，也就插口道：「王老闆，你不用慌張，咱們飛龍鏢局的紅鏢車，不怕强盜，包保你安全到達濟南。」

王中和在燕八爺目光灼灼之下，不敢答話，心中却焦慮得很。

鏢車才走進萬榆林，這是遮天蔽日的大樹林，枝葉濃翳如蓋，千萬枝老樹幹，縱橫交織，中間却突出一條羊腸小徑，積雪如銀，御者揮動長鞭，啪啪之聲不絕，連連鞭撻牲口，高聲叱喝，使拽車的四匹

馬速度加快，儼如風馳電掣般疾馳，但是，朱飛龍這一騎人馬，比鏢車更快，跑在前頭，連聲吆喝道：「好漢們不要瞎了眼睛，我們是紅鏢車的，別打錯了如意算盤。」

他這般吆喝，是亮出萬兒，招呼强盜不可瞎幹，但是，哎唷一聲慘叫，跟隨在車後的趟子手，已有人中箭墮馬，接着就弓絃頻响，箭似飛蝗，更多的趟子手中箭倒地下。

通常强盜劫鏢是迎頭截劫的，這一次却是反常的，不截擊前頭而襲擊後面，已經出奇，更出奇的是有人尖聲駭叫：「車中有人放箭。」但話剛說完，哎唷一聲，這個尖聲駭叫的趟子手，也就跌落馬下，再沒有叫出別的聲音來，不用猜，給人射殺了。

朱飛龍本來就思疑王中和這個親戚不是善類，如今聽呼叫，立刻朗聲道：「焦鏢師，你小心車廂裡的這個傢伙！」

說時遲，那時快，坐在車廂裡當「臥底」的大盜燕八，弓弦响處，一枝短箭，射到焦廷貴的腦後來，哇然慘叫一聲，能征慣戰的焦廷貴，就此丟命，連死在誰的手上也不知道，做了一個糊塗鬼。

鏢車的御者也是戰鬥人員，焦廷貴中箭倒斃，御者立刻拔刀，可是燕八身手何等矯捷，一步從後東窗躍出，人到刀到，一口短劍抵住御者之腰脅，低聲喝道：「要命的給我招呼朱飛龍回來，就不取你性命。」

御者在劍尖威脅之下，不依不能，事實上也祇有召喚朱飛龍回來，才有希望撲滅賊人，於是，朗聲大叫：「朱鏢頭你回來，這裡發生……」話說至此，燕八一手掩住他的嘴巴！低聲喝道：「你這傢伙活得不耐煩了，在我劍尖之下，你還敢向朱飛龍報訊！」

御者確有此念頭，但嘴巴已經燕八蒲扇般大的大手掌掩住，說不出話來。

燕八又命令他道：「快給我驅車往前，否則一劍就結果了你的狗命。」

御者在威脅之下，不得不從，長鞭一抖，啪勒勒的鞭在馬股上，車快如電。

朱飛龍是有經驗的老鏢頭，先後聽鏢師焦廷貴以及御者的呼叫，在倉忙應戰中，他還能辨出前者是絕命的慘叫，後者是報訊的語氣，於是連射兩箭，將前面最兇之賊人射殺兩個，立刻撥轉馬頭，趕回後面照應，看看發生了甚麼事情，儘管他已辨出焦廷貴的絕命慘叫之聲，他仍然要知道後面的情形。

但是，當他勒馬回來的當兒，最先跌入眼簾的是一輛紅鏢車，八名趟子手，一個也沒有了，這使他登時心頭一凜，更使他大吃一驚的是這輛鏢車，出奇地向前馳，御者咬着牙揮鞭策馬，神色很不尋常。

其實這的確不尋常，因爲大盜燕八躺在御者位上，身形雖然低了一截，但劍尖却抵住御者的腰脅，勒令驅車疾馳，剎那間，就超越朱飛龍前頭，豁喇喇的前奔了五六丈。

朱飛龍本來就看出御者神色不對勁，此刻突地聽聞傳來一聲哎唷，二條死屍從車前甩出，不是別人，正是駕鏢車的御者，朱飛龍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御者一定是被賊人殺死，劫奪了鏢車。

這麼一來，朱飛龍看得急瘋了心，因爲他雖然有百步穿楊之本事，但鏢車在疾馳中，要將駕車的賊人射倒是不可能的，縱然僥倖射死賊人，這輛鏢車在沒人駕御之下，勢必顚覆，那時坐在車輛中的王中和，便有性命之虞。

要知道鏢行規矩，不但要保護僱客之財物，還得保護僱客的安全，朱飛龍祇好策馬追趕鏢車，捨此就別無他法。

幸好此時大盜燕八現身御者座位上駕車，賊人便停止放箭射擊，所以朱飛龍不致爲流矢所傷，放心奔馳，一口氣趕上了十多丈，凌空一躍，蓬一聲躍下車頂。

這一着，朱飛龍是盡了畢生功力，也拚命冒險了。

大盜燕八也機靈得很，突聞車頂上發出沉重之聲，也意識到朱飛龍在拚命，他左手控轡，右手使勁的把長鞭一揮，啪勒一聲，一鞭揮上車頂去，打算將車頂上之人擊落地下。

他知道趕鏢車的馬鞭，長及一丈，用皮青織成，極力抽擊之下，不但是人，馬也可以給他抽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

現在燕八使勁的一鞭揮來，朱飛龍用鐵胎弓也擋不住了，錚然一聲，弓弦被擊斷，但是，就在這一擋之際，朱飛龍已從車頂竄進車廂來，王中和正驚悸得瑟縮一團之時，突然看見朱飛龍竄了進來，驚喜交集，本能他呼叫道：「朱鏢頭，大盜燕八……」

燕八以盜魁的身份喬裝「臥底」，志在必得，要奪取紅鏢車，此刻秘密已被揭穿，兇性大發，雙手緊緊扣着轡頭，驅車向懸崖奔去，口中却厲聲呼喝道：「朱飛龍，看你的紅鏢車本領，還是我燕八爺功夫使得，咱們拚個死活。」話說至此，鏢車不但闖出萬榆林，已登上千仞懸崖，王中和嚇得尖聲大叫，因爲此時此際，不論朱飛龍戰勝也好，燕八鬥贏也好，鏢車極可能跌落懸崖之下，粉身碎骨而死。

王中和看得眼前險象，朱飛龍自然也意識到燕八在拚命，如果不及時制止他，收韁勒馬恐怕也來不及。

於是，大喝一聲，就在車廂撲出，一躍到御者位來，好陰險的燕八，原來他驅車到懸崖是有陰謀的，目的是以最危險的情況，使朱飛龍沒時間考慮，突然撲來，他却準備了這口短劍，就在朱飛龍撲來的一刹那，迎面撲去。

這一招算得準，打得兇，果然出乎朱飛龍意外，喀一聲，右頸中了一劍，血如泉湧，但朱飛龍也快如電閃的反擊了一拳，把燕八打得兩眼冒金星，耳如雷鳴，饒是如此，燕八一手控轡，一手仗劍猛扎。

兩人就在車前的御者位上廝殺來，朱飛龍眼明手快，手抓住燕八的右腕，使他手中的短劍不能發揮，右手便向他咽喉扼去。

廝鬥至此，朱飛龍已佔上風，但燕八已殺機頓起，控住轡頭的手猛地一扯，拽車的四匹駿馬，給他這一扯之力，帶轉馬頭，豁喇喇的衝向崖邊去，口中大叫：「與你同歸於盡！」

這麼一來，朱飛龍縱有三頭六臂的本領，也不能使鏢車轉危爲安，唯一辦法，自己凌空一躍，竄出鏢車之外。脚才抵地，耳畔聽聞轟隆一聲巨响，夾雜着驚呼駭叫之聲。鏢車已落懸崖去，車子粉碎，車子的銀錠銀磚拋散在地上，不用說，這當然還有大盜燕八與王中和之遺骸。

朱飛龍保鏢二十年，身經危險數十次，却不曾遭遇過這般危險事情。

他定了定神，腦海裡猛地想起一宗事情，不暇顧及這破碎鏢車，任由銀錠散佈在深谷中，拔出腰間長刀，折回原路向萬榆林奔去。

途中，正好和燕八的黨羽相遇，他這一回捨箭用刀，越發兇悍，長刀一捲，已竄入人叢中，刀風虎虎，血雨横飛，宛如斬瓜切菜似的大殺一陣，把五六十個强人，斬劈了三分之一，這時厲聲呼喝：「要命的給我站着，否則盡把你們殺光。」

他神威凜凜的提刀屹立着，雄風武烈，威勢迫人，羣盜懾於他的威武，不敢仰視，紛紛棄械求恕。

朱飛龍恨恨連聲地道：「燕八出這一手，脅逼鏢主，自充『臥底』劫我紅鏢車，殊可恨也，李海，你是他的頭目，快把始末詳情供出來，否則，我雖然不殺你，官府却不饒你。」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頭目李海那敢隱瞞事實，便將燕八設計，在廟中擄了阮玉英，逼使王中和認親戚，同坐鏢車，暗箭襲擊趙子手，劫殺鏢師焦廷貴，企圖奪取鏢車之事說出。

朱飛龍聽了，這才恍然而悟，不禁咬牙切齒道：「原來如此，怪不得斷殺片刻時，趙子手全部都丢命，原來是燕八下的毒手，這傢伙已粉身碎骨死在懸崖之下，識相些快帶我去拯救阮玉英。」

李海囁嚅道：「阮玉英囚在廟裡的觀音閣裡，燕八打算劫鏢後釋放她回家。」

朱飛龍知道阮玉英被囚地方，立刻押着李海，飛馬回到泰安府城，到廟裡去救出阮玉英，告訴她王中和隨崖慘死的經過。

不用說，這一宗劫鏢案子，立刻報官，由於證實王中和串通强盜之故，官府判定朱飛龍不須負責賠償鏢主王中和之性命，反而責令北盛錢莊多付一倍保費，用以撫恤鏢師焦廷貴及趙子手之家人。

紅鏢車經過這一次英勇殺賊之輝煌戰績，飛龍鏢局顧客更多。而神箭手朱飛龍之萬兒也就更加響亮了，紅鏢車所到之處，綠林强豪，誰也不敢打它主意了。

（全文完）

夏日危情

現代社會奇情故事／狄心·文　可飛·圖

好奇心起觀打鬥　無端涉入是非中

一九八八年夏天。中午時分，陽光熾烈，太陽猛得好像要把大地蒸發一樣，這就是香港夏日的天氣，令人悶得難耐。

雖在中午，高丹尼在開着空調機的睡房仍睡得像死猪一樣，在他床邊的寫字枱上仍放着未收拾好的原稿紙，有點凌亂。

高丹尼只有二十多歲，樣貌長得不錯，他是一個甚有名氣的作家，但爲人卻不愛出風頭，所以雖然名字爲人所識，但社會上見過他廬山眞面目的人並不多。

以他的名氣，他可以在上流社會混，以提高知名度，但他不喜歡這一套，上流社會的生活更加不適合他，因爲他是一個不修邊幅吊兒郎當的人，而且喜歡我行我素。

高丹尼就住在大埔郊區一座石屋的低層，附近環境十分幽靜，他覺得這是一個理想的創作環境。

* 　* 　*

一輛車身漆上「每日新聞報」的私家車駛到高丹尼住處的小路。

車上的人就是丁禮。

丁禮年紀與高丹尼相若，他是「每日新聞報」的記者，樣子斯文，且帶點書卷氣。

丁禮是高丹尼的好朋友。

他駕車駛入高丹尼住處門前，只見一輛搬運公司的貨車也停在門前。

丁禮下了車，只見搬運工人正把一批傢具從車上搬了下來，貨車旁則站着一個少女在指揮工人工作。

這少女名叫趙寶儀，年約二十三歲。

丁禮看見搬運工人正把一批傢具搬上高丹尼住處的樓上，心想：「小高來了一個新鄰居了。」

他向趙寶儀望了望，只見她樣子甚漂亮，穿着一身白色運動裝，更顯得充滿活力，但表情卻有點高傲，而且一看便知是個性格倔强的女孩子。

丁禮走到門前，向趙寶儀微笑、點頭，道：「小姐，今天剛搬來這裡住？」

趙寶儀向他斜睨一眼，不但不答他的問題，反而向他作了個不屑的眼神，接着連正眼也不望他一下。

丁禮有點沒趣，苦笑一下，便在高丹尼門前按响了門鈴。

他按了門鈴良久，屋內卻毫無反應，不禁暗自嘀咕。

趙寶儀見丁禮按門鈴良久無人應門，不禁留意起來，這時她看見丁禮忽然彎腰伸手摸進門前的花盆，在花盆摸了一會，便拿出一串鑰匙。

丁禮從花盆拿出鑰匙後，便把門打開了，然後又把鑰匙放回花盆

內。

原來花盆內是高丹尼的後備鑰匙，以防忘了帶鑰匙外出而不得其門而入時備用的。

丁禮進入屋內，只覺悶熱異常，於是把廳中的空調機開了，然後在高丹尼的睡房拍門。

高丹尼好夢正甜之際，此時被拍門聲吵醒了，微睜開眼，夢囈般道：「誰？」

門外的丁禮應道：「我是丁禮。」

高丹尼懶洋洋地道：「進來吧！」

丁禮扭動門旋推門而入，見他仍躺在床上，道：「甚麼時候了？還不起床！」說完把窗簾拉開。

高丹尼被强光照得睜不開眼來，道：「昨晚寫稿寫得晚了，所以才睡遲了。」打了個呵欠，又道：「不用工作嗎？」

丁禮在房中坐下，放下手中的手提電話，說道：「剛採訪完新聞，沒有新工作，忽然心血來潮，所以來找你聊聊。」

高丹尼坐了起來，適應了强光，道：「採訪了甚麼新聞？」

「蘇聯人持假護照來香港的新聞。」

高丹尼睡意已消了，道：「有甚麼新進展？」

丁禮道：「今天在機場又拘捕了三個持假護照的蘇聯人，一個星期以內，警方已拘捕了十二個蘇聯人。」

「為甚麼近期有這麼多蘇聯人持假護照來香港？」

「不知道，這些蘇聯人假扮西方遊客，分批持不同國家的護照來香港，根據香港移民條例，香港政府一直嚴格限制東歐人來香港，對蘇聯人更為嚴格，蘇聯人只有兩種人有資格申請來香港的簽証。」

「那兩種人？」

「就是演藝人員和運動員，但這批人卻來意不明。」

「政府對這種事有何表示？」

「政府表面上對這件事低調處理，但一般人認為有關部門其實很重視這件事，英國外交部可能在暗中調查。」

高丹尼道：「這件事會不會涉及政治？」

「很難說，」丁禮道：「還記得三年前的基帝夫博士投奔西方的新聞嗎？」

高丹尼搖頭道：「事隔三年了，又不是甚麼大新聞，那還記得這麼清楚？」

丁禮道：「我在報館翻查過資料，我懷疑今次事件與三年前基帝夫博士有關連。」

高丹尼奇道：「基帝夫博士是甚麼人？又為甚麼涉及今次事件？」

丁禮道：「基帝夫博士就是蘇聯的一個天才科學家，據說此人有點狂妄自大，自誇是世上最偉大的科學家。」

「但今次蘇聯人持假護照入境又與他扯上甚麼關係？」

丁禮便開始講述基帝夫博士事件。

原來三年前，蘇聯派出一個名叫基帝夫博士的科學家到法國巴黎，與西方科學家作科學交流。

基帝夫博士抵達巴黎後的第三天，忽然神秘失踪了，三天之後，基帝夫博士秘密抵達美國，並在美國尋找政治庇護，獲得美國政府接納。這件事，克里姆林宮面目無光，曾跟美國政府交涉，但美國政府以人道為理由，並沒有把基帝夫博士交還蘇聯政府。

基帝夫博士投奔美國以後，公開聲稱自己是當今世上最偉大的科學家，由於在國內不受政府賞識，科學研究更受諸多限制，因而萌了離心。

基帝夫博士在美國受到嚴密保護，但九個月後，他又神秘失踪了，CIA（美國中央情報局）不斷明查暗訪，但仍是下落不明，於是外界猜測，基帝夫博士大有可能被KGB（蘇聯國家安全局）秘密綁架回國去了。此後更是音訊全無，美國更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基帝夫博士神秘失踪一年後，忽然被人發覺在亞洲國家出現，第一次被發現是在日本的東京，但很快又下落不明，三個月後，又被記者發現身在泰國的曼谷，並作出了報導，同樣的，很快又不知其下落，眞是神龍見首不見尾。

所以丁禮懷疑基帝夫博士可能也在秘密的情形下到了香港，而那一批持假護照進入香港的蘇聯人，大有可能與基帝夫博士有關。

如果博士眞的身在香港，然則他到香港的目的為何？那一批持假護照入境的蘇聯人眞的與他有關？他們是甚麼身份？KGB特務？

這一切目前仍是個謎，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基帝夫博士在美國失踪，並非被KGB特務綁架回國，他的失踪，只証明他本人行踪飄忽。

高丹尼聽了，笑道：「你的想像力也不比我差，竟把兩件事連在一起。」

丁禮道：「蘇聯人無故非法來香港，事件顯然有點不尋常，所以我才懷疑兩件事有關，而且，一個星期內就拘捕了十二個持假護照入境的蘇聯人，看來成功入境的人不止此數。」

「你認為這些蘇聯人是甚麼身份居多？KGB特務？」

「相信不會。」

「你為甚麼這樣想？」

「KGB特務神通廣大，要進入香港易如反掌，又何需持假護照。」

「你懷疑好了，沒有事實証明之前，別胡亂在報紙上發表言論。」

「我想暗中追查這件事，然後作一份獨家報導。」

高丹尼愛理不理，道：「那你慢慢去查吧，聽你說甚麼CIA，又甚麼KGB的，充滿政治味道，我對政治沒有興趣。」

丁禮笑道：「既然你沒有興趣，談別的吧。你知不知道，你樓上的空置單位搬來了一個新鄰居？」

「你怎麼知道？」

「我來的時候見她剛搬進來的。」

「我這個鄰居是甚麼人？」

丁禮笑道：「一個充滿活力的漂亮少女。」

高丹尼把眼睛睜大了，忙道：「是眞的？」

「不信你自己出去看看，但我告訴你，這女孩子有點心高氣傲，不易接近的。」

「她一個人搬進來住？」

「應該是一個人，因為我看見只有一張單人床。」

高丹尼笑道：「既然大家是鄰居，我非跟她打好關係不可。」

丁禮笑道：「祝你好運。」

說完，身邊的手提電話响起了，原來報館有事找他回去，當下便與高丹尼話別了。

丁禮走後，高丹尼也起床了，他隨便穿了一條運動短褲，上衣也不穿，也不梳洗，便開門步出屋外。

高丹尼甫一走出屋外，便看見趙寶儀站在貨車前，看着搬運工人把一些傢具搬上二樓。

他有心向趙寶儀搭訕，便含笑向她走去。

趙寶儀見他不修邊幅的樣子，而且連上衣也不穿，且向自己走過來，心中已起了反感，不屑的眼神向他望了望之後，接着別轉了臉，正眼也不望他一下。

高丹尼好似還沒發覺趙寶儀並不歡迎自己，仍舊堆滿笑容的道：「小姐，我是住在你樓下的，很歡迎和你做鄰居。」

趙寶儀白了他一眼，輕聲道：「臭男人！」理也不理的，便從側門登上了二樓。

高丹尼顯然不知道自己頭髮蓬鬆，光着上身而令她不高興，他感到沒趣，也心頭有氣，望着趙寶儀消失的樓梯口，喃喃的道：「臭婆娘，有甚麼了不起的，你以為我對你有甚麼企圖嗎？」

他回轉身，正想返入屋內，但瞥眼一看，只見門前偌大的空地上，在自己那輛殘舊的代步車旁停有一輛名貴房車。

他忍不住上前一看，只見是一輛寶馬房車，而且外形簇新，他看着這一輛名貴房車，已知道是新鄰居的，心想：「這妞兒看來也不簡單，難怪不輕易看得起男人。」

然後他又望望自己那輛車身不但殘舊，且染滿污漬的車，搖頭苦笑一下，喃喃的道：「寶貝呀寶貝，很久沒有替你洗澡啦，待會替你痛痛快快的洗個澡吧！」

然後，他返回屋內，先梳洗一番，接着便在厨房弄了個即食麵。

高丹尼草草吃了他那一頓不知是早餐還是午餐之後，拿起一條長長的膠水喉管和一些清潔用具，仍舊光着上身，便替車輛清洗。

他首先把清潔劑搽在車身上，接着用毛刷用力刷車身，邊刷邊道：「寶貝呀寶貝，人家外表雖然比你風光，但要學你主人，千萬別自卑，知道嗎？」

他一直刷洗，弄得滿身大汗，但他覺得，替車輛做清潔也充滿樂趣。

趙寶儀在二樓的露台見他在洗車，忽然不悅的叫道：「喂，別弄污了我的車。」

高丹尼聽了，頭也不回，對她竟不理睬，而且一邊刷車一邊在唱歌，輕鬆得很。

趙寶儀見他充耳不聞，也心頭有氣，但也沒法，她恐怕高丹尼會把車身的污漬濺在自己的車身上，趁他還未開水喉之前，連忙拿起車匙，想把車駛離。

高丹尼把車身刷了一番之後，便開始用水噴車身，首先他把門前的水喉開了，豈料他把水喉開啟之後，那條引水的膠喉管由於受了水力的衝力，整條膠水喉管隨處飛舞，他連忙把水喉抓住，這個時候，剛巧趙寶儀拿着車匙走出來，他胡亂把水喉一抓，事有湊巧，水喉對準趙寶儀，一支水柱向趙寶儀噴個正着，登時上身濕透了。

高丹尼見狀，微吃一驚，連忙把水喉指住地上。

他無心之失，正想向趙寶儀道歉，但定睛一看，趙寶儀的那件白色單薄運動上衣濕透之後，內裡可以清楚看見那一雙乳房，而且是那麼的誘人。

高丹尼到底是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見了趙寶儀一雙堅挺的乳房，登時目瞪口呆，心跳也隨即加速。

趙寶儀只道他有心作弄，又被他看見身上的重要部位，當眞羞怒交加，杏眼圓睜的向他趨前，嬌喝一聲「卑鄙」，便使勁贈了他一個耳

光。

高丹尼在發呆之際，忽然臉上一痛，被打得金星直冒，同時向後退了兩步，這跟蹌一退，水喉又向趙寶儀射了過去，登時全身都濕透了。

趙寶儀全身濕透之後，又以爲他是故意的，狠狠的避過水柱之後，怒叫道：「你這人好卑鄙。」

高丹尼站定脚步之後，摸摸被打的臉，也怒道：「你爲甚麼打我？」

趙寶儀正想反唇相罵，但見運動褲被弄濕後，連內褲也透了出來，又憤怒又尷尬，氣叫道：「你這色情狂，沒有見過女人嗎？」隨即不敢逗留，快步奔回屋內。

高丹尼被駡，一怔，喃喃的道：「我是色情狂？爲甚麼這樣駡我？」

他聳聳肩，苦笑一下，也不放在心上，便繼續再洗他那輛老爺車。

* * *

高丹尼忙了一陣之後，直把車身擦得連外皮也脫落才停手，同時也覺得很滿意了，這時侯他不但滿頭大汗，且全身染滿了污漬，便返回屋內，徹底的由頭至脚洗了個痛快。

他梳洗完畢，收拾好原稿，然後穿了一條殘舊的牛仔褲，一雙白色運動鞋，連襪子也不穿，上身再披一件牛仔襯衣，連鈕子也不扣上，袒開胸膛，拿起盛載原稿的皮包，就出外去了。

當他走出門外，把大門鎖上之後，趙寶儀也自側門步了下來。

他見了趙寶儀，登時眼前一亮，只見她穿得整整齊齊，甚是端莊，臉上又化了個濃淡適中的粧，明艷照人，與先前那一份充滿活力的外表又是另一個模樣。

趙寶儀的高貴大方與高丹尼的隨便放蕩成了兩個强烈的對比。

高丹尼不禁看得呆住了。

趙寶儀見了他，本來就無好感，見他向自己注視，又不屑的白了他一眼。

高丹尼呆了半晌之後，知她打算外出，連忙行前兩步，堆滿笑容的道：「小姐，好鄰居，出去嗎？我有車，我們……」說到這裡，想起她也有車，而且比自己的風光，以下的話登時說不下去。

趙寶儀對他不屑一顧。

高丹尼仍笑容滿面，又道：「剛才我弄濕了你，其實不是有心的。」

趙寶儀簡直就當他根本不存在一樣。

高丹尼甚感沒趣了，唯有打開車門，鑽進車內。

趙寶儀也上了自己的車。

高丹尼把車開動了，他見趙寶儀從後跟着，便故意把車慢慢開着。

趙寶儀知他有心阻路，但也不動氣，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高丹尼駕車在小路上慢慢而行，不久兩車來到公路上，趙寶儀一踏油門，寶馬怒吼一聲，便絕塵而去，高丹尼見狀，也加油追了上去，可是只有吃塵的份兒，雖然如此，但他好勝心强，便一味加油，把這輛老爺車催谷得就好似老人哮喘病發作一樣，隨時有支持不住的可能。

這樣在路上飛馳了一會，向前望去，只見趙寶儀的車就在前面，他心中一喜，心想：「終於追上你了。」便又加油向前追。

趙寶儀故意把車度減慢，引他追前，待他接近時，又猛踏油門，寶馬又向前直飛。

高丹尼見狀，知她有心消遣自己，仍舊心有不甘，把車速提至最高，想與她一較高下，豈料一加油，他的寶貝老爺車全身打震，仿似隨時有整輛車散開的可能，他一個吃驚，連忙減慢速度，以免寶貝受損，當下只有目送趙寶儀的寶馬消失而去。

* * *

高丹尼駕車出到市區，把稿件交到出版社之後，便與丁禮一起吃晚飯，然後兩人到卡拉ＯＫ消遣了一個晚上，到深夜時分，才與丁禮分手，各自帶着幾分酒意駕車回家。

高丹尼獨自駕車走在車輛稀疏的街上，他進入一條僻靜的橫街，正想轉入大路之際，這時候，他向前望去，在僻靜的橫街上，忽見有四個人在大打出手。

他不以爲意，只當作一些醉酒之徒在街上鬧事，所以看了看便自顧駕車。

當他把車輛駛近打架現場時，再看個清楚，這打架的四人原來其中有兩人是身形高大的外籍男子，看外形似是歐洲人，另兩人則明顯是中國男子，只見那兩個中國人明顯不敵，且被打得無力還手。

高丹尼見狀，立時湧起了强烈的民族精神，加上在幾分酒意驅使之下，不理許多，把車駛到打架的四人身旁，打開車門便衝向兩個西方人。

原來這四個人並非普通的人在街上衝突打架，兩外籍人在兩中國人身上搶了一件東西，正想拔足而逃，這時高丹尼已衝了下車，其中一外籍人見狀，忽然伸手入懷，並迅速拔出手槍指住高丹尼。

高丹尼見對方拔槍，不慌不忙向前一衝，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快速向那握槍的人一脚踢了過去

，這一踢不偏不倚，剛巧踢中對方握槍的右手，一支手槍登時飛到老遠。

高丹尼踢了那人一脚後，一個轉身迎向另一外籍人，他見另一人手上也拿着一件物體，恐防又是手槍，便重施故技，同樣向那人的手踢了一脚，這一踢，那人手上拿着一件香煙包大小的東西又立時離手飛脫，這個香煙包般大小的東西不偏不倚，卻飛進了高丹尼的車內，可是高丹尼仍不察覺。

先前被踢掉手槍的外籍人大怒，挾着斗大的拳頭便衝向高丹尼，高丹尼身形一欺，把他來拳格開，大叫一聲：「打我同胞？」話音未落，便一拳結結實實的打在那人身上，那人登時被打得向後退了幾步。

與此同時，另一外籍男子鐵青着臉，連忙從身上拔出手槍，第一時間向高丹尼開了一槍，幸而沒有命中。

那兩個中國人見對方開槍，登時嚇得縮在一旁。

高丹尼忽聞槍聲，回頭一看，只見持槍者又以槍咀指着自己，他暗吃一驚，連忙向地上一滾，這一滾，剛巧又避了一槍。

另一外籍男子吃了一拳後，又從身上拔出另一支手槍，並且迅速向高丹尼連開數槍，高丹尼藉路旁停着的汽車作掩護才避過連接數槍，而那兩人射出的子彈，也就全數給路旁的車輛承受了。

高丹尼避過一輪子彈之後，暗叫乖乖不得了，正想覓路而逃，瞥眼一看，見了自己那輛老爺車車門正打開着，他當機立斷，連忙向着座駕飛身撲進車內，並迅速關上車門。

兩外籍男子爲了要搶回飛進他車內的東西，連忙握槍衝前，不理一切便向高丹尼的車開槍。

幸而高丹尼下車後沒有關上車門，同時也未將汽車引擎熄掉，所以他一上車，低下頭避過子彈之後，可以馬上開車逃走。

他一踏油門，叫聲：「寶貝快走！」那輛老爺車發出噪耳的聲音，便向前衝。

兩外籍人顯然心有不甘，連忙從後追趕，並且一路追一路開槍。

高丹尼拚命把車駛到大路上，然後也不理紅綠燈，只顧加油向前飛，這時候的高丹尼受了這場虛驚之後，酒意也全消了。

* * *

高丹尼在公路上飛馳了一會後，知道擺脫了兩持槍的外籍大漢，這才捏了一把冷汗。

他根本不知道兩外籍人與兩中國人之所以大打出手，其實是爲了爭奪一件東西，只以爲外國人在欺負中國人，喃喃的道：「洋鬼子，你以爲我們中國人好欺負的嗎？呸！」停了停，又道：「洋鬼子眞野蠻，不夠打，竟然出動鬼槍。」

他一路在郊區的公路上飛馳，不多久，已抵達家門，向門前望去，只見趙寶儀的寶馬已停在門前，再抬頭向上一望，二樓趙寶儀的居所還亮着燈。

他停好車之後，把車廂的燈隨手開着，正想關燈下車，但瞥眼一看，只見座位旁有一個香煙包大小的金屬盒子。他當然不知道，這個小盒子就是打鬥的四個人所爭奪的東西，同時也是他懵然不覺的情形下飛進自己車內。

他心下奇怪，何以車內忽然多了一件東西，於是便拾起看了一會，發覺這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金屬香煙盒，把煙盒打開一看，內裡卻是空無一物，連一根香煙也沒有。

他覺得這煙盒外形雖然普通，但卻相當精緻美觀，煙盒的內部更繪上了一些不規則的圖案，看上去有點線條美。

雖然這煙盒來歷不明，但他覺得這東西也甚可愛，不失爲一件好禮物。

他想起禮物，忽然想起住在樓上不知名的新鄰居，於是靈機一觸，便在皮包內拿出稿紙及筆，在稿紙上畫了個漫畫人物，漫畫中的人做出道歉的手勢，旁邊寫着「謹以此禮物贈與新鄰居，希望笑納，住在你樓下的小高上」的字樣，然後把這張紙放在煙盒內，隨手關了車廂內的燈，下了車之後，高丹尼便把煙盒放在趙寶儀的車頭，再以水撥夾住，這才開門進屋。

* * *

次日一早，趙寶儀又盛裝外出，她駕着車在路上駛了一會，這時才發覺車頭的水撥夾着一個小盒子，她心下奇怪，便把車停在路旁，然後下車取過小盒子，打開一看，只見內裡有一字條，把字條打開，才知道是樓下的那個放蕩不羈的鄰居所謂的道歉禮物，冷哼一聲，便隨手把煙盒丢在路旁的垃圾桶內，然後繼續開車而去。

* * *

香港島中環區是商業大厦林立的商業心臟區，在一幢大厦的其中一層，有一個辦事處，辦事處的玻璃大門寫着「莊信貿易(香港)有限公司」的中英文字樣。

貿易公司的規模不算小，二十多個職員正在埋首工作。

這時有兩個外籍男子推門進入公司內，這兩人原來正是當晚與高丹尼發生打鬥，後來向高丹尼槍擊的人，只見此兩人面容有點冰冷，神情肅穆得可以。

他們進入公司之後，其他職員見了他們，相繼有禮的向他們打招

呼，原來這兩人一個名叫東尼‧韋斯，另一叫比得‧賀爾。

兩人向職員們點頭還禮，然後直走入內，走到一間房門上寫着「總經理室」的房間前敲門，房內隨即有人應道：「進來！」

在前頭的韋斯把門推開，二人便一起進去。

只見房內坐着一個五十多歲的外籍人，面容極之嚴肅，兩眼也極之有神，並發出威嚴的眼神望着韋斯與賀爾。

韋斯與賀爾見了那人，甚是尊敬，同聲道：「查頓先生。」

那個查頓好似有點不悅，說道：「坐吧！」

二人便坐了下來。

查頓一整面容，道：「有消息沒有？」

韋斯道：「對不起，先生，我們已加派人手查這人的下落了。」

查頓不悅，道：「那晚你們第一時間以電話叫人追他的老爺車，爲甚麼給他走脫了？」

賀爾垂下頭，道：「我們的人追到公路上的時候，已不見了他的影踪了。」

查頓道：「你們知不知道，那個煙盒有多重要？你們竟然失去了。」

韋斯道：「先生放心，我們既然已經記下那小子的車牌號碼，相信要找到他並不難。」

查頓怒道：「敵人同樣也記下了那小子的車牌號碼，若被敵人捷足先登把那煙盒搶去，你知道後果有多嚴重？」

賀爾道：「那晚我們應該把那兩個中國人殺掉，就可免去這後顧之憂了。」

查頓道：「要找到那小子，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二人同聲道：「甚麼辦法？」

查頓道：「利用車牌號碼，到運輸處去查，就很容易查到這小子的姓名地址。」

韋斯面有難色，道：「香港政府機構不會那麼容易向人透露市民的個人資料吧？」

查頓面色一愠，道：「當然不會這麼容易，難道還要我教你怎麼做嗎？」

賀爾道：「這容易極了，隨便說那小子的車藏有毒品，警方一定會依車牌號碼找人，那時我們暗中跟着警方，還怕找不到這小子嗎？」

查頓仍不悅，道：「我們既然想到這一着，同樣敵人也會想到這一着，還不盡快去辦？」

二人同聲：「是，先生。」便起身離開。

* * *

黃昏時分，太陽只剩下微弱的餘暉。

高丹尼在門前坐着搖椅，正在欣賞黃昏的美景。

趙寶儀也在樓上倚着露台的欄杆，但她不是在欣賞黃昏，而是捧着一本書在埋頭閱讀。

趙寶儀正在閱讀得入神之際，忽然一隻蜻蜓向她撲面飛來，她吃了一驚，手上拿着的書本登時跌下，並跌在高丹尼搖椅旁邊。

高丹尼見那本書跌在椅旁，垂頭一看，並拾了起來，再看個清楚，此書名叫「危機」，作者正是高丹尼，而且是高丹尼的一本甚受歡迎的著作。

高丹尼看着這書的封面，發自會心微笑，心想：「原來她也喜歡我的作品。」

趙寶儀匆忙走到樓下，見高丹尼正拿着自己的書，甚爲不悅。

高丹尼見她想取回書本，笑道：「原來你也喜歡高丹尼的作品？」

趙寶儀白了他一眼，神情冰冷的道：「是又怎樣？高丹尼是我的偶像，那又如何？」

高丹尼心中更好笑，又道：「他是你的偶像？你想不想見他？」

趙寶儀對他不理不睬，上前一手自他手上搶過書本，正想登上樓上，高丹尼又道：「你喜歡高丹尼的作品，我家裡多的是，要不要我借給你？」

趙寶儀嗤之以鼻，道：「誰稀罕你的書？我要看時不會自己去買嗎？」

高丹尼道：「你看過幾本高丹尼的作品？」

趙寶儀仍是一面冷笑，道：「我有必要回答你嗎？」說完回轉身想登上樓上，但此時屋外的小路上忽然傳來汽車聲，她不其然轉身一看，只見有一輛私家車正駛了過來。

她見了那車，神情顯得有點渴望的樣子，然後停下步來，就好似在等那輛汽車一樣。

高丹尼見了她的神情，也不由向那車望去，只見那輛車已停在空地前的小路旁，然後一個身形高大，樣子也甚英俊的青年下了車，並嚴肅的向趙寶儀走來。

那青年見了趙寶儀，正想開口說話，但見了高丹尼，便沒有開口，趙寶儀隨即說道：「上樓再說吧！」

二人便拾級登上石屋的樓上。

高丹尼見了，心中只覺有點酸溜溜的，而且顯得有點失落，他也不知道這是甚麼原因。

* * *

天色已開始黑了，高丹尼自見了趙寶儀與那青年人入了屋之後，就變得木無表情。

約莫過了一小時，趙寶儀與那

青年再度從樓梯上下來，雙方說了聲「再見」，那青年便駕車離去，然後趙寶儀返回屋內，高丹尼卻忍不住道：「他是你的男朋友？」

趙寶儀白了他一眼，卑視的道：「無業游民，關你甚麼事？」便馬上返回屋內。

高丹尼一怔，喃喃的道：「無業游民？爲甚麼這樣稱呼我？」隨即想起自己幹的是自由職業，根本無需上班，有時甚至足不出戶，只顧躲在房中寫稿，她又不知道自己是個無需上班的職業作家，因此誤會自己是個無業游民，想起來也感到有點啼笑皆非。

他見趙寶儀已登上樓上，忽然想起一件事，便站起身，走到樓梯口，高聲叫道：「喂，好鄰居，收到我的禮物沒有？」

趙寶儀從樓上叫道：「誰稀罕你的臭禮物？丟到垃圾箱去啦。」隨即「彭」的一聲把門關上了。

高丹尼聳聳肩，苦笑一下，又喃喃的道：「眞大意，要送禮物也要送有意義的，爲甚麼偏偏送煙盒，她又不吸煙。」

* * *

又是一個黃昏，高丹尼寫了一整天稿之後，又坐在門前的搖椅上，手上拿着一瓶啤酒在自得其樂。

趙寶儀又在露台倚着欄杆在看書，看的是高丹尼的另一本作品，而且看得相當投入。

這時候，屋外的小路上又有一輛私家車駛了進來。

趙寶儀聽了車聲，抬頭注意着那輛正朝石屋駛來的車。

高丹尼也看見了那輛車，而且清楚看見車上有四個男子坐着，心想：「又是來找她的？怎會有這麼多人找她？」

那輛車迅速來到門外的空地上，車上四個人相繼下了車。

那四個人來到門前，先打量一下高丹尼，接着便發現高丹尼那輛寶貝老爺車，其中一人便走到車頭處，看了看車牌號碼。

在露台的趙寶儀知道來者並非找自己，便轉身進入屋內。

高丹尼見四人注視着自己的車，便過去問道：「你們找誰？爲甚麼這麼欣賞我的寶貝？想買？用多少錢我也不賣的！」

其中一人表情甚是嚴肅地道：「你就是高丹尼先生？」

高丹尼點頭道：「我就是高丹尼，甚麼事？」

另一人向他打量一下，以奇異的眼光道：「你就是名作家高丹尼？」

高丹尼笑道：「不敢當。」

那人搖頭道：「眞想不到。」

高丹尼奇道：「甚麼意思？」

先前開口的人道：「高先生，我們接了一個匿名電話，電話中人說三日前見你把一些毒品帶上這輛車上，所以我們奉命來搜查，我們懷疑你藏毒。」

高丹尼吃了一驚，叫道：「甚麼？我藏毒？」

他這一叫，驚動了樓上的趙寶儀，她聽了藏毒兩字，好奇心起，就走出露台看個究竟。

那與高丹尼說話的人道：「我們是毒品調查科的。」說着拿出証件出示在他面前。

高丹尼看了那人的証件後，証實他是警察，苦笑一下道：「李幫辦，你不是開玩笑吧？你說我藏毒？」

那姓李的幫辦道：「我們要搜查你的車和府上，希望你合作。」然後又拿出一份文件出示在高丹尼面前，道：「這是法庭簽發的入屋搜查令。」

高丹尼無奈，只好道：「好吧，爲了証明我是清白的，你們隨便搜吧！」

警察開始搜他的車。

高丹尼抬頭一望，看見趙寶儀站在露台上向下望，並發出冷笑。

他不能被趙寶儀誤會自己是不良份子，不由向她叫道：「我是清白的。」

趙寶儀有點幸災樂禍，也不理他，只站在露台看熱鬧。

三名警察在高丹尼的汽車內仔細搜查，那個名叫李洛的幫辦則站在一旁。

搜了一會，警察在車上並無任何發現，其中一人向李洛報告，道：「車上沒有可疑物品。」

李洛沉思一會，道：「入屋搜查。」

衆警察由高丹尼帶領下進入屋內，然後搜查每一角落，經過一番徹底搜查之後，仍是毫無發現。

高丹尼走到李洛面前，道：「看來那個電話惡作劇的居多，你們被人愚弄了。」

李洛道：「高先生，多謝你的合作，也打擾了。」

高丹尼道：「我們是應該跟警方合作的，別客氣。」

既然沒有發現甚麼，李洛只好下令收隊，然後高丹尼把他們送到門外。

高丹尼目送警察離開之後，回頭一望，只見趙寶儀仍站在露台，他打了個哈哈，笑道：「他們說我藏毒，那有這回事，我是一等良民嘛，這不是笑話嗎？」

他的話是向趙寶儀說的，但趙寶儀卻毫無反應，甚至連看也沒有看他一眼。

高丹尼再坐回搖椅上，繼續喝啤酒，他感到奇怪，心道：「自己與人無仇無怨，何以被人誣陷自己

藏有毒品？向警方舉報的又是甚麼人？」

他想了一會，向屋前的小路望去，又是一輛私家車駛了過來，還清楚看見車上坐了兩個人。

不久，私家車停在屋前的小路旁，兩人隨即下車，這兩人正是韋斯與賀爾，高丹尼見了他們，登時認得他們，但一時間不知他們來意。

趙寶儀見來了兩個外籍人，又留心看下去。

韋斯和賀爾皮笑肉不笑的走到高丹尼面前，韋斯繼而露出奸詐的笑容，以英語道：「高先生，我們終於找到你了。」

高丹尼知他們來意不善，站起身來，也以英語道：「你們想怎樣？」

賀爾滿面笑容，道：「高先生，先讓我們自我介紹吧，我名叫比得賀爾。」指着韋斯道：「這是我的伙伴，東尼韋斯。」

高丹尼道：「有甚麼話快說吧！」

韋斯正想說話，但抬頭一望，見了趙寶儀，便沒有說下去。

趙寶儀見狀，也很知情識趣，回轉身便走入屋內。

趙寶儀甫一入屋，韋斯與賀爾立時從懷中拔出手槍指着高丹尼，而且面容變得冰冷起來，韋斯冷聲道：「把煙盒交還我們，否則一槍殺了你。」

高丹尼奇道：「甚麼煙盒？」

賀爾臉上肌肉一跳，怒道：「別裝傻，快交出來。」

高丹尼登時想起在車上拾獲的煙盒，說道：「那煙盒到底是甚麼東西？令你們如此緊張，竟然要出動兩枝槍來威脅？」

韋斯臉色一沉，怒道：「別多問，反正那煙盒對你毫無用處，快拿出來吧！」

高丹尼這時才明白這個普通的煙盒令他們如此緊張，事件顯然並不尋常，可是這煙盒根本不在自己手上，如何交給他們？他更明白到，面前這兩人拿着槍根本只是恫嚇，煙盒未到手之前他們根本不會對自己不利，所以他對兩枝槍也毫不畏懼，還好整以暇的坐回搖椅上，一面輕鬆的道：「若果我不交給你們又如何？」

韋斯冷聲道：「我們只好把你殺掉。」

高丹尼仍在微笑，說道：「殺了我，那個煙盒的下落豈非沒有人知？你們永遠也得不到那煙盒了。」正因如此，他才顯得這麼輕鬆。

兩人聽了，一想不錯，登時面面相覷起來。

高丹尼知道他們一時間雖然不會傷害自己，但要脫身也非易事，所以他在思量脫身之計。

他見兩人在面面相覷，一時間無可奈何之際，他覺得這是大好良機，霍地站起身來，趁他們不留神之際，出其不意地向他們揮拳打了過去，然後一脚踢掉韋斯的手槍，再施展擒拿手把賀爾手中的槍搶在手上，接着迅速以槍指住二人，鐵青着臉道：「別動，否則開槍。」

二人在他面前站定了脚，但顯出一副不把他放在心上之神色，賀爾冷笑道：「你以爲你敢向我們開槍嗎？」

賀爾話音一落，高丹尼冷哼一聲，食指一扣，登時「砰」的一聲，一槍打在賀爾大腿上，賀爾中彈登時跪了下來，並痛得冒出了冷汗。

韋斯登時愣住了。

高丹尼冷冷的道：「這是警告。」說完走到另一邊拾起韋斯先前被踢掉的槍。

趙寶儀聽了槍聲，連忙走出露台，只見其中一人中彈跪在地上，登時微吃了一驚。

高丹尼把韋斯的手槍拾起之後，雙槍指住二人，喝道：「快滾！」

韋斯悻悻然道：「好，我們走，但我告訴你，無論用甚麼手段，我們一定有辦法從你手上得回那個煙盒。」

高丹尼怒叫道：「廢話少說，馬上給我滾！」說着作出要開槍狀。

韋斯一驚，只好扶着賀爾上車，然後開車離去。

高丹尼目送二人的車遠去之後，先把兩枝槍放在車上，然後返回屋內，拿起電話撥了個號碼，不久電話傳來應聲：「喂！」

高丹尼道：「是丁禮嗎？」

電話內的聲音：「不錯，你是小高嗎？」

高丹尼道：「我是小高，你現在在甚麼地方？」

丁禮道：「我在尖沙咀。」

「在車上嗎？」

「是啊！」

「好極！你馬上駕車到獅子山隧道口等一輛車經過，車上有兩個洋人，然後你替我跟踪他，再告訴我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到底甚麼事？」

「別多問，你照做好了，見面再把詳細情形告訴你吧！」

「好吧，把那輛車的車牌號碼告訴我。」

高丹尼便把韋斯和賀爾的車牌號碼對丁禮說了，然後便掛了線。

接着他一面急急的走出屋外，再拾級登上趙寶儀的住處，並在門外猛力拍門。

趙寶儀把門打開，見了高丹尼，又見他猛力拍門，登時有點不悅

的道：「甚麼事？我家不歡迎你。」

高丹尼有點情急的道：「你歡迎我也好，不歡迎我也好，我要你馬上把那煙盒還給我。」

趙寶儀道：「甚麼煙盒？」

「我送給你的禮物。」

「我不是說過了嗎？已丟進垃圾箱去了。」

「那個垃圾箱？快帶我去找回來吧。」

「你當我是甚麼？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高丹尼更急，道：「小姐，你親眼看見的，剛才那兩人找我麻煩，就是爲了那煙盒，這煙盒我是無意中得到的，若不交還他們，我隨時有殺身之禍，你見過他們的樣貌，恐怕他們連你也要殺掉滅口。」

趙寶儀微吃一驚，埋怨道：「你爲甚麼惹下這許多麻煩，連我也給牽涉在內？」

「別多說了，快帶我去找回來，交還給他們，你和我就會平安大吉。」

趙寶儀雖然討厭他，但爲了自身安全，只好一萬個不願意的道：「好吧，你等一等我。」說完，在屋內拿起車匙，便與高丹尼拾級而下。

趙寶儀打開車門坐在司機位上，高丹尼很自然的打開另一邊車門，正想鑽入車內，但趙寶儀沉着臉道：「你沒有資格坐我的車，給我滾。」

高丹尼心頭一氣，大力把車門關上，只好坐上自己的老爺車上。

趙寶儀開動引擎，寶馬隨即離開屋前空地，駛進小路上，高丹尼便隨後跟着。

兩車不久進入大路，不一會，趙寶儀在路邊的一個垃圾箱旁停了車，高丹尼也把車停下，望了望那垃圾箱，探頭車窗外，叫道：「就是這個垃圾箱？」

趙寶儀也探頭出窗外，冷淡的道：「就是這個了，你自己找清楚吧！」說完，掉轉車頭便向來路折回頭返回石屋。

高丹尼把垃圾箱拉了出來，一看，垃圾箱內空無一物，他登時明白箱內的垃圾一定被清潔工人清理掉了，頓時感到洩氣不已。

他無奈之餘，只好駕車返回石屋，行駛了一會，身後忽然有一輛私家車快速超越自己，並且轉入往石屋的小路上，他也不以爲然，只是從後跟着開車。

再行一會，前車竟然直駛入石屋前的空地上，然後有五個人下了車，接着五個人一齊登上趙寶儀的住處。

高丹尼知道又有人來訪趙寶儀，也不以爲意，慢慢地把車駛到屋前。

他把車停好之後，關上車門，正想走入屋內，但此時忽聞樓上傳來趙寶儀大叫救命之聲。

他怔住了，頓時意識到那五名大漢不是善類，他們進入趙寶儀住處所爲何事？

趙寶儀只叫了一聲「救命」，接着屋內寂然無聲，高丹尼感到事不尋常，第一個反應就是打電話報警，但想起此處遠離市鎮，報警豈非鞭長莫及？

所以他連忙打開車門，在車上拿出原本屬於韋斯與賀爾的手槍，當下雙手各握一槍，便飛奔登上二樓。

他甫一登上樓，只見趙寶儀被五名大漢以膠布封口，繩索綑綁着四肢，正合力抬起想下樓，他連忙以槍指住五人，沉着臉喝道：「全部別動，給我舉高雙手。」

五名大漢樣子都不似善類，他們見了高丹尼的雙槍，只好放下趙寶儀，並高舉雙手。

此時高丹尼看個清楚，這五人之中，其中一人竟是上次單獨前來造訪趙寶儀的英俊青年。

還有另外兩個人赫然是當晚跟韋斯與賀爾在街上爲了爭奪煙盒大打出手的人。

高丹尼見了這二人，下意識感到，他們此次的行動，會不會跟那個煙盒也扯上了關係？

他瞪了那青年一眼，又望了望那兩個人，然後蹲下來替趙寶儀撕去封口的膠布條。

封口膠布條被撕開之後，趙寶儀滿臉憤怒的瞪住那英俊青年，恨恨的道：「鄧樂天，你竟然出賣我！」

青年鄧樂天在高丹尼的雙槍之下，顯得毫無表情。

高丹尼對趙寶儀道：「怎樣處置他們？」

趙寶儀向五人嬌喝一聲：「你們全給我滾出去！」

高丹尼一怔，道：「就這麼簡單？」

趙寶儀雖叫這五人滾，但怯於高丹尼的雙槍之下，五人還是動也不敢動的站着。

高丹尼見他們還不走，也喝道：「這位小姐叫你們滾，聽到了沒有？」

五人聽他一說，才敢奪門而去。

高丹尼走出露台，看着五人上車，然後駕車遠去，這才呆呆的想得入了神，他不禁想：這五個是甚麼人？他們明顯與趙寶儀認識，但爲甚麼闖進來强行把她綁走？是綁架？看情形又不似是一般綁架勒索。

（未完．一）

上文提要： 沱江人屠帶陳淵去見金駝子與岷江神龍。三位老漢對四霸天之首的漁隱後代，都視如己出，並向天宣拜推陳淵承繼其父位成爲他們的首領。酒樓中，得到楚宮送來的價值連城之美酒，說是爲慶賀首領而贈。陳淵感到驚奇，岷江神龍道出其中之秘，原來數月來小公主天嬌如影隨形都在陳淵左右，一切瞭然，並下令陳淵從今遠離他去，不准入巫山半步……



巫山雲雨

俠義奇情哀艷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飛・圖

天嬌承襲公主位　從此夫妻難相見

不放在眼裡，經過這半日相處，才知內外功夫皆已造極登峯，眞不信近處有人，能瞞得過三人的。

不由他皺了一下眉頭，心想：當年無塵大師，以及他娘峨嵋優曇，爲何進入神農架？不是爲了無數青少年，無端端失了踪，從此杳無音信下落？巫山楚宮，從沒人能活着走出來，楚宮何異魔域，即使感恩，豈能不分善惡邪正？

那岷江神龍顯然已知他爲何皺了眉頭，眉兒也不禁皺了一下，道：「娃兒，不用說了，一切，你久後自知，且說眼前，你爹爲楚姬公主服役多年，加上我們三人，四霸天忠誠敬畏，這麼多年來，沒功勞，也有苦勞，也許楚姬公主念在你爹這一點忠誠上，饒了你的小命，當然，也不敢傷了小公主的心，故爾，睜着隻眼，閉着隻眼，喝過這碗酒，你即刻遠走高飛，你知這是何處？」

「酆都城，相傳人間鬼域。」

岷江神龍道：「自今而後，以酆都爲界，不許你踏上酆都路，否則，這酆都眞會成爲你的鬼域，你若敢進入，那就是等同進入了地獄門。」

陳淵登時恍然大悟，才明白這麼桀傲，名頭高大，又盡皆父執的三霸天，爲何奉他爲首領了，原來是這緣故。

他可不蠢，心下好生感激，道：「但是……天嬌，她爹無塵大師……」

沱江人屠喝道：「休得無禮，進入楚宮，她已是小公主了。」

「但是，」陳淵固執說：「我們已拜了天地，她爹把她交付於我，我若有負所托，無塵大師豈不死亦不瞑目……」

岷江神龍面容一肅，再又喝道：「住口，娃兒，神女既已入夢，好大膽，竟敢提及與小公主拜了天地，若被小公主知道，楚姬公主便饒你不死，你且想想，小公主是放過你，還是不饒你？」

那麼，昨晚不是夢，是眞的了，本來陳淵一直想找機會向岷江神龍問問的，不料岷江神龍倒當衆說了出來。

同時，心下寒透了，昨夜之事，又清晰上心頭，那小玉姑娘話語，又在耳邊，莫非，小翠姑娘入夢，是楚姬公主的安排？若被天嬌……小公主知道了，那就不再劍刺他的胳膊，而是刺向他的心窩了！

是了，是了，神龍見首，岷江神龍不僅見到了一切，而且旁觀者清。

「駝子，」沱江人屠道：「趁早兒把酒喝了，事不宜遲，我們趁早送這娃兒上路。」

金駝子一直閉上眼兒，捧着酒碗，嗅一陣，又抿上一口，聞言，才一口把酒喝乾了，還舐了兩舐，嘩啦一聲，把碗扔在屋角，跳了起來，道：「娃兒，你要不自己走路，我就用駝峯送你上路，邛崍山中淒風苦雨，人家姑娘已望眼欲穿了，還不快去！」

陳淵大吃一驚，逐個兒望了三人，原來，人家甚麼都知道，既然岷江神龍知道了，這兩人也都明白，自是不奇，吃驚的是，敢情楚姬公主裝聾作啞，不僅暗中另有安排，這三人又何嘗不是，只有他一人，才懵然不覺。

沱江人屠湊近身去，却不望他，只聽耳邊有聲，說道：「沉丹田，轉膻中，轉巨闕，原來老漁兒那晚暗中告訴我，是有深意的，早知有今日，記住了，要想保住你的小命兒，不僅要勤修苦練，而且，不許讓人知道，甚至那朱姑娘。」

隨大聲說道：「娃兒，你是自己上路，還是要我們扔你出去？」

陳淵那敢怠慢，含淚再拜道：「多謝大叔、三叔，駝叔教誨指點，別過了。」

＊　＊　＊

當眞是，似是無情却有情，原來，天嬌雖未洞房，却已拜了天地的妻，那情痴且狂的小娘子，數月來，原來一直在他左右。

原來，非但不與他相見，而且，一夜之間，把他送出數百里之外。

而且，下達命令，阻止他往東，不許他再進入巫山，那自是不准他再去尋訪她了。

原來，她並非無情，相反，正是有情，因爲若被楚姬公主知道了，他就不能活着出來。

遠望遙山隱隱，峨嵋山高，能遠眺邛崍，那是邛崍嗎？是否他已心在邛崍，把天際的雲層，誤作邛崍了。

他沒有逕奔邛崍，岷江神龍要他前往邛崍，必已知道朱梅姑娘對他有情，而他若對朱梅姑娘無情，他也不上邛崍了，既然見到天嬌易釵而弁，當然也見到了他，但任他是見首的神龍，必還不知朱梅姑娘已是非他不能別嫁。

必然是，這岷江三叔，已知他是再不能與天嬌——小公主結合了，甚至要他永遠永遠忘記天嬌，而朱梅姑娘，可幫助他忘記。

但他能忘記麼？遠望遙山隱隱，疑是邛崍，數月前，邛崍山中的景象已現心頭。

現在，他明白爲何天嬌要他前往邛崍了，她不是妒嫉朱梅麼？明知她一入宮門深似海，怎倒要他去與她所妒嫉的朱梅相會？

原來，她却搶先趕到邛崍，讓他親眼見到，朱梅姑娘已有了情郎，而且那麼親密，原來一直是她在暗中安排，必然暗中搶先一步，連時刻都不用計算，不怕他見不到了。

爲甚麼？當眞是要他對朱梅姑娘死了心，必然，也告訴了朱梅姑娘，他們已拜了天地。

他想着想着，不禁嘿了一聲，他明白了，朱梅姑娘爲何伏在他懷中，傷心落淚了，因爲她不但死了爹，而且失去了非他不能別嫁的情郎。

他苦笑，嘆了口氣，不，他怎能前往邛崍，天嬌姑娘一直在他身邊，數月來，原來都不離他左右，甚至白帝城下，那酒館中，爲他而歌唱，一夜之間，把他送出數百里外，阻止他再往東，不許他前往巫山，且不論她的用心，可知她身在楚宮，却能進出來去自如，而且，楚宮八婕，至少大半已被她籠絡，聽命於她了，若然發現他前往邛崍，可眞不敢想像，會不會，對朱梅姑娘不利？

奇妒，而又性烈如火的天嬌，會有甚麼事做不出來呢？

是以，路經峨嵋，不自覺上了峨嵋，他娘，峨嵋優曇，至今生死未明，無影無踪，他又豈不時刻在心頭。

現在，他站在山頭，越近九老洞後山，眞箇是情更怯了。

他娘，峨嵋優曇，若還生存，眞像無塵大師一樣，塵緣一了便撒手塵寰嗎？

且慢，無塵大師不但逃出巫山，而且帶走了小公主，按楚宮律例，非死不可，近二十年的隱遁藏匿，時刻在吊膽提心，一旦了了塵緣，便撒手塵緣，但他娘，却隱遁而非藏匿，更不會吊膽提心，豈會撒手塵寰的？何況有愛子，亦有愛徒，塵緣何曾了了？

這麼一想，便飛奔九老洞後山，飛渡那斷崖，只見煙霞氤氳，霧湧雲飄中，乍然一見，那崖邊的虬松，眞箇夭矯似遊龍，才想：若然，他娘親，神尼已歸來，那老猿必會來迎。

才想，已飛身落到松下，驀見銀光一閃，陳淵已一聲歡呼，正是渾身銀白色老蒼猿從樹上飛落，當日他初來時，曾嚇了他一跳，今日却喜極了，那蒼猿也咧開大嘴吱吱叫，分明是手舞足蹈。

陳淵已把心兒提到了口腔，氣急得幾乎不能成語，急道：「神尼！神尼！」

他話尚未說，老蒼猿已向崖下連指，向他一招手，向霧湧的崖下飛身落下。

陳淵喜極，跟隨而下，落在崖洞口突出的石上，數月前他來時，

時在冬季，只見薄霧氤氳，現在已是春夏之交，谷暖霧濃，滾滾漫漫，幾可沒脛，那崖洞中的竹屋，相距雖近，亦僅依稀可辨。

娘！他幾乎要大叫出來，喜極了，因爲松濤聲中，傳來了木魚之聲，正是自洞中傳出來。

那木魚聲被呼嘯的山風，盈耳的松濤聲掩蓋了，若不是已立身在洞中，幾乎聽不出來。

娘，當然是他娘回來了，一時間，竟熱淚盈眶，他從小就當神尼是娘，後來甚至連天嬌也相信必是他娘了，現在才知道，原來眞是他的親娘。

但他邁出的步子，却又縮了回來，佛門弟子，竟然有子，若被人知道，豈不羞辱？若神尼要認他，也不等到今日了。

又豈僅熱淚盈眶，而且不自覺，雙膝一軟，跪了下來，跪在崖口。

木魚聲，有規律的木魚聲，繼續傳來，那麼，他娘在誦經了，他豈敢打擾？

但忽然心中一動，從小至今，從沒見過他娘燒香禮佛，這崖下的石洞中，亦不會見有青燈古佛，他娘怎會誦起經、敲起木魚來？

一時間，思潮起伏，心想：是了，無塵大師了了塵緣，非死不可，他爹，嘉陵漁隱，因傳了不傳外人的上古神功，一朝尋到了小公主，任務已了，不自行了結，楚姬公主也不容他活下去，是以暗中把神功傳了他，便自斷心脈而死，但他娘，峨嵋優曇，一朝了塵緣，却無外來威逼，從此一心向佛，禮佛誦經。

這崖下隱蔽之極，從無外人來的，天嬌已入楚宮，朱梅姑娘邛崍守墓，除了他娘，還有誰來？

他心下難過極了，簡直是悲傷，初來時的一團高興，早已化爲烏有，以前她娘不敢認她，現在，他能呼喚一心向佛，伴古佛青燈的神尼作娘麼？

他傷心，熱淚盈眶，淚眼模糊中，白影一晃，耳邊傳來吱吱之聲。

原來是蒼猿，對他向內連指。

木魚之聲仍不絕於耳，是了，原來是蒼猿要他進去。

陳淵抹了抹淚，說：「可是神尼喚我進去麼？」

那老蒼猿搖頭，却又把頭連點，吱吱叫個不停，向內連指，分明是在催促他入內。

陳淵嘆了口氣，可惜朱梅姑娘不在身邊，那崖上的朱菓，神尼對他說過，除了朱梅，老蒼猿是不許天嬌走近的，更不要說採摘了，天嬌姑娘的輕功，雖然得到她爹無塵大師傳授指點，朱梅之所不輸於他，便是得到這蒼猿從小伴隨，在崖上飛躍奔馳，甚至神尼笑說，朱梅的輕身功夫，簡直就是這蒼猿教的，愛護朱梅極了。

可惜，朱梅姑娘不在身邊，否則，必會知道蒼猿說甚麼。

當下站起身來，只見蒼猿點了點頭，再又向內一指，白影倏晃，竟已去無影踪。

陳淵滿懷孺慕，既然娘親召喚，豈有再遲疑的，當下向內走去，眞個是雲推霧湧，恰似身在雲端，那雲霧滾滔滔，膝蓋之下，已是雲霧繚繞，幸是他已熟悉了，崖洞雖然寬大，却極平坦，循着那木魚聲，向內走去，却不是數月前來時居住的竹屋，而是右面崖下。

他看見，雖然雲霧氤氳，崖下洞中，光影也暗，丈許外，便只能見到朦朧的影像，但仍可見到一個女尼面壁而坐，崖壁上掛着一張佛像，在有規律的敲擊着木魚。

乍然一見，恰似坐在雲端，雲縹緲，霧漫漫，雖然背對着他，不見寶相，也自然莊嚴。

當然是他娘了，那剛抹乾了眼淚，又湧了出來，他想呼喚，竟咽哽得不能出聲。

他再又跪下了，跪在那女尼身側。

那女尼却不回頭，似乎不知他來了，繼續在敲着木魚。

不，那女尼一定知道他來了，知道他跪在身後，雖然雲環霧繞，相距不外一丈，影像已朦朧，他的淚眼亦模糊，但說甚麼他的內家功夫已深厚，仍可淸楚的看到，那女尼已激動得瘦弱纖細的身子在顫抖。

分明，那女尼……當然是他娘了，顯然爲了掩飾，也許想抑制內心的激動，把木魚敲得更响，也更快了。

而且，聽不到誦經聲，若不是已停止誦經，便是咬緊了牙關，誦不出來。

陳淵再也忍不住，叫了，如何不淚如泉湧，顫聲叫道：「娘，娘啊！」

只見那女尼，渾身震了一下，木魚聲停止了，但並未轉過身來，似乎呆住了。

「娘，」陳淵又叫道：「我……來了，娘，你找得我好苦……」

那料那女尼一出聲，陳淵竟也心頭震，也呆住了，因爲那女尼開口，說道：「施主何來，施主，你認錯人了。」

竟不是他娘——峨嵋優曇的蒼老的聲音，而且聲音雖然微顫，却淸脆嬌嫩！

「啊！」本來跪在地上的陳淵跌坐下來，淚仍掛在臉上，說道：「你你……你不是……神尼。」

既然不是神尼，是外人，他當然立即改了口，不再稱娘了。

那女尼仍然背對着他，似乎聞言也是一怔，聲也不再顫抖了，說道：「施主，你說甚麼？神尼？神尼原來是你的娘親……」

陳淵也怔住了，好熟悉的聲音，雖然不是神尼，是年輕的聲音，分明好熟，可惜那聲音雖然清脆嬌嫩，但太低沉了，是以一時之間想不起來。

又何必想，武當山乃是道場，那來女尼，他初下武當，自下武當以來，除了峨嵋優曇，他娘之外，不要說相識了，便遇也不會遇到一個女尼，何況是年輕的女尼？

那麼，聽口氣，既然聽他一說，登時怔住了，可知必然認識神尼。

他娘峨嵋優曇，乃是佛門弟子，佛門弟子怎來兒子？豈可爲外人道，豈可令他娘羞辱，陳淵一時之間着了慌，道：「我我……我來訪神尼，以爲你……女菩薩，以爲女菩薩你是神尼了。」

那女尼仍不轉身，雲霧縹緲中，只見那女尼輕輕地，幾乎不能察覺，若不是陳淵驚疑倍增，睜大了眼睛，還眞看不出來。

那女尼說道：「那麼，眞是的了，不是猜疑，神尼眞是你的娘親？」

「不不……啊……」

陳淵叫道，但又啊了一聲，這女尼的聲音雖然低沉難辨，心中早是一動，難道他娘，別有一個女弟子，已削髮爲尼的年輕女弟子？

若不然，他娘隱居在九老洞後山，即使無塵大師是天嬌的爹，住得這麼近，往還了已十多年，也從未到過這崖下，除了天嬌與朱梅，他就是第四人了，她娘若另有女弟子，即使她娘沒說，怎會連天嬌與朱梅也未會提及？

朱梅！朱梅！

他一想到朱梅姑娘，本來跌坐在地的，登時跳了起來！

他知這女尼是誰了，不但那清脆嬌嫩的聲音這麼熟，原來是……朱梅姑娘！

他跳了起來，那心兒却像沉入了萬丈寒潭！

朱梅！朱梅姑娘出了家！作了女尼！

「原來……是……是你！你是朱梅姑娘！」

那女尼分明渾身一震，但仍不轉過身來，幽幽地，聲音微顫，分明在强自鎭定，說道：「貧尼悟空，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多時，照見五蘊皆空……」

陳淵目不轉睛，凝視她纖細的微微顫抖的背影，聽着她微顫的聲音，心中好不酸楚，接着，其實是搶着接口說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空亦不異色，受想意行識，五蘊皆空，亦復如是，五蘊亦皆不異空……」

不知那來那股衝勁，霍地一步，快如閃電，已把女尼頭上的僧帽抓了下來。

那女尼頭上的青絲，立即散落了下來，立即隨風飄散。

那女尼一聲驚呼，站起身，轉過身來了，而且還退了一步，淚光瑩瑩，低垂着頭兒。

原來，眞是朱梅姑娘！

陳淵大大鬆了一口氣，那麼，她並未剃度，不過回到崖下來，着上了她師傅的僧衣，把滿頭青絲，塞在僧帽裡。

「眞是……你！」

「阿彌陀佛，施主休得無禮，貧尼雖然尚未剃度，但已五蘊皆空了，故不再守墓，特地前來，等待師傅歸來，落了髮，從此便長伴古佛青燈，你……不可……」

朱梅姑娘青絲飄動，雲霧氤氳中，不見她作勢，但身子已飄出了數尺。

原來陳淵心中激動，竟然忘形，霍地一上步，臂在身前，那自是摟抱了一個空，朱梅已轉到他身側了，面色一沉，道：「施主休得無禮，施主已是有婦之夫，與天嬌師姊成了大禮，請尊重些。」

陳淵不知是酸，是悲，還是喜，長嘆一聲，說道：「那麼，那日，我眞被她騙了，你不是別有情郎……」

「你……胡說甚麼？」

「那日，」陳淵道：「那是數月前，那日我前往邛崍，見到你伏在一個……少年懷中，那麼，眞是她，你的師姊天嬌易釵而弁，我竟被她騙了。」

「你說甚麼？」朱梅那淚珠仍在打轉的眼睛，睜大了，說：「但你……你不是由他爹作主，和她拜了天地？」

陳淵點了點頭，道：「果然……啊！我是說……果然如我所料，她是跑去告訴你，好教你死心，我明白了。」

說着，不禁又長長地嘆了口氣，苦笑道：「不怪你改名悟空，着上僧衣了，朱姑娘，但我告訴你，不，那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上，亦如是我云……色不異空，其實空亦不異色，若我告訴你，天嬌，你那師姊已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與世隔絕……」

「你！這是怎說？」朱梅的眼兒已亮了起來，令她眼眶裡打轉的眼淚，眞像珍珠，但忽又眼瞼低垂，輕輕的嘆了口氣，說道：「但你們，你和她……已拜了天地。」

「但並未花燭洞房，」陳淵也苦

笑，搖頭，也輕輕嘆了口氣，說道：「那麼，她已把她的出身來歷對你說了，沒有麼？但至少，你已知道她有爹，她爹是無塵大師，來啊，來，說來話長，讓我都告訴你。」

他眞不是有意，但不自覺，霍地一步，已把朱梅的手握在掌中，這番，朱梅是不閃避……還是不再閃避了，任由他握着，而且任由他携着手，隨他進入那竹屋。

雖拜了天地，却未洞房，而且她的天嬌師姊已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與世隔絕了，令她怎不芳心怦然，怎不想知道，急於知道。

隨着陳淵，進入竹屋，顯然陳淵也只不過是携着她的手而已，既然她已曾赤身裸體在他懷中，又救活了她的命，她還迴避他麼？何況，她多想，快快地知道，端的是怎麼回事呀？

何況，陳淵認出她時的驚喜，那絕望、悲傷得已死了的心兒登時劇跳起來，因爲已活了起來，那自是活了情心。

其實尚未洞房，其實也並非花燭，其實……更重要的是，從此，她師姊天嬌，已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與世隔絕了，而他，又回到她身邊。

那麼，她爲何要閃避？甚至，他要摟她在懷，她也不會閃避的，甚至，她眞想撲入他懷中，哭訴出這幾月來的哀傷。

任秀髮披散下來，掩去了半邊臉龐，不過掩住了她的羞澀，那簡陋的竹屋中，多一把竹欖也沒有，才在床上並坐下來，她不是要靠在他肩頭的，誰教他把她的手握得那麼緊，又靠得她那麼近。

「說啊，」她催促道：「師傅和我把那河洛劍客押送上了武當，究竟，發生了些甚麼事，你……你和天嬌姊姊……」

「我被大和尚擒住了，」陳淵道：「就在我跟隨着你們鑽入那阻塞的走道，忽然被一個大和尚擒住了，原來，他就是天嬌姑娘的爹，一言不發，把我擒回峨嵋。」

她多溫婉柔順啊，他多想把她摟在懷中，但他不敢。

自從他那日匆忙逃出邛崍，這還是第一次和她單獨相處，雖然在那暗無天日的地窟中，和天嬌姑娘相處了七日七夜，儘管她是那麼情熱得像一團火，但他，竟幻想着懷中是朱梅姑娘，這數月來，即使在夢裡，入夢的也只有朱梅，此時，此刻，他才感覺到，他多愛朱梅姑娘。

「說下去啊……」她抬起頭來，才知陳淵的一雙多情的，明亮的眼睛，正痴痴地凝視着她。

不已勝過了萬語千言，他愛她，她知道了，那痴痴地凝眸，已告訴她了，夠了，又何必催促。

却是陳淵忙掉開頭，不防她會突然抬起頭來，倒羞得心跳、臉紅。忘了放開手，倒把她的手兒握得緊了些。

「我被那一言不發，行走如飛的大和尚，恰似騰雲駕霧一般，奔上了一座高山，原來回到了峨嵋，大和尚把我扔入一個暗無天日的地窟，後來才知是萬年寺的後山，那知地窟中已先有一人在，初時，都不知道是誰。」

「是……天嬌姊姊？」

她避開他的目光，却不知陳淵也在避開她的目光，述叙那地窟中的一段情，而他又不想隱瞞她，那還敢瞧她。

「是……原來是她，原來，她仍不知大和尚是她親生的爹。」

「那大和尚爲甚麼要捉你們，把你們關在那地窟中啊？」

溫婉柔順的姑娘，一雙眼兒瞪得大大的。

「原來，」陳淵說：「她偷了大和尚的療傷聖葯，特來給了我。」

「就是……天嬌姊姊傷了你，替你敷在傷口上的葯？」

「是，」陳淵點了點頭，道：「大和尚說……他有法兒令葯還原，把我砍成八大塊……」

朱梅一聲驚呼，驚得摟住了他的胳膊。

「和尚說：把我砍成八大塊……」

「不！」

不再是摟着胳膊，而是一把驚得一把將陳淵摟抱着了。

眞不想嚇她的，但若朱梅不摟住他的胳膊，他也許不會重覆說一遍了，他閉上了眼兒，果然，被她抱緊了，果然如他所料，笑意也浮現在唇邊。

顯然她也見到了，一怔之下，霍地把他一推，臉兒紅紅，說：「你好壞啦，原來你嚇人。」

「但我沒有騙你，」陳淵說，又把她掙脫的手兒握在掌中，說：「大和尚眞是這麼說的呀！他說，那大和尚說，除非我們成了親。」

「於是，你就答應了？」

明亮的眼睛突然黯淡下來，頭兒也低垂了。

「我沒有，」陳淵說：「自從那日……那日我從雪堆中把你救出來，救活了以後，後來才知道，原來你就是神尼的女弟子，而神尼……」

「說啊！師傅……怎麼了？」

「早把你許配我了。」

「是……眞的，啊！」

是羞？還是喜？她的頭兒，又靠在他肩上。

「娘……我是說，神尼要我在你們兩人之中選一個，看我和那個有緣，不是今日，幾年前，就對我說了，我啊，等待這一日，也已等待了幾年，那知，我還未上峨嵋，已先遇了你，而且……而且……」

輕輕地，悄悄地，也不自覺地，另一隻手伸過來摟住了她。

羞得朱梅頭不能再低，倒更靠緊了，躲無可躲，只有躲入他的懷裡。

而且……而且，那自是說，她裸體入他懷抱。

「這不有緣？不是天意麼？難道不是天定的良緣？」

「天嬌師姊，我知道，自從師傅提起你，就喜上眉梢，對你讚不絕口時，我知道，天嬌師姊眞愛上你，日日夜夜都在盼望你來，那大和尚逼你成親，她一定高興極了。」

「不！」陳淵嘆了口氣，道：「我尚未說出來，她倒先說不了，她說……一人作事一人當，與我無關。原來，那日我在邛崍山中救你之事，大和尚竟然知道，原來，這才是他把我和天嬌姑娘，關在那暗無天日的地窟中七日七夜之故，那大和尚說道：寡女孤男，地窟七日夜，我非要娶她不可，只要我們在他面前拜了天地，他就……」

「不把你砍成八大塊，哼……」

那一聲哼，輕得不能再輕了，但她靠在他肩頭，嘴兒就在他耳邊。

「而且不殺她，」陳淵道：「你想想，她爲我盜此療傷聖葯，我怎忍她爲我受過。」

「但是，是她刺傷了你。」

敢情，溫婉柔順的朱梅，也會有嫉妒的時候。

「但她傷我，是誤會我輕薄你呀，正因這原因，我才一點也不恨她，而且，當眞，她和我在地窟中關了七日七夜，又豈能另嫁他人。」

「於是，你就答應和她拜天地了，我明白了，原來這一切，都是大和尚她爹的安排。」

「後來，當我們見到大和尚喜極，淚流滿面，才知原來大和尚就是天嬌姑娘的爹，也才知道，連同那療傷聖葯，也都是大和尚的安排。」

陳淵把她摟緊了，道：「這一切，都過去了，認眞說起來，我們並未曾拜過天地，因爲並不見天日，而且，她已身入楚宮，我和她，永不能相見了。」

「大和尚，爲何竟是她爹，楚宮又在何處？」

「在那朝雲暮雨的巫山之中。」

於是，把楚宮，把楚姬公主以及知道的，詳細地告訴了她。

只把個朱梅聽得如痴如呆，早已不再是她把他的手握在掌，而是她緊緊的，抓住陳淵的胳膊，而且緊緊抱住。

陳淵凝視着她了，道：「我有一句話，要問你，那日，你在邛崍山中，伏在一個少年懷裡？」

朱梅的眼睛兒直翻，道：「你……去過邛崍？去過找我？」

陳淵點了點頭，道：「若不上邛崍，如何會親眼見到，我啊……悄悄地，走了，我眞傷心，我以爲你別有了情郎。」

她笑了，而且霎着眼兒，因爲，他以爲她別有情郎，他傷心。

「爲何不答我？」陳淵說：「告訴我，可眞是你師姊天嬌？假扮個男兒？」

「我哭啦，」朱梅再又把頭埋在他肩上，却笑了，「因爲她告訴我，她已和你成了親，天嬌姊姊，爲何要扮作個男兒漢啊？初時一見，還眞嚇了我一大跳，她走後，我傷傷心心，哭了幾日，眞想削了髮，但想到應該由師傅替我落髮，從此以後，就留在師傅身邊，長伴古佛青燈。」

「但這裡沒有古佛，亦沒有青燈。」

「而且，師傅也不見踪跡，那老蒼猿也不知去向，我啊，等呀等，就找出師傅的僧衣僧帽來，師傅常說，佛在心中，心中自然生佛，但我仍然畫了一張佛像。」

「就是我見到那佛像？」

當眞，朱梅的爹儒雅飽學，她是家學淵源。

「那心經，」朱梅說：「師傅雖不禮佛，却從小就教我們讀心經，眞奇怪，武當乃是道山，你怎會五蘊皆空？」

「而且知道空不異色，色不異空。」

陳淵又把她摟緊了些，笑了，在她耳邊道：「失敬了，悟空小師傅，不知你……空不異色，不知你可曾悟。」

朱梅格的一聲笑，在他耳邊說道：「不知你知不知道，你摟得我多緊，都快喘不過氣來了。」

陳淵慌忙放開手，抿着那披散下來的秀髮，朱梅說：「當眞，我至今仍不明白，天嬌姊姊跑去看我，爲甚麼要着男兒衣？說眞的，她扮成小子，還是眞俊俏。」

陳淵怔怔地凝視着她，忽然，跳了起來。

因爲他忽然心中一動，天嬌爲何要扮作個英俊的男兒？不就是怕他不忘朱梅，她一走，他就會去尋朱梅，不就是要他對朱梅死了心，這數月來，其實無時無刻，都不離他左右，這番把他送出數百里外來，不許他往東，難道不怕他仍不死心，又去尋訪朱梅？

天嬌姑娘簡直如影隨形，神出鬼沒，她雖身入楚宮，却又能來去自由，會不會……會不會不放心，若然暗中仍跟踪他，見到他和朱梅……

他那敢往下想，別說她身入楚宮，既是楚姬公主的傳人，豈有不傳那上古神功的，更何況早已得到她爹無塵大師教導指點，武功早已在他和朱梅之上！

「你去哪裡啊？」

陳淵心念一動，立即飛奔而出。

那知，啊呀！他才點地，竟站立不穩，脚前身後，竟跌倒在地。

慌忙跳了起來，登時心膽俱裂！

血！他已是渾身是血！

* * *

陳淵嚇極了，不但渾身是血，而且手上也是血！

只聽朱梅叫道：「你做甚麼呀！糟了！」

陳淵霍地一撩衣，把從未拔出過的劍，也拔了出來，喝道：「小心！」

斜滑一步，倏地一退身，堵住了門口，恰把聞聲出來的朱梅阻住了，道：「緊隨在我身後，記住了，無論遇到甚麼，甚麼人，不許出手，一切有我。」

朱梅嗯了一聲，像是忍住了哭，更無限嬌媚，不僅緊隨在他身後，而且把臉兒貼在他背上了，而且，從他脅下伸出手來，抱住了他，緊緊地。

「不……不……」

他是想說不可的，而且眞嚇壞了，若是……若是天嬌如影隨形，跟隨在他身後，見到他和朱梅偎地親熱纏綿，以前不過還是嫉妒猜疑而已，已要拿劍來殺他，他左臂上仍留下長長的傷疤，現在，他已渾身浴血，天嬌性烈如火，豈會放過朱梅！這般抱緊了他，他如何能保護她。

天嬌得到她爹教導指點，從小兒，就得到她爹無塵大師的眞傳，分明已勝他和朱梅一籌了，士別三日，亦當刮目相看，何況一別數月，顯然，天嬌已得了巫山楚宮的神奇詭絕的神功，眞把他嚇壞了。

不不……他竟以為朱梅也嚇壞了，嚇得抱緊了他，他怎能說不可。

登時橫了心，頭可斷，身可殺，豈能不護花，拚死也要保護心愛的朱梅，不挺起胸膛，算甚麼男兒漢，哼！

任由她從後抱住，一揚頭兒，立即改了口，說：「不……不要怕，有我，我不許人家傷害你。」

當眞，她驚呼，糟了！她自幼兒就居住在這崖下，長年霧湧雲飄，可不比他初來乍到，必能在暗中，從雲霧深處，竟能視物了，必有所見！

他橫劍擋胸，他已把自身的安危置諸度外了，一心要保護朱梅！

「你，眞好……」

陳淵一怔！她的嬌聲，只有無限嬌媚，無限柔情，那有一些兒害怕？

而且，分明還在……還在忍住笑？

雲在飄飄，霧湧如濤，敢情他們只顧在竹屋中纏綿，說不完的話兒，已是黃昏日落，外面已暗下來了，竟也不覺，他也更不能透視雲霧，那敢不小心，那敢分心。

忽覺摟住他的胳膊鬆開了，陳淵可眞嚇怔了，叫道：「不……不可！」

那知右手脈門微痲，朱梅鬆開的手倏伸，已奪下他的劍來，嗤的一聲，這番笑出聲來了，說：「你眞是……本無事，自擾之。」

「你說……甚麼？」

「你不想想，」朱梅倚在他身上，替他把劍還鞘，說道：「你不見這朱菓麼？有猿伯守在洞口崖上，若有人來，早出聲知會我了。」

猿伯？不錯，她叫那蒼猿作猿伯，那蒼猿金睛火眼，有人前來，不等到松下，牠早就知道了。

朱梅已俯下身，拾起地上的朱菓來，道：「眞可惜，被踩壞了三個，瞧你，這一身……」

這一身？原來先前他慌忙奔出，一脚踩在朱菓上，菓漿如濃血，染紅他的衣衫，這已不是第一次了。

原來他手上沾染的，也不是血，菓漿而已。

當眞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一時間，訕訕地，好不尷尬。

朱梅忽然輕輕地，嘆了口氣說道：「看來，你是被她嚇破膽兒了，你不知道猿伯已通靈了麼，他不用見，風聲、松濤聲雖大，牠亦能聽出老遠，任是輕功絕頂，牠也能聽得出異聲來，有猿伯守候在崖上，你怕甚麼？來啊！」

她携起他手來，把他帶去崖下一角，水聲潺潺，原來有一道山泉，從石縫中流出，成了一道小小的飛泉。

崖角深處，更暗了，他任由她替他輕柔的洗滌，其實他耳目並用，豈會不能自己洗滌。

「來啊，瞧你這衣衫，師傅親手替你縫製的衣物，多髒，多髒。」

多髒，數月來，他壓根兒就沒換過衣衫，他也無衣衫可更換，而今更又漿果滿身。

她又帶他回去竹屋，取出他當日換下來的衣衫來，不但已洗去了

血污，而且破損之處也補好了。

陳淵好生感動，而且感動極了，不用說，是她替他補縫洗滌的，好像知道他有朝一日，會尋她，會回到她身邊來的。

明知他與天嬌已拜了天地，而她，不是要出家，自號悟空麼？其實，時刻在等他回來，回到她身邊來。

像是知道他要做甚麼，飛快地溜了他一眼，多美啊，那麼抿着嘴兒一笑，但她更快，只一扭腰兒，就從他懷中滑出了，而且一旋身，已到了門口，臉兒紅紅，竹屋中更暗了，不用看，已知她臉兒紅紅，說：「不是連衣衫也要我來替你換吧，不害臊。」

他只有如痴如醉，那會害臊，却是她的臉兒臊得紅紅了。

這是溫婉、嫻靜的朱梅嗎？令他如痴如醉，那回眸的一笑，在門邊，晚風飄捲她的秀髮，縹緲的薄霧雲絮，更似輕紗，從幽暗的竹屋中看來，門邊在黃昏的餘暉裡，令那笑，迷幻更嬌俏了。

原來，她在等待他的歸來，即使着上了僧衣，也日日夜夜，在等待他的歸來，冬去，春來，夏又至，已是多少個日夜了，而他，在她幾乎已絕望的時候，突然來了，回到了她身邊，而她師姊，已一入宮門深似海，令她怎不喜極，心花怒放，忘了形，判若兩人。

原來溫婉嬌羞的姑娘，一旦情熱，也會嬌媚活潑起來。

眞美，美極了，何況在霧中，他如痴如呆。

她沒有替他關上竹門，怎會傳來吱吱之聲？那知門口光影一暗，那竹門竟關上了，竹屋中更暗了，而且微風颯然。

啊呀！神尼！他的娘親，竟然現身出來，他急回身；只見神尼已趺坐在床上，昏暗中，面白如紙，低着頭，僧帽低壓在眉梢。

陳淵激動之極，雙膝一軟，跪了下來，叫道：「娘啊……」

「好！就是如此，過來些，讓我摟住你。」

甚麼，竟是朱梅的聲音，原來又已戴回了僧帽，他娘，神尼的僧帽，戴在她頭上，原本就大了些。

竟是她！朱梅！

他不過一時如痴如呆而已，登時明白了，原來適才吱吱的聲音，是那崖上的蒼猿的叫聲，忙不迭跪前一步，伏在朱梅懷裡。

朱梅沒有摟住他，僅是把手放在他頭上。

他明白了，明白是誰來了，果然如他所料，那天嬌，小公主，眞是如影隨形，來了！

朱梅俯下身來，慈愛地撫着他伏在她懷中的頭，低聲道：「你放心，我穿的是師傅的僧衣，帽也是師傅的僧帽，她一見就認得出來。」

陳淵的心在劇跳，說：「而且，不知你來了這裡，當眞你……」

撫在他頭上的手兒滑落了下來，掩住了他的嘴，但只有風聲，還有，他自己的心跳聲。

他知道，朱梅在聽，手放開了，仍然俯着身，對他耳語道：「猿伯告訴她，師傅在打坐，不許她下來騷擾。」

當眞，從小陪伴兩人長大起來的是蒼猿，尤其是朱梅，從那吱吱的叫聲，已能猜得出話意了，甚至可說已懂得猿語。

他伏在她懷中，如何聽不到她的心跳，是加速了些，但分明一點兒也不躭心害怕，他的心兒却已提到了口腔，心想：她那知她的師姐，已傳了楚宮神功，今非昔比，而且……奇妒。

糟透了，在她溫香的懷中，他那能氣沉丹田。

驀聽松濤聲中，蒼猿一聲尖叫，朱梅身子一震，說道：「天嬌姊姊……她，下來了，猿伯……可憐的猿伯！」

必是天嬌把蒼猿制住了，眞了不得，她竟像眼看一樣，而他，除了那一聲尖叫，甚麼都聽不出來。

她竟不知兇險，若然發現她假冒神尼，見到他和她摟抱在一起，這性烈如火，奇妒的天嬌，豈僅不放過他，又豈會放過她。

而她，竟然可憐猿伯！

他感到她撫在他頭上的手兒，輕輕壓了一下，明白她是在示意，若不是說天嬌已到了門口，便是示意他別出聲。

他那敢出聲，渾身涼透了，聽到的，除了他自己的心跳聲，和松濤聲，晚風在洞口的呼嘯聲，甚麼也聽不到。

眞了不得，朱梅却氣定神閒，心跳一點兒也不加劇，垂着頭，他感到她那拂在頸後的呼吸，也一點兒不見急促。

天嬌！必已在門外，那竹屋多縫隙，從無人來，也無人能下來，也不敢下來崖洞之中，又一直是師徒三人居住，不過用竹枝分隔開來而已，自也是簡陋之極。那一晚，他也就從那竹隙中，清楚見到神尼——他娘房中的一切，那麼，天嬌若在屋外，必也能清楚見到屋中的情景了。

當然，屋中昏暗，即使她的功力已能暗中生明，影像必也模糊。

朱梅的手兒輕輕柔柔地，在他頭上撫摸，又是那麼氣定神閒，分明一點不躭心，也不害怕。

當眞，即使天嬌闖進屋來，會殺了他不成，不錯，朱梅姑娘已是

僧尼裝扮，也不會難爲她的。這麼一想，心下定了些兒。

也許因爲這緣故，他聽到聲音了，不由一怔！

話聲，門外的話聲，她在和誰說話？他的心登時劇跳，臉上也熱起上來。

因爲他立即想到，楚宮八婕，小翠最年幼，也分明和天嬌最親近了，白帝城下那酒館中，不，就由小翠扮作歌妓，不就是一夜之間，派小玉、小翠，把他送出百里外來，可知這小翠也隨在她身邊。

想到小翠，立即想到那小翠入夢，送抱入懷，怎不登時臉熱心跳，而他，現在，却在朱梅懷中，又怎不羞愧。

他一定，渾身也顫抖了一下，那朱梅豈會不覺的，立覺朱梅的手加了勁兒，當然是在警告他。

風聲、松濤聲，竟然掩蓋不了那話聲，敢情天嬌身邊並不是他人，是自言自語，竟……眞把朱梅當作她師傅了。

原來，天嬌跪在門外，只聽她說道：「師傅，徒兒拜別了，原來師傅你早已知道我的出身來歷，我只有一言，請師傅放心，師傅你雖受盡了委曲羞辱，但你當年的心願，徒兒必替你完成，我初入楚宮，楚宮戒律極嚴，師傅雖非外人，亦不便交往的，否則對師傅不利，尤其是……他……」

他！陳淵知道！這當然是指他！

只聽天嬌姑娘繼續說道：「除非是我來尋他，否則，不許他踏入巫山半步，這次若不是我苦苦哀求，答應娘，不和他相見，他那有命兒離開巫山，這就是我……我也不能和他相見之故，因爲……沒甚麼能瞞得過娘的，師傅，徒兒……拜別了。快則……三年……」

眞個是離合悲歡，最是傷心事，死別與生離，即使性烈如火的天嬌，竟然聲也幽幽，三年，對情人來說，那可就是千多個暮暮朝朝，任她如何堅强，也不由她的聲調不微顫起來。

聽得陳淵心中也酸酸的，想到地窟中的纏綿，那七日七夜，其實何曾有日夜，只有無盡的纏綿，在他懷中，她不也溫婉柔媚，因爲，沒有妒嫉與猜疑。

其實，這天嬌姑娘，對師傅師妹，極是敬愛，其實心性善良，只不過心中一旦生妒，便判若兩人了，可知她的愛，亦如其性，像烈火。

只聽天嬌又在說道：「快則三年，師傅，要他……要他也等我三年，三年……」

陳淵聽得心下一寒，甚至顫抖了一下，因爲天嬌咬起牙兒來，那銀牙兒咬得格格作响，繼續說道：「他……已和我拜了天地，師傅已知道了，而且，還拜了高堂，他……他若敢變心，敢移情，我我……我會……宰了他！」

陳淵不竟打了個寒顫，不僅他，而且，撫在他頭上的朱梅的手兒，也顫抖了一下，可見朱梅，可愛的朱梅，心下也爲之一震，而且，寒透了。

「師傅，我……拜別了……」

松濤之聲盈耳，崖頭呼嘯的風，像在淒厲悲號。

不再有聲音了，一定……她，一定走了。

她，眞走了吧，好久，他不敢動彈，朱梅撫在他頭上的手，也沒移動一下。

「是你，在說話麼？」

朱梅開口了，他才感覺到撫在他頭上的手，已移開了，他全神貫注在門外，甚至聽不到朱梅說甚麼。

朱梅姑娘嘆了口氣，說道：「我來問你，當眞那巫山楚宮的神功，眞是那麼神奇？」

那麼，天嬌是眞走了，朱梅從小就聽慣了松濤聲、風聲，若有異聲，她自然能辨得出的，陳淵這才鬆口氣，抬起頭來。

不禁也嘆了口氣，道：「不知你聽過蜀中的四霸天沒有，那樣桀傲不羣，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人物，不僅全被那楚姬公主臣服，而且甘爲她供賤役，僅此一端，你就可想而知了，那神農架近着武當，我下山之時，師傅也警戒過我，我已天下去得了，但絕不可走近神農架半步，想來，師傅對這巫山楚宮，也有過耳聞，啊！」

不自覺，又想把她摟在懷中，那知朱梅，適才還是那麼溫婉嬌媚的朱梅，縮脚一旋身，好快的身手，竟從床頭轉落下來，道：「你還跪着做甚麼？」

竟已判若兩人，冷冷的。

他是當眞忘了仍跪在地上，還是戀着在她懷中，可不是仍跪在床前，啊喲！只不過被她伸出兩根指頭兒那麼一點，她不僅借了力，陳淵那裡防到她有此一着，不但臂上一麻，胳膊垂了下來，而且似被一股陰柔而奇大的力道一撞，朱梅向右面床頭滑出，他已向床尾倒下，而且被撞得旋轉過身來，跌了個仰面八叉。

這……這是甚麼功夫？顯然朱梅只用了兩成力道，而且她的指尖着體，那股奇大的力道陡然已傳通他的全身，令他休想能凝聚功力，加以抗拒。

正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陳淵不是驚，而是怔住了，他若不是功力深厚，甚至還覺不出朱梅

發力的奇妙來。

他跌了個仰面八叉，竟怔得呆住了，楚宮的上古神功，能自生反應，自得到沱江人屠的提醒指點，他一路而來，連店也不落，夜宿曠野山林，爲的是勤修苦練，心想憑自身的功力，必能事半而功倍，令這神功能發於無形，果然，不過才半月工夫，自以爲遇襲於突然，也能自身反應，那知，朱梅的指頭着體，他的眞力不能凝聚，被那股陰柔奇大的力道一撞，反而散了，簡直連他本身的功力也被撞散了。

他瞪大了眼睛，不僅發怔，而且呆住了。

朱梅也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說：「賴在地上做甚麼？還不起來，我不過是告訴你，一山更比一山高，哼，你覺得我這功夫，比那楚宮的無敵神功如何？」

這是溫婉嫻靜的朱梅麼？陳淵這才眞是驚呆了，莫非，其實她對楚宮的他以爲無敵的神功，已瞭如指掌，他適才不是揮不出來，不是並不能自生反應麼？

只見朱梅走去門邊，開了竹門，探望了一下，才又回過頭來，連話聲冷極了，說道：「原來，你騙我！」

陳淵大急，坐起身來，叫道：「我沒有……」

眞有萬語千言，他怎會騙她呀？甚至任何人，他從沒騙過任何人，何況是她。

「你說她，天嬌姊姊一入宮門深似海，從此永無相見之日，那知却跟在你身後，可見她來去自如，咦！」

陳淵一怔，心頭也隨之一緊，只道天嬌姑娘並未離去，朱梅已有發現。

說時遲，朱梅已一飄身，崖口雲霧洶湧如濤，那還有踪跡。

陳淵嚇慌了，若然天嬌發現她假冒師傅，她性烈奇妒，豈會放過朱梅。慌忙退出，啊呀！雲霧瀰漫中，幾乎和人撞個正着，挫腰、半旋身，滑開數尺，只見由淡而濃，一個龐然大物的影像顯現出來。

朱梅！原來是朱梅，懷中抱着那頭蒼猿，淚流滿面。

死了！那蒼猿死了，必是朱梅想起這蒼猿最後那一聲有異，慌忙追出去查看，却發現自幼與她爲伴，靈異得已具人性，陪伴她、愛護她，這數月來更相依爲命的老蒼猿死了。

朱梅在竹屋前坐了下來，兀自緊抱着那蒼猿不放，不僅淚流滿面，而且滿面鐵青，陳淵上前一摸，便知那蒼猿是怎麼死的，死而僵硬，可知渾身骨胳皆已碎裂了，那心脈如何不斷，也不由咬緊了牙關，道：「必是……蒼猿阻止她下崖，伸手攔阻，觸到了怒極的天嬌……」

不由他也不由變了色，不料僅僅數月，天嬌所得的神功，已具如是威力，心下眞是寒透了，這蒼猿豈會襲擊她，最多不過强行攔阻而已，便已心脈斷，骨胳碎裂，而表面看來，蒼猿身上却毫無損傷，原來這神功威力之大，如是驚人嚇人，不怪那麼桀傲的四霸天，只要提及楚宮，立即色變！

「這就是……楚宮的上古神功，遇襲自生反應，必是她怒極，若在她怒極之時，對方不用襲，只要觸及她的身體，便會心脈骨胳碎裂。咦！你……怎麼啦？」

她怎麼啦，淚流滿面，滿面蒼白，咬緊牙關，不言，抱着死去的蒼猿，毫不動彈，蒼猿之死，可說是爲她而死，是以傷心之極。

陳淵着了慌，伸手去拉，那知觸及她的手兒，冰冷，更慌了，却也明白，她死了爹，他，本來可託終身的，又與天嬌師姊拜了天地，以爲他又回到身邊了，那知天嬌又尋了來，師傅又不知去向，而今，從小與她相依爲伴的蒼猿又死了，在她心目中，蒼猿與親人無異的，而今死了，教她如何不傷心絕頂。

陳淵手足無措，急得抓住她的胳膊，搖了又搖。

朱梅哇的一聲，哭了出來，陳淵倒鬆了一口氣，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哭吧，總比憋在心裡好，可憐的朱梅。

可見她純眞，至情至性，可愛更可憐，捲起衣袖，想替她擦拭那滾滾的淚珠，却被朱梅霍地一推，陳淵幾乎站立不穩。

嘆了口氣，道：「死了，已不能復生，來，我替你埋葬了牠。」

朱梅一言不發，不睬，甚至看也不看他一眼，抱起蒼猿，走了出去。

陳淵忙跟在後，跟隨她一騰身，上了崖頭，只見朱梅已把蒼猿放下了，竟用纖纖雙手，顯然想在那虬松下挖出坑來。

陳淵忙拔出劍來，道：「我知你想親手埋葬牠，給你。」

朱梅倒也不抗拒，接過劍去，但仍不看他一眼，仍是一言不發。

那崖上松下，土薄多石，幾乎忙了大半個時辰，才挖出一個淺淺的坑來。把蒼猿放在坑內，然後用石塊堆砌在屍體四週，堆成了個石棺，陳淵不停替她搬取尋找石塊，直至月移中天，才把那墳墓建成了。

那朱梅始終一言不發，淚珠兒滾滾下落，也不曾停止過，數月前，她才把她爹埋葬在松下，而今，數百里外，同樣的松下，又埋葬了蒼猿。

（未完・三）

上文提要：李淳風用車馬迎袁紫烟去和二公子李世民、袁天罡等人相會，茅舍竹籬迎貴賓，更設村酒鄉筵宴嬌客，別有一番風味，嘉賓早至，主人來遲，原因是受襲重傷，亦裹傷見客，透發出王者氣勢，影响袁紫烟，使她消了殺機，但仍不放過，要找二公子回朝，讓他見見寶兒，然後交隋煬帝處理，於是互相展開了一番舌戰，繼而劍拔弩張，袁紫烟點子甚多，提出賭鬥輸贏，才把李世民帶走……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臥龍生・文　可飛・圖

袁紫烟

詞鋒相對激烈　到底誰主浮沉

程知節苦笑道：「你尉遲敬德肯相信，俺老程也只好信了！」

宇文成都口雖未言，但心中却有些懷疑，李靖說的事，揮劍騰空斬飛鷹，宇文成都自知辦不到，但他不相信世間眞有武功强過他宇文成都的人？

「李藥師，虬髯客爲甚麼要殺李世民呢？」袁紫烟道：「一旦他行如所願，諸位是否準備爲李二公子報仇呢？」

這番話不止是問李靖了，袁天罡、李淳風，也都包括在內。

三個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未回答，李淳風、袁天罡心有顧忌，不便開口，李靖則是很認眞的在想這件事情，該如何回答。

「袁姑娘，要聽眞話麼？」李靖道：「不過忠言逆耳，眞話聽起來，就少了一些人情味了！」

「紫烟只想聽聽李藥師的高見，說的是眞言假話，就無關重要了。」

「如是他們擄去世民，我李靖會聯合淳風、天罡兩位老前輩全力以赴，縱然和虬髯客鬧到割袍斷義，翻臉絕交，也要把世民救出來。」

程知節道：「如果龍、虎二將一舉之下，擊殺了李二公子，藥師是不準備替他報仇了？」

「大丈夫放眼天下，志在萬民蒼生！」李靖道：「豈會爲逝者傷痛，世民在，我願爲世民死，因爲他身繫了萬民希望，如若他死了，我不會爲他報仇，因爲，虬髯客是個非常可怕的敵人，不拿性命一拚，是無法報仇的！爲死人拚命，非吾之願也！」

「李藥師，你好涼薄，」尉遲恭怒聲叫道：「二公子一直把你當好朋友看待，今日盼你不至，明日望你不來，日日以你爲念，千期萬盼的，好不容易把你盼到了，你竟是一個如此的無情無義的人，咱敬德好傷心啊！也爲二公子識人不值……」

「住口。」李靖大聲的喝住了尉遲恭，接道：「世民知我，不希望我爲他報仇！期望於我的，是能承繼他的未完心願，我知世民，不忍讓他含恨九泉，以他個人的生死誤了救世大業，袁寶兒人間至美，世上絕色，李世民都能捨了，還有甚麼他捨不了的，他念念不忘的，是要開創一代太平盛世，讓天下萬民安居樂業，你們追隨世民，生死不渝，固然可敬，但要瞭解他民胞物與的胸襟，才是他眞正的朋友！」

尉遲恭呆了一呆，突然拜伏於地，道：「李藥師！咱敬德是個粗人，那裏能想得如此透徹？開罪之處，藥師不可放在心上。」

李靖挽起尉遲恭，道：「將軍

，不可行此大禮，李靖擔當不起。」

「李世民眞有如此的領袖魅力麼？」袁紫烟道：「謙恭下士，心懷萬民，都可以裝出來的，捨棄了袁寶兒，更是一樁很大的罪惡，正如你李靖所言，連寶兒都能放棄的人，天下有甚麼他捨不了的，無情無義，血冷、心涼，我不懂，這樣一個人，怎會受到你們如此的擁戴呢？」

嘴是扁的，舌是軟的，同樣的一件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語詞說出來，褒、貶之間，別如天壤，聽起來，就全不是那麼回事了！

「姑娘，世民讓人敬服的，是他的始終如一救民的精神，」袁天罡道：「你可知夜泣目眥，嘔血近斗，是多麼深刻的椎心之痛啊！寶兒難捨，可是萬民蒼生更難捨，以姑娘大慧才能，妳又作何取捨呢？」

「要紫烟作取捨，我不會背棄寶兒，那是人間的大悲至苦啊！」

「天下的萬民、蒼生呢？」袁天罡神情嚴肅的問道：「忍令他們永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不作聞問了？」

「這就是我找先生的重點了，天數劫運，本於自然，人生的苦、難、歡、樂，皆寓於定數之中，先生擅改天運，使一切變化無常。」

袁紫烟道：「該死者不死，應生者不生，人間的運數順序，全被你搞亂了，只爲了讓大隋朝氣數早盡，李世民早登上九五之位，需知天下能人衆多，你狂妄自恃，干預天機，當然會引起他們心中之怒，這就是欲速則不達了，星火如燎原而起，袁先生自信能夠控制得住麼？虬髯客遣人刺殺李世民，就是一個嚴重的警告，這件事是否也在你預估之內呢？」

袁天罡道：「干預天機運行，關係重大，老朽和李淳風研議再三，但最大的失算，還是未料到會引起姑娘的怒火，竟爾紅顏一怒入紅塵，使我們亂了章法，虬髯客遣人行刺，確未在預估之內，但世民近日有此一劫，倒是得到過天機預示。」

袁紫烟冷厲的目光緩緩由袁天罡、李靖、李淳風三人臉上掃過，道：「天機的運行加速了，是不是一定會應在李世民的身上呢？」

「這……」袁天罡道：「如果無能人出手干預，老朽認爲就八九不離十了！」

「我奉命消滅王氣！」袁紫烟道：「李世民既已被諸位選定了，這就是他的不幸。」

一句話，就把事推到了無可轉圜的餘地。

宇文成都、田當、蕭雨，巧、蓮雙婢，全都站起了身子，也亮出了兵器。

忽然間局面一變，要翻臉動手了。

袁紫烟坐着未動，袁天罡、李淳風，也都還沉得住氣，李靖雖然有些激動，但還能自持的坐着，只不過已提聚眞氣，目光如電，似是已經做了打架的準備。

尉遲恭、程知節就沒有那麼文雅了，他們不但兵器出手，而且作勢欲撲，比起宇文成都等幾人，更多了一份激怒和忿慨。

「袁先生，他們都是虎將，勇士，一旦動手拚命，必將是一個血染戰袍，不死不休的局面，」袁紫烟道：「何不讓情勢文雅一點，大家一決勝負，又能不帶血腥氣。」

「姑娘有何高見呢？」

「由我和三位比試三陣，如是我勝了，就讓我把世民帶走！」袁紫烟道：「如果我敗了，我就離開這裏。」

「從此不再過問天下事？」李靖接道：「倒也公平，姑娘口氣雖是狂妄了一些，還算講理，但如能把事情再說得更明朗一些，就全無遺憾了！」

「我明白。」袁紫烟道：「李藥師是要我說明白是三陣二勝，還是我要三陣全勝？我說的是三陣全勝，我只要敗一陣，我算全輸了。」

李靖道：「不能讓妳把世民帶走！」

「勝了三陣也不行？」袁紫烟道：「總該有一個辦法能把人帶入長安吧？」

「讓我們所有的人，全都失去攔阻妳的能力，」李靖道：「你大概就可以隨心所欲了！」

這是死亡的警告，挑明了以命護主，不死不休了！

「無可奈何呀！一旦刀劍出鞘，總得帶些傷亡，」袁紫烟道：「我是王命在身不能讓。」

「世民爲天命所應，萬民的福禍所繫，絕不能任妳帶走！」李靖道：「袁姑娘，這就是人生的悲哀了。」

緩緩站起了身子，雙手合十當胸，臉上是一片冷肅，接道：「有些事，明知兇險難免，却又無法逃避它。」

李靖的神情不像面對着即將暴發的一場惡戲，却像在作莊嚴的祈禱。

袁紫烟看清楚李靖的神情，臉色變了。右手舉起食、中二指揑在一處，似是在招訣、唸咒。

李淳風、袁天罡的臉色也變了。

但站在廳中，手握兵器的宇文成都，田當、蕭雨，却是一點也瞧不出危機正開始籠罩了茅舍大廳。

尉遲恭、程知節也瞧不出甚麼，敬德手中雌雄鋼鞭已然舉起，程知節兩柄短斧，也已蓄勢待發。

「藥師，不要啊！」袁天罡大聲叫道：「這件事，是老朽作的，干預了天機，如果有任何報應，也該由老朽承擔，藥師，你是局外人吶。」

「我說過，」李靖道：「世民只要還活着，我會用性命保護他，袁姑娘能使片片落花重上枝頭，術法之精，高過李靖甚多，如不作同歸於盡的雷霆一擊，我是全無勝算，兩位前輩，請轉告出塵一聲，明月有圓就有缺，人生長短奈若何？我要先走一步了。」

這句話說得明白，留言訣別，李靖準備死了。

宇文成都暗暗忖道：「這是甚麼武功啊？還未出手，就先作死亡的準備。」

他想不通，世上怎會有這種武功。

很難怪宇文成都想不通了，世上根本就沒有這種武功，但却有這種法術，爆血碎骨，與敵偕亡。

「藥師，稍安勿躁！」李淳風緩緩說道：「紫烟姑娘，記得妳剛才許下的語言麼？」

「我說過甚麼？」

「你答應在這裏留兩天。」李淳風道：「等候世民的傷勢好一些，妳要和他作一次長談？」

「倒是不錯，紫烟說過這些話。」

「如今世民傷還未癒，姑娘就準備擒他回長安了？」

「王命在身，事難善休，李先生，你要多多原諒紫烟了！」

「也不急在一時，履罷約言再鬥法！事猶未遲。」

「箭在弦上啊？」袁紫烟道：「藥師情急拚命，不惜粉身碎骨，傾巢之下無完卵，我不能坐以待斃啊！」

「姑娘，怪不得葯師啊！妳輕輕一言，把事情逼入了死角！激出這一番生死對決，姑娘，還未和世民論及天下政情，這一戰就打得太過匆忙了。」

袁紫烟默然不語。

「葯師！」李淳風接道：「天罡說得不錯，干預天機，縱然有錯，也該由我和天罡承擔，袁姑娘雖然勢如泰山壓頂，但老朽和天罡也早已下定了決心，決不讓她輕易的帶走世民，明日讓她和世民談過之後，再行兵戈相見，葯師，暫請住手吧！」

「死我李靖一人，世民少一勁敵，李靖死而何憾？再說，有紫烟姑娘這等仙姿玉容的美女相陪伴，死後也可含笑於九泉了。」

他擇善固執，心中有一套衡量人生的標準，既現實，又充滿生死不渝的勇氣。

「落花重復枝頭上，驚雷未必能偕亡，成都，你們快些退出大廳。」袁紫烟秀目圓睜，頭頂上升起了三尺靈光。

宇文成都是無法完全瞭解發生了甚麼事情？但他看到袁紫烟頭上升起的靈光，正快速擴展，把整個人都置於靈光的籠罩之下，只好依言退出了大廳。

袁天罡、李淳風也站起了身子。

「葯師兄，不可無禮，世民還未能稍盡地主之誼，也未聆教袁姑娘治世的教益，豈可慢待了貴賓。」

李世民扶着柴紹的肩頭，緩步而出，接道：「葯師兄，成全我一番心願吧。」

李靖長長吁一口氣，道：「罷罷罷，此番消除我豪勇之氣，再見了出塵之面，眞不知此後，是否還能再鼓起這番勇氣了！」

李淳風、袁天罡同時長長吁一口氣，繃緊的一顆心才完全放鬆下來。

這一擊是否能殺了袁紫烟，還是未定之天，但李靖是死定了，廳中的人也很難逃過劫數。

袁紫烟心中也有些震動，固然是沒有十分把握能擋住李靖的偕亡一擊，因爲這是法術中最可怕的一種攻勢，施術者，血肉迸射，任何術法，都可能暫失效用，逃過那石破天驚的一擊，全要憑本身的眞功實學。

沒有人輕易施用，更沒人在一開始，就準備與敵偕亡。

袁紫烟被李靖跡近瘋狂的勇氣震動了，也爲他忠於李世民的豪壯之氣，奪走了先聲。

於是，心中泛現出了一股强烈的好奇。

李世民，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能讓天下奇士心折，甘願奉獻，生死不計。

李世民的魅力何在？能讓袁寶兒那樣的天姿國色，絕世美人，情甘爲他入長安？君王面前展笑靨，背轉身去珠淚彈。

他的魅力、風采，也能夠引動我袁紫烟麼？其人就在面前站，何妨相對試一番。

想到男女動情事，心中殺機頓消散，嫣然一笑，揮手說道：「驚動二公子養息傷勢，是紫烟的不敬了，來日方長，二公子養傷要緊，等待二公子傷勢大好，我們再品茗詳談。」

忽然間，改變了，來如急風驟雨，天地變色，去則烏雲消散，晴空萬里。

「好！紫烟姑娘言而有信，」李

淳風道：「盤龍居已爲姑娘準備了雅靜的客舍，新開的溫泉沐湯，小息一兩日，不難滌除心中煩惱，老朽爲姑娘帶路。」

「這裏叫盤龍居嗎？」袁紫烟舉步隨行，一面低聲問道。

「是啊！」李淳風接道：「面對汾河，地藏熱泉，雪不覆地，水不結冰，寒風至此而住，黃土高原上的草樹皆枯時節，惟這裏青山不改，如無龍氣盤踞，怎會有此異徵？」

袁紫烟微微一笑，道：「說得是呀！但別忘了我和二公子一場約會，他的傷勢好轉，就盡快通知我會晤晋見，此地雖好，却非我袁紫烟久留之處。」

李淳風暗暗歎息一聲，自己是很難說得動這位姑娘了，每到重要着力之處，她就把話題扭轉，看來眞得作最壞的準備，作一場鬥法了斷。

客舍不遠，就在青松掩映間，兩個童子迎客來，李淳風就立刻告退。

大廳中燈火依舊，李靖和袁天罡果然仍在廳中等候他。

「女人善變，」李靖道：「喜怒也在瞬息間，一句話能把事情逼入死角，要你作生死之戰，一轉眼，也能夠笑語解凍，把一場大干戈化於無形，這可眞是叫人無法捉摸呀！」

「張美人儀態萬千，論姿色不在袁紫烟和寶兒之下，葯師常日和她相處，難道對女人，還是一點也不瞭解麼？」袁天罡道：「隋朝的天數、靈氣，全投在女人身上了，隋煬帝宮廷多嬌，老朽也爲之眼花撩亂，但如言花中魁首，紫烟、寶兒、張出塵，可謂花國三鼎甲。」

「說眞的！」李靖道：「評論到當代三美，出塵冷艷冠羣芳，却輸寶兒三分媚，紫烟應是天上來，竟自投身入溝渠，隋煬帝楊廣，倉俗匹夫，怎會得其垂青，不通啊！不通。」

「葯師，袁紫烟志在權勢，恨老朽干預天機，」袁天罡道：「投身宮廷，是要竊取權柄，隋煬帝好色如命，袁紫烟也只好從俗獻身，謀得了國師職位，準備和天下英雄一較長短，兒女私情，似是不放在她的心上了，隋煬帝縱然奉獻上萬里河山，只怕也不會得到她相愛的眞情。」

「話說得太遠了。」李淳風道：「袁紫烟熱衷權勢，恐難以勸其降服，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

「一對一，老朽自知不是她的敵手。」袁天罡道：「三人圍攻，又非君子行徑。」

「三人合力，是不是一定能贏呢？」李靖道：「在下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合咱們三人之力，也未必穩操勝算。」

李淳風道：「如果我們先有準備，擺下一座陣勢，能不能把她困住？」

「甚麼陣法呢？」李靖道：「讓落花重上枝頭，固然是有意的賣弄，但却也是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警訊，看似雕蟲小技，但李某再三思索，均無法讓它復原，李某連番試過終於瞭解到，這是術法的一種層次，袁紫烟得天獨厚，她高了我們……不！也許只高過李靖一個層次，術法有百變，可能李靖只有五十，袁紫烟高了一層，又何至多了五十變呢？一般陣法，恐無法困得住她！」

「不錯，單以術法而論，小丫頭恐高過我們一等，」袁天罡道：「這可能因師承有別，而形成的差別，就很難以本身的修爲作爲彌補了！不過，鎖龍陣法，不是一般的陣法，是專以對付具有法術人的一種陣法。」

李靖道：「你是說，置身陣中，一切的術法就難以施展了？」

「對！但苦心修練的武功，却是全無影响！」袁天罡道：「大家都要以本身的苦練武功，仗劍一戰，你眞正的武功，是否可和袁紫烟放手一搏呢？」

「這就不用怕她了，」李靖道：「袁紫烟神充氣足，應該是從小就入道的紥實人物，不過，這方面，我相信可以和她一決勝負。」

「還有我和淳風！」袁天罡道：「爲了世民的大業，不用和她講甚麼仁義道德、江湖規矩了。這一戰，最好能把她誅殺於『鎖龍陣』中。」

「宇文成都是一位不凡高手，」李靖道：「也不用心存仁慈的放過他，殺此二人，大隋朝縱還有能征慣戰的名將，但隋煬帝亦難任用，世民的大業，就成了一半了。」

「另一半呢？」袁天罡口雖問李淳風，但目光却看向李靖。

「要看李葯師了，虬髯客如果退出中原爭霸，葯師又願助一臂之力，太原起兵，」李淳風道：「由世民葯師分進南、北，三年內天下可定。」

李靖淡淡一笑，道：「在未和張出塵和虬髯客作一番深談之前，我無法作任何決定，但我可以保証，個人絕不和世民爲敵，兩位前輩暫請把心事集中在對付袁紫烟身上，過了目前這一關，再商量虬髯客的事，晚輩想不通的一點是，『鎖龍陣』怎讓一個身具術法的人無法施展？還望兩位老前輩指點一二，使李靖一開茅塞。」

李淳風歎息一聲，道：「藥師知道，會集天下至穢，能使術法失

靈，『鎖龍陣』只是散佈上一種葯物，暫讓術法失效，袁紫烟只有憑藉武功和我們一決生死了，葯師如自信能憑藉武功勝過袁紫烟，當可取其性命，爲世民立下第一大功。」

李靖臉色微變，道：「此事僅是傳言，豈可當眞？」

「配方出自寶兒之手，」袁天罡道：「小姑娘深謀遠慮，費時甚久，採配了兩份，葯物一份用於試驗，竟具奇效，尚餘一份，留作備用，老實說，她採集何物配製而成，我和淳風均不知道，此後，也再無此物可以用作對敵，殺死袁紫烟，也只有這一次機會，一擊不中，此後只有以術法對搏，各仗修爲，作生死之分了。」

李淳風道：「對敵之前，必需作精密之部署，阻絕四路，隔斷八方，使敵全無可乘之機，『鎖龍陣』之名，即由此而來，不過絕敵之法，亦是斷己之術，雙方只有憑藉本身武功對決。」

「秦瓊大傷未癒，敬德一人，能抵拒宇文成都麼？」李靖道：「田當、蕭雨，都非易與之輩，程知節和柴紹絕無法在短時間中制服强敵，很可能只是個半斤八兩，秋色平分的局面。」

「適才巡守童子來報，兩百鐵騎已然到盤龍居外，安下營寨。」袁天罡道：「數十座帳篷，迅快搭起，堵住了出入要道，秩序井然，鴉雀無聲，個個精强勇悍，是一批訓練有素的高手，這批人只有兩百餘衆，足可當得三五千人馬之用了。」

李靖道：「袁老的意思是……」

「鎖龍陣中，如不能一舉擊殺袁紫烟和宇文成都，」袁天罡道：「這批人衝殺入谷，就很難抵禦了。」

「這麼說來，鎖龍陣中一擊，是唯一擊殺袁紫烟的機會了？」李靖道：「捨棄鎖龍之術，合我們三人之力，是否可以和她放手一拚術法呢？」

「勝算的機會不大，」李淳風道：「袁紫烟可能師承了第一術法高手千臂觀音的衣鉢，那就絕非我們能敵了！」

「此女不除，世民的基業很難有成功之望，」袁天罡道：「執大義不拘小節，葯師，錯過今日，就機會難再呀！」

「袁老前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暗算袁姑娘，萬萬不可。」李世民緩步行入廳中，道：「拯萬民於水火之中，創一番太平盛世，固是我願，但暗施算計，就不是光明行動了。」

「二公子果然是胸襟博大，氣度過人，我這裏先謝過了。」袁紫烟突然出現，步入廳中，目光掠過袁天罡和李淳風，淡淡一笑，道：「鎖龍陣未必能鎖得住我，但三位却先把自己陷入了絕境。」

「袁姑娘的術法的是高明，潛進大廳，我等竟無所覺。」袁天罡道：「老夫早已在大廳之外佈下埋伏，竟是未能阻止姑娘，也未能傳入警訊。」

「前輩的役鳥術十分高明。」袁紫烟道：「千隻黃鶯、金雀，也都是警覺性很高的鳥兒，但前輩却不知妾晚這方面也有成就。」

「袁姑娘可是把牠們全部殺了，」袁天罡道：「方圓數十里的鶯、雀，盡集於斯，妳如一舉間把牠們全都殺死，此地數年，很難再聽到鶯、雀之聲。」

「鶯、雀雖小，也是一命，」李靖道：「姑娘能一舉殺死千數百隻，可眞是貌如春花，心似蛇蝎了。」

「我沒有殺牠們，只是讓牠們好好睡一會，」袁紫烟笑道：「夜寒露重，我躭心牠們可能會被夜來的寒霜凍死，但此地潛存的地熱，完全改變了節令氣候，溫暖如春，會讓他們這一覺睡得很好，明日之晨，我們將聽到鶯唱、雀鳴，牠們個個精神飽滿，非得唱、鳴一陣，才會散去。」

「散去？只怕牠們捨不得此地的青草翠樹，」袁天罡道：「和一片春色吧。」

「我知道你用術法拘禁了牠們，」袁紫烟道：「讓牠們在這裏四處飛翔，作爲你的耳目，但我讓牠們安睡一陣之後，拘留牠們的術法自解，明早，牠們鳴唱一陣之後，自會散去，老前輩，上天有好生之德，就別再拘禁這些可愛的鶯、雀了。」

「你破了我的禁法，也佔盡口舌之利，」袁天罡苦笑道：「姑娘，天下的便宜事，都爲你佔盡了。」

袁紫烟笑一笑，目光轉注到李世民的身上，道：「二公子，今夜的精神如何？傷勢可好？」

「傷雖未愈，但精神尚好！」李世民道：「我已請他們準備佳餚，明天，再爲姑娘接風。」

「心領了！」袁紫烟道：「王命在身，不宜久留，二公子身受重傷，紫烟是無可奈何，只好留下，既然能夠支撐，何不作一次秉燭夜話，談得投機，紫烟明天一早就可以回長安了。」

李世民點點頭，目光一掠李淳風、袁天罡和李靖，道：「他們三位……」

「最好迴避，」袁紫烟道：「他們不放心，可以在四外佈下陣勢等我。」

「我們在廳外等候。」李淳風大袖一揮，當先向外行去。

目睹三人離去之後，李世民才欠身一禮，道：「姑娘請坐。」

袁紫烟冷笑一聲，道：「西北王氣所鍾，必出一代君主，這個人就是你了？」

「人間的苦難，還需要人去解決，」李世民道：「上天垂象，干預天機，似都已超越了人的範疇，我的心願是只要萬民生活得快樂，誰當皇帝，又有甚麼關係呢？」

袁紫烟呆了一呆，道：「但你有三大罪，件件都不可赦，所以，我要帶你回長安，聽候皇帝的處置，不過，王法森嚴，你會被斬首處死！」

「生死的事，非我所重，不去說它也罷，但世民身犯三大罪，倒是令我惶然，還望袁姑娘指教，指教！」

「大原留守侯府中，聚集了江湖高手……」

「姑娘，公侯府第，擁有家將親兵，是皇上所允，不能算作違法，豈可定爲大不赦的罪狀？」

袁紫烟嫣然一笑，道：「雲中山內，暗練甲兵，也是皇上允准的麼？」

「這倒是一件不赦之罪，請問世民的第二件呢？」

「你無情無義，拋棄了袁寶兒，讓她身居長安深宮，心繫情郎，」袁紫烟道：「這是男子漢大丈夫作的事麼？」

李世民臉色一變，道：「你和寶兒很熟？」

「長安結識，情同姊妹！」

「那麼，袁姑娘就該明白了！」

「我只知道她爲情犧牲，蓓蕾未綻花已殘！」袁紫烟道：「一個盈盈十五的姑娘，立身於佳麗三千的深宮內苑，和天下美女爭寵鬥艷，施展出渾身解數，爭得寵愛集一身，暗處無人珠淚流，一個男人，把心愛的女人雙手奉獻帝王前，以固權位，這個人還算英雄麼？」

「不要說了！」李世民大聲喝道：「我不是英雄！」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接道：「但寶兒是美女，人美心更美，她捨身入宮，心懷蒼生，我難及她萬一，只此一樁，我就該束手就縛入長安，待罪宮門前……」

「你還要不要聽聽第三樁大罪呢？」袁紫烟笑道：「這就和我有關了！」

李世民怔了一怔，道：「除了此地會晤之外，世民和姑娘素昧平生，我的事牽涉了寶兒，已然心中難安，怎會又牽扯上妳紫烟姑娘呢？」

「二公子，別誤會呀！寶妹妹情有獨鍾，我可是不解風情，」袁紫烟道：「關於你第三件大罪牽涉上我，那是因爲，我答應皇上要幫他消除王氣，天上人間，遙遙萬里，天象的變化，是否眞和人間的變改有着相連的關係？是一種專門的學識領域，你是否相信它？沒有關係，但我的術法修養，使我深信不疑，西北王氣入長安，很不幸就應在了你的身上，所以，我要帶你回長安，交給皇上處置，當然，我也可能殺了你！」

「李淳風、袁天罡、李靖、敬德等一批人，會全力阻止你帶我離開。」李世民道：「你帶我入長安的最好辦法，是先殺了我，帶着我的人頭去！我死了，他們也許不會全力阻止妳，不過，我有兩個心願，希望紫烟姑娘幫我完成。」

「說說看吧！」袁紫烟道：「能幫的我不推辭，不能幫的，就請你原有了。李淳風、袁天罡最大的失策，就是他們對我袁紫烟瞭解得不夠多，他們認爲，我們會談論天下古今事，萬民蒼生苦與樂，他們不知道，我早已下定了殺你的決心，我是大隋朝的國師，最重大的責任，是保護國基永固。」

「殺了我李世民，大隋朝眞能國基永固麼？妳爲甚麼不到江南江北走一遭，看看那些嗷嗷待哺的饑民，造成如此局面的，不是無可抗拒的天災，而是人爲的錯失！」

「這是我很大的一樁遺憾的事了。」袁紫烟道：「可惜心急天下事，一步踏入繁華宮，只道是已然擺脫俗煩事，却不料此身仍在紅塵中，二公子，相逢恨晚了！」

李世民苦笑道：「我求你第一件事是，帶我人頭入長安，先讓袁寶兒看我一眼。」

袁紫烟沉吟了一陣道：「二公子，寶兒如情急拚命，那可是你害了她，我答應你。」

「第二件！」李世民道：「我寫了一本『立國之道』，希望袁姑娘看過之後，如果妳覺得值得留傳於世，就幫我選一值得妳信託的人，交給他！」

袁紫烟道：「爲甚麼不交給李淳風，或是李靖？」

「不能給他們，」李世民道：「此時此情，交給他們，會激起他們的拚命之心，妳就算能夠帶我的人頭離開，也必將傷痕累累，何況，妳離開此地的機會，不是很大。」

袁紫烟道：「你如果相信他們有勝我之能，何不召他們放手一拚？」

「紫烟姑娘，不要低估了袁天罡和李淳風的能力，我是不願世間的精英人物，在此地拚殺個同歸於盡，」李世民道：「我也相信有一天，袁姑娘會幡然省悟，會合他們之力，開創出一個太平時代。」

袁紫烟道：「你對天下大事，

似乎是瞭解很多？」

「是的，世民這些年來，全力觀察天下大事，有個非常可怕的大危急，隱伏於側，如若妳袁姑娘和李淳風等人拚了個兩敗俱傷，隋朝基業固是無法再保，虬髯客張仲堅當會脫穎而出，如不是李淳風、袁天罡牽制住他，長安城早已經繁華成夢，這個人一旦身登上九五之位，血腥的屠戮，尤過秦皇……」

袁紫烟接道：「你是說虬髯客的治世手段，還不如隋煬帝了？」

「虬髯客豪勇蓋世，目無餘子，他是江湖中的大豪傑，但也是一個非常可怕的君王，」李世民道：「他本身勇武，剛正，自非楊廣能及，也非世民能比。」

「那不是很好麼？」袁紫烟道：「一個勇武，剛正的皇帝，可以使百官敬畏，奸佞絕跡，朝綱重振，天下太平啊！」

「姑娘，治世之道，不是斷處是非，一刀兩斷，再無牽連，」李世民道：「强國之本，首在用人，虬髯客剛愎冷厲，如鋒利之刀，一陣亂殺，將使羣賢走避，國無治臣，那就形成越殺越亂，以虬髯客的性格，就會越亂越殺，姑娘，你想想，他一劍在手，天下無敵，誰敢勸阻，殺一個血腥遍野，那就國不成國了，視人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如何還能男耕女織，民安於室，天下不只是大亂，而是血流漂杵，路斷人稀，那就不如由隋煬帝坐統天下，奸佞當道，萬民雖處水深火熱，但還保有一些生機！」

袁紫烟道：「你說得十分動人，也有些道理，但我們勢成敵對，縱然舌粲蓮花，我也不能放過你了！」

「世民無意求恕，妳說得對，我雖心繫萬民，但却負了寶兒，我的希望是留下李淳風、袁天罡和李靖這些傑出的高人，用以牽扯虬髯客，他們都無意於王位、權勢，只是不忍坐視天下紛亂難平，才挺身而出，讓天下萬民再多忍受幾年痛苦吧！我跟你到長安去，抛却公誼，論私情，我也好想見寶兒一面。」

「慢來，慢來！」袁紫烟道：「你說虬髯客勇不可擋，但你能夠對付他麼？」

「世民不能，但李淳風、袁天罡或許可能……」

「或許的意思，就是沒有把握了？」袁紫烟嬌笑，道：「我能不能呢？」

「妳紫烟姑娘，如再加上李靖，那就十拿九穩了。」

「我倒是不相信了，」袁紫烟道：「虬髯客眞有通天徹地之能？」

李世民道：「也許他無法對抗姑娘的精奇法術，但他有十萬甲兵啊！這些人一旦起來，是需要兵略、戰策，決勝於疆場之上，難道姑娘能夠役術法，和數十萬大軍一戰麼？」

袁紫烟呆了一呆，忖道：「這確是萬萬不成的事，術法只能乘勢助威，決勝於高手搏殺之戰，對抗千軍萬馬，恐是力有不逮，一個人精力有限，很難和訓練有素的大軍對抗，如果他們再準備對抗術法狗血穢物，再精湛高强的術法，也無法決勝於萬馬對搏的戰陣之上，何況，李靖、袁天罡等，都是術法高手，李世民說得對，不能小覷他們。」

但聞李世民接道：「姑娘，我無道基，不通術法，但古往今來，精於此道的人，從無一個能在逐鹿天下的大業中爭取到一席之地。」

「說得對！」袁紫烟道：「但二公子忽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道法不足以立國安邦，但却能洞透先機，掌握變局，王氣集聚二公子的身上，一代帝王基業，非君莫屬了，斬君之首，斷去王氣，天下的變化，又是一番新局了，李淳風、袁天罡，乃至兼通道法、戰策的一代將才李靖，都無能爲力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二公子，怪只怪，袁天罡目空四海，自恃才氣，妄自干預天機，才引動我這深藏山林的小女子動了爭勝之心，下得山崗入凡塵，一頭栽進了是非中。」

「袁姑娘，妳是說，袁天罡、李淳風，如不協商干預天機，」李世民道：「妳就不會抛去仙業入凡塵，參與這場紛爭了？」

「小女子居住在終南山絕峯之頂，經年和白雪寒冰爲伴，聽松濤唱和，看明月清風，」袁紫烟道：「不解男女風情事，怎知人間有紛爭？」

李世民長長吁一口氣，道：「我胸無塊壘，不解天象，如果眞有天機存在，被你們一攪和，就天機大變，那還能稱天機麼？」

袁紫烟被問住了，沉吟了一陣，道：「二公子，人定勝天啊？」

「如是人算勝過天算，」李世民笑道：「天機又何在呢？自然界的一些變象，確和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大旱三年，水澇兩載，蝗蟲爲害，田地龜裂，再英明的皇帝，再賢能的宰相，也無法讓天下的百姓們豐衣足食，但明主賢相，可以減少災害至最輕，例如南貨北運，傾庫賑災，減免糧租等，至少可以多保一些人命。」

袁紫烟聽得神往了，她精研術法，追求的是仙學金丹大道，企圖延年益壽，長生不老，爲的全是個人，從未爲別人想過，聽到李世民娓娓道來，頓覺心胸擴展，視界一開

（未完・八）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破七星陣巧相逢　訪少林寺遭禁閉

上文提要：峭山之會，兩派雖解決十多年的紛爭，舊怨初釋，新端又啟，閔長綱誣告江青嵐殺害四個弟子之事，奉天痴上人之命，請八臂劍客面謁掌門人空空兒，查明是否江青嵐所爲。八臂劍客對江青嵐所說一切，知道並非他所爲，追查也並不容易，先稟告掌門人再說。江青嵐繼續查訪紅線踪跡，到她亡母的墓地找尋，可惜守靈之地人去廬空，却遇到北海七星向他問紅線下落，索回「辟雷鐲」之事……

繞圈疾行的陣法，似乎也起了變化。但見人影晃動，七個黑衣怪人忽然開始穿梭遊走起來。

「嗆！」江青嵐長劍疾轉，劍化「三花護頂」，架開爲首怪人當頭一擊。只覺手臂驀然一震，心中也不禁駭異，對方好大的臂力，要是自己在玄關未通之前，只怕一招也架不起！

爲首怪人一擊之後，來不及再攻，人影如烟，倏然向後躍去。另一條人影緊隨着衝了上來，修羅棒一抖，挽起碗大棒花，疾奔當胸。江青嵐揮手一招「撥雲開路」，架開來勢，劍尖一顫，隨手進招，「擲米成珠」，疾點而出！

那知人家攻出一招之後，立時向側閃出。江青嵐點出一劍，却被另一條人影，衝上接住。一時之間，自己立時成了挨打之局，人家攻來的招法，自己非拆不可，自己攻出的長劍，却另外有人接替。

但見黑影疾閃，穿梭遊走之勢，愈來愈是迅速，每人攻出一招，不是前後互躍，便是左右閃動。配合嚴密，行動神速，移位出手，疾若閃電。

那裡還分得清七人面貌，只是一個接着一個源源而來，綿綿攻到！江青嵐這才發覺北海七星果然個個身懷絕技，出手力道十分沉猛，自己漸漸感到在他們閃電般連環攻勢之下，竟然壓力奇重，逼得自己既難前進，又難後退，甚至連左右移動的機會，都感到不及。

憑自己師門絕學，素以快速著稱的「追魂八劍」，也接應不暇，手足忙亂，江青嵐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

爲首怪人看他手足忙亂，又道：「嘿嘿！小子，你還不把『辟雷鐲』獻上，難道眞要把小命葬送在『北斗七星陣』中？」

北斗七星陣！他們不是叫北海七星嗎？敢情他們專以七人聯手的奇奧陣仗見長？不！以自己方才動手的情形看來，這北海七星極非一般普通武林人物，好似每一個人都有一身上乘武功。

既可七人聯手，隨着陣勢變化，又可單獨應戰，自成一體，自己要想和他們硬拚，身在陣中，處處制肘，決難討好。不錯！只要說出此陣，不受他們陣法干擾，就可無慮。想到這裡，驀地冷哼一聲，功運全身，刷刷兩劍，使出「通天劍法」中「霹靂乾坤」「橫瀰六合」兩招，把護身劍光，驟然往四外擴張！

要知「通天劍法」最後八招「追魂八劍」，固是「通天劍法」精華所在，但那是以奇快著稱，長於克敵。

這兩招「霹靂乾坤」和「橫瀰六合」，却是以威力見稱，使劍的人

，功力越高，威勢也愈見凌厲。江青嵐此時的功力，兩招並用，確有叱咤風雲之慨。劍光起處，有若怒海狂瀾，銀虹潮湧！

北海七星果然立時被他這兩招劍法逼退半步！但七根修羅棒，却依然結成一片網幕，絲毫不懈。江青嵐可不敢怠慢，兩手出招，朗笑一聲：「少爺失陪！」

銀光乍合，化作一道匹練，破空飛起！這一招正是「通天劍法」中的救命絕招，「長虹經天」！江青嵐連人帶劍，往上縱起，長劍一抖，閃出層層銀鱗。身形借着抖劍之勢，正待往斜刺裡飛出，驀覺輕風飄動，棒影交織，三根修羅棒，却臨頭罩下！

要知「北斗七星陣」，上三顆爲「玉衡」，下四顆爲「璇璣」。他身形才起，「玉衡」位上的三人，早已隨着縱起，出手攔阻。

江青嵐上衝受阻，只好身形一沉，飄落原地，那知「璇璣」乍轉，四根修羅棒又復乘隙攻到！不！「玉衡」三人也同時飄落，相繼出手，心頭不由狂震，這「北斗七星陣」果然厲害！

但此時自救要緊，他無暇多思，劍尖一顫，陡然劃出九個小圈，「乾坤一劍」，果然迥異尋常，只見朵朵銀花，漫天劍影，隨手飛洒而出。流轉不絕的「北斗七星陣」立被迫退。北海七星身形乍停，一齊暴退七步，依然七個方位，把自己圍在中間。

江青嵐一招得手，豪氣頓生，不由哈哈笑道：「原來北斗七星陣也不過如此！」

爲首怪人雖然臉露驚詫，但似乎並不在意，桀桀笑道：「小子，你不獻出辟雷鐲，就休想脫困。」

江青嵐心頭一動，暗想此人屢次廢話，想是七星之首，「北斗七星陣」自然以他爲主。

自己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他制住，此陣當可不攻而破。心念轉動，朗聲喝道：「這有何難？」難字出口，雙足一點，人如輕烟，驟然往爲首怪人撲去。劍尖疾圈，「乾坤一劍」又自出手！千萬朵銀花，隨身急掠，像狂風驟雨，急洒而出！他滿以爲這一招定可收效，那知才一發動，七朵黑影也同時飄起。

你快，人家也快，雖然換了一個地方，但七人依然保持固有距離，並無稍變。劍勢一竭，七條身形又突然向中間收束，七根修羅棒又輪番攻到。崑崙絕學，自己屢試屢驗，連武林六絕中人，都被自己一劍却敵，這區區「北斗七星陣」竟然衝不出去。

江青嵐被激得滿懷怒火，驟然翻身，又是一招「乾坤一劍」，往身後劈出。身隨劍走，接二連三，連續使出！只見無數銀花，隨滅隨生，絲絲劍氣，呼呼劍風，滿場迷漫。

但北海七星並不和你硬架硬接，你衝向東，他們陣勢跟着東移，你衝向西，他們陣勢跟着西移。只要你稍微停手，陣勢立時流轉，連鎖攻擊，又循環不息而來。

江青嵐連衝幾次，依然收不到半點效果，心頭大感焦急。這樣下去，自己即使不傷在他們修羅棒下，也得活活累死！他不由想到此時要是有個幫手，分頭衝陣，豈不是好？但這只不過是空想而已，此時此地，那有甚麼幫手趕來？

「小子，這你可相信了罷？『北斗七星陣』普天之下，無人能破。」

「嘿嘿！就算是中原武林的六絕中人，只要落入陣中，也一樣難以倖免。只要你乖乖獻上『辟雷鐲』，還可放你一條生路。這時太爺們就讓你有個喘息機會，仔細想想罷！」

陣勢果然停止下來了，七個人，各復原位。那爲首一個依然面對着自己，桀桀而笑。

這可比要江青嵐的命還要難堪，憑他傲骨天生，那裡受得住這份折辱。登時怒火又騰，今晚就是闖不出「北斗七星陣」，也要和你們拚個死活！心中想着，左手立時掏出大師伯所賜的三粒金丸，右手伏劍，一面趁機暗暗調息，準備劍丸同發，一舉殲敵。

北海七星十四道目光眈眈而視，果然並沒立即發動陣勢，似乎在等待江青嵐回答。其實他們也在暗自運功，一時之間，雙方都沉默無聲！

突然！有兩個人影穿出松林，緩緩而來。那是一男一女，敢情還是一對小夫妻，十分親密的樣子。

忽然女的「咦」了一聲道：「崔郎，你瞧！這幾個人站在這裡，是幹甚麼的呀？」

男的也「咦」了一聲輕輕的道：「絹妹！這幾個人服裝有點異樣！」

女的又道：「他們站在門口，會不會是找妹妹麻煩來的？」

「這……」男的話還沒有出口，驀聽一聲暴喝：「滾開！你們是找死？」

江青嵐身在陣中，聽得十分清楚，急忙縱目望去，他目能夜視，這一看清來人，不由心頭狂跳，大驚失色。果然是他們！這如何是好？心下一急，趕緊大聲叫道：「崔兄，你們快退！」

「哈哈！小子，你還來了幫手！」

「北斗七星陣」隨聲而起，陡然發動，七條人影疾轉如飛。立時把江青嵐圍住內外隔離！

只聽那男的大聲喊道：「咦！是江兄嗎？」

江青嵐隨手發劍，封拆攻來敵勢，一面叫道：「崔兄，你們快走！」

「嗆！」

「嗆！」

陣外響起兩聲拔劍之聲！糟！江青嵐心頭一緊，再也顧不得許多，左手輕揚，三粒彈指金丸，疾若流星，向身後彈出。右手七星劍一顫，九個小圈，奇快無比的向身前劃去！

正當他銀花暴漲，金丸閃鑠之際，「北斗七星陣」外也同時飛起千萬朵銀花，向陣前湧到。這當眞是電光石火，勢若雷奔。陣內陣外，兩下裡驟然會合，滿天花雨，光騰霄漢，劍勢之厲，宛若黃河天來，莫之能禦！

「北斗七星陣」「玉衡」位上三個怪人，在這內外夾擊之中，首當其衝，只聽慘叫驟起，血雨飛洒，三條高大身軀立被絞成數截。

「璇璣」在後四個怪人，也受這强大劍勢逼得後退不及，被彈指金丸擊中，一死二傷。

自詡無人能破的「北斗七星陣」，俄頃之間全體瓦解，兇名久著的北海七星，也四死兩傷，亡魂喪膽，那裡還敢逗留，三條黑影同時疾退，晃眼工夫走得不知去向。

「啊！崔郎，我們殺死了人！」女郎一聲驚叫，花容失色，顫怯怯倒退數步，向身邊少年公子偎去！

江青嵐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會在片刻之間破了惡陣，收回金丸，一躍而起，驚喜交集的道：「崔兄，原來你們也學會了武功？」

這一對少年男女，正是崔文蔚和紅綃兩人，他們一見江青嵐安然無恙，向身前躍落，崔文蔚連忙輕輕推了紅綃一下，低聲笑道：「綃妹，妳這般膽怯，別叫江兄見笑。」

一面又笑着答道：「哈哈！小弟這手劍法，原是出之江兄所授。」

紅綃掠了掠鬢髮，還是滿臉驚容，怯怯的道：「江公子，我們殺死了人，這可怎麼辦？」

江青嵐微微一笑道：「崔兄賢伉儷且請稍待，容小弟把他們埋了。」

說着轉過身去，就地用劍挖起土坑，把四個屍體一起埋了，然後笑道：「嫂夫人這可用不着怕了罷？」

紅綃站在一旁，瞧他做得乾淨俐落，不由幽幽的道：「江公子，你眞能幹！難怪黑大俠一直稱讚你了不起，我……我是從來沒有殺過人呀！」

崔文蔚爽朗笑道：「綃妹說得不錯，我們該向江兄學學才對，不然！今後還能到江湖上去？」

這話聽到江青嵐耳中，心頭更是大惑不解，崔文蔚生長閥閱，和紅綃一雙兩好，不享閨房之福，居然要到江湖上去。而且今晚無緣無故會在這裡遇上，也是大出意料之事，這就笑着說道：「今晚要不是崔兄賢伉儷來得湊巧，小弟眞還無法脫險呢！不知兩位來此，又是何事？」

紅綃甜甜一笑，柔聲的道：「啊！崔郎，江公子還不知道呢！嗯！我們且到屋子裡坐下來再說。妹妹也眞是，外面打得偌地熱鬧，她還睡得熟？」

她邊說邊走，連步細碎，俏生生地向茅屋走去！

江青嵐微微一怔，急忙問道：「嫂夫人，妳是說紅線姑娘？」

他說到紅線姑娘，心頭一陣黯然，輕輕嘆了口氣，續道：「她……她走了！」

紅綃嬌軀乍停，回過頭來問道：「江公子，你說妹妹不在屋子裡？她當眞去了江南？唉！那有那樣性急的人。」

江南！江青嵐眼前陡然現出曙光，急急的道：「她……她去了江南？」

崔文蔚原是過來之人，自然知道江青嵐此時心情，連忙笑道：「江兄，此事說來話長，我們且到屋中再談。」

江青嵐無可奈何，只好跟着兩人回到屋中，紅綃找到油盞，點上了燈。江青嵐已急不及待，眼巴巴的望着兩人，希望他們早些說出紅線下落。崔文蔚笑道：「小弟那所別墅，座落在魏郡南郊，小有山水，地處幽僻，自小弟卜居之後，竟遭江湖宵小覬覦，意圖洗劫。哈哈！哦！那也就是江兄走後不久，幸虧江兄傳了小弟夫婦一招棍法，才勉强把强人擋住；但因他們來人衆多，小弟夫婦已無法支持，驀聽牆外響起一聲佛號，落下一個鬚眉斑白的老和尚來！」

江青嵐急於知道紅線姑娘下落，此時聽他說的，却是江湖宵小打劫別墅，心中甚是着急，但又不便出言打岔，是以只點着頭，並未作聲。

崔文蔚却好像說得甚是起勁，接着又道：「江兄，你道這老和尚是誰？哈哈！就是小弟夫婦的師傅，五台山七寶寺住持宏法大師，他老人家是曇宗大師的嫡傳門人，當時只見他大袖連揮，十來個强人一個個飛出牆去。小弟夫婦自然十分感激，那知他老人家別的不說，第一句就問小弟這招棍法，從何學來？小弟依實說了。那知他老人家

微微搖頭，說這招根本不是棍法，這叫『乾坤一劍』，是崑崙老人四招絕學中的第一招，如果用長劍使出，天下無人能敵。」

江青嵐聽得微哦一聲，崑崙老人這套劍法，原來還有三招。

崔文蔚又道：「當下小弟夫婦就再三懇求收錄，宏法大師微微點頭道：『老僧雲遊歸來，無端出手，也算和兩位有緣，何況施主所使的乾坤一劍，和師門淵源極深，老僧就收兩位做個記名弟子罷！』小弟夫婦自然喜出望外，這就拜了師傅，他老人家從袖中取出一册薄薄的手抄書本，交給小弟夫婦，鄭重的道：『武術一道，雖然人人可習，但如果登峯造極，那就要天賦過人，身具異稟不可，兩位雖然資質甚佳，但美中不足的是成了家室，難望大成，這是師祖達摩祖師，面壁八年，手著的『易筋眞經』，經老僧數十年潛心精研，註釋極爲詳盡，兩位如能練之有恒，也可達到易筋洗髓的上乘境界。』」

江青嵐心想，原來宏法大師傳給他們的是「易筋經」。

「易筋經」不是黑大俠才從十二紫羅大師的石窟中取出，奉命送還少林寺嗎？這老和尚又從那裡得來的？

哦！是了，宏法大師是曇宗大師的嫡傳門人，他可能就記憶所及，默抄出來的。

崔文蔚又道：「他老人家說完之後，就飄然而去，過不幾天，黑大俠來了，他聽說小弟夫婦有此奇遇，心中甚爲高興。他說練武之人，首重根基，尤其練這種正宗功夫，必須循序漸進，學成甚慢，但功力愈進，成就也愈大。不過小弟夫婦已非童身，一時更難收效，他身邊還有一粒從析城山取來的『坎離丹』，功奪造化，據說是當年一位怪傑，叫甚麼大方眞人遲老殘的，搜盡天下名山大川，採集靈藥，才煉了八粒，練武之人服下一粒，可抵一二十年苦練之功，他要小弟夫婦分服。

「小弟夫婦聽他說得如此珍貴，那肯服用，後來强不過他，才分着服下。那次黑大俠一來就走，臨走的時候，小弟夫婦一再挽留，他說他還有一件重要之事，要找一個人去。而且這事，也和小弟夫婦有關。哈哈！江兄，你知道他說的是甚麼？」

江青嵐搖了搖頭，只聽紅綃嗤的笑道：「崔郎，人家江公子耐心聽你一大堆廢話，你還不乾脆告訴他呢？」

崔文蔚哈哈笑道：「這就和小弟夫婦要想到江湖上走動有關，而且也和江兄有關呢！」

江青嵐聽得十分奇怪，他夫婦要到江湖上走動，和自己又有甚麼關係？口中却道：「和小弟有關？」

崔文蔚又是一聲哈哈，笑道：「黑大俠要找的人，就是他師妹紅線姑娘！」

江青嵐眼睛驟然睜大，急急問道：「紅線姑娘？」

崔文蔚道：「不錯，黑大俠說，當時他看到拙荊之時，心中已然懷疑，天下之大，那有如此相像之人？」

江青嵐的目光不由自主向紅綃掠去，心想：不錯！當日自己在田王府初次見到紅綃之時，心中確也有如此想法。不過還能分辨得出來的，並不是臉型身材，而是眉宇之間的神情。

紅線姑娘有一股英爽之氣，而紅綃却是翠黛低蹙，目含幽怨，那知這時回頭一望，紅綃雖在盈盈淺笑，居然也眼神充足，和初見時迥然不同，更像紅線姑娘了！不！還是有差別，但那，已不是眉宇的神情所能分別，那是她另有一種少婦風韻之美罷了！

崔文蔚道：「何況紅線姑娘和拙荊小名，第一個同是紅字。」

「啊！」江青嵐忍不住啊了一聲。

崔文蔚接着道：「黑大俠就是爲了此事，要找紅線姑娘，證實他心中的猜想。」

「啊！」江青嵐又啊了一聲。

崔文蔚道：「黑大俠走後，一直到前個月，才匆匆趕來，據說經他多方證實，拙荊和紅線姑娘是同胞姐妹，現大致已無疑問。不過詳細情形，還得去一趟江南，找到一個人，才能完全確定，而且其中還牽連着一件江湖大事。」

「啊！」江青嵐第三次啊出聲來。

崔文蔚續道：「這次黑大俠領着小弟夫婦，同來和紅線姑娘見面，她們認了姐妹。依紅線姑娘心思，當時就要動身到江南去，還是黑大俠說，他端午還有一件急事要辦，叫紅線姑娘千萬等他。同時小弟夫婦也想乘機到江南去走走，黑大俠並沒反對，臨走還教了小弟夫婦一套掌法，叫做『紫羅十二式』，說是從『易筋經』上變化出來的，吩咐好好練習，將來也許有用。前天小弟夫婦因爲端午已過，恐怕紅線姑娘等得心急，才一起趕來，那知紅線姑娘已經先走了，却和江兄遇上了。」

「啊！」江青嵐這才明白中間還有如許曲折，那末紅線姑娘倒並不是躲避北海七星尋仇！當下也把自己別後經過，擇要說了一遍，直聽得崔文蔚和紅綃兩人驚奇不止。

大家商量了一陣，決定第二天就動身到江南去，江青嵐雖然心中甚急，但自己沒有去過江南，有兩人作伴同行，自可減少旅途寂寞，而且也有了商量之人。

這時已快交四鼓，崔文蔚夫婦原是住在城內一家客店之中，江青嵐因自己寄宿城外，急須趕返，這就約定大家在城外相候，匆匆和兩人作別。

翌日清晨，江青嵐取出一錠金子，作了香資，就策馬徐行，在路中等候，過不一會，果見兩匹駿馬如飛奔來。崔文蔚依然一襲藍衫，書生打扮，腰橫長劍，更顯得瀟洒脫俗。紅綃却換了一身紅色緊窄衣裙，頭包紅帕，香肩上露出劍柄，手控韁繩，臉露嬌笑，居然是巾幗英雌。

江青嵐不由暗暗點頭，瞧兩人身手穩練，內功已有相當根基，達摩禪師的「易筋經」正宗武學，果然不同凡響，看來只要不是一流高手，也勉可應付。

三人由潞州啓程，第三天早晨，渡過黃河，直奔偃師。崔文蔚和紅綃兩人，一個是貴介公子，一個是侯門少婦，平日裡很少出門，這會學了武功，並騎馳驅，一路上指點談笑，興趣甚好。江青嵐有時雖然也插上幾句，但因他心中惦念着紅線姑娘，未免沉悶！

尤其一過黃河，從孟津到偃師這條路上，他發現不少僧侶，往南趕程。本來唐代是佛教最盛行的時候，大路上碰上僧侶，並不值得注意，但奇怪的是，這些僧侶全是急匆匆的向南趕路。瞧他們步履如飛，身手矯健，敢情全是會武之人。而且每個僧侶，不是手持禪杖，就是背負着長形包袱，那自然是武器無疑！

江青嵐江湖經驗雖然不足，但他到底身懷絕藝，這種情形，也還是瞧得出來。心中暗想：此處離嵩山不遠，這些僧侶，行色匆促，莫非全是趕上少林寺去的，那麼敢情少林寺有什麼大道場不成？心中想着，不由暗自留起神來。

那知這一留神，却又發現這些趕路的僧侶，凡是經過自己三人身前，都要回頭打量上一眼。趕路的人，互相打量，原也並不稀奇，但奇怪的是他們只要一瞧到自己三人，就臉色倏變，好像碰上了蛇蝎似的，低頭疾走。

不！簡直是拔足狂奔，全然不顧驚世駭俗！一個兩個如此，也許他們身有要事，適逢其會，但一路上碰到的僧侶，如出一轍，不由漸漸使得江青嵐懷疑起來。

他們爲什麼一瞥到自己三人，就會倏然變色，加緊脚步往前急奔？這中間敢情有着蹊蹺，不過自己三人，初到河南，自然不會引起人家注意的。那麼也許最近江湖上發生了什麼事故，自己三人，剛巧碰上，被人家引起誤會？

不錯！他們目光接觸到第二騎紅綃身上，就驟然變色，難道問題出在紅綃身上？她和紅線姑娘長得一模一樣，那麼他們是把她看成了紅線姑娘？但這又有了疑問，這些僧侶，如果是少林門下，紅線姑娘出身崑崙，崑崙老人和少林寺上一輩的人，淵源極深。

尤其黑摩勒奉命送還少林寺鎭寺至寶，達摩禪師「易筋經」原著，少林寺的人決不會得罪紅線姑娘，紅線姑娘也決不會和少林寺的人過不去。那麼這一路上發現的情形，實在難以以常理忖度。他手控韁繩，低頭沉思。

只聽紅綃忽然「咦」了一聲，笑道：「江公子，你在想什麼呀，幹麼老是低着頭？」

崔文蔚在馬上笑道：「哈哈！江兄，你別着急，我們到了江南，準替你找到她就是。」

江青嵐臉上一紅，抬頭道：「崔兄休得取笑，小弟是在想……一路上，我們遇到不少大師傅……」

「嗯！」紅綃沒等他說完，放低聲音道：「我想起來了，這些師傅們，也眞奇怪，幹麼老是打量着我們？唔！崔郎，我想他們一定瞧我們騎馬，他們才心急起來，要急急趕路。」

江青嵐給紅綃一說，不由暗暗點頭，女人家畢竟心細，原來她也早已發覺了！這就順口道：「小弟猜想，這些大師傅，敢情全是少林門下。」

崔文蔚聽得精神一振，忙道：「江兄說得不錯，這裡離嵩山不遠，少林寺名聞天下，何況小弟夫婦，總算也是少林弟子，我們何不順道前去瞻仰一番。」

紅綃更爲高興，喜孜孜的道：「崔郎，我們自然要去啊！聽說寺裡的素齋才好呢！」

江青嵐聽兩人如此說法，自然不便阻攔，一面笑道：「賢伉儷既然有興趣，小弟自然奉陪！」

紅綃嗤的笑道：「江公子，你該在我佛面前，多叩幾個響頭，許許心願才對呀！」

說話之間，已到了偃師，三人在街上一家酒館用過午餐，就向嵩山進發。未牌時分，趕到嵩山脚下，這一路上，反倒靜謐如恒，不見一個和尚，中嶽嵩山，共有三十六峯，中峯叫做峻極，東叫太室，西叫少室，少林寺就在少室峯北麓。

江青嵐等一行三人，循着一條青石舖成的大路，繞到少室北麓。但見參天古木之中，碧瓦黃牆，氣勢宏偉，名聞天下的古刹，業已在望。莊嚴、肅穆，使人會立時升起

一種無比的景仰之心。

「阿彌陀佛！」

一聲銅鐘般佛號響處，一個身軀修偉的灰袍僧人，鵠立道左，合掌當胸，徐徐的道：「貧僧大慧，奉敝方丈法旨，恭迎三位檀樾。」

江青嵐聽得心頭一怔，自己三人才到山脚，少林方丈怎會先知？抬眼望去，只見這灰袍和尚，年約四旬，太陽穴高高隆起，目光也銳利如劍，分明是寺中高手！

崔文蔚連忙抱拳笑道：「小生等正擬上山奉謁方丈，不料反勞大師傅佛駕。」

大慧和尚滿臉堆笑之中，臉色微微一變，接口道：「三位檀樾請！」

身子一側，欠身肅客。

崔文蔚說了聲：「大師傅請！」大家魚貫進入山門，忽見八個灰衣僧人，懷抱禪杖，臉色凝重，分別站在門後兩側，江青嵐心中一動，目光瞥處，不由大感驚異。

原來進門兩側，那四尊丈餘高的四大天王，左邊一尊，齊腰以上，震成粉碎，只剩了下半截身軀，巍然而坐，雖然地上早已打掃乾淨，但跡象猶新，分明是最近才倒坍下來的。

大慧和尚似乎業已發覺江青嵐的目光打量着什麼地方，嘴角上露出一絲冷笑，突然加快脚步，搶在三人身前，說道：「貧僧替三位檀樾帶路。」

他不待三人回答，一個轉身，捨了大殿，向長廊右側一個月洞門中走去。江青嵐目光何等銳利，就這遙遙一瞥，早已看到大殿兩側，人影幢幢，似乎有不少僧侶，各人手持禪杖，肅然而立，這是怎麼一回事？

心中想着，人已隨着崔文蔚夫婦跨入月洞門去，那是一條青磚砌成的小徑，兩邊蒔着各種花卉，疊石爲山，引泉成池，佈置極爲幽雅。

走了一陣，只見一片新篁之中，前面橫着一道三丈來高的青磚圍牆，又是一個月洞門，門上還有「少室精舍」四個大字。大慧和尚脚下甚是輕快，領着三人，頭也不回的穿過月洞門，向裡走去。

大家只見眼前豁然開朗，面前是一片修剪得十分整齊的草坪，草坪盡頭，依山而鑿，那是五楹高敞石室。一帶白石欄杆，雕刻精細，八根石柱上，全刻着名家手筆的楹聯。

迴廊四週，遍蒔繁花，籠中鸚鵡，臨風鼓簧，簡直如入世外桃源，令人俗慮盡滌。太室少室兩峯，所以稱之爲「室」，因爲峯下有許多石室而得名，少林寺利用石室闢爲精舍，倒眞是匠心獨運，幽雅別緻。

大慧和尚放慢脚步，拾級而登，等大家走上迴廊，他側身合十道：「這少室精舍，乃敝寺接待貴賓之處，三位檀樾，遠來不易，請在精舍小息待茶。」

崔文蔚一路上早已嘖嘖稱讚，大家魚貫入室，只見室中一式紫檀几椅，中間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放着六式細點。

大慧和尚招呼三人落座之後，合十笑道：「三位檀樾，且請寬坐，容貧僧通報之後，再來相請。」

崔文蔚忙道：「大師傅只管請便！」

大慧和尚低喧一聲佛號，向外退出，身到門邊，忽然又轉過身來，兩道目光掠向紅綃身上，雙眉微皺，徐徐的道：「三位檀樾，至請原諒，實因敝寺強敵壓境，貧僧奉掌門師兄法諭，才引三位來此，如無貧僧前來接引，千萬不可妄動……」

話到此處，倏然住口，長歎一聲，身形疾退，隨手一帶，只聽砰然一聲，兩扇石門一齊關上。

江青嵐心中猛然一震，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少林古刹，當眞發生了重大變故，但瞧大慧和尚方才這番舉動，分明對自己三人也存了敵意，不然，那有如此待客之道？

心念閃動，早已一個箭步，竄近石門，用手一推，兩扇石門早已合得天衣無縫，那想撼得動分毫。

不由劍眉陡軒，怒聲喝道：「賊禿敢爾！」

功運雙掌，猛向石門劈去！

江青嵐玄關已通，功力豈同尋常，何況又在暴怒之下，雙掌驟發，差不多已用上十成力道，當眞勢若奔雷，力逾千鈞，但聽轟的一聲巨響，整座石室，全受震撼，石屑紛紛而下！

江青嵐自己，吃回力一震，往後斜退了兩步。但定睛瞧去，那兩扇石門竟然分紋不動！

紅綃早被這聲巨響驚得粉臉失色，纖掌緊掩胸口，斜傍着崔文蔚，問道：「江公子，怎麼？那和尚把我們關起來了？」

江青嵐臉色鐵青，怒容滿面，憤然道：「想不到號稱名門正派的少林寺，也居然使出這種江湖上的卑鄙手段！」

崔文蔚想了一想道：「江兄，方才那大慧和尚說什麼强敵壓境，才奉方丈法諭，把我們引來這裡，也許他們是一番好意。」

江青嵐失笑道：「崔兄，今天一路上遇到的那批賊禿，分明早已注意了我們，才往寺中報告，後來大慧和尚說是奉方丈之命，把我們迎入寺中，小弟就覺其中頗有許多

可疑之處，那知他們果然不懷好意。」

他說話之間，嗆的一聲，業已掣出七星劍來，但見寒光吞吐，一室生輝！

紅綃急急問道：「江公子，你這是幹什麼呀？」

江青嵐回頭一笑，毅然的道：「賊禿把我們關在石室之中，我們就破門而出！」

「啊！」紅綃啊聲未歇，只見江青嵐突然凝神閉氣，右手長劍，緩緩的往那石門上刺去！七星劍斬金截玉，何等鋒利，但江青嵐出手雖快，劍尖刺入石門之後，似乎逐漸緩慢下來。

劍身一寸一寸，十分吃力的沒入石門，一尺，兩尺……忽然，他又慢慢的抽回長劍，臉上神色越顯得憤怒，俊目之中，當眞要噴出火來，恨恨的道：「賊禿們早有安排的，光是這扇石門，就用花崗石製成，厚逾兩尺，就是像小弟手上有着斬金截鐵的寶劍，也難以破門而出。」

紅綃望了望崔文蔚一眼，柳眉微蹙，急道：「江公子，那我們可怎麼辦？」

江青嵐被她問得微微一怔，驀然想起兩扇石門，他們可以用花崗石製成，不受刀劍損傷，難道他們能把整座石室，全用花崗石鑿成嗎？

而且這座石室，一排五間，只要石壁上有一處石質較鬆，就不難破壁出去！想到這裡，不由精神一振，來不及回答紅綃，七星劍精光乍起，就往右首石壁上刺去。

他那知少室峯下的石室，其堅逾鐵。若非是七星劍，換了普通兵刃，連動也休想砍得動分毫。江青嵐憤怒之餘，越是如此，越不肯中途停止，他憑着手上一柄斬金截玉的七星劍，再以本身內力，貫注劍身，沿着石牆走一步，打一個洞，挨次過去，片刻工夫，已把一堵石壁刺了二十來個劍孔。

不但全是厚逾兩尺，而且堅硬的程度，也和石門並無二致，這一陣下來，不由發覺內力消耗甚多，但他乃是外貌溫和，內心倔强之人，此時那肯休息，七星劍依然貫注內勁，往石壁上刺去。

江青嵐刺完右首石壁，這一劍已是刺向上面一堵石壁的右邊，也就是右壁的角落，只聽「颯」的一聲，劍身應手而沒。石壁後面空蕩蕩的毫無阻礙，不但石質較軟，而且比其他之處也薄了許多！他這一發現，心頭狂喜，立時抽出長劍，再次刺出，果然仍是應手而沒，毫不費勁！

「哈哈！在這裡了！」

崔文蔚和紅綃兩人不知他到處亂刺，是爲了什麼？但也不便多問，這時經他大聲一嚷，連忙走了過來，只見江青嵐臉露喜容，一雙烱烱目光，却一瞬不瞬的瞧着石壁。

紅綃徐徐的走近他身邊，往石壁上瞧了幾眼，她可看不出什麼來，這就低聲問道：「江公子，你方才說什麼呀？」

江青嵐挺了挺腰，回頭笑道：「崔兄，你們瞧瞧，這裡的石紋，是否和旁的地方不同？」

崔文蔚夫婦依着江青嵐手指細細一瞧，果然石壁上一線之分，兩種石紋，截然不同，但因此處正當壁角，光線較弱，如果不是細瞧，極難看得出來。

紅綃臉露驚奇，眨着眼睛，由衷的讚道：「江公子，你眞細心！」

崔文蔚道：「江兄這一發現，也許另有用意呢？」

江青嵐臉上微微一紅，點頭笑道：「崔兄說得不錯！這間石室，原是天然，後來又經人工開鑿而成，當然渾成一體。方才小弟用劍刺了多處，全是異常堅硬，只有此處，石質較軟，而且花紋也有不同，顯然這是一道可以啓閉的暗門無疑。」

紅綃聽到這裡，幽幽歎道：「這裡就是暗門，我們不知開啓之法，如果外面加了鎖，也不能出去啊！」

江青嵐爽朗笑道：「我們這就破門而出！」

說到「出」字，右手長劍業已對準兩邊石紋不同的中間刺了進去，勁運劍尖，右腕一沉，劍勢直線下劈。只聽室外響起「噹郎郎」重鐵墮地之聲，敢情反鎖着的鐵鎖，這時已被削斷！

江青嵐長劍還沒收轉，左手吐勁，貼住石門，往外推去！

果然這一下毫不費力，應手推開，前面是一條一人多寬的石級，往下通去，黑黝黝的看不清什麼。

江青嵐目能夜視，自然無妨，但崔文蔚和紅綃兩人，黑暗之中，就無法行走。當下江青嵐從身邊摸出黑摩勒送給自己的特製火筒，一手晃亮，遞到紅綃手上，一面說道：「你們快跟我來。」

紅綃一手接過火筒，右手「嗆」的拔出長劍，回頭道：「崔郎，你可要小心！」

崔文蔚瞧着嬌妻那份勇氣，不由精神陡振，也「嗆」的掣劍在手，笑道：「綃妹，妳只管下去，用不着照顧我。」

三人拾級而下，眨眼工夫，已到盡頭，那是一條寬正平坦的甬道。走了一陣，發覺左右兩邊，不時有一人寬的石級，往上通去。江青嵐略一沉吟，依然順着甬道走去。

（未完．廿一）

豆腐大俠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綿綿恩義幾難忘　魔音一發即暈倒

上文提要：豆腐大俠被廢帝請進一座像宮殿式的莊院內，陪坐的有葉希賢、楊應能這兩個遺臣，失運太子朱瞻圭，還有稱大小姐的平燕公主，宋小飛莫名其妙，原來跛脚皇帝想請他協助重登九五之尊，並招為駙馬，宋小飛婉拒，念念不忘吳小雲，不敢作非份之想，離開雲龍山，再到徐州和浪子相會……吳小雲被紅娃糾纏比武，紅娃不敵大哭，認為報仇難望，仇人神秘人願收他為徒，眞是啼笑皆非……



主僕二人一在空中，一在地面，配合得天衣無縫，又是全力施展，原以為定可穩操勝券，起碼會給他一個迎頭痛擊，孰料，神秘人却懼意全無。

神秘人一面發掌拒敵，一面沉聲喝問：「小鬼頭，老夫最後再問你一句，願否歸順？」

紅娃毫不遲疑，咬着牙根吐出來三個字：「辦不到！」

「辦不到就只有死路一條。」

「哼，少吹牛，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

「紅娃，你是西萬唯一的一條根，為了別斷絕萬家的香火，盼多考慮。」

「住口，毀家滅門之仇不共戴天，你我之間毫無妥協的餘地。」

「這樣說，娃兒是決心想要尋死？」

「放你的狗臭屁，本堡主要你血債血還。」

「好，想死老夫就成全你，拔掉這條根。」

「殺！殺！殺！」

「死！死！死！」

隨着這三聲殺，翁駝子、萬喜兒攻勢更猛更急，勢若驚濤拍岸，更似風狂雨驟，從上下兩面聯手合擊，決心要在這雷霆一擊之下分出個勝負死生來。

那知，強中自有強中手，神秘人的三聲死聲似雷鳴，彷若獅吼，隨聲發出了殺人的絕招——魔音。

魔鬼之音，威力無邊，追魂攝魄，曠古絕今。

似尖錐，像利刀，無孔不入，無堅不摧，老少二人彷彿遭了雷殛，中了邪魔，神智錯亂，功力全失，翁駝子暴退丈五，汗下如雨，雙手抱頭，苦不堪言。

紅娃更糟，宛若斷了線的風箏般從半空中直挺挺的摔下來，在地上滾來滾去，痛苦萬分。

魔音威力無邊，就連一旁觀戰的百花公主也無法倖免，遭了池魚之殃，聞之魂飛魄散，搖搖欲墜，險些不支倒地。

吳小雲眞不愧為是一代女俠的身份，臨危不亂，反應敏捷，就在將倒未倒的那一瞬間，斷然以百花展開反擊。

目標只有一個，是神秘人的嘴。

只要打爛他的嘴巴，就無法再發出魔音。

或者在他的嘴裡塞滿了鮮花，也同樣可以達到目的。

沒有打爛神秘人的嘴。

鮮花亦未插入他口內。

不過，由於速度太快，數量太多，防不勝防，躲不勝躲，在忙於閃躲，自顧不暇的情況之下，魔音時斷時續，威力為之大減。

正好給了紅娃、翁駝子一個喘息的機會，相繼起身站穩，險險撿回了一條命。

煮熟的鴨子飛了，到口的肥肉沒吃到，神秘人怒氣冲天的道：「女娃兒甚麼人？」

「百花公主吳小雲。」

「老夫殺了妳爹，還是弄死妳娘？」

「都沒有。」

「那妳為何與本座為敵？」

「你作惡多端，罪與天齊，人人得而誅之。」

「就憑妳這個黃毛丫頭不配，簡直是自尋死路。」

冷不防發出一聲獅子吼，魔音應聲而發。

彼此相距甚近，威力驚人，吼聲未落，紅娃、翁九如便又暈頭轉向，馬步不穩，百花公主頓覺心頭一震，目眩神搖，也隨時都有栽倒在地的可能。

幸好及時來了援兵，飛來無數暗器。

暗器乃豆腐。

援兵自然是豆腐大俠。

宋小飛的豆腐功名滿江湖，猝不及防之下一擊奏功，神秘人發獅子吼，嘴巴大張，豆腐勁道十足，準確無比的撞破蒙面巾，塞住了嘴。

嘴角已破，血跡殷然，這還是蒙面巾幫了大忙，不然吃的苦頭會更大。

血口被塞，魔音立斷，紅娃、翁駝子、百花公主總算有驚無險，又渡過了一次生死難關。

「老賊看打！」

「老魔納命！」

紅娃、吳小雲得理不饒人，反擊的速度比電還快。

困仙索幻化出層層波浪，一波接一波的攻向神秘人。

百花公主的攻勢更狠更準，豆腐上又添加了三朵紅色玫瑰。

玫瑰有刺，刺傷了神秘人的嘴，痛得他哇哇大叫，眼見大勢不妙，猛一個急轉身，拔腿就走。

「追！」

「追啊！」

「老魔慢走！」

「把命留下來！」

四人一條心，一字排開追下去。

百花公主吳小雲四下瞧瞧，冷冷的掃了豆腐大俠一眼，忽道：「咦，怎麼只有你一個人來？」

豆腐大俠宋小飛聽得一呆，愕然道：「本俠孤家寡人一個，向來獨來獨往，很少與人結伴而行。」

「此刻不同。」

「有何不同？」

「因為有了新歡。」

「新歡？誰呀？」

「自然是平燕公主朱綿綿。」

「哦，妳的消息還挺靈通的，看來眞的被包大膽猜中了。」

吳小雲一揚柳眉兒，瞪着眼珠子道：「浪子猜中甚麼？」

「說妳準會為朱綿綿打翻醋罈子。」

「哼，休聽姓包的大放厥詞，你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本公主幹嘛吃醋。」

「此乃違心之論，誰不曉得妳心目中早有白馬王子。」

「那一個？」

「正是本俠。」

「少臭美，本公主名花有主，早已有未婚婿。」

「甚麼人？」

「告訴你也不認識。」

「見過面嗎？」

「花前月下，不知凡幾。」

「貌相，人品、武功如何？」

「才貌雙全，樣樣高人一等。」

「與本俠相比怎樣？」

「更帥，更好，更高。」

宋小飛心知肚明，曉得這些事都是吳小雲自己編造的，就故意拿她尋開心，逗樂子，道：「可否找一個時間，讓本俠見一見妳這位未婚夫？」

百花公主微微一怔，很技巧的回說：「別急，我們成親之時自會與大家相見，一定會請你喝喜酒。」

「日子定了嗎？」

「快了，快了。」

「我看這樣吧，咱們乾脆同時成親算了。」

「豆腐，你也要結婚了？」

「愛的人嫁人了，新郎不是我，只好另找他人。」

「誰？」

「許是朱綿綿，或者張夢月，還有千嬌百媚燕雙雙，甚而至於來個三星拱月也說不定。」

分明是幾句玩笑話，聽在百花公主的耳裡，却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不禁醋性大發，咬着銀牙叱喝道：「哼，宋豆腐，你好花心啊，我早就知道你靠不住，再見。」

適巧行至一座小山前，神秘人健步如飛，登山而上，吳小雲當機立斷，柳腰一擰，從左側包抄過去。

紅娃萬喜兒朝豆腐大俠扮了一個鬼臉，表示對他們這一場愛情遊戲寄以莫大的關注，却又愛莫能助，與翁駝子快步轉往右側包抄。

宋小飛別無選擇，只好獨當一面，從正面咬着神秘人的尾巴猛追。

* * *

山不高，峯巒深廣。

路不平，崎嶇難行。

一口氣接連翻越兩道山崗後，

豆腐大俠已是氣喘咻咻，汗下如雨，不得不放緩腳步，稍作喘息。

往右望去，沒見百花公主吳小雲的芳踪。

向左望去，亦不見紅娃、翁九如的踪影。

所幸神秘人仍在自己的視線之內，當下不遑多想，繼續窮追不捨。

事情透着古怪，不知是神秘人的輕功欠佳，還是別有所圖，始終不即不離的與宋小飛保持一段相當的距離，既未飄然遠去，亦未脫離視線，直至奔出數里之遙才消失不見。

消失的地點在一道長坡的頂端。

坡上有樹。

樹下有石。

石上有物。

一塊豆腐，三朵玫瑰花，正是塞在神秘人口中的東西。

豆腐大俠眞不愧爲是老江湖，目注大樹，朗聲道：「老匹夫，出來吧，自以爲是一個人物就別再躲躲藏藏。」

小飛所料不差，神秘人確未遠去，就躲在樹後，聞言緩步踱出。

換了一條新的蒙面黑布，雙目如電，冷厲逼人，但未開言答腔。

宋小飛皺眉頭道：「閣下似乎有意在此等候本俠？」

神秘人嘿嘿一笑，道：「是有這個意思，否則就算你脅生雙翅也休想追得上老夫。」

「聽你的口氣好像有事？」

「對，老夫已在此候駕多時。」

「有話就直說吧，別轉彎抹角。」

「首先要確定，你是否豆腐大俠宋小飛？」

「沒錯，本俠的豆腐你已經吃過了，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神秘人上上下下，仔仔細細的打量一下宋小飛，道：「老夫正在招兵買馬，打算開宗立派，創一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事業，宋大俠可願携手合作？」

豆腐大俠毫不考慮，立道：「盛意心領，本俠不想攀龍附鳳，更不會與人亂結狐羣狗黨。」

不待神秘人再度開口，立又將話題岔開，道：「聽你的聲音，剛中帶柔，柔中帶剛，陰陽怪氣，雌雄莫辨，你到底是男？是女？」

神秘人眼一瞪，反問道：「你認爲呢？」

「似男非男，似女非女。」

「錯了，正確的說法並非如此。」

「該怎麼說？」

「亦男亦女，亦女亦男。」

「甚麼亦男亦女，亦女亦男，亂七八糟的本俠聽不懂。」

「簡而言之，就是陰陽同體，雌雄合一。」

「哦，難怪你會神經兮兮的，言詞怪異，行爲乖張，原來是個中看不中用的陰陽人。」

「小子，你又錯了，老娘不是正統的純種陰陽人。」

自認爲雌雄同體，馬上改口稱起老娘來，弄得宋小飛如置身五里霧中，疑雲滿面的道：「尊駕既非純種陰陽人，究竟是個甚麼東西？」

神秘人答得妙：「是道道地地的男子漢，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嬌娘。」

「是男的，你可以結婚辦事嗎？」

「沒問題，張弓射箭，百發百中。」

「是女的，你可以懷胎生子嗎？」

「小意思，十月懷胎，照生不誤。」

「可有生育的記錄？」

「宋大俠如願携手合作，十月之後咱們便可以生個胖娃娃。」

豆腐大俠聽得頭皮發炸，張口欲嘔，道：「這種低級玩笑最好少開，說甚麼咱家也不信天下會有這樣不倫不類的異種怪胎。」

神秘人拋來一個媚眼，嗲聲嗲氣的道：「奴家句句實言，不信就脫給你看。」

這個老魔頭眞絕，許是看中了宋小飛英挺俊拔，存心想吃童子雞，說脫眞脫，當着豆腐的面，眞的要脫褲子給他看。

可把宋小飛給嚇壞了，連忙搖手阻止道：「管你是男是女，不必多此一舉，咱們談談張堡主吧。」

神秘人揚眉道：「張人龍早已變成一條死臭蟲，有甚麼好談的？」

「本俠想知道他是怎麼死的？」

「死於魔音。」

「死在何處？」

「半山腰上的一條小山溝內。」

「閣下曾親眼目睹？」

「事實確是如此。」

「當時張堡主仍一息尚存吧？」

「不，那時候東張便已氣絕身亡。」

宋小飛的聲音突然提高了許多，惡狠狠地道：「人已經死了，你爲甚麼還要開膛破肚？」

神秘人大搖其頭道：「魔音殺人，乾淨俐落，老夫不會動手，亦未動刀。」

豆腐大俠振振有詞的道：「張堡主被人開膛破肚是不爭的事實，動手的人不是你會是那個？」

「想必另有其人。」

「甚麼人？」

「這老夫就不得而知了。」

「哼，你倒推得乾淨，本俠想請教，爲何要置張大俠於死地？」

「此事盡人皆知，是爲了魔戒神珠。」

「弄到手了吧？」

「沒有！」

「沒有？鬼才相信。」

「曾搜遍全身，可惜一無所獲。」

宋小飛一字一咬牙的道：「身上找不到，就打開胸膛到肚子裡去找？」

神秘人道：「老夫當時不曾想到這一點，不然一定會這樣做。」

「老匹夫好硬的嘴巴，到現在還不肯認帳。」

「不是不肯認帳，而是事實並非如此。」

「張堡主的肚皮不是你打開的？」

「不是！」

「神珠魔戒也不在你身上？」

「不在！」

「那麼，開膛破肚的人會是何方神聖？」

「據說是一位絕色佳人。」

「你看見了？」

「只是道聽塗說。」

「意思是當時閣下不在現場？」

「對。」

「跑到那裡去了？」

「往別處去找魔戒神珠。」

豆腐大俠宋小飛沉吟一下，道：「尊駕覺得張堡主中了魔音之後，有可能將神珠遺落別處？」

「依當時的情況研判，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

「結果可曾尋獲？」

「四尋無着。」

「究竟落入何人之手？」

「江湖傳言，說是被那位絕色佳人破腹取走。」

「凡是年輕貌美的女子，都可稱爲絕色佳人，這太籠統了，此女究竟是何來歷？」

神秘人沉聲道：「若知此女是誰，早已將她骨化飛灰，目前正在派人四處追查中。」

宋小飛怔愕道：「赫，原來閣下還有徒衆黨羽。」

「立志獨霸武林，自然需要有人搖旗吶喊。」

「有多少人？」

「不少。」

「別打馬虎眼，報幾個名字出來。」

神秘人含糊其詞的道：「此乃機密大事，歉難奉告，不過……」

「不過怎樣？」

「只要歸順老夫，便可明白一切。」

「本俠說過，無意與人亂結狐羣狗黨。」

「可知拒絕的嚴重後果？」

「怎麼樣？」

「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哼，就憑你還奈何不了本俠。」

「娃兒休口出狂言，魔鬼之音，威力無邊，任何人皆無法在魔音之下活命超生！」

宋小飛早有萬全的準備，打從一開始手中便扣好了一把豆腐，一聽話已說絕，先下手爲强，口中喊：「打！」馬上抖手打出一蓬豆腐雨。

那知，强中自有强中手，神秘人同樣蓄勢已久，豆腐雨未到，早已搶先一步閃電也似的躲到大樹後面去。

緊接着，一聲獅子吼劃破長空，魔鬼之音立發。

豆腐大俠嚇一跳，强忍住椎心蝕骨的痛楚，强壓住翻滾如潮的血脈，鼓足餘勇，衝至樹後。

本想決一死戰，不料，神秘人行動在先，已暴退至五丈以外。

「老魔頭，別逃，本俠請你吃豆腐。」

「兔崽子，休逞强，今天就認命吧！」

豆腐繼續在打，只是力道越來越弱。

魔音繼續在發，威力反而越來越大。

如泰山壓頂，似百箭穿心。

天搖地動，魂飛魄散。

好霸道的魔音邪功，宋小飛僅僅支持了一刹那的工夫，便宣告癱瘓，只見一片黑暗鋪天蓋地而來，雙腳發軟，一屁股跌坐在地。

「嘿嘿，嘿嘿嘿！」

陰笑聲起，神秘人志得意滿，沒來得及下手殺人，宋小飛已自神智不清，當場昏死過去。

* * *

甦醒之時，已是兩個時辰以後。

人仍在山坡上。

直挺挺的躺在大樹下。

身邊還圍繞着一羣人。

不是百花公主吳小雲。

亦非萬喜兒與翁駝子。

而是平燕公主朱綿綿。

以及十二名身穿紅色勁裝，婀娜多姿的女裙釵。

朱綿綿盤坐一旁，額頭香汗淋漓，一隻手緊貼在宋小飛的心口上，顯然爲了救人，這位公主大小姐已耗去不少眞力，正含情脈脈的注視着他。

一見豆腐大俠醒來，場中立即爆出一片歡呼聲。

「宋大俠醒了。」

「駙馬爺活了。」

「公主的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但願好心有好報，別再拒人於千里之外。」

宋小飛如夢初醒，茫然的朝四周望望，以懷疑的口吻道：「我沒有死？」

一名女裙釵搶着說：「本來差不多已經死了，是被我們公主救活的。」

豆腐大俠聞言投去感激的一瞥，張口欲待言語，朱綿綿無限溫柔的及時阻止道：「說話勞神，此刻甚麼也別說，趕快行功調息一下。」

宋小飛亦有此同感，當既盤膝坐好，運氣行起功來。

運氣三周天，功行四肢百骸，上達十二層樓，直至三花聚頂，五氣朝元，苦心修練來的眞元之氣復歸丹田之後，頓覺神清氣爽，容光煥發，這才彈身一躍而起。

平燕公主朱綿綿關懷備至的道：「現在感覺怎麼樣？」

豆腐大俠爽朗的聲音道：「好極了，精神百倍。」

「有無內傷存留？」

「毫無所覺。」

「功力是否復元？」

「已復元如初。」

「這樣就好，你當初的樣子好嚇人，臉色蒼白，神志昏迷，已是奄奄一息。」

另一名女裙釵說得更明白。

「簡直跟死人一般無二，要不是公主連用了多種珍藏已久千金難得的珍貴靈藥，又不顧自身安危，輸給了你眞力，那還有命在。」

回想一下經歷之事，宋小飛餘悸猶存，環目四顧道：「咦，老魔頭呢？」

平燕公主朱綿綿聲若銀鈴般吐出來兩個字：「跑了！」

「跑了？神秘人一向殺人不眨眼，怎會無功而去？」

「是被我們打跑的。」

「老賊的邪功曠古絕今，公主是如何把他制服的？」

「其實也沒有甚麼，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多為勝，羣起而攻，根本不給他施展魔音的機會，另外可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豆腐大俠追問道：「公主說說看。」

朱綿綿條理分明的道：「本公主懷疑，施展魔音之時大概耗損眞力至鉅，纏鬥未久，老魔許是自知力不從心，旋即逃之夭夭。」

宋小飛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嗯，公主所言甚是，大凡怪異的邪功都有一個極限，幸好老魔眞力不繼，如其不然，儘管諸位女俠人多勢衆，恐怕依舊抵擋不住魔鬼之音。」

橫掃十二女裙釵一眼，又道：「這幾位女英雄是幹甚麼的？在徐州時好像不曾相見。」

其中一人黛眉一揚，抱拳道：「我家公主建有一支三千人的娘子軍，大家全身穿紅衣，故又稱作紅色娘子軍，我們十二人就是從中抽調出來，充當公主的護衛，統稱十二金釵。」

說話的正是一號金釵，二號金釵接口道：「宋大俠一旦與我家公主成親，就是三千紅色娘子軍的主帥，我們十二人亦願長伴左右，聽從號令，衝鋒陷陣，萬死不辭。」

這是個敏感話題，宋小飛本想設詞避開，三號金釵偏偏緊緊咬住不放，道：「宋大俠能夠死裡逃生，公主厥功至偉，等於是你的救命大恩人，對不對？」

豆腐大俠正容道：「這一點本俠完全同意。」

「打算如何感謝？」

「大恩不敢言謝，日後當思圖報。」

「報答的方法其實很簡單，宋大俠想不想聽？」

「宋某願聞其詳。」

「只要娶公主為妻就可以了。」

「這……」

「你不答應？」

「婚姻乃終身大事，必須從長計議。」

「此事皇上早已提及，你還打算考慮多久。」

「起碼應該與在下的未婚妻見面之後才能有所決定。」

敏感的話題太惱人，宋小飛不願再繼續談下去，立又改口說道：「本俠尚有急事在身，我想是該說再見的時候了。」

朱綿綿錯愕一下，道：「宋大俠意欲何往？」

「去蓬萊堡。」

「本公主陪你去。」

「這恐怕不方便吧？」

「有何不便？聽說蓬萊堡有一個張夢月貌美如花，莫非你的未婚妻就是此女？」

「不，公主誤會了，在下的意思是諸位此來必有君國大事待理，本俠只是運送幾具屍體而已，不敢勞動公主芳駕。同時，為防屍體腐壞，必須日夜緊趕，恕宋某不敬，先走一步。」

不管朱綿綿反應如何，話一出口，便即匆匆離去。

* * *

蓬萊堡。

位於蓬萊縣，古稱登州。

在山東半島的東北角上。

建築在一道懸崖之上，背海面山，宏偉，雄壯而又華麗，乃東張一脈的大本營，武林四大重鎮之一。

這日駛來三輛馬車，載着三具棺木，運棺的人正是甫從別處兼程趕來會合的豆腐大俠宋小飛。

時日已久，棺中散發出陣陣令人作嘔的屍臭，宋小飛命車伕將馬車先停在數十丈外，獨自一人來到了蓬萊堡門前。

立有一位守衛迎了出來，阻住去路。

豆腐大俠忙道：「在下想會一個人。」

「會那位？」

「張夢月。」

「有事嗎？」

「無事不登三寶殿。」

「可否由本人代為轉達？」

「抱歉，事關重大，必須言講當面。」

「朋友如何稱呼？」

「豆腐大俠宋小飛。」

「哦！」

宋小飛名頭響亮，態度堅決，要會的人又是蓬萊堡的少主人張夢月，守衛那敢怠慢，與另一人略作商議後，兀自入內通報去了。

不一時，已自匆匆折返，領着豆腐大俠進入深宅大院，來到一間寬敞而又精緻的花廳內。

花廳的擺設，竭盡豪華、奢侈之能事，名門大家的氣派果然不同凡俗，却空蕩蕩的並未見張夢月的芳駕。

忽聞步履聲起，從花廳的邊門踱入一人。

並非張夢月。

是一位精壯老者。

赫然正是東張蓬萊堡的掌門人張人龍。

張人龍已死，死於神秘人的魔鬼之音，復被人開膛破肚而亡，屍體就停在堡門之外，怎麼可能還魂復活？

然而，眼前之人無論從身高、體態、音容、笑貌等任何一個角度來衡量，都是張人龍本人，無庸置疑。

弄得宋小飛滿頭霧水，如置身五里雲霧中，摸不清究竟是怎麼回事，以試探的語氣道：「尊駕何人？」

精壯老者態度從容，聲洪氣壯的道：「本堡主張人龍。」

豆腐大俠宋小飛字斟句酌的道：「據本俠所知，張堡主曾有遠行，沒想到這麼快就返回蓬萊堡。」

「不錯，本堡主的確曾有遠行，甫從外地兼程返轉。」

「從何處歸來？」

「徐蚌一帶。」

「在曹山是否曾與神秘人有過一場生死之搏？」

「確有此事。」

「彼此勝敗如何？」

「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張堡主負傷之後可曾與他人相遇？」

「有。」

「誰？」

所遇之人自然是宋小飛，但張人龍的神色却怪怪的，顯得十分陌生，顧左右而言他道：「別管本堡主在危難中遇見何人，且說宋大俠此來蓬萊堡究竟為了何事？」

豆腐大俠據實說道：「想見見令嫒張夢月。」

張人龍沉吟一下，道：「你們是舊識？」

「尚無一面之緣。」

「既非舊識，何故來訪？」

「純粹是慕名而來。」

「慕名而來？你的意思是……」

「久聞張大小姐風華絕代，艷賽羣芳，宋某適巧路過蓬萊，故而特來一睹美人風采，尚祈張堡主不吝玉成，以便一飽眼福。」

分明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但宋小飛風流之名在外，張人龍却深信不疑，報以一聲冷哼，道：「可惜小女不在堡內，宋大俠請回吧。」

乖乖，居然下了逐客令，但不旋踵間張人龍的謊言便被事實拆穿，張夢月不但人在蓬萊堡，而且已經得到宋小飛來訪的消息，及時一頭撞進花廳來。

柳眉、杏眼、櫻唇、桃腮、膚白勝雪，一身剪裁合身的緊身衣，毫不保留的將她曲線玲瓏的身材全部顯現出來。

果然是個美人胚子，宋小飛的眼睛為之一亮，在心底深處暗讚了一句：「好標緻的妞兒！」

張夢月同樣為豆腐大俠飄逸的神采所吸引，偷睨一眼後銀鈴也似的聲音道：「爹，聽說有人想見見我？」

三頭六面，張人龍想推也推不掉，只好實話實說，指着宋小飛心不甘情不願的道：「嗯，是這位豆腐大俠宋小飛想見妳。」

張夢月福了一禮，微揚柳眉，輕啓朱唇，話還不曾出口，那守衛忽又去而復返，畢恭畢敬的道：「啓稟堡主，外面有人求見。」

蓬萊堡主張人龍一怔神，道：「是那位？」

「來人沒報姓名，唸了兩句詩。」

「甚麼詩？」

「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哦，是水無情。」

這位水無情跟張人龍的交情似乎頗不尋常，立又補充道：「快傳話出去，說本堡主決定親自恭迎。」

顯然，二人之間似有機密大事要談，有避人耳目的必要，接着又對張夢月道：「夢月，宋大俠慕名而來，却之不恭，為父的有貴客臨門，分身乏術，且先陪這位宋朋友到外面談談吧。」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林青霞和宋子玉是一對夫妻，林手上有一把紫電寶劍，宋爲了得到青霜劍，瞞着青霞到小天山尋劍，據傳言他死在沉沙湖，林爲瞭解眞相，便到湖邊，遇到高人老漁翁，証實船沉屍體至今還未找到，心裡悲痛之際，突然來一個自稱是神偸徐玄之子的徐吟風，用花言巧語騙得她信任，後來她知道他另有企圖，在客房中便誘他上床，將床後的人刺死，再追問徐到底是何居心……

紫電青霜

新派俠情哀艷故事／麥　化・文
可　飛・圖

劍刺痴心多情女　刀沉人死情天恨

「金刀盟的盟主董濤，想必林姑娘也不會聽說過？」大漢道。

林青霞道：「金刀盟早在十年前就已銷聲匿跡，尊駕的大號倒的確不曾聽說過，不過，我却猜得出你可能是當年金刀盟盟主『萬勝刀王』董七星之兒子？」

「不錯。」

「想令尊當年憑着一口青霜寶刀，叱咤風雲數十年，博得『萬勝刀王』的美譽，該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我倒要請教，尊駕系出名門，因何利用徐吟風這乳臭小子向我施展挑撥離間之計？」

「林姑娘眞想知道個中原委？」

「願聞其詳。」

「老父在世之時，因寶刀而逞威，却想不到那青霜寶刀竟不翼而飛，以致使本盟式微，先父鬱鬱而終。」

「噢！」林青霞微感詫異道：「武林中人丢失了兵刃，我倒是第一次聽聞。」

「先父謝世，本盟隱匿，而盟友却一直在追查青霜寶刀的下落，終於獲得了證據，寶刀是被神偸徐玄偸去。」

「尊駕就該去向徐玄討回！」

「那老賊却說青霜寶刀到手後不及半月，又被人偸去，是以在下只得暫時將徐玄押爲人質，由他的兒子徐吟風出面尋查，寶刀得回，萬事皆休，否則，那老賊心肝五臟得用來弔祭先父英靈。」

林青霞回頭向徐吟風投以一瞥，冷冷道：「難怪那小子要對尊駕唯命是從了，不過，還要請教，那青霜寶刀被竊一事與我及風月娘子沈小雲皆無關係，因何你要驅使徐吟風從中挑撥？」

董濤冷笑道：「這話可說反了，青霜寶刀與兩位大有牽連。」

「這話怎麼講？」

「據風月娘子沈小雲身邊一個侍婢透露，沈小雲曾向宋子玉表示，只要宋子玉與她同偕白首，她有法子得到青霜寶刀，宋子玉近年醉心刀法，浸淫已久，若得有青霜寶刀，必可成爲蓋世刀王。」

「有此說麼？」

「半點不假。」

「結果呢？」

「不知宋子玉不相信沈小雲的話，還是因爲他不願意爲獲取寶刀而賣身，沈小雲的主意被他回絕了。」頓了一頓，董濤又接道：「由此可知，縱使寶刀不在沈小雲手中，也必知寶刀下落。」

「嗯，那麼，我與青霜寶刀又有何牽連？」

「林姑娘與宋子玉雖未拜天地，入洞房，却已行過文定，名屬夫妻，禍福與共，此番宋子玉前來盤龍集，正是爲了找尋那柄青霜寶刀

，其間隱秘，林姑娘不可能不知，怎麼說沒有牽連呢！」

林青霞微笑道：「說得有理，然而尊駕怎知宋子玉此行是爲了追尋那柄青霜寶刀？」

「是神偸徐玄說的。」

「徐玄又如何知道？」

「一月前，宋子玉曾拜訪徐玄，詳問當年青霜寶刀得而復失的情況，其用意自可以猜想而知。」

林青霞吁嘆了一聲，道：「宋子玉已經落水遇難了，尊駕沒有聽說過嗎？」

「略有所聞，在下不想去推敲宋子玉翻船落水的原因，更不想追查他已死或未死……」

林青霞截口道：「尊駕想知道的是甚麼？」

「宋子玉若未獲得絲毫線索，絕不會展開尋刀行動，在臨行前，宋子玉也必然會將所獲綫索相告林姑娘，如今宋子玉生死未卜，下落不明，在下只有求教於林姑娘了。」說到此處，董濤的語氣一沉道：「青霜寶刀乃是老父之物，本盟之寶，後人努力追查尋回，乃是順理成章之事，望林姑娘成全。」

林青霞頻頻點首，道：「說得有理，只可惜宋子玉臨行之前並未向我吐露隻字。」

「我却不相信。」

「信不信是尊駕的事。」林青霞心高氣傲地冷笑一聲道：「兵器利而技不精，毫無用處，若是功深力厚，手握朽鐵也可斷金，尊駕也是練武之人，想必也懂得個中道理，我想宋子玉未必想得到那柄青霜寶刀。」

董濤冷聲道：「姑娘辯得好，不過，却瞞不過明眼人，早先，宋子玉也許眞不想得到那把青霜寶刀，但在與姑娘文定之後，他却已存下必得之心了。」

「這該又怎麼講？」

「姑娘手中之劍可是名爲紫電？」

「不錯。」

「紫電劍、青霜刀本爲一對，出自名匠高夫人之手，高夫人慧眼獨具，情知這兩具利器若落在一人之手，勢必造成獨霸局面，那時武林中必將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於是，將這一對刀劍分傳兩人，使之分庭抗禮，勢成均衡，姑娘手有紫電劍，宋子玉再得青霜刀，試問武林中還有誰是你夫妻兩人的對手？獨霸武林，君臨天下，正是每一個武林中人的雄心，姑娘說宋子玉無意奪取寶刀，這豈非欺人之說嗎？」

林青霞不禁瞠目結舌，無辭以對，心中却在暗暗叫罵：子玉啊！這樣大的事你也將我瞞住了，眞是……

董濤手中的鬼頭刀突地一揚，沉聲道：「眼前顯然將有一場血戰，或可免，或不可免，完全取決於姑娘一念之間。」

林青霞吐出一口長氣，語氣柔和地說道：「我說宋子玉在臨行前未向我吐露隻字，尊駕却不相信，那可眞沒有辦法了，紫電劍不懼強權，却畏眞理，試問，如此重大的事，我如果知道，怎不隨宋子玉同行？」

「在下不費心思去猜測其中原委。」

「如此說，尊駕已認定我知道青霜刀的下落了？」

「宋子玉會將此事瞞住姑娘，普天之下，將無一人相信。」鬼頭刀在空中斜劃出半弧，抖起漫天光影，董濤又接着說道：「紫電劍利可斷金，姑娘的劍法又是厲害不同尋常，金刀盟只有以多攻少，或可稍佔上風，在下先行謝罪了。」

他這裡話才落，另外五名漢子頓時揮刀湧上，六把鋼刀同時攻出，雖非寶刀，却也威勢非凡。

金刀盟匿跡十年，必然在暗中下苦功，一出招，林青霞就看出了刀陣的强勁不可輕侮，連忙收劍貼身，猛地急旋身形，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金刀盟六人紛紛後退。林青霞雖未涉險，握劍的虎口却也感到輕微發麻。

她是一個絕頂聰明之人，情知眼前局勢對她非常之不利，縱使她能一口氣連殺五人，却未必敢說自己不傷在最後一個人的刀下。心念一轉，立刻一劍向董濤刺去，招式猛辣，勁道十足，她已決定施展擒賊先擒王，打蛇要打頭的戰法。

孰料她才一招抖劍，突然發覺自己的手臂彷彿被甚麼東西絆住，回頭一看，竟然有一隻銀鈎鈎住了她的袖管，銀鈎上繫着閃閃發光的天蠶絲，絲線的另一端拉在徐吟風的手中。

只聽徐吟風道：「林大姊，請恕罪，家父的生死存亡，完全取決於金刀盟，小弟只得冒犯了。」

「上，」董濤揮刀下令：「別傷着她，要捉活的。」

只因徐吟風暗中打出的釣鰲金鈎，林青霞立刻陷入束手待縛之局。就在此時，一團黑影飛射而來，金刀盟的人竟然一個個的東歪西倒，在刹那之間，就躺了五個，沒有躺下的是盟主董濤，而他却被來人逼到窗邊。

來人是查豹，林青霞獲得了喘息之機，連忙扯脫了掛在衣袖上的銀鈎。

徐吟風雙足猛彈，躍出窗外，却又不敢離去，苦着臉道：「林大姊，千萬莫怪，小弟實在萬不得已。」

「哼！」林青霞冷笑一聲，倒沒

有和他去計較。

董濤貼住窗緣，鬼頭刀平胸而舉，沉聲道：「朋友高姓大名？」

「查豹！」

「看朋友方才的一手鎖拏功夫，想必是『神鎖白猿』查九天的後人？」

「不錯。」

「先父在世之日，從未得罪過令尊，金刀盟與查家，也從無瓜葛，朋友如此作法，不嫌太過份了嗎？」

查豹沉聲道：「你如想要林姑娘的腦袋，不妨揮刀去砍，我絕對不會再去攔阻，如想以多攻少，那可辦不到。」

「查兄原來是抱打不平？」

「不錯。」

「查兄的行徑似乎太魯莽了。」

「隨你怎麼說！」

「想當年『神鎖雙猿』出雙入對，情同手足，後來因令尊息隱山林，雙猿才各奔東西，形影雖離，情份猶在，如今查兄若見到『神鎖金猿』古不秋，該如何稱呼？」

「該稱他老人家一聲世伯。」

「爲子侄者，對世伯是否該唯命是從？」

「自然唯命是從。」

「那麼查兄魯莽的行徑，就冒犯了古老前輩了。」

查豹沉聲道：「此話怎麼講？」

董濤一個字一個字鏗鏘有力地說道：「本盟此番全力而出，企圖尋回先父當年失竊的青霜寶刀，乃是得到了『神鎖金猿』古不秋老前輩的贊助。」

查豹厲聲喝道：「住口！古世伯豈會管你金刀盟的閒事，你休要假傳名號……」

一語未落，右手五指屈如鈎爪，電閃而出。

董濤已退至角壁，無處可閃，只得沉腕壓力，削向查豹的手腕，查豹深得父傳，招巧，勢速，身形半旋，易抓爲扣，叭嗟一聲，董濤握刀的那隻右腕立刻落入了查豹的掌握中。

查豹右手忽抬，捏住了鬼頭大刀的刀背，暴叱一聲：「撒手！」

董濤的五指一鬆，篤地一响，鬼頭大刀騰空飛起，插入屋樑之上。

「賢侄鬆手！」喝聲起於窗外，不疾不徐，却有無邊魔力，查豹扣住董濤的那一隻右掌竟然不由自主地鬆了開來。

人從窗外一飄而進，頭髮在明亮的燈光下泛出金黃色，沒話說，正是那「神鎖金猿」古不秋。論年紀，該有望六之餘，看上去却如四十許人，足證其內力深厚得改變了相貌。

查豹連忙恭聲道：「原來是古伯父……」

「賢侄怎麼來了盤龍集？」古不秋那雙精銳的目光向林青霞一掃，「莫非是紫玉仙子林姑娘請來的幫手？」

林青霞冷聲道：「我可沒有那麼大的面子請到查壯士，查壯士乃是血性漢子，不忍見我被六刀圍攻，抱打不平而已。」

古不秋冷笑一聲，未予接口，轉頭向查豹道：「賢侄，你爹可好？」

查豹神色突然一黯，悲聲道：「他老人家過世了！」

「噢！」似是一聲嘆息，又似微感吃驚，沉默了一陣，古不秋才開口說道：「關於那把青霜寶刀的恩怨糾紛，賢侄並不明內情，所以最好不要插手其間，否則，『神鎖雙猿』的交情就要壞在你的手上了。」

「小侄不敢。」查豹恭恭敬敬地一揖，轉身又向林青霞抱拳一拱道：「林姑娘，在下不敢冒犯父執，不能相助了。」

分別拍活了金刀盟那五個大漢的穴道，然後越窗而去。

林青霞雖感情勢不妙，却未顯露懼色，冷笑一聲道：「金刀盟六個大男人已經夠我招架的了，現在又加上一個『神鎖金猿』，陣勢未免擺得太大了吧？」

古不秋道：「老朽現在心平氣和的說一句話，那把青霜寶刀，除董濤盟主之外，任何人都不該奪爲己有！」

「我並不想奪取。」

「可是宋子玉却有奪取之心。」

「他已死了。」

「那麼，林姑娘一定會繼承亡夫的遺志。」

林青霞道：「承尊駕提醒，可惜我不知道青霜刀下落。」

古不秋沉聲道：「姑娘是明白人，當知不吐實情絕對無法生離此地，何必自討苦吃？」

「咦！」董濤突然尖呼了一聲，他仰頭上望，似在觀看甚麼。

古不秋連忙問道：「董盟主，怎麼了？」

「我的刀不見了。」

林青霞抬頭一望，樑上的刀痕猶在，而插在樑上的那把鬼頭大刀却已不翼而飛，若說有人取去了，有這麼多人，怎麼誰也沒有發現？

「刀在這裡。」一聲冷喝起自門口，聲落人現，乃是「奪命菩薩」潘天尊，他的身後還跟着四個執刀大漢。手一抬，那把原來插在樑上的鬼頭刀又回到了董濤的手中。

古不秋是老江湖，一眼就看出對方是扎手貨，連忙一拱手道：「高明，高明，敢問尊駕的大號是……」

潘天尊截口道：「姓潘名天尊

，人稱『奪命菩薩』，閣下可是古不秋？」

古不秋不禁神色一楞，遂又嘿嘿笑道：「久仰，久仰，不知尊駕有何見教？」

潘天尊冷聲道：「姓潘的在江湖混了這麼多年，只落得一個殺人魔王的匪號，所以移居沉沙湖湖心的小天山養晦韜光，當初曾許下宏願，武林朋友不到小天山來鬧事，姓潘的絕不過問，此刻就不該前來打擾各位。不過，沉沙湖與小天山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因此宋子玉落水遇難的事我還要問一問。」

林青霞抓着機會，連忙深深一福，道：「請尊駕主持公道。」

「不必多禮，」潘天尊伸手虛空一扶，又轉向古不秋及董濤二人道：「方才潘某人已聽說了有關青霜刀的恩怨糾紛，想必那宋子玉翻船落水，是二位在暗中動了手腳了？」

古不秋連連搖頭，道：「古某人可不會作那種暗箭傷人的事。」

董濤也接着道：「青霜刀的下落存在宋子玉的心中，是以本盟僅僅暗中派人守在盤龍集，待宋子玉寶刀到手之後再設法奪回，那有未見寶刀就先陷害人的道理？再說本盟也不會作那種不光明磊落之事。」

潘天尊冷笑道：「這就怪了，難道使宋子玉翻船落水的還有另外一起人？」

古不秋道：「那可不一定。」

潘天尊走到古不秋的面前，沉聲道：「『神鎖金猿』可是金字名號，想必不會作賴。請教，閣下爲了俟機鎖拏林姑娘，曾易容喬扮周老婆子，眞正周老婆子是被你殺害的麼？」

古不秋連忙搖頭，道：「那老婆子不是古某所殺，是她自己懸樑自盡的。」

「閣下的回答是否眞實，可以在死者身上勘驗出來。」說到此處，潘天尊突地語氣一沉：「再請教：尋回失竊的青霜刀，乃是金刀盟的事，何須閣下助拳？其中莫非另有別情？」

古不秋點點頭道：「確有別情。」

「潘某人願聞其詳。」

「青霜刀失竊之夜，古某人和董七星共飲三罈大麯，董盟主大醉酩酊，神偷徐玄才有機會下手，後來董盟主因失刀鬱鬱而終，古某自有助其後人尋回寶刀的責任。」

潘天尊兩道濃眉向上一揚，道：「此話當眞？」

古不秋道：「憑『神鎖雙猿』的字號，絕不會作誑語欺人。」

「好！」潘天尊用力地一點頭：「林家溝的名聲如何？」

「可算武林一大門戶。」

「既然如此說，林姑娘也不會誑言欺人，她既一再表示不知青霜刀下落，閣下又何必逼人太甚？」

古不秋神情大怔，只不過眨眼之間，他那冷漠的面孔，又浮現了笑容，拱一拱手，道：「憑尊駕這一句話，古某人絕不敢向林姑娘逼問，不過，有一件事却要請教。」

「潘某人不畏人，所以無隱秘，儘管問。」

「聽說尊駕也有一把寶刀？」

「有的。」

「莫非就是那把青霜寶刀？」

潘天尊不答反問，道：「何以見得？」

「若不是青霜刀，宋子玉爲何要乘渡船去小天山？」

「哼！」潘天尊冷笑了一聲：「閣下以爲宋子玉前往小天山是爲了向潘某人要刀？」

「推斷而已。」

潘天尊猛一搖頭，道：「錯了。潘某人的寶刀存在心中，閣下可明白？」

古不秋楞了楞，道：「請明示？」

「如此看來，閣下的功力還未入化境，潘某人手中無刀，心中有刀，摺紙成刀，削竹爲刀，或以指代刀，均能斷金切玉，取人首級，明白了麼？」

古不秋倒吸了一口氣，一時接不上口。

潘天尊又接着道：「閣下不必吃驚，潘某人殺人如蔴，已感到厭倦，數年來養晦韜光，涵養也深了許多，絕不會無故殺人，倒是那位弄翻了渡船，使宋子玉落水的高手，各位得提防一些，潘某人自然也要追查一下，他能在沉沙湖動手腳，也能到小天山來玩花樣，潘某人爲了確保小天山的安寧，可不能放過他。」

林青霞咬牙切齒道：「我也不會放過他。」

潘天尊冷眼一瞟，沉聲說道：「潘某人無意保護林姑娘，如果有人聚衆欺她，潘某人却要管上一管。」

說罷，轉身率衆而去。

林青霞冷笑一聲，也相繼離開了望月居客棧了。

＊　＊　＊

夜深，露重，霜寒侵人，林青霞又來到了沉沙湖邊。

她凝視銀光閃閃的湖水，喃喃自語地道：「子玉，你若是九泉有知，也該對我顯顯靈，究竟是誰弄翻了船，讓你落水的？」

「林姑娘！」不遠處傳來一聲輕喚。

林青霞一驚回頭，發現查豹正緩緩向她步了過來。她吁了一口長

氣，道：「原來是查壯士。」

「林姑娘！」查豹走到了她的面前，聲音壓得很低：「我姓查的是血性漢子，說話當不了眞，有一句話想要追問。」

「查壯士直言無妨。」

「宋子玉眞的沒有在林姑娘面前提過有關青霜刀的事麼？」

「從未提過。」

「他臨行之際，也沒有向姑娘提過要到何處去麼？」

「他的確未露隻字，查壯士難道還信不過我？」

「按照情理說，的確難以令人置信，但我却深信姑娘沒有作欺人之語。」說到此處，查豹的聲音壓得更低。「我不妨坦白相告，此番前來沉沙湖，也是想查明宋子玉翻船落水的眞相。」

「那太好了，尚請查壯士助我一臂之力。」

查豹搖搖頭道：「姑娘可別會錯意，我的查訪工作也許是對宋子玉不利。」

林青霞震驚道：「此話怎講？」

「宋子玉前來沉沙湖的途中曾經過鄭州，我與他在街頭相遇，只是未打招呼，他在鄭州買了一套蛟皮水靠，試問，他若不識水性，要水靠何用，而且從他買一身水靠的舉動看來，他顯然已預知將要在湖中翻船落水，這豈不是怪事？」

林青霞心頭大驚，疾聲問道：「查壯士是看得眞切了嗎？」

「不會錯的。」

「查壯士以前見過宋子玉？」

「沒見過。」

「那怎麼會認識他？」

「他是風雲人物，不管到何處都有武林中人與他寒暄，有人叫出他的名號與他說長說短，我自然認出他是誰。」

林青霞喃喃道：「這眞有些怪了。」

「以我看，宋子玉落水只是一招障眼法，不知是想引誘甚麼人入彀。」

「會有這種事？」林青霞仍是半信半疑的說道。

「利字當頭，聖人也會作出糊塗事，比如說宋子玉吧，在武林中大有俠譽，爲了佈下一個詭局，却使那周老婆子因痛惜愛子溺斃而上了吊，眞是太不應該。」

突然，暗處響起了一聲低喝，一直青光直撲向查豹的喉頭。林青霞本能地拔劍相格，鏘地一響，火星四射，偷襲者和林青霞都各自退了一大步。

林青霞藉着晨光看清來人後，不禁脫口大叫道：「子玉，是你！」

這襲擊者原來是宋子玉，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在驚駭中，林青霞還領略了喜悅的滋味。

查豹的神情出奇的冷靜，目光一直凝視着在宋子玉手中的刀上，緩緩道：「青光如練，鋒芒畢露，莫非就是那把青霜寶刀？」

宋子玉沉聲道：「不錯，正是青霜寶刀，宋某初試，要借用你的鮮血作爲祭刀獻禮。」

查豹冷笑道：「宋兄向以俠字行道江湖，如此作，那俠字就該改爲魔字了。」

「因爲你知道太多的隱秘了，所以不得不殺你。」宋子玉說着，揮刀就砍。

林青霞連忙橫身攔阻，大叫道：「子玉，千萬不可胡來，查壯士是英雄好漢，豈可無端的傷他，快些住手。」

宋子玉將手中寶刀舞起漫天光彩，沉叱道：「閃開，此人絕對留不得。」

「子玉……」林青霞發狂般的大叫着。

宋子玉却絲毫不予理會，舉刀猛向查豹的頭上砍去。

練鎖拿擒拿法的人，身法必定非常靈巧，是以查豹一見刀光辛辣，勁道十足，連忙身形飛縱，雙足連彈，他避得快，宋子玉的刀變得更快，嘶地一聲，查豹的大衫頓時被割下了一幅，險險傷及肌膚。

林青霞再度橫劍相阻，道：「子玉，你怎可以這樣蠻不講理。」

「站開！」宋子玉手中的寶刀舞得呼呼生風。

「不！」林青霞語氣非常的堅定。

查豹方才被逼得一隻脚踩進湖水之中，此刻，他緩緩抽出了那一隻濕淋淋的脚，冷冷的道：「宋子玉，你因何一再要置我於死地？」

「你心頭明白！」

「無非是怕我洩漏你已得到青霜寶刀的秘密吧了！」

「不錯。」

「看來你的俠譽只不過是浪得虛名，堂堂鬚眉，比起林姑娘的磊落胸懷，可要差得多了。」

「住口！」宋子玉暴叱一聲，人已飛躍而起了。

突然，如天降神龍的掠來一條黑影，叭叭叭，在半空中就一連與宋子玉拆了三招，雙方落下地面，林青霞眼尖，發現那人是潘天尊。

潘天尊雙手下垂，目不轉睛地瞪視着宋子玉手中的刀，冷冷道：「青霜寶刀！」

宋子玉已不似先前那樣狂妄，凝聲道：「尊駕的刀呢？」

潘天尊搖搖頭道：「我沒有刀！」

「哼！」宋小玉冷笑道：「方才你我過了三招，你明明有刀在手。」

「錯了，我手中無刀，心中却有刀。」

「心中有刀？」

「宋子玉，別以爲有寶刀在手就可以橫行天下，我這把無形之刀就不會教你成爲必勝刀王。」

「不妨試試。」

「方才試過了，你是否能勝得了我，心中該有了底。」潘天尊神態自若地逼進了兩步，道：「請問，你從何處找到這把青霜刀？」

「你管不着。」

「只要你人在沉沙湖邊，我就管得着。」

「噢，請教大號？」

「潘天尊，惡名昭彰，想必不會陌生。」

「哈哈！」宋子玉竟然放聲狂笑起來。「原來是殺人魔王，眞是幸會，想來你是住在小天山的天尊廟中了？」

「你說對了。」

「好！」宋子玉猛的一點頭。「告訴你，這刀可說無意得到……」

潘天尊截口道：「得自何處？」

「沉沙湖湖底。」

「怎說無意得到？」

「這話要從頭說起，」宋子玉凝視湖心，委婉敘述：「風月娘子沈小雲曾要求與我結褵，如果我答應，願以青霜刀作爲嫁粧，我醉心刀法，更醉心那青霜刀，但我却不願娶一個江湖浪女爲妻，於是用酒將她灌醉，誘她吐露眞言，據她說，徐玄竊得寶刀得而復失，是她偷的，她將寶刀藏在小天山天尊廟的神龕中……」

「所以你買棹過湖，前往小天山？」潘天尊忍不住插問了一句。

「是的，我打算前往小天山，後來我無意中得到了一個消息，風月娘子沈小雲可謂武林第一海量，從未有過大醉酩酊之事，因此她的醉話也就是假的，說不定因我拒婚，使她懷恨而佈下了圈套。」

潘天尊道：「算你聰明，如你上了小天山，我『奪命菩薩』絕不會讓你活着回去的。」

宋子玉冷笑道：「說甚麼我也不會上那臭娘兒的當，於是我故意弄翻了船，喬裝落水失踪，看看沈小雲究竟耍些甚麼花樣。」

潘天尊道：「結果，却在湖底發現了這把寶刀？」

「是的。」宋子玉點點頭，接着道：「我一入湖水之中，就被湖底一片閃光所吸引，循光尋去，就發現了這把青霜刀。」

「刀在鞘中，怎會發光？」

「發光的不是寶刀，而是一大片金砂。」

「金砂？」一直在旁聽的林青霞和查豹不由也驚呼出聲。

「嘿嘿……」宋子玉得意非凡地笑道：「天尊菩薩，你移居湖心多

年，怕也不知湖底有那樣多的財富吧？。」

「宋子玉！」潘天尊沉聲說道：「你以爲姓潘的眞是到小天山去養晦韜光麼？錯了，姓潘的來到沉沙湖，正是爲了要打撈起湖底的那一片金砂。這是一件天大的秘密，現在，卻又有三個人知道了。」

「子玉！」林青霞警覺地叫了一聲。

潘天尊低聲叱道：「你們三個人誰也別想活着離開此地。」

話聲甫落，草叢中立刻躍起數十個勁裝大漢，各人手執鬼頭大刀，將他們三人圍住了。

宋子玉有寶刀在手，勇氣倍增，再加上他鑽研刀法多年，更是毫無畏懼，瞄準方位，一刀砍了出去。

只見潘天尊隨手一揮，青霜刀的去向竟然偏向一邊，他手中明明無刀，卻發出了鏘地響。

林青霞向查豹喝道：「查壯士，此刻只得前嫌盡棄，你我爲宋子玉掠陣吧！」

二人立刻分頭對付週遭攻來的大漢，對方人雖衆多，武藝卻不精，只不過刹那間，已躺下了一大半人。

潘天尊突然大喝道：「丟刀！」

一股勁風掃向宋子玉的右腕，掌中青霜刀竟然把握不住，似騰龍般飛上了半空。

潘天尊桀桀大笑，道：「宋子玉，你的死期到了。」

就在宋子玉岌岌可危的這一刹那間，突見一條黑影電飛而至，騰起半空，接刀在手，頓見刀光閃閃，眨眼間，潘天尊帶來的手下全都身首異處，連潘天尊在內對這種神奇的刀法，都看得目定口呆。

林青霞更是駭異，原來這人竟是黃昏時指引她到盤龍集上投宿的老漁翁。

潘天尊定了定神，才問道：「何方高人？」

「老朽『萬勝刀王』董七星。」

衆人又是一楞，董七星乃是金刀盟盟主，不是因失刀而憂鬱而死，早就過了世麼？

董七星道：「不必驚異，老朽還不曾死。」

「嘿嘿！」潘天尊冷笑道：「想必是要我這天尊菩薩爲你送終吧！」

董七星沉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老朽自當年失刀後，就悟出了個中道理，故而不想再在武林中稱雄，僞裝憂鬱成疾，閉氣假死，待殯葬後老朽潛出墳墓，從此改名換姓，終於使老朽有機會去徐玄那兒偸回了青霜刀。老朽爲了不使這把利刀留在世上惹事生非，因而扔下了沉沙湖，卻想不到被這姓宋的娃兒誤打誤撞地找到了。

「潘天尊，你的惡行老朽聽得太多，只因老朽甘心棄刀過漁樵生活，也就不想過問你的閒事，如今寶刀既出，老朽不能再看你橫行霸道，潘天尊，天譴你的日子到了。」

「哈哈！」潘天尊狂笑道：「我早就想領敎一下『萬勝刀王』的高招，來！看刀！」

說的是看刀，揮的卻是兩指。查豹和林青霞看得莫名其妙，而宋子玉卻看出了潘天尊的功力深厚，他浸淫過多年的刀法，頗有心得，當即高聲叫道：「董老前輩小心。」

董七星似乎胸有成竹，揮刀砍出。

鏘地一響，潘天尊竟以兩個指頭硬生生地接了一刀，委實嚇人。

「再接老朽一刀。」董七星又揮寶刀，攻了一招。

鏘鏘鏘，潘天尊竟然硬打硬接，兩人愈打愈快，二團黑影在一團光幕中時進時出，使旁觀的人一個個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刹那間，兩人大概拆了五十招以上，只聽得董七星叫道：「潘天尊，試試老朽的七星刀法！」

話聲一落，情勢大變，董七星手中似乎握着七把寶刀，分不出那是眞，那是假，那是虛，那是實的。

絕招一出，潘天尊立刻落了下風，他似已自知不敵，打算旋身離開戰圈，就在他身形一轉之際，頓覺一道血光迸現，潘天尊那顆六陽魁首凌空飛起，在半空中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落入了湖心之中。

眞箇不愧爲萬勝刀王，使旁邊的三人看到了一場精彩絕倫，悚目驚心的惡戰。

董七星吁了一口長氣，道：「宋子玉，你還想得到那把青霜刀麼？」

宋子玉深深一揖道：「晚輩不敢奢望。」

董七星道：「老朽過了多年的漁樵生涯，只因這把寶刀的復出，又開了殺戒，不知要過多久才能使心情平靜，古人造物，俱都一戾一祥，相生相尅，紫電和祥，青霜含戾，還是不留在人世爲妙……」

話聲未落，揚手一拋，一道匹練凌空拋起，落在湖心，青霜寶刀再度沉入湖底。

董七星接着道：「老朽有生之年將長守湖邊，不許有人來打撈青霜寶刀，宋子玉，若你一定要招惹不祥，就等老朽死後再來吧！」

宋子玉恭聲道：「晚輩不敢存此念頭。」

林青霞道：「董老前輩，令郎也到了盤龍集上，還有貴友『神鎖金猿』古不秋也在。」

董七星點點頭道：「老朽知道，不過不想和他們見面，人生在世，有生聚，也有死別，君臣、父子、夫妻、好友，總歸有聚也有散，老朽早就將世俗觀念看淡了，尚請三位成全老朽一番苦心。」

查豹問道：「前輩的意思是……」

董七星道：「請勿向任何人提起見過老朽之事。」

宋子玉搶着道：「敬請放心，晚輩一定守口如瓶。」

董七星抱拳拱了一拱道：「老朽謝過。」

說罷飄然而去。

宋子玉凝視董七星背影消失後，轉身來向查豹抱拳一拱，道：「方才多有冒犯，尚祈海量。」

查豹冷冷道：「我倒不會計較，只是宋兄今後爲人作事最好要光明磊落，不然就要辜負了林姑娘一片愛心了。」

說罷也自揚長而去。

清冷的湖邊，只剩下林青霞和宋子玉兩個人。

宋子玉輕聲道：「霞妹，妳怪我麼？」

林青霞輕嘆了一聲，道：「子玉，你該了解我對你的一片心，我不會怪你，只是希望你今後凡事和我先作商討再作行動。」

宋子玉連連點頭，道：「我一定聽妳的，現在我就有事和妳商量。」

「什麼事？」

「紫電青霜會，天下無二人，這兩句歌謠妳該聽過吧！」

「什麼？」林青霞的一雙秀眉又皺了起來。「你還妄想那把青霜刀？」

「輕聲！」宋子玉悄然道：「我研究刀法多年，無一把稱手的寶刀，實在難以甘心。」

「你打算再度撈起那把寶刀？」

「是的，董七星再開殺戒，心情亂極，一定找清靜的地方定定心情去了，此時動手最爲相宜。」

「我不贊成。」

「是怕董老兒出手相阻麼？」

「我不願你再招惹痲煩。」

「告訴妳，方才董七星和潘天尊動手之際，我留心觀察了董老兒的刀法，尚有一個漏洞，只要妳的紫電劍一出，施展那招『紫氣東來』的絕招，老頭兒就難逃穿心殞命之危，妳在湖邊掠陣，我下湖去取刀，即使老頭兒出面阻攔，又能以指代刀，功力絲毫不減，也奈何不了我們啦。」

林青霞連連搖頭，道：「子玉，你令我傷心透了。」

「令妳傷心，這是什麼話？」

「人該立信，你方才答應了董老前輩不再對青霜刀有非份之想，而現在卻又……」

「霞妹！」宋子玉冷冷截口道：「我不願妳用敎訓的口脗對我說話，乾脆一點，願不願助我成爲武林之霸。」

「爲人不該稱霸，稱霸只不過要人怕，應該受人敬重，這才……」

「這些道理我不會比妳懂得少，時間不多，快回答願不願助我奪取青霜寶刀？」

「宋子玉！」林青霞痛苦地道：「不要逼我。」

「快回答。」宋子玉神色已極端不耐煩。

「不願。」林青霞咬緊牙根說出這兩個字。

「好！妳總算回答我了。」宋子玉的語氣反倒平靜了一些。「我知道，妳是怕萬一不敵董老頭兒，可能有殺身殞命之危，我不勉强妳，不過，我要借妳的紫電劍一用，該不會拒絕吧？」

「子玉，我能以身相許，也不會着重身外之物，不過……」

宋子玉忿忿道：「少廢話，到底借不借？」

林青霞熱淚盈眶，她萬般無奈的解下了佩劍遞給了宋子玉幽聲道：「好，給你吧，願你好自爲之。」

用力一扭頭，轉身離去。

宋子玉低喝道：「那裡去？」

「這裡太使我傷心，我要儘快離開沉沙湖。」

「我看妳是想去通知董老頭兒。」

「子玉，你怎麼這樣血口噴人？」

颼，一股勁風突然撲向林青霞的身後，她聞聲知警，飛快轉身，可惜已經慢了一步，右脅已被她自己的那把紫電劍劃破了一道血口。

宋子玉突然間變得青面獠牙，沉叱道：「古語云：嫁鷄隨鷄，嫁狗隨狗，妳這種生有異心的妻子，要來何用？妳不如沉屍湖中，倒還乾淨得多。」

颼地一聲，又攻出一劍。

「哈哈……」一聲嘹亮的大笑，草叢中縱出兩個人影，原來是梅嬌和沈小雲，後者手執匕首道：「你這個狠心狗肺的東西，終於將本來面目露了出來了，林大妹子對你情深如海，你竟然能狠下心腸去殺她，看來比起那潘天尊還要毒三分。」

梅嬌攙扶着林青霞，殷勤地問道：「林大妹子，妳傷得重不重？」

林青霞泫然落淚，咽聲道：「皮肉之傷不要緊，而我的心卻碎了。」

「林青霞大妹子！」梅嬌道：「沈小雲也夠傷心的啦，宋子玉和她好，只因爲她收藏了一套刀法秘

訣，到手之後，又將她摔開，宋子玉不會愛上任何一個女人，他和妳訂親，不過是想得到妳那把紫電劍。」

「眞的？」林青霞瞪大了雙眼。

「一點也不假。」宋子玉冷冷道：「現在讓妳們三個臭女人死在一起吧！」

「宋子玉！」沈小雲道：「我要向你揭穿一個秘密，青霜刀在你手中，你却勝不過手無寸鐵的潘天尊，可知道那是爲什麼？只因爲我給你的刀法秘笈不齊全，另一半我留了下來，宋子玉，我早就看穿了你的歹毒心腸。」

「哼！所以妳要誘我往小天山去送死？」

「不錯，並非爲了報仇，而是不願讓林大妹子受你的騙。」

「哈哈，好個不知死活的女人！」宋子玉身形暴進，狂吼道：「看劍！」

原來他也精通劍法，紫電劍在他手中發揮了無比的威勢。沈小雲慣用匕首，擅長貼身近攻，此刻却無所施其技。

梅嬌解下腰間羅帶，嬌叱道：「小雲，梅姊姊助妳一臂之力。」

口裡叫，手中動，羅帶如軟鞭般向宋子玉頸間纏去，嘶地一聲，只一出手，她手中的羅帶就被宋子玉以手中寶劍削斷了。

宋子玉抓緊機會，向沈小雲展開一輪狂攻，沈小雲正在岌岌可危之際，宋子玉却無緣無故地打了一個踉蹌，沈小雲把握良機，匕首插進了他的心胸中。

當鮮血噴出時，林青霞跌坐在地，以雙手捂住了面孔。

有一個人自草叢中緩緩的走出，輕聲道：「宋大哥，我一向是景仰你的，想不到你爲人如此，只好得罪你了。」

他是徐吟風，手裡正在收緊着釣鰲金鈎，難怪宋子玉正在得心應手之際，會突然脚步踉蹌，攻擊停頓。

草叢中相繼又走出一行人，他們是古不秋、董濤，以及金刀盟的盟友。

誰也沒有說話，每一個人的眼睛都集中在暗暗飲泣的林青霞身上，良久，董濤才輕聲道：「古前輩，你老人家該可以安心了吧！」

「嗯！」古不秋點點頭。「不過我得找令尊算賬，他騙得我好苦，原來他在這沉沙湖中享清福。」

「求你老人家別再去打擾他了！」董濤連連長揖道：「讓家父去享他自以爲快樂的清福吧！」

人影一個個地離去，最後只剩下林青霞一個了。

湖水仍是那麼清澈，她願它能洗滌人間的罪惡。

（全文完）

上文提要： 白芝挖寶藏取得十億兩，李雙喜想奪回。但被魚先得，雙喜遷怒白芝，頓起殺機，巴圖魯掩至，李得「魔鈎」「惡棍」救走，白芝也遁走，不甘心失去十億兩，到處宣揚魚的短處，把李悔說得十分下流，並向清廷告密，說出魚的行踪，魚送出的十億兩，受到清廷派人跟踪，還有菊夫子的後人小珠，似乎也追踪他，至於追踪的目的是甚麼，據墓誌銘上的記載，菊夫子是「松竹梅」三人中的一人所害……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霧夜快刀

司空羽・文
可飛・圖

借機奪回巨款　只換一度春風

其中一人居然自馬上取下火銃，瞄準了魚得水，李悔回頭一看，大叫道：「魚大哥快趴下，他們正在用火銃瞄我們……」

「轟隆」一聲，已發了一銃。

火銃是打鐵沙子的（也就是一粒粒像黃豆大小的鐵珠），威力很大，即使不死，如射在臉上，會滿臉開花。

事實上近距比鋼槍（即來福槍）還厲害。

因那時的來福槍只能單打一，一槍一個而已。

除非是機槍，那時西洋雖已有了那東西，却仍是用手搖動輪盤射擊的，較易有故障，射程極近。

這一銃也使三人多少受了點傷，爬起來疾奔，不遠就是小河，三人一頭鑽入水中。

魚得水泳術不很高，但可以應付。

李悔也湊合，只有小熊是個旱鴨子，一入水中就灌了幾口水，魚得水知道一出水就會被轟一火銃。

他只好抓住小熊的頭髮向下游急游。

這三個人在水中都不能睜眼。

正因爲如此，他們身邊有個別具用心的人，他們還不知道。

順流游出約十里光景，這兒的河流寬了許多。

魚得水突然暗叫一聲「糟」！他被人點了「天宗穴」。

此穴在左右肩下「臂臑」附近，此穴一旦被制，兩臂即不能動彈。武功再高，兩臂不能動也只有乾瞪眼了。

不久，他被人拖上了彼岸。

這岸邊怪石峥嶸，在對岸（巴圖魯那邊）看不到，他發現這人正是白芝，却不見了李悔和小熊。

魚得水道：「這下子妳可以報仇了！」

「當然！而且銀票又回到我的手中了……」

她打開三層油紙包，銀票好端端地一點水漬也沒有。

魚得水道：「妳殺了他們二人？」

他明知白芝不會殺了小熊，但他必須這麼問，如問她是不是殺了李悔，白芝會更加妒恨，殺機大起。

「我殺他們幹甚麼？」

「妳只對這銀票有興趣？」

「也不能全這麼說，我對你仍有興趣！」

魚得水道：「妳回頭吧！還不算太遲。」

「怎麼樣？咱們談一次交易！」

「甚麼交易？」

白芝坐在沙灘上，身子一仰倒下，道：「以這十億兩買你的春風一度！這可算是世上最貴的『賣肉』價格了。」

魚得水沒有出聲，他只想嘔吐。

白芝道：「你如果答應了，事了之後，銀票給你，我要出家了！從此永不再履這滾滾紅塵。」

十億買這春風一度，而且是女人買男人。

這的確是有史以來最最昂貴的「買春」價錢了。

「怎麼樣？十億兩買你，除了你外，誰也不知道。這也等於我離開世俗最後的臨別紀念。」

魚得水一字字地道：「妳願作善事，就把這十億兩銀票留下來，要出家也好，退隱也好，那是妳的事，妳的要求永遠不可能！」

白芝道：「魚得水，十億兩也買不到這個願望？」

「一百億，一千億也不成。」

「你嫌我骯髒？」

「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不答應，我宰了你，也宰了他們二人呢？」

「妳少吹！他們二人早已流出數十里以外了。」

她一躍而起，自大石後拖出二人，正是李悔及小熊。

魚得水大爲驚駭，這女人甚麼事都能作得出來。

白芝噙着一抹殘酷的陰笑，道：「我會先整李悔，先挖出她一隻眼，把她的一個奶子削下來，然後在她的下體內放進一點東西，使她走到任何地方，別人都會掩鼻。因爲她的下體內會發出陣陣惡臭……」

魚得水心頭一寒，不知世上是否還有比她更狠、更毒的人？

「白芝，這是萬物之靈說的話嗎？」

「甚麼萬物之靈？」白芝道：「人是萬物之靈，也是萬物之蠢！我才不信那一套哩！你幹不幹？」

「白芝，你放了他們二人，怎麼收拾我都成。」

「你沒有甚麼了不起的！只是能挨兩下而已，我殘了李悔之後，一定會爲她止血，絕不會讓她死去！」

「妳似乎處處在表現妳的獸性！」

「現在你只能說幹不幹，說別的都沒有用。殘了李悔之後，我會把小熊的脚砸爛一隻，手砸爛一隻，然後割他的舌頭，因爲他常常罵我！」

魚得水道：「妳作夢！」

「你的意思是不在乎他們二人是不是？好！我可是有言在先了！現在我就先剜去李悔一隻眼。」

拔出小匕首，也取出了刀創葯和白布，她眞的不要李悔馬上死去，她以爲讓李悔死了，那太便宜她了。

「白芝，慢着！」

「怎麼？答應了？」

「我答應，但必須先放了他們二人。」

「你想想看，放了他們二人，他們會不搗蛋？我們還能辦事嗎？」

「白芝，我答應妳的事，今夜不成，改天也成，絕不食言，但先決條件必須是馬上先放了他們二人。」

白芝道：「我答應你，也信任你，哪一天？」

「三天以內！」

白芝也乾脆，留下銀票就走了，因爲魚得水能在盞茶工夫自解穴道，銀子對她毫無吸引力。

白芝就那麼重視魚得水嗎？

事實也許並非如此，她只是重視魚得水對她的看法，應該不是非魚得水和她上床就不能盡興。

魚得水自解穴道，隨後也解了李、熊二人的穴道。

小熊灌了太多的水，還爲他施救了好一會。

「巴圖魯」們知道，他們如未淹死，必在對岸。

他們增援的人分幾路在兩岸找尋。

甚至還有一、兩撥人溯流而上，到上游去搜索。

此刻，他們又找到了魚得水等人，也正是小熊剛脫險之時，這撥人是七個，領頭的是個女人。

這女人大約三十左右，也許還稍大些。

她很健美，一條長辮子盤在頭上，道：「魚得水，只要把李悔及十億兩銀票交出即可。」

魚得水道：「只可惜人和錢都不能交出來。」

女人道：「這就太不聰明了！」

魚得水道：「女士何人？」

女人道：「我叫金燕，御前侍衛。」

魚得水道：「久仰大名，不過我還要奉勸金侍衛，不可趕盡殺絕。李悔雖是闖王之女，却和其父截然不同，至於這十億兩銀票，我另有用處。」

「是不是獻給史可法作軍費！」

「女士是聰明人，一猜便中。」

金燕道：「魚得水，你一定要逼我出手？」

魚得水道：「那就出手吧。」

金燕撤刀，魚得水也拔刀。

同樣用刀，路子不同，金燕刀路詭詐，多爲偏鋒。

魚得水的刀路玄妙機變，藏鋒於鈍。

表面看來金燕的刀法囂張，魚得水的比較收斂。

只不過李悔可以看出，魚得水蘊藏殺機。

小熊已能動手了，突然出了手。

他出手李悔又怎能閑着，三對七，小熊溺水剛救醒，自是弱了些，李悔不得不照料他。

李悔的大摺扇忽開忽合，顯得相當吃力。

這六個人中雖有庸手，但以二對六，相差仍然懸殊。

就在這時，一陣奔馬聲，又來了三騎。

金燕一招呼，三人齊上。

兩個協助金燕招呼魚得水，一個對付兩小。

魚得水對付金燕雖佔了上風，但再加兩個，立刻就不穩了，這二人比金燕稍遜些，但差距很少。

魚得水只好儘量施展「梅花操」。

他攻時儘量使用白雨亭的「竹節功」，守時使用「梅花操」，百餘招過去，對方覺得打中對方極爲消耗內力，手骨及臂骨也奇痛難忍。

他們似乎還不知道這正是「梅花操」的特點。

近兩百招時，魚得水頻頻挨打。

兩人也不時被擊中，比魚得水更加危急。

魚得水被擊中，不過是誘敵消耗他們的體力，兩小被擊中，却都已受傷，每被擊中一下就會損失一些內力。

現在的情況是魚得水連連被擊中，受害的却是對方。

金燕每擊中魚得水一下，就不免齜牙咧嘴。

後來他們不敢以拳、掌及脚直接攻擊他的身體了。

若以兵刃招呼，却又找不到那種機會。

雙方都在苦撐時，突然又來了兩人。

魚得水認出，是「白袍老祖」師徒。

「白袍老祖」麥高，本是南明馬士英的密友，無論如何總不是敵人，所以魚得水很高興。

總算有了轉機。

「白袍老祖」麥高道：「滿狗都給我滾開！」

金燕大聲道：「老東西報上名來！」

「白袍老祖」麥高道：「只怕妳聽了會震破耳膜。」

金燕道：「老賊你少吹！」

「老夫乃是『白袍老祖』麥高……」

金燕心頭一涼，自然聽說過，此人和「四絕」齊名。

金燕道：「老賊，我還以爲你是甚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哩！」

麥高手一揮，道：「上！」

賈笙去助李悔，麥高出手對付金燕和另外兩大高手，此人用劍，一柄普通的劍在他手中，威力就截然不同了。

只多了一個麥高，情勢頓轉，挨打的却是「巴圖魯」了。

眼看支持不住了，金燕下令撤退，道：「姓麥的，你這是自尋死路，敢和大清的人作對！」

麥高道：「你們這些化外之民，一時得逞，就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了！哼！怎麼來的？只怕還要怎麼回去！」

金燕帶人離去。

魚得水喘着道：「多謝麥前輩援手！」

麥高道：「魚得水，你先別謝我！」

「這話怎麼說？」

「我也是爲十億銀票而來的，但可以放過李悔！」

魚得水道：「十億兩在我手中和在你手中一樣，反正都是要獻給南明史大人的對不對？」

「不全對！」麥高道：「史可法太獨專，我要把這十億兩獻給馬士英馬大人，他才是正統。」

魚得水道：「前輩難道不知馬士英及阮大鋮二人土賣官鬻爵，一味奉承弘光小皇帝，整天玩樂，不理朝政？」

麥高道：「你是聽誰說的？」

「坐在高位上的人，一言一行都瞞不了人，弘光是塊甚麼料子，相信馬、阮二人也知道，正因爲弘光昏庸，才可以利用，予以操縱而爲所欲爲。」

麥高道：「魚得水，把銀票交給老夫。」

魚得水道：「麥老頭，你不配！」

麥高抬抬下頦，要賈笙招呼李悔及小熊。

麥高和魚得水動上了手。

魚得水以爲，虛有其名者固不乏之人，但有眞才實學之人却也不少，「白袍老祖」麥高就是如此。

此人的劍術造詣極高。

只不過魚得水的「梅花操」加上白雨亭的「竹節功」，如虎添翼，七十招之後，魚得水反而佔了上風。

百招左右，麥高顯然力不從心了。

這工夫魚得水一招得手，砸了麥高一掌。

這一掌不太重也不算輕，麥高急退，魚得水追上三步，那知就在這時，麥高突然廻身抖手射出三件暗器。

像「白袍老祖」這等身份，是很少使用暗器的。

正因爲他極少使用暗器，而又是不用則已，用必中的，所以知道他精於響鏢「蝶戀花」暗器的人太少。

響鏢表示光明正大，鏢在進行中會發出聲音。

這聲音有如吹哨子。

只不過當聽到哨音時，鏢已到了敵人身邊了。

魚得水絕對想不到，二人的距離又近，其中一鏢正中他的「肓門穴」，此穴在背後「京門穴」內側。

穴道中鏢，人立刻倒下。

麥高挾起就走，賈笙比他師父正派些，甚是不以爲然。

加上他的畸型，他很自卑，不敢表示意見。

正因爲他自卑，內向，一股力量督促他苦心練功。

他的劍術，已有其師的八成左右了。

賈笙猛攻兩招，向他師父所去方向追去，却未追上麥高。

李悔和小熊窮追不捨，可惜他們的火器全用完了。

由於賈笙起步早，小熊沒有追上他，李悔却追上了。

至於「白袍老祖」麥高，已來到十里外鎮外一處小道觀中。原來這小道觀觀主是他的晚輩。

他剛剛放下魚得水，小道童就送上茶離去，他道：「魚得水，馬大人對你也頗有興趣！」

魚得水道：「他對我有興趣？」

「對！你的朋友小熊和小郭曾潛入馬府，玷污了他的寡妹馬琳對不對？」

魚得水當然不知小郭和馬琳的事。

馬琳閉陰，小郭給她閉陰藥的方子治癒，自然順理成章地逢二進一了，而且還產生了情感。

魚得水道：「此事在下不知。」

麥高道：「你知道馬大人爲何對你有興趣？」

「不是對我有興趣，而是對我身上的十億兩有興趣。」

「不僅如此，也因爲你和史大人很近……」

魚得水道：「在下與史大人接近，也不過是一個匹夫對國家興亡的關注而已，這也會引起妬恨嗎？」

麥高道：「馬大人不喜歡史可法。」

「史大人更不喜歡馬士英，他是個十足的奸臣。」

麥高冷笑道：「魚得水，在年輕一輩中，你的確了不起，可惜你不識時務，殊爲可恨……」

這時忽然聽到門外有微聲，道：「是賈笙嗎？」

這人一邊往內間走一邊道：「不是……」

在門口一站，麥高不由眼前一亮。

居然是個美貌動人的妞兒，她正是白芝。

她在河岸上走後並未遠離，後來發現魚得水被「白袍老祖」的暗器所逞，她以爲憑她的身手，救不了魚得水。

於是她躡踪而來。

「姑娘是……」

「我叫白芝。」

「白芝？令尊可是白雨亭？」

「正是，剛剛去世，據說是南宮遠和其師姪余抱香二人施襲下的毒手，你可知南宮遠現在何處？」

「我當然知道……」一雙色眼在她身上掃瞄了兩匝，而且在那敏感部位處總會多停滯一會。

「他在哪裡？」

麥高笑笑，道：「不急，不急……」

白芝可算是慾海之花，情場高手。

任何男人只要對她有興趣，立可自他的眼神中看出來。

「白袍老祖」才六十左右，一個六十歲的人，如果各方面還健全，在這方面就仍有强烈的需要。

事實上，也有很多男人到了四十左右就不成了。

這情況據說不一定是生理問題，而是心理的障碍。

白芝之美，很少有男人能抗拒的。

麥高道：「白姑娘是爲魚得水而來的？」

「可以這麼說。」

「也是爲十億兩而來的？」

她搖搖頭，道：「錢，夠用即可，多了反而煩惱。」

「這論調出自美貌年輕女子之口，倒是少見。」

白芝道：「古人不是有『富者多憂，貴者多險』的說法嗎？」

「不錯，姑娘睿智過人。」麥高道：「怎麼樣？願不願以一夜纏綿換取一億兩和魚得水。」

「一億兩？」

「對，想想看，一億兩能買多少東西？」

「我說過，對銀子沒興趣，我只要人！」

「他是你的情人？」

「不是，他只是我的朋友，他救我兩次命，知恩圖報而已。」

「雖然妳對銀子沒興趣，我還是要送！」

白芝道：「在這兒方便嗎？」

「我以爲很方便，無人煞風景來此打擾！」

白芝慢慢走到床邊，開始寬衣。

在麥高來說，他這輩子玩過的風塵女子不少，可還沒有和武林耆宿的千金上過床，也可以說沒有和良家婦女上過床。

良家婦女又如何?在心理上是絕對不一樣的。

麥高把白芝當作了清白少女。

她一件一件地脫，這工夫麥高吹熄了燈。

上身先脫光了，黑暗中除了濃郁的肉香，仍可看到她的雙峯，顫巍巍地在顫動，稍後，她已是一絲不掛了。

麥高慾火高漲。

白芝往床上倒，麥高立刻點了她一個極重要的穴道。

他是老油子，不能不防她一手。

這一手白芝自然也會想到的。

然後，麥高自脫了衣衫，就在他翻身一上時，「奪」地一聲，麥高「蓬」然翻落床下去了。

原來白芝在對方點她的穴道時，已把穴道移位。

移穴術，在白芝這等高手來說，又不算太玄了。

白芝一躍而起。

這一切都被一邊的魚得水看到了。

雖然白芝救了他，可是這方式太不高明了。

爲甚麼永遠要以女人與生俱來的本能吸引男人?

她解了魚得水的穴道，回到床上躺下。

魚得水知道她的用心。

他欠她的，他是一個言出必踐的人。

但是，和這女人作這事太委曲自己了。

不過她早已不貞，李悔向他暗示白芝不貞時，白芝已經很濫了，他却仍然把她當作寶。

「魚得水，你還記得你的諾言嗎?」

「當然記得!」

「你不會食言自肥吧?」

「不會!」

白芝道：「那就過來吧!十億兩銀票原封未動，人錢都在這兒，正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時候。」

魚得水道：「白芝，在這情況下作這件事，你會感到快樂嗎?妳不會感到尷尬嗎?」

「有甚麼尷尬的?我們以前不是有好多次?」

「那不同，那時我把妳當淑女，至少也不會把妳當作蕩女，現在我已經看穿了你，妳自己更清楚。」

「看穿了又如何?你只能履行諾言!」

「對，我不能食言，況且，剛才妳也等於救了我一命。」

「那就過來吧!」

魚得水緩緩走近。她道：「你在吊胃口是不?」

「這話怎麼說?」

「這是甚麼時候，你還是慢騰騰地?」

「怎麼?妳等不及了?」

「當然，我是個急性子的人。」

「應該說是個急色的女人!」他坐在床邊，她伸手拉過他的手，放在她的雙峯上，然後再讓他撫摸全身。

到目前爲止，這仍是一個十分完美的胴體。

濫與不濫，自人體外型上是看不出來的。

魚得水動不動心，怕是全爲了那十億兩而犧牲。

然後，她的手又移回，爲他脫衣。

「如果你能不虛應故事，認眞地使我消受，我還有李闖的寶藏地點有待發掘，到時也一併送給你，這是李雙喜未說出來的。」

魚得水道：「多少?」

「不少於五億兩吧!」

魚得水實行了他的諾言。

甚至他也沒有虛應故事，像以前一樣，熱情洋溢，勇猛而時間持久，絕對能達到女人的需要。

這也許正是她非找他不可的原因?

她以爲他會「耆婆方」、「房中術」等等，事實不然。

像他這種人，絕不會去學那種旁門邪術的。

這種天賦往往是不學自來的。事實上，有些「房中術」只有速效，却會傷害身體。

如過去宮庭中服用丹砂(即所謂仙丹)，皇上後宮粉黛數千人，又無別的好玩，整天只好在女人堆中打滾。

只不過皇上洩耗太多，往往力不從心，而一些漂亮女人又在眼前晃來晃去，却又不能玩個痛快。

於是就有所謂「丹士」出現了。

他們爲皇上煉丹。

如唐朝的幾個皇帝：唐肅宗、玄宗及高宗等，據記載，都是服丹砂而夭壽早死的。

但明明知道，服那玩藝有損身體，還是猛吞，因爲服了的確能逞一時之能。

宮中的花樣太多了。

有些方子却又是宮中那些怨女找到的，只有找到妙方讓皇上服下，才能使她們解決飢渴。

武則天外傳上說，有一種「武后酒」，頗有妙用，材料以鶉爲主，在三十五度的燒酒裡配上一隻鶉，頭部和內臟都要挖空，然後再準備一兩何首烏、鹿茸、老山參各三兩。和酒蒸燉一個時辰，冷却後曬半個時辰，再加菓酒和蜂蜜，密封起來放在暗處，三月後服用。

另外還有些器具。如銀托子，硫黃圈，封臍膏，鈴玉，放有藥物

的白綸子帶，顫聲嬌，相思套及懸玉環等。

硫黃這東西一直在房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它能收到蠕動之效。

據說有一種叫「美鳴丸」的春葯，即使是七十歲的老嫗服下，也能發揮年輕姑娘般的青春活力。

但是請記住，這類東西，有時固然能增加情趣，刺激而又興奮，正因爲它能使人興奮、刺激，才會失去節制，收支失衡而短命。

白芝十分折服，喘着道：「你很行!」

魚得水不出聲。他在想甚麼?

「你的心情我知道。」

「妳知道甚麼?」

「你雖不是虛應故事，却是作了一次犧牲，你要爲大明籌募軍費，儘你個人一切努力，甚至不惜傷害你的人格和自尊，和一個淫婦做這件事。」

魚得水仍不出聲，是不是事實正是如此?

「爲了挽救風雨飄搖中的明朝半壁江山，你抱着嫖八流妓女的心情和我上床，然後回去在浴盆中泡上三天三夜，洗去身上骯髒……」

魚得水仍然不出聲。

「我的話全對是不是?」

魚得水道：「有一部份是對的。」

「哪一部份對?哪一部不對?」

「爲明朝半壁江山盡最大的努力，以挽狂瀾，凡是大漢子民，都會這麼作，只是我的感受更強烈些而已，清兵到處屠殺，江陰城血戰七天七夜，待城破出榜安民時，未死的百姓連老帶少只有七十三人了!」

白芝不出聲，她會不會也受到感動?

「這是我說對的?說錯的呢?」

「妳會是我的未婚妻，我會經盡力强迫我自己原諒妳，其實我早知妳不貞了。我欣賞你的美好和熱情，我一直希望妳能及時打住，不要再胡來，我可以睜一眼閉一眼裝不知道。人，誰也會有一步走錯的時候。」

「你終于發現我不可救葯了?」

魚得水默然。

「我本不想對你說，反正已經是這般田地了。」白芝道：「當我發現家父結交不是馬士英及阮大鋮這些奸臣，就是兩手血腥的巨賊李闖時，我就十分自卑。就在李闖攻陷北京時，某夜李雙喜以迷葯放在我的茶中玷汚了我。」

「有這種事?」

「我本想找機會殺了他，但在當時，李雙喜是李闖的義子，最紅的一個人，也是未來的太子。只要李闖作了皇上，李雙喜就是必然的儲君。因此，我若殺他，只怕李闖一翻臉就會對家父不利!」

魚得水不出聲。

「於是我認了。我自卑自餒，因爲我的父親曾是武林祭酒，却是個首鼠兩端，毫無是非感的老渾虫。人在這種情緒之下，必然是每況愈下，自暴自棄的。」

魚得水道：「但淑女總有她的格調。」

「當時我怎會把自己當作淑女?」

「妳還要出家?」

「是的。」

「妳能熬得住黃卷青燈的無邊寂寞?」

白芝喟然道：「古人說：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雁渡寒潭，雁去而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歡，事了而心隱空……」

魚得水微微一楞，道：「白芝，妳能悟到這種境界，如是發自內心，今天的事，我就不以爲是犧牲了。」

白芝道：「你怎麼想我已是不太計較了，我能不能作到這境界，也許兩個月內就知分曉了!」

「白芝，人生在世，改過向善，永不太遲。」

「是的，我要出家，也不是全爲了逃避。」

「妳眞的知道李雙喜還有五億兩?」

「那只是估計而已。」

「我們生擒他，逼他說出。」

「這件事還是交我來辦，你盡快把這十億兩交給史大人!動這十億兩的念頭之人不在少數!」

魚得水走了。

他又覺得白芝有可以原諒之處。

李悔當初不也經常綳斷褲帶嗎?

如果李悔也被人姦污了，會不會比白芝更放些?

這是很難說的 當然，白芝的悟性如何?兩個月內就知道了。他決定先把這十億兩銀票儘快交出。

在此同時，白芝還躺在床上。

她只是把「白袍老祖」再點了三個穴道，此人眞是流年不利。

她要小睡片刻，剛才的風流顚狂消耗了不少體力。

就在這時，一條人影快逾猛隼，自門外一瀉而入。這是因爲魚得水走時未關上門。

事實上「白袍老祖」是這道觀住持的長輩，不召喚誰也不敢到這院中來。白芝以爲無人知道此處。

只不過有心人却是例外的。

一下子，白芝在措手不及下就被制住了穴道。

現在，「白袍老祖」躺在床下，她躺在床上。

這眞是意外中的意外。

「我的確還有五六億兩的寶藏。」李雙喜道：「只不過，妳是白忙一場了。想不到的是，魚得水明知妳很濫，他居然還肯賞光妳！」

白芝知道，這太危險了。

李雙喜會留她的活口讓她去出家嗎？

白芝道：「他不過是像嫖妓一樣玩玩而已。」

白芝相信李雙喜是在他們完事之後才到的。

如果他早就來了，在他們做那事時就會下手。

李雙喜絕對沒有那種涵養看着他的女人和別人在床上纏綿。

李雙喜道：「只怕他不是像嫖妓一樣。」

「你的意思是，他能原諒我，不在乎我和你的事。」

「大概如此。」

「這麼說，你也不在乎我和他了，須知他曾是我的未婚夫呀！」

「對，但妳並未忘記，我是用葯物玷汚了妳的。」

「不錯，任何女人都不會忘的，是不是？」

李雙喜撫摩着她的胴體。

他在這胴體上得到過太多的快樂，眞不捨得殺她。

只不過李雙喜缺乏這種涵養。

撫摩了很久，他忽然立掌如刀，就要切下。

這一掌切在脖子上，頭會離開雙肩。

切在其他部位，也會骨碎肉糜。

他不能忍受，她剛才那麼賣力，和魚得水如膠似漆，瘋狂取樂，因爲自他們的交談中即可聽出。

白芝閉上眼等死，他要殺人，說甚麼也是白說。

但是，時間在死亡邊沿上溜走，他的掌並未切下。

甚至他放下手，道：「妳知不知道我爲甚麼不殺妳？」

白芝道：「因爲你知道，我並不欣賞他！」

「妳少來這一套，妳是說妳欣賞我？」

「你可以不信。」

「你喜歡我甚麼？」

「你有一股霸氣，尤其佔有慾特強，一個女人沒有不喜歡佔有慾強的男人。」

「爲甚麼？」

「沒有佔有慾，還能談得上愛嗎？」

「哼！妳很會巧辯！」

「我說過，不一定要你相信。」

「我現在上床，妳以爲如何？」

「我雖然累了！還是願意奉獻的，只怕在未淨身洗澡之前，你不屑爲別人涮鍋。」

「當然！我怎會爲魚得水那該殺的涮鍋！」

「不殺我了？」

「我要問妳，還要不要與魚來往。」

「我對他早就倒了胃口，不過是敷衍他而已。」

李雙喜道：「剛才聽你們交談，很難使我信任妳。」

白芝道：「女人要是不會點媚術，說甚麼話都是胡同趕羊——直來直往，相信你們男人也會倒盡胃口的。」

李雙喜終于軟化下來。

這原因不定全是白芝能言善道，主要還是她具有那種令人不忍放棄、割捨的特殊條件。

她的臉龐和胴體太動人了，失去她就很難找到另一個。

即使明知她很風騷，只要一看到她就會忘了這一切。難道唐明皇眞的不知道楊貴妃和安祿山私通的事？

就在李雙喜正要解白芝的穴道時，突然又射進一人。這人居然是「雷神」苗奎。

此人被兩小整過，也被自己的徒弟張鑫整過。

近來像一個炮仗，火氣很大，今夜他發現了李雙喜，他也要財寶，因爲他也是李闖身邊的人，知道藏寶還有不少，李雙喜一定知道的。

他的動作比李雙喜還快，李的反應已够快，仍然被制住了穴道。

白芝暗暗一嘆，這下子又痲煩了。

苗奎也好色，乍見白芝，羊脂白玉般的胴體橫陳床上，不由看得呆了，世上居然有這等尤物。

他以前對那當鋪中的女人就很滿意。

他對勾欄中的女人，也曾驚爲天人，現在他才知道，自己眞是沒有見過世面，美女和一般女人是不同的。

這檔口，就是人格、自尊和身份的試金石了。

是不是君子？一試便知。

在這情況之下，君子也會動心，但君子能尅制自己。

苗奎並未看清床下的「白袍老祖」，要是看清是他，一定會再點他幾個穴道的，他，是把「白袍老祖」麥高及李雙喜的面孔朝下放着。

這樣就不會讓他們看到床上的壓軸戲了。

他絕對未想到，在他脫得精光，正要躍身上「馬」時，「奪」地一聲，背後的「神堂穴」被人點中。

白芝在下大致看清了，這人好像是李悔。

這人果然是李悔，她的身手了得，尤其是在救人的檔口。

她爲魚得水作任何事都不會抱怨。

儘管以前爲了白芝不貞的事，魚曾把唾沫吐在她的臉上。

李悔並沒有把白芝身上的苗奎推下來，道：「妳今夜的生意挺興隆呀！」

白芝心頭大恨，但她嘆口氣道：「又被妳看了笑話！」

「這種事總不會發生在淑女身上。」

「你可以盡情消遣我。」

「我無意消遣妳，如果妳是眞心誠意地喜歡魚得水，就該尊重他的人格，爲甚麼到處胡來亂整？」

白芝道：「妳要殺我就動手吧！」

李悔以爲，殺她一點也不重要了！總要搜搜看那十億兩銀票在那裡，她去搜白芝的衣衫，沒有搜到。

然後再搜其餘的人的衣衫，當然也沒有。

李悔未看到魚得水來過此處的事，她是剛來的。

白芝以爲李稍後必會殺她，趁她搜衣時，抓起她自己的衣衫，竄起來穿窗而出，自然是赤裸的。

要是換了別的女人，即使是爲了逃命，也不會赤裸逃走。

深夜有點涼，她長了這麼大，還沒試過赤裸奔掠。

渾身涼涼地，輕輕鬆鬆地，有一種奇妙的快感。

李悔見她逃了，以爲銀票還在她的身上。

事實上李悔最躭心的是魚得水的下落。

他要問清白芝，魚得水去了何處？

於是李悔立刻追了出去。

此刻也不過是三更左右，街上還有行人。

她的確是在屋上掠來躍去，在下面人看來，却像是空中飛人一般，有人看得眞切些，不由大呼。

這是甚麼玩藝兒？

在下面看上去，白芝長身疾掠，眞正是毫髮可見，一目瞭然，有人以爲是妖孽，也有人大叫「過癮」！

白芝當然並不是裸體狂，她也想找個地方把衣衫穿上。

她知道，李悔在後面窮追不捨。

她竄入了一座破窰中，李悔的江湖經驗老到，小心翼翼地進入，道：「白芝，你把魚得水藏在何處。」

破窰中有迴音，但無回應。

「白芝……白芝……」

李悔聽出左後方有穿衣的聲音，道：「對你來說，穿不穿衣服都是一樣。白芝，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白芝道：「李悔，談到脫衣的事，我忽然又生奇想了。」

「甚麼奇想？」

「關於我們的胴體……」

「胴體怎麼樣？」

「有人說你的胴體不比我差！」

李悔道：「怎麼？你以爲你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白芝道：「甚至也有人說你比我好！」

「關於這一點，我不願置評。」

「不願置評，就暗示你比我好。」

「這倒不敢自大自狂，至少不比你差到那裏去就是了。」

「李悔，你要不要比一比？」

「比甚麼？」

「比比身體。」

「我才不像你，動不動就……」

「得哩！你以前還不是動不動就綳斷褲帶？」

「綳斷褲帶，只是誘敵分散精神，並無他意。」

「你敢比一比嗎？」

「爲甚麼要用敢不敢這句話？」

「因爲比我好的胴體太少了！」

年輕人好强爭勝心理特別强，李悔道：「別吹成不成？」

白芝道：「那就試試看吧！」

李悔道：「八成你又包藏禍心是不是？」

「絕不。」白芝道：「我現在已經不和你爭了！」

「爲甚麼？」

「因爲我決定了今後的方向，那是極大的轉變。」

「你是說不想再爭魚得水了？」

「是的，我要的已得到，他要十億兩，我要的是一度纏綿，我們都已達到了自己所要求的願望。」

「你們又作了那事？」

「正是。」

「在那小道觀之中？」

「對。」

「十億兩已送給他了？」

「正是。」

李悔忽然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這次交易可能是有史以來色情交易中最最昂貴的一次了，十億兩買這春風一度。」

白芝道：「你爲魚得水驕傲？」

「也爲你驕傲！」

「爲我？」

「正是。」

「我花十億兩一度春風，有甚麼值得驕傲之處？」

「十億兩買一個男人的貞操，你很了不起！」

「你錯了！他以十億兩出賣貞操一次固然不對，那却要看犧牲貞操的代價是甚麼，對不對？」

「是甚麼？」

（未完・十五）